武俠世界



$2.00

681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冷槍狂人 馬雲著



突然之間有人被冷槍所殺，接二連三的，有婦孺亦有壯漢，警方疲於奔命，無奈毫無綫索，「鐵拐俠盜」呂偉良也有過一次幾乎死於冷槍之下，他以爲被江湖上的黑人物尋仇，但追查之下却令他大感意外，「冷槍狂人」爲鐵拐俠盜故事集中最精彩的一個故事，是期刊出，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68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索命金神
新潮奇俠故事
馮嘉著

一羣艷如桃李，熱情如火，然而却是蛇蝎心腸的女人，專們捕殺男人，祭奠她們所信奉的八臂金神。司馬洛也成爲了他們的祭品，準備閹割之後，作祭神用……



一尊美麗的女神雕像失踪，却出現了一個一模一樣的神秘美女；是女神活起來了？如果是的話，這就是死神了，因爲，隨着女神的逃亡脚步，是一連串的死亡…



黑社會要操縱大賽車的賽果………飛車英雄與惡勢力鬥爭，重振昔日的威風………一個美麗的少女爲了復仇，不惜獻出處女之寶……情節的推展快過高速賽車，使你沒空喘氣

新潮奇俠故事
馮嘉著

有一架機器，可以控制賽馬的結果，那即是說，可以使你喜歡的那匹馬贏出來，這架機器，當然是馬迷夢寐求之的東西，但，擁有這件人人欲爭的東西，你可以活多久…………

馮 嘉 著

一件價值連城的寶物，藏在一座保衞森嚴的巨宅內，圍牆頂裝有電眼，夜梟飛過也會觸响警鐘，而且，屋內有重重守衞，藏寶密室的門有密密的電眼，連一隻貓也不能偸鑽進去，司馬洛怎樣把這件寶物偸出而去被發覺？一個善變的尤物幫助他，但也媚惑他、出賣他，謀殺他、愛上他………………



孤兒是可憐的人，然而有一個惡魔竟然利用一羣孤兒的缺乏安全感及憤世心理，把他們訓練成一批殺人工具，他們都以司馬洛爲刺殺目標，但，司馬洛却不想殺他們…………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冷槍狂人

雲新·文
馬培·圖



出租槍械　製造罪惡

還差三分鐘，就是五點，該是銀行關門的時候了。吕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剛好乘坐他們的自用汽車，由一家銀行門口經過。

吕偉良忽然對阿生說：「阿生，快停車！」

這話來得突然，令到阿生有點驚奇，但他畢竟還是把車子停了下來！

吕偉良一邊推開車門，一邊對阿生說道：「剛才我看見二名青年人匆匆進入銀行裏去，大概又有刧案發生了，你快去打電話報警！」

阿生看看銀行大門，已經關閉了，只留下旁邊一度小門，讓未離去的顧客由此出來，換句話說，他們這時已經停止營業了。

吕偉良很有經驗，他相信自己的判斷不會錯的，兩個青年人手挽旅行袋，身穿飛機恤，絕對有可能就是刧匪。

阿生跑到一家商店去借電話，吕偉良則拄杖到了銀行的門前。

吕偉良正想放眼內望，就在此時，那度小門也給人掩上了。

阿生匆匆衝進一家商店去，那店員問道：「先生，有什麼光顧？」

阿生道：「請借用電話。」

可是，那店員臉色一沉道：「對不起！電話剛剛壞了，請到隔隣去借吧！」

阿生十分生氣，無奈電話在柜圍之內，人家不將電話拿出來，難道强行走進柜圍裏去麼？阿生只好急忙忙的，跑到隔隣一家士多店去，但是，那裏擺得很公開的電話，却給一名阿飛青年霸佔住，講個不休。阿生只好跑到第三家店子去。

但是，這時候，銀行的小門突然打開了，二名長髮青年匆匆忙忙由裏面出來！

吕偉良竄前把鐵杖一橫，喝道：「不要走！你們幹什麼？」

二名長髮青年呆了一呆，其中一名突然拔出一支手槍來，高聲喝道：「跑開！否則我……」

話未出口，吕偉良的動作快如閃電，鐵杖起處，手槍已被擊墮地！

另一名青年見勢不對，拔足飛奔！

吕偉良看見兩個人都挽住一個旅行袋，却不知道鈔票在那一個旅行袋裏，橫杖擊倒持槍的青年之後，又急步衝前，要抓在逃的長髮青年。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砰」然一聲槍响，一顆子彈由吕偉良身邊掠過。

吕偉良抬頭一望，但見對面樓宇一處天台之上，有個人影移動！槍彈分明就是由上面發射下來的，幸而並未命中！

吕偉良三縱兩跳，早已奪在那長髮青年的前頭，鐵杖伸前作勢道：「你敢再走半步，老子就要你的命！」

那青年真想不通，到底這跛子是誰？看來又不像是警探吧？但無論如何，他一條腿也跑贏了自己，如果再不認輸，真的可能給他一杖打死！

吕偉良看見那青年沒有反抗，一手抓住他的衣領，將他推向牆邊，青年身上有小刀一把，吕偉良把它扔掉，然後推他登上一處梯間——這就是剛才有人放冷槍的地方，吕偉良覺得天台上面的槍手，必是這二名青年刧匪的同黨無疑。因此，吕偉良要他走到前頭，做了擋箭牌。

那一邊，阿生剛想進入一家店舖借電話時，已聽到吕偉良與匪徒交手的呼喝聲，回轉頭來發覺另一名青年正在拔足飛奔，所以連電話也沒有打，便啣尾直追！

追了一程，青年驀地站下，一轉身，手中亮着一柄尖刀！

阿生急倒退兩步，那傢伙以為真的可以把阿生嚇倒了，衝前飛撲過來，豈料就是這樣，反而給阿生施展了空手入白刃的擒拿手法，先把尖刀奪去，再反臂把他的右手扭向了背後。

阿生把他押向銀行門前，這時銀行中人已經報警，一輛巡邏車，首先趕抵現場來。

街道中乍然之間聚集了好幾百人，銀行中人對警長指出有個手持枴杖的人押了一匪徒登上了那邊一處梯間去，於是警長派二名警員過去查看。

呂偉良目的是要找到放冷槍的人，但是，當他押住那青年刦匪登上天台時，上面鬼影也沒有一個。

呂偉良非常生氣，剛才要不是他的身形正在移動中，恐怕那一槍必然中了他的身體。

但是，那匪徒却說道：「我們只有兩個人，沒有第三個，剛才那人說不定是要對付我們的。」

呂偉良當然不相信他的鬼話，小心翼翼地押住他在天台各處梯間找了一會兒，仍無所獲，這時警員們也趕到了。

這是一列舊樓的天台，上面全是可以互相貫通的，相信放冷槍的人已經由其他梯口逃走了。

呂偉良等人回到銀行門前，警長已檢起那支手槍——就是被呂偉良一杖擊墮地上的那支。

那是一支真槍！

呂偉良真幸運，要不是這青年刦匪稍為猶疑，說不定他已中槍身亡了！

當然，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他的動作快捷，判斷準確所致。

大隊警方人員聞訊趕抵現場，兩個旅行袋中所載的鈔票，足有十萬之數。要不是呂偉良師徒二人，兩名匪徒可以肯定得手。

警方人員把附近幾條街道包圍，目的是要搜索放冷槍的槍手，那顆彈頭已被軍火專家在馬路上的柏油路面挖出，初步斷定是長程來福槍所用的彈頭。

手槍在本市匪徒手中已不是頭一次發現，但長程來福槍却從未發現過。因此，警方也不是為了報答呂偉良代擒刦匪之恩，而是覺得匪黨組織可能十分龐大，否則，怎麼會有狙擊手？

儘管落網匪徒諸多否認，但警方絕對相信那是他們的同黨。

附近幾條街道曾被警方人員展開地毡式的搜索，但結果却一無所獲！

銀行方面全無損失，所有被刦的十萬元鈔票全部找回了。

警探們把二名刦匪推進銀行裏去，迫問口供，希望憑他們的口供可以及時找出第三名匪徒之所在，但是，二名青年匪徒極力否認他們還有其他同黨。

警探對付歹徒的辦法多着，雖然這裏不是警探部，他們也顧不了這許多，反正銀行裏沒有顧客，於是拳頭與警棍交加，揍得那二名青年刦匪殺猪般叫！

儘管如此，他們仍然不承認有這一回事。

一名高級警官制止警探們再動粗，只將一干人等帶返警局裏去落案。

那支手槍經警方軍火專家檢驗過之後，却令他們大感迷惑，因為手槍既不是「二二」口徑，亦非「三八」口徑，而是一支由外國運來的玩具手槍改造的，既可用「二二」口徑手槍子彈，亦可用「三八」口徑的子彈。而且，性能良好。

警探既找不到第三名匪徒，目標却在追查這支改良手槍的來源。

二名青年刦匪供出是一千元代價，向一名海員購買的。

警探不相信，甚至說道：「他媽的！你有一千元還用得着去打刦銀行麼？」

但是，其中一名刦匪答得妙：「一千元可能給我們帶來十萬元，要不是運氣不佳，十萬元已經到手了。」

警探追查海員的下落。根據二名匪徒的口供，找到一間酒吧中去。

酒吧是公衆場所，每天到這兒來喝酒的人不知有多少，酒保並不知道有個叫金水的海員，警探至此只能依靠綫人了。

二名刦匪之中，有一個叫張河，另一個叫劉志。在初步口供中，他們只說居無定處及失業。但後來也許是挨不住警探的再三迫供，只有說出了真正身世。原來劉志是個富家子。

劉志的父親劉福得到警方的通知之後，派律師到警局裏來將他保釋出去了。

張河是個流氓，染有毒癖，警探對付這一類人最有辦法。因為這類癮君子在若干時候如果沒有毒品補充，就有如大病發作，呼天搶地的涕淚交流，到了這地步只要有毒品供應，他必然說實話的。

警探一方面派人跟踪監視劉志，另一方面也利用一種海洛英的代用品，哄着張河說真話，但是，張河堅持手槍是向一名叫金水的海員購買的，至於那一千元則是劉志拿出來的。

警探沒有辦法，只有加緊找尋金水其人。

翌日，二名刦匪提堂，被控刦掠銀行的罪名，但是，仁慈的法官只判劉志受監視行為兩年，張河因為吸毒兼有案底，判入獄九個月。

如此這般，又了結一宗刦案。這就是當地法律動人之處，行刦，開妓寨，走私販毒，只要閣下還有餘欵請律師，大不了罰些錢便了事。也難怪人人都說這是冒險家的樂園了。

警方要辦的案子堆積如山，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却不以為然，他們覺得改造過的手槍，以及在天台放冷槍的人，都值得追查下去。

警方固然相信有人放冷槍要殺呂偉良，但是，要他們追尋怪客的下落，他們却沒有這份耐性，反而刦案已宣判，警探們也樂得去處理另外一些案子。何況呂偉良並未受傷，他又不是什麼名流紳士，警方更加不會為他去追查幕後真相。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歷年來不知開罪過多少惡人，有人要暗算他們絕非奇事。

可能有些仇家由獄中出來，也可能是外地潛回的槍手，總之，在今天這品流複雜的江湖中，呂偉良早已有了一份心理上的準備，隨時接受惡勢力的挑戰。

連日來，師徒二人明查暗訪，總無結果。

呂偉良在江湖中固然有不少仇家，但由於他的為人富有正義感，自然亦有不少朋友。

這一天，呂偉良和阿生跑到西區去找魯四——這是黑社會中的大頭目，現在已經收山了，正主持着一間地下賭場。由於昔日甚吃得開，人面又熟，所以地下賭場不論日夜，客似雲來。

呂偉良去到地下賭場時，是下午三點多鐘，魯四早已得到手下的報告，知道他不是賭徒，這番到來，大概又有事情發生了。

呂偉良剛輸了兩注，就給魯四拉到酒吧那邊去喝酒。

呂偉良笑道：「你似乎不給我機會翻本！」

魯四也笑道：「你輸了多少？我回頭賠給你，只要你別鬧事！」

呂偉良道：「儘管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到這裏來鬧事。」

「但是，我知道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魯四又問道：「老弟，到底你有什麼貴幹？」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老前輩果然厲害，既然給你看穿了我不是來賭錢的，那我也不妨對你坦白說，我是來查一件事的。」

「查什麼事？」

「前幾天有人向我放冷槍，相信你從報章上也看到了吧？」

魯四道：「是的，聽說你幾乎中槍斃命！你是不是希望得到一些關於這一方面的消息？」

「對了。」

魯四道：「不妨對你說，我沒有這方面的消息，唯一可以提供的，就是有一門新的行業——出租槍械，義氣博義氣，只要你別向警方洩露，我不妨給你一些綫索，說不定，你可以從這一方面找到一些端倪。」

呂偉良早就知道魯四此人八面玲瓏，他雖然退居幕後，但他的弟子衆多，所以消息十分靈通。

但是，「出租槍械」這個名目，也是頭一次聽到。在外國可以公開購買槍械，例如歐美的美國，亞洲的菲律賓等處，均可輕易買到這些武器。但在本市要領一個獵槍的牌照也不容易。

呂偉良遂乘機問道：「出租槍械這門行業，的確新鮮，但是，你不是開玩笑的吧？」

「不！絕對不是開玩笑。」魯四一本正經地說道：「不少小子都懂得門路，租來一支手槍，打刦金舖或銀行，事成後，還槍付租，警方簡直發夢也想不到。不過，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租用的，必須有門路。」

呂偉良道：「可否指點一二？」

魯四道：「我不想惹麻煩，如果你一定要我幫忙你，請你先告訴我，你想怎麼樣？」

「我只想知道誰要暗殺我？」呂偉良說，「只要你提示一下，我保證不會提及老前輩的名字。」

魯四認真地再三考慮，從他束眉沉思的神態，便可知他對這件事充滿了矛盾，一方面想幫呂偉良，另一方面又怕惹禍上身。

呂偉良明白他的立場，一個已經退居幕後的江湖人物，而且又上了年紀，的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他又對魯四說道：「四哥，你就當我想租用一支槍好嗎？相信對方也希望多做一宗生意吧？」

魯四想了一會兒，終於說道：「這件事在某一個圈子裏，本來已是公開的秘密了。好吧，我知告訴你一個人的姓名地址，你找着他，相信總會有點頭緒，但最好不要提及我的名字。」

「這個當然。」

「這個人叫大強，你到虎鎮郊外的加油站可以找到他。」

「他的樣子大概是怎樣的？」

「長髮，五呎四吋高，瘦瘦削削，有小鬍子。年紀在二十歲左右。」

呂偉良知道由市區到虎鎮去，在鎮外只有一個加油站。於是，他與阿生告辭去了。

臨別時魯四還再三叮囑他們小心，因為這幫人不是一般黑社會，既有槍械出租，自然不是好惹的。

呂偉良師徒二人，向來就置生死於度外，但無論如何，他們也得感謝魯四的關懷。

當他們駕車離開市區時，已是下午四點多鐘。在通往虎鎮的公路上，並不擠迫。虎鎮是特區，只有晚上才熱鬧起來。

呂偉良叫阿生故意把車子開往那唯一的加油站。

但是，過來替他們加油的，並非長髮青年，而是一名上了年紀的技工。

師徒二人正感失望，突然聽到一陣電話鈴聲自裏面傳出！

呂偉良發覺一名長髮青年不知由那兒竄出，跑去聽電話，但只講了兩句，便掛了綫。

呂偉良靈機一觸，下了車。

正在替他們加油的技工問道：「先生，有什麼貴幹嗎？」

呂偉良指指裏面道：「我想借用電話，可以嗎？」

技工說道：「好的，隨便吧！」

呂偉良拄杖進了那個鑲了玻璃的小亭，那長髮青年正由裏面出來，與呂偉良打了個照面。呂偉良說道：「大強嗎？」

那青年怔了一怔：「先生，你……你貴姓？」

呂偉良笑道：「朋友介紹我來找你，希望你指點一下……」這一邊，呂偉良已掏出了腰包。

青年人接過鈔票，朗聲問他的同伴道：「黃伯，收他多少錢？」

呂偉良忙說道：「這是給你喝茶，油錢另計。」

青年人瞪他一眼，道：「誰介紹你來找我？」

魯四本來吩咐呂偉良別提他的名字，但是，如果沒有介紹人的話，可能對方不合作。因此，他說道：「在西區魯四的地下賭場裏，有人提及老兄的大名。我只想租一支手槍，多少錢不成問題。」

青年人四下裏張望一遍，然後又打量呂偉良一番，道：「請到裏面來！」

這個青年人果然是何大強，他用電話跟一個人連絡過之後，回頭問呂偉良：「規矩要一千元按金，你有帶錢來嗎？」

「有的，你放心。」呂偉良說。

何大強道：「你的用途我們照例不問，但二十四小時之內，你必須交還手槍給我們，然後取回八百元，二百元是租金，明白嗎？」

「明白了。」呂偉良又問道：「有長槍嗎？我的意思是指來福槍。」

何大強又是一怔：「你要長槍有什麼用？我們的三八口徑手槍，效果性能十分良好，而且，携帶也方便得很呢。」

「我知道，但是……」呂偉良故意支吾着說道：「這是一宗大買賣，須要掩護，所以，即使多化一筆錢，我也希望租多一支長程來福槍。」

「對不起，據我所知，目前我們只有三種短槍出租，那就是三八口徑，二二口徑以及航空曲手槍等。也許還有手榴彈，但非有特別人情，很難租到。」

呂偉良担心引起對方懷疑，只好說道：「好吧！那就先租二支手槍。」

「二支是二千元，請先交錢，明天這個時候交還手槍時，我還給你一千六百元，其餘四百元是租金。」

呂偉良一邊付錢一邊問道：「那麼，什麼時候才可以取得那支手槍？」

「一小時之後。」

「我沒有選擇餘地麼？」

「你何必選擇？我們每一支手槍收回來時，必須經過嚴格的檢查，性能保證良好。你只要告訴我，你要什麼類型的就行了。」

「兩支三八口徑的。」

「好吧，兩支三八口徑的，每支有六顆子彈。」何大強又看看腕表，「現在是四點半，五點半你再開車到這裏來。」

呂偉良走出那個小亭，回到汽車裏去，交了油錢。看那中年男子的神氣，他顯然也知道呂偉良剛才與何大強談了一些什麼。

阿生把車子開走，一邊又問道：「怎麼樣了？」

呂偉良道：「一小時之後才交貨，他收了我二千元按金。」

「爲什麼要一小時之後？」

「可能槍械不在這電油亭之內，說不定在虎鎭裏面。」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做？」

呂偉良一邊把汽車上的追踪儀扭開，一邊說道：「我已悄悄的把一枚電子追踪器，放進何大強的口袋裏，希望不會發覺吧。」

呂偉良所說的電子追踪器是一枚銀幣，要發覺並不容易。

車子故意在公路上慢駛，師徒二人的視綫都留意到儀器上的雷達反應，不久，一小點的光點在移動，表示呂偉良放下的銀幣型的小儀器被人帶走了。

根據儀器上的雷達顯示出，何大強可能眞的要進入虎鎭去！

呂偉良的車子也正要駛往虎鎭這方向去，他們担心遇上了何大強，忙把二個按鍵按下——一個是令到汽車外殼變色的，另一個是把車牌更改的。

不久之後，公路上果然有一部電單車風馳電掣地飛掠而過，直往虎鎭那方面駛去！

阿生把速度加快，希望不要失去了電單車的踪影，因爲他們認出了坐在電單車上面的，正是何大強。

但是，何大強的電單車並沒有開入虎鎭去，到了一處公路旁邊，便把車子拐進了一條小路裏去，而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跡。

幸好，呂偉良的汽車裏有雷達儀器，任憑何大強逃到什麼地方，雷達網均有顯示。

呂偉良和阿生下了車，仰頭張望，但見遠處有一間小屋，何大強的車子可能就是開到那兒去的。路上太多野草矮林，他們看不見何大強與他的電單車，不過他剛才的確是由這裏進去的。

阿生把車子開過一旁隱藏好，然後與呂偉良沿住小路前進。

小路闊僅三呎，除了電單車與脚踏車之外，只有步行才可以通過。

呂偉良與阿生到了那間農舍附近，突然有幾條大狼狗由那邊飛撲過來，要不是呂偉良手急眼快，勢必被牠們咬傷抓破。

呂偉良的鐵枴杖之內有麻醉針，可作連環發射，因此三條不同種類的大狼狗先後中了麻醉銀針之後，紛紛倒在地上！

阿生急忙往路旁野草叢中竄去，同時警告呂偉良道：「有人來了！」

呂偉良一手攔住阿生：「別走！快將狼狗拖過一旁！」

阿生想不到師父會要他這樣做，事實上那人離此還遠，起碼還有一二分鐘才可以走到這兒來，呂偉良當然也見到了，所以他這樣命令阿生的時候，早已動手把一條狼狗拖過一旁！

阿生四肢齊全，動作敏捷，很快也把其他二隻狼狗拉入草叢中去。

呂偉良這時才竄進一處矮林，阿生緊隨其後，轉眼間，小路彎角處已出現了一條人影。但是，他絕對不是何大強。

阿生看見他鬼鬼祟祟的兩頭張望，低聲對呂偉良道：「我們沒有找錯目標，不如抓住這人，問個明白！」

呂偉良搖搖頭，道：「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那男子走過來了，他顯然已被剛才的狗吠聲引起了疑心。

不久，小路上又出現了另一名壯健的大漢，他是匆匆趕上來的。最先出現的一個男子看來已有四十歲，後來出現的較爲年青，而且手上有武器。

青年大漢問道：「發現了什麼？」

中年人答話道：「沒有，什麼也見不到。」

「不可能的！」青年大漢又問道：「我們那些狼狗呢？」

「可能跑到大路上去了。」中年人道：「回去吧！別大驚小怪！」

師徒二人正鬆一口氣，又聽到青年大漢說道：「不要老是說我大驚小怪，你可知道今天向我們租用二支手槍的人是什麼來頭麼？」

中年人怔了一怔，反問道：「難道是警探？」

青年大漢道：「不！他們比警探更麻煩！照片沖晒出來了，他們是鐵枴俠盜兩師徒——呂偉良和阿生。」

聽到這裏，呂偉良和阿生在草叢矮林間呆了一陣，到底他們什麼時候被人偷攝了照片的？師徒二人一向夠機警，這次却是毫無所知。

中年人這時又說道：「據我所知，他們也是有案底的人，有什麼不對？」

青年大漢道：「你有所不知，師爺說，他們專找麻煩，大強不該惹上了這兩個人。」

「那麼，大強呢？」

「他們正在想辦法交代，手槍無論如何不能租給這兩個人。」

師徒二人在矮林後面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顯然因爲這兩個人的談話而大表驚奇，他們到底是何方神聖？爲什麼會如此了解師徒二人的底子？

呂偉良正在盤算着，突然傳來了一聲驚呼：「咦！你看，那是什麼？」

在這一刹那間，師徒二人都幾乎僵住了，阿生差點兒就要衝出去！但及時給呂偉良一手按住了。

呂偉良畢竟是個老江湖，他聽得出一個人的面孔不是對正自己這方面時，說話時的聲音多少總有點分別的。

小路上有過片刻的沉默，然後又聽到中年人說道：「快去通知大家，有人闖進來了！」

一陣急急奔跑的步聲，自小路上消失了！

有人在草叢間搜索，野草磨擦時發出的聲音清脆可聞。

呂偉良拍拍阿生肩膊，指指大路那邊，師徒二人於是十分有默契的，沿住小路旁，一直蛇行鼠步的，走向大路那邊！

但是，走不上十碼，便聽到背後有人高聲呼喝道：「不要動！」

師徒二人的動作幾乎是一致的，分向左右兩旁飛撲出去。

「砰」然一聲槍响！僅僅在他們的動作之後不及一秒鐘光景。

小路上傳來一陣複雜的步聲，表示起碼不止一個人增援！

有人問道：「六叔，怎麼啦？」

中年人的聲音說道：「果然有兩個人偷了入來，快些兜截！」

師徒二人沒有聽他們說下去，急步飛奔，直衝出大路汽車隱藏處！後面一股人潮湧上，看來起碼有五六個人！

師徒二人登上了汽車，迅速把車窗關上，然後，開車駛出了矮林，轉進大路上去！

大路旁邊的小路口，站了三幾名急急衝至的大漢，他們手持槍械，紛紛向呂偉良的汽車發射子彈，無奈呂偉良的汽車是特製的防彈汽車，子彈紛紛自玻璃纖維的外壳滑開。

阿生把汽車開得飛快，但小路上也有二輛電單車衝出！

呂偉良在望後鏡中見到了，二名電單車駕駛員，都頭戴鋼盔和眼罩，似乎還帶了槍械！就像兩支箭似的，在後面直射過來！

阿生當然也看見了，他不禁問呂偉良：「師父，他們到底要怎麼樣？」

呂偉良道：「大概想抓住我們吧。」

阿生道：「那麼，我們要讓他們看看顏色了！」

說話間，阿生已將汽車的速度加快，每小時幾乎達到了一百里！

後面二輛電單車絕不放鬆，要不是阿生把汽車速度加快，他們早就越過了！

這段公路很畢直，來往車輛又少，所以還不致險象環生。

阿生在錶板上按下了一個按鍵，汽車屁股突然噴出了一股濃烟！

阿生再按下另一個按鍵，一股滑機油自汽車底下漏了出去！

後面二輛電單車來勢正急，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剛好陷入濃烟包圍時，電單車便給洒在路面的滑機油滑倒！連人帶車，飛出了路旁！

呂偉良回頭望望，電單車着火燃燒，人却不知被抛到那兒去了。

阿生把汽車速度減慢，發覺後面再也不見有人追來。

呂偉良道：「這個新興行業，看來很有來頭！」

阿生道：「要不要報警？」

呂偉良搖搖頭：「不！我們答應過魯四，盡可能不要令他有麻煩！」

阿生知道呂偉良向來重信義。但是，如果不報警，只怕到頭來這帮人也會找着他們了。

當汽車經過油站時，師徒二人只見那個中年加油員仍然在那油站處工作，就是不見了何大強。

由於他們的汽車變了色，加油員似乎不認得他們，阿生一邊按鈕將車子變回原來的銀灰色，一邊將車子開到油站去！

加油員以爲自己眼花繚亂，發夢也想不到這是一輛變色汽車。

呂偉良把車窗玻璃落下，探首車窗外，問道：「何大強呢？」

那中年加油員看看腕表，道：「你等一等吧！他快要回來了！」

就在這時候，裏面的電話响了起來，那中年加油員要進去接聽。

阿生趁此機會說道：「如果剛才那二輛電單車的駕駛員其中有一名是何大強的話，我們也許永遠見不到他了。」

呂偉良道：「是的，但他的同黨必有交代，我們等着瞧好了。」

話猶未完，那名中年加油員由亭子裏出來。

他很抱歉地由那邊走過來，對呂偉良說道：「大強正趕返這裏來，你的事他已經替你辦妥了。」

他一邊說着，一邊用掃子替汽車掃塵，回來又取來一瓶壓縮的罐裝噴射清潔劑——這些抹車用的東西，師徒二人也常常採用，故此不以爲意。

忽然之間，他們感到有一股十分清香的氣味透進了鼻孔之內，當師徒二人正要追究這香味的來源時，他們已身不由主地，倒在汽車之內。

公路上有一輛小貨車開了過來，跳下數名大漢，把師徒二人搬上車去——由銀

灰色的私家車搬到小貨車上面去。

× × ×

呂偉良被一盆冷水迎頭淋下來，立卽從噩夢中驚醒過來。

他見不到阿生，但却隱約聽到陣陣吆喝聲，以及鞭撻的聲音。

出現在他面前的，是一名五十多歲的單眼男子，二名渾身肌肉紮實的壯漢，有一個握着槍，另一個手中的水盆仍未放下來。

單眼男子沉聲問道：「你們到底想怎的？」

呂偉良苦笑道：「我正想這樣問你，你到底想怎麼樣？我是來租槍的，你們習慣了這樣對付顧客麼？」

那單眼男子陰森一笑道：「別裝蒜了！我們認得你，你既然不是存心租槍，你已經弄傷了我們兩個人了，如果再不說實話，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讓我告訴你們，我們此行，只想查明一件事。」

「什麼事？」

「有人想用長程來福槍暗殺我！所以，我想從你們這裏，找出這個人，到底是誰？」

那個單眼男子怪眼一翻，道：「我們沒有長程來福槍租賃，只有手槍！」

呂偉良道：「我覺得你們可能在說謊，本市沒有槍械出售，只有你們才有槍出租。」

「信不信由你，實情就是這樣。」單眼男子又說道：「除了我們之外，有時有些海員也會把槍械偷運入口，我看，你們的目的並非如此。」

身旁一個大漢插嘴道：「你們的來頭，我們已查出了。」

呂偉良笑了笑，道：「那就最好不過，只要你們知道我是誰，自會了解我的爲人了。」

「是的，你綽號『鐵枴俠盜』，江湖上的人都十分敬重你。」單眼男子說道：「問題却是你近年來的作風似乎改善了——你站在警方那邊！」

呂偉良苦笑搖頭道：「如果我要出賣你們，根本無須停車在油站，當時如果我們的車子直駛市區，然後通知警察前來這裏包圍，相信情形會完全改觀。」

「那你爲什麼不這樣做？」

「我就是希望只求達到本身的目的，而不想理會你們的生意。」

「但是，大强已經告訴過你，我們沒有長槍出租，只有手槍。」

呂偉良道：「我有時自信心太强，非親眼見過，不輕易相信。」

「你要看什麼？」

「看看你們的槍庫，以及出租槍械的存根。」

單眼男子冷冷說道：「你簡直是在發夢。」

「我知道你們不輕易讓我們看看這些東西，所以我才會變成階下囚。」

這時候門外走進一人，他對單眼男子說：「那小子什麼也不肯說。」

單眼男子道：「他們遲早也要說的，如果再不說實話，我們就連人帶車，把他們送到懸崖下面去！」

呂偉良忽然想起他昏迷之前的刹那間車子似乎已被按了保險掣，只要這個掣按下了，任人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亦無法把車子推動！

呂偉良記得在昏迷之前下意識裏了解到事情不妙，所以趁住下倒之勢伸手到錶板上面去，似乎已經按下了保險掣，又似乎來不及。當時他已陷於半昏迷中，記得不大清楚了。

單眼男子突然抽出皮鞭，凌空「劈拍」一聲，鞭尾抖了一個圈！厲聲說道：「我再給你一個機會，到底你是不是警方派來的？」

呂偉良說道：「我不知道你是否這個集團的首領，如果是的話，那可眞不敢想像。」

「你說什麼？」單眼男子怪眼一翻，「你再說一遍吧！」

呂偉良道：「你如果是首領應該有點判斷力，如果我是警方派來的，必然與警方保持連絡，那麼，這時候應該包圍這裏才對。」

單眼男子冷笑道：「你以爲我們這麼輕易讓他們抓到嗎？告訴你，這裏警方是找不到的。」

呂偉良道：「我們絕對不是警方的人，請你還我二千先，然後放我們走，否則，你們會後悔不及！」

「他媽的！你敢恫嚇我？」單眼男子咆哮着說道：「你在江湖上雖然甚有名氣，但我獨眼龍也不是好惹的，現在我再給你一點時間考慮，如果你再不說眞話，你會後悔莫及才是眞的！」

單眼男子說完，便與他的手下離開了那間小房。

呂偉良仰頭看看通往隔壁的小窗，一片黑暗，十分沉寂，他忍不住問道：「阿生，你怎麼樣啦？」

他並不知道阿生是否被囚在鄰室，但從剛才的情形却可以推測得到而已。

阿生的聲音果然由小窗傳過來：「師父，他們沒有難爲你吧？」

「還好，但看來這班人眞的是無法無天，早知如此，我後悔沒有報警。」

「師父，給點耐性吧！」

「……」呂偉良呆了一呆，他滲不透阿生這句話的意思。

電燈突然熄滅了。

兩個小房現在都變得一片黑暗。

房外不知道是否有人，但是一點聲音也沒有。

呂偉良和阿生沉默片刻之後，又交談起來。

阿生的聲音比剛才更低沉，但是，却比剛才聽得更清楚。

呂偉良雖然看不見，但却富於經驗，他知道阿生已爬上了小窗上面。

阿生低聲說道：「師父，你的鐵枴杖在着嗎？」

呂偉良記得未熄燈之前，枴杖被人放在門後一角，這時他摸索過去，終於觸及那枴杖了，突然「錚」的一聲，枴杖掉在地上，發出了清脆的音響，尤其是在這斗室之內，顯得份外响亮！

呂偉良眞後悔自己一時大意，阿生更担心這會引起門外人的注意，他這時正蹲在小窗之上，本來想提醒呂偉良他的枴杖中有些東西，這些東西可能助他們一臂之力，想不到却在黑暗中弄巧反拙！

不過，過了片刻之後，外面仍舊是毫無動靜。

呂偉良首先將鐵枴杖中的電子電筒按亮了，看清楚阿生蹲着的位置之後，說道：「你想利用這裏的儀器嗎？」

阿生道：「是的，把枴杖先交給我，我這邊的房門可以利用。」

呂偉良不知道阿生想怎麼樣，如果他那間房的房門也像眼前這間一樣——全是鐵板製成的，單憑枴杖中的儀器恐怕也是無濟於事。

但無論如何，呂偉良也把枴杖扔了上去，阿生十分機巧地伸手透過鐵欄將它接在手中。雖則室內無燈無光，但師徒二人合作慣了，事先又以電子電筒照射過，雙方都做得非常準確。

阿生接過鐵枴杖之後，並非跳下去，却以鐵枴杖撬彎了小窗的鐵枝，直至可以讓他攢過鄰室爲止。

呂偉良在黑暗中並不知道這個鬼靈精的徒弟又幹什麼，只知道他有時候想的和做的，往往令呂偉良爲之驚奇不已。

阿生輕巧地跳回地面上。

他抖開鐵枴杖，取出了一支綫狀爆炸管，放進門上的匙孔中——這是一度木門，門上的匙孔足以容納得下這綫狀的爆炸管。

而隔壁囚禁着呂偉良的小房，房門却是十分堅固。甚至匙孔也沒有，這點阿生剛才用電子電筒看清楚了。

阿生是個鬼靈精，呂偉良這支萬能枴杖中的爆破設備十九是他一手製造的。阿生在製成這些東西時，已想到在那一種環境之下最用得着，所以，爆炸管是無須火柴或打火機，只須將引綫拔除，便可自爆的。

因爲像目前這種處境，根本不會讓他擁有打火機之類的物件。

爆炸管威力頗大，足以把這扇門爆毁，但室內空洞無物，既無掩護，阿生亦可能受傷。

不過，阿生早有了準備，他這邊把引綫拔出後，人已凌空冲出，攀住小窗，攢到了鄰室去。

自然那根枴杖也被帶走！

時間上只有一分鐘左右，但對阿生來說已經足够有餘了。

他落到呂偉良的身旁時，隔壁才傳來一聲「隆」然巨响！

跟住，外面傳來雜亂的步聲，和人聲了！

阿生低聲對呂偉良說了一些話。其實，不用他多說，呂偉良也知道了他的詭計了。

「一羣大漢湧入囚禁阿生的房間，亮了燈，只見房門被炸開，房內，却空空如也的。

一名大漢說道：「不好了！那傢伙逃掉了！」

另一名大漢用手電筒往上面的小窗一照，脫口驚呼道：「糟糕！呂偉良也逃走了！」

沒有人問他爲什麼，在塲的人都可以看見小窗已被撬毁，每一個人都會這樣想：呂偉良爬到這邊來，與阿生合力弄毁這度房門，然後才一齊逃走！

於是數名大漢之中，有人跑去通知他們的首領，也有人跑到囚禁呂偉良的房間裏來。

豈料房門打開，首當其衝的人竟被阿生一手抓住，奪槍扭臂，完全令他意料不到。

呂偉良和阿生分別躲在門後，阿生的行動固然迅速，呂偉良的臂力也十分驚人，他一手拉穩那度鐵門，運足勁力一推，「砰」的一聲，一人被他撞得倒向門外，緊隨其後的人也被連環撞倒！

然而，呂偉良並不就此罷手，隨卽把門打開，外面的大漢對準室內欲待開槍時，已看見阿生推了他們的同伴出來！

那傢伙呱呱大叫道：「你們千萬別開槍！」

呂偉良趁住各人驚愕之間，衝了出去，這時倒在地上的人還未完全爬起來，只見呂偉良杖起杖落，數名剛爬得半身的大漢又應聲倒下！

呂偉良趁勢奪槍，與阿生齊聲喝道：「快把槍抛開，否則格殺勿論。」

一名站得較遠的大漢舉槍欲待發射，却給呂偉良先發制人，「砰」然一聲槍响！人已在那邊栽倒下去。

其他在猶疑中的大漢不敢怠慢，紛紛把手槍扔在地上。

阿生早已要脅着那名大漢，要他帶他們找出路離去。

但是，走廊這邊，突然又有人攔住他們的去路，阿生還未開口說話，對方已高聲喝道：「舉手……」

阿生情急之下，也不等他說下去，已經先發制人，開了一槍！

對方反應極之敏銳，但見人影一倒，一點火光，隨卽亮起，緊接着便是一聲槍响！

阿生爲勢所迫，順手一推，把他挾持的人質推往向前倒！豈料那大漢却慘叫一聲，倒在血泊之中。而阿生却飛身躍開，倒伏地上！

與此同時，阿生也開槍還擊！

原來剛才對方那一槍射得極準，要不是阿生的動作快如閃電，勢必中彈，而現在却有人做了他的替死鬼！

連串的槍聲响起，走廊上面的燈泡紛紛碎了。故意令到走廊一帶的環境變成一片黑暗的，是呂偉良，這時他已奪得手槍，握在手中。

阿生聽到呂偉良在耳畔說道：「跟我來！」

阿生不知道呂偉良又打什麼主意，但毫無疑問，這聲音是屬於他師父的。

他跟着呂偉良走，儘管一片黑暗，仍然可以被呂偉良拖住，慢慢地走！

靜悄悄的，一點兒聲音也沒有！

突然之間，那邊有人亮了手電筒射過來！

呂偉良手急眼快，「砰」然一聲，一顆子彈擊中了那個小燈泡，手電筒整支飛脫開去！電筒的碎片傷了那大漢！

於是，再也沒有人敢亮了電筒！

誰也不想暴露目標，生命是可貴的，沒有人肯做活靶！

等到外面走來一批援軍時，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已不知所踪。

那名身爲首領的單眼男子氣得呱呱大叫，數名大漢被他罵得狗血淋頭！

情形似乎平靜下來了。

有人對獨眼龍說道：「我看他們逃得不會很遠，在附近兜截一下，我想一定可以再抓住他們的！」

獨眼龍也覺得有些道理，於是帶人追了出去。

時已入黑，這時大約是在晚上八點多鐘了。

突然之間，那邊矮林後面有人影移動，獨眼龍的一名手下高聲喝道：「不要走！站住！我看見你了，如果你再走，我就開槍！」

獨眼龍知道他的手下不會看錯，立即拔槍就要發射！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幾支强烈的探射燈照了過來，一時之間，彷如白晝！

獨眼龍與他的手下連開數槍，但想不到對方的火力更加猛烈！

有人用擴音器在廣播：「你們聽住，我們是警方人員，你們已被包圍了！快棄械投降，否則格殺勿論！」

獨眼龍和他的手下都意料不到，警方怎麼會這麼快查到這裏來，眞是莫明其妙。儘管呂偉良師徒二人一再否認是警方的人，現在却有了事實證明，他們自然更加相信師徒二人是幫着警方來查案的，可惜只是知得太遲了。

但是，事實却並非如此，只是警方爲了落案提控一名商人，這商人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藏有一支鳥槍，不知怎的，被警方帶走。由於他認識呂偉良，故要求把呂偉良找來。

警方這時才發覺呂偉良師徒二人失了踪，既不在家，也不在俱樂部。於是，通知全市巡邏車，追踪呂偉良的特製汽車。警方相信師徒二人必與他們的汽車在一起的。

想不到，呂偉良那輛銀灰色汽車的確被按下了保險掣，於是車窗玻璃自動關閉，車門也自動下了鎖，只有一扇車門及時被那中年加油員拉住！

這中年加油員正是用噴霧迷倒師徒二人的歹徒。

當呂偉良和阿生被人搬上了小貨車之後，連那一扇車門也自動關閉，同時上了鎖。

至此，任由他們用盡辦法，也無法將汽車推開一步，也不能够把它的車門弄開來。

車窗玻璃，是防彈的，自然也不能敲破！

在這種情形底下，巡邏車發覺了這車子停在油站上，便一邊追究，一邊通知總部。

那加油員囁嚅地解釋，引起了警方的懷疑。繼續追查下去，才知道他們把呂偉良師徒二人綁走！

夏維探長聞訊趕來，自然要加油員說出匪巢所在，於是，警方便大舉包圍那農舍！

這情形獨眼龍固然想不到，甚至「鐵枴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也想不到。

獨眼龍只道呂偉良是警方的奸細，這時配合好警方前來進攻！

不過，他下令手下們不能後退，也不許投降，因爲他們手上有的是軍械，彈藥十分充足，一定可以衝出重圍，由海路逃走！

警方警告無效，下令進攻！

但是，由於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下落不明，夏維担心師徒二人仍在歹徒手中，所以，進攻也是有限度的。

相反，獨眼龍等人志在逃出重圍，一輪密襲，火力之威猛，簡直令到警方大出意外！

不過，有些事情却令到獨眼龍更感意外的，就是當他折返農舍密室中，企圖取回一叠文件時，竟然有人躲在他的密室之內，而且，喝令他高舉雙手，否則就殺了他！

他的手下正在戶外與警方開火，獨眼龍發夢也想不到，會有人躲在他的密室中的。

獨眼龍無可奈何地高舉雙手，有人過來把他的手槍繳去！

躲在他密室中的並非別人，正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

原來他們還沒有離去，這當然是呂偉良的主意，他覺得一下子很難闖出重圍，除非完全把這裏的每一名槍手都加以制服了。

但是，獨眼龍有槍出租，他的手下當然都配有槍械，在這種情形底下，若非智取，好容易死在他們的槍下。

爲此，呂偉良首先擊破所有的燈泡，然後，帶阿生避入囚禁過他們的小房間裏去。

獨眼龍和他的手下們就是沒有搜回頭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師徒二人千辛萬苦逃了出來，結果又回到囚室中去的。

這一回，呂偉良勝了機智，也是贏了心理。

他們等到獨眼龍帶住各人追到戶外時



幾支强烈的探射燈照進林中，獨眼龍等無所遁形。

，阿生要跑出去，但呂偉良却要追查到底，所以便搜查到這一間密室裏來。

呂偉良早就想到獨眼龍出租槍械時，必有存根可查。

即如他們師徒二人有案底獨眼龍也知道，爲什麼？就是獨眼龍有了記錄可以追查的緣故。

所以，呂偉良爲了明白獨眼龍是否租出過一支長槍給歹徒，就必須去查他的檔案。

但是，他們正在搜查中，獨眼龍就回來了。

獨眼龍被阿生制服之後，知道大勢已去！洩氣地說道：「你們贏了！」

呂偉良持槍由門後走過來：「外面似乎很熱鬧，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

獨眼龍苦笑道：「別裝蒜了！你們儘管否認是警方的奸細，畢竟，警方也來了呢。」

呂偉良和阿生有口難言。但無論如何，警方人員在這個時候出現，的確是來得合時。

他們沒有跟獨眼龍辯論，只是爲了避免雙方傷亡起見，迅速把獨眼龍押出外面，要脅他高聲喝令他的手下投降。

警方已把附近一帶完全封鎖，準備徹夜戰鬥也要把歹徒一網打盡，想不到這麼快就有了結果！

夏維覺得事有蹊蹺，叫各人停火。那邊果然傳出了阿生的聲音！

阿生招呼警方人員過去，但各人大感躊躇，只有夏維認得出這確是阿生的聲音。他穿上了避彈衣，與一隊探員衝了過去，獨眼龍的手下已在呂偉良的槍下紛紛舉高了雙手！

雖然是晚上，但警車上的水銀探射燈把附近一帶照得如同白晝！

呂偉良把獨眼龍和他的手下交給夏維等人，與阿生重返密室，目的當然是爲了搜查獨眼龍出租槍械的存根。

警方迅速控制了現場，獨眼龍也被夏維押返密室。

獨眼龍無論如何也不肯把出租槍械的册子或存根出示，但是，呂偉良和阿生在這方面是專家，終於在牆角處找到了一個暗格，裏面有一本小册子，正是出租槍械的登記册。

呂偉良所關心的是：到底誰租了一支長程來福槍？

可是，找遍了這小册子也沒有長槍出租的記錄，有的只是短槍，包括了左輪，航空曲等等，就是沒有長槍出租。

沒有第二本小册子，呂偉良非常失望，阿生死心不息地繼續搜索。

獨眼龍看見他們翻天覆地的找，忍不住說：「不用找了，最秘密的你們也搜到了。我們的生意，才剛剛開始了不久，想不到就不幸遭遇到這些事，就算我們倒霉吧！」

協助阿生搜索的，還有極富經驗的警探們，他們幾乎把這秘密辦公室的每一寸地方都搜過了，除了一些子彈之外，就是一些人名和通訊電話地址等等。

夏維對小册子上的一切均感興趣，因爲租用槍械的人，的確是「好人有限」。過去有不少械刧案，警方曾費盡九牛二虎

之力亦未破案，這回大概總會有點兒頭緒了。——夏維就這樣想。

警方就地展開偵訊，發覺有一支三八口徑的手槍和六發子彈是今天租出的，凡是向獨眼龍租用槍械的人，都有來龍去脈可尋，起碼也有個介紹人，而這個介紹人正是黑道中人。

正如呂偉良師徒二人找着何大强時，如果他們說不出魯四的名字，也無法獲得接納。

警方担心明天，甚至今晚就可能有刼案發生，所以一邊派人去找租槍人，另一方面派出大隊探員，分頭追捕以前曾光顧過獨眼龍的歹徒，因爲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必然與若干銀行刼案有關。

夏維探長仍然留在現場上，盤問獨眼龍，焦點轉到他從什麼地方獲得這許多手槍！

獨眼龍考慮良久，終於說道：「我知道，即使我不說出來，到頭來你們也會查出的。手槍的主要來源，除了向海員高價收購之外，多得你們警方！」

「你說什麼？」夏維吃驚地怔了一怔說。

「坦白說，這些手槍之中，不少本來就是警槍，我知道警槍都有編號，用白漆油寫上的編號可以抹掉，但手槍本身也有出廠的編號，相信你們遲早也會查出的，倒不如我直說吧！」

夏維眞是弄得一頭霧水，怎麼會有警槍流落他們手中？

夏維忍不住道：「請你說得明白點，到底你怎會有這麼多警槍？」

「不算多，總數仍不足十支呢。」獨眼龍又說：「大概你不會忘記，有一次騷動，警察頻頻遇襲失槍的事吧？除此之外，還有警員和警官報失的，大部份給我出高價收買了。」

「那我眞要感謝你才對！」夏維啼笑皆非地說道：「你明知是警槍也有胆收購，可見閣下的確是自命不凡！」

獨眼龍苦笑道：「這是偏門生意之中的發財捷徑，一千數百元收購一支手槍，只要出租三數次便可歸本。我計算過了，不出一年光景，我便可以擠身於大富翁的行列！」

「可惜，你的美夢醒得太快！」夏維說道：「你還記得，誰把這些警槍賣給你嗎？」

獨眼龍道：「記不起了。逐支逐支的收購，很難一一加以記憶的。」

呂偉良忍不住插嘴道：「那麼，爲什麼你要記錄向你租槍的人？」

獨眼龍道：「我担心他們不把手槍交還，這是我財富的來源，一千元按金我才不稀罕。」

事情至此似乎告一段落了。但呂偉良又想起最近經他們師徒二人擒獲的二名刼匪——張河與劉志二人，他們也有一支手槍。

但是，這兩個人的名字在獨眼龍的小册子上却查不到。

夏維也給呂偉良提醒了，他以此向獨眼龍提出質問。可是，獨眼龍却說，經他租出的槍械，都一一收回，從未失落過，換句話說，張河與劉志二人並非他的顧客之一。

那麼，也就是說，除了獨眼龍之外，還有其他來源供應槍械。

既然獨眼龍也承認有些手槍是向海員收購的，那麼，海員賣槍給張河與劉志二人，當然亦大有可能。

不過，那支只是玩具槍改過來的，那個叫「金水」的海員怎麼會由外埠帶回來這麼樣一支手槍？眞令人難明。

警方至今仍未找到金水其人，但張河與劉志行刼的案子早已審結了。

呂偉良目的無非要查明長槍的來源，他始終難忘那個用長槍射殺他不遂的人。可惜，到頭來又令他失望。

儘管如此，警方仍要感謝他師徒二人，因爲把獨眼龍的巢穴搗毀，何止等於制止了千百宗械刼案？

但是，警方怎麼會突如其來？呂偉良自問並未與警方約好的。要不是夏維說個明白，也難怪獨眼龍誤會了。

夏維探長把警方四出找他的原因說了出來，呂偉良至此才知道他的朋友有了麻煩。

郊外現場上，仍由警方人員深入調查，呂偉良師徒二人却被夏維帶回警探部去了。

夏維非常客氣，讓師徒二人坐到他的座駕車裏去。至於他們那輛銀灰色汽車，警探仍在攝影，因爲這是本案證物之一。就是警探弄來弄去都無法將它打開車門，等到呂偉良乘車經過油站時，便向他的上司夏維探長請示。

呂偉良叫阿生過去，把車子弄開車門，看來非常簡單，其實全是暗鍵作怪。

夏維知道呂偉良不高興人家左查右問，示意警探不必再查了，讓阿生把汽車開走。

事實上，呂偉良和阿生近年來的所作所爲，全是對警方有極大帮助的，以一名有力量鬧了半個都市的俠盜，如今不但安份守己，更能協助警方屢破大案，夏維自然心中有數。

夏維同時也了解到呂偉良的個性，如果警方「敬他一尺」，說不定他到頭來會「還敬警方一丈」——所謂「還敬」，當然就是指帮助警方而言。

坦白說，要不是社會上的治安越來越不像樣，呂偉良這師徒二人才不會這麼安份守己。但是，治安已經一團糟了，假如他們師徒二人還做案，警方大概會感到百上加斤。甚至有人會指他們未免太過不够義氣。

因此，算是那些爲富不仁的人够運也好，算是警方有福也好，總之，他們就暫時沒有給富人與警方帶來麻煩。

返到警探部，呂偉良和阿生被邀入內室來。夏維探長派人去把那商人帶到他的辦公室來。

剛才在途中的時候，夏維探長把情形約略對呂偉良說了。

原來黃昏時候，一條街道上突然有人被冷槍擊倒，警察在附近樓宇搜索，毫無結果。

後來，警方根據檔案的記載，查出該區領有槍牌的持有人，其中一名就是被拘的霍大明。

霍大明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與呂偉良也是在那兒認識的，平時喜歡到俱樂部裏射擊，或在假期中到郊外狩獵。

呂偉良知道這個人很正派，許多時也在俱樂部中與他作射擊比賽。同時，呂偉良也知道他的槍法十分準繩。但是，爲什麼要逮捕他？

夏維的理由是：被人用冷槍射倒的人，根據記憶向警方作供，槍彈是由東南方射來的，偏偏霍大明就住在出事現場的第十三街，而且，也是住在東南方，與傷者指出的角度相同。

呂偉良當時曾問夏維道：「傷者證明是被鳥槍射傷的麼？」

夏維點點頭，說道：「是的，同時我們也檢查過，霍大明的鳥槍，最近曾經發射過，所以我們才會採取行動，將他拘捕的。」

呂偉良自問認識霍大明不算深入，只是大家既是同一俱樂部的會員，他又堅持要見自己，相信其中必有緣故。所以，呂偉良也樂得查個明白。

霍大明被探員帶到探長辦公室來。他一看見呂偉良，就衝過來跟他握手，淚眼盈眶道：「呂老兄，請你救救我，我絕對是寃枉。」

呂偉良早已從探長口中了解這件案，所以無須多問，他只問道：「你的獵槍最近有沒有用過？」

「有是有的，但不是今天。」霍大明說道：「在前幾天假期時，我去過郊外狩獵。」

夏維插嘴道：「但是，軍火專家驗出，你的槍腔內火藥味未散，顯然是今天曾經發射過。」

「我可以發誓，我今天動也未動過我的獵槍。」霍大明指天誓日地說。

呂偉良問道：「府上有那一位懂得開槍的？」

「除了我之外，我想不出有那一位。」霍大明束着眉梢說。

呂偉良又問道：「當時槍收藏在什麼地方？」

「我的書房一個鋼柜內。」霍大明道：「但是，當時上了鎖的。」

「府上一定有人開過那個柜。」呂偉良說。

霍大明道：「但書房的門通常也是鎖上了的，家人知道我不喜歡別人動我的物件，除非有外人偷了進去。」

呂偉良沉吟道：「那就是說，可能有人陷害你。是不是這意思？」

霍大明束眉道：「但我生平與人無仇無怨。」

「對不起，我在這種情形底下，很難證明你是無辜的。」呂偉良抱歉地說道：「不過，我很希望了解一下府上有什麼貴親？」

霍大明道：「除了我兩夫婦之外，一個女傭跟了我超過十年了，一個兒子是殘廢的，一個女兒正在讀大學。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其他人同住了。」

呂偉良知道霍大明的槍法奇準，但却想不出他爲什麼會無故開槍傷人。不過，他們一家人當時均留在家中，飯後正在看電視節目。

根據夏維在汽車上對呂偉良說，霍大明經過檢驗，證明神經正常。

又根據警探調查所得，霍大明與傷者林泰，根本毫不相識。

最麻煩的就是：附近那一個區份，就只有霍大明一個人擁有獵槍——這當然是根據已登記領有槍牌者而言。至於會不會有人私藏軍火？那當然極有可能，但暫時却沒有綫索可尋。

既然霍大明的獵槍曾發射過，警方懷疑他倒也是天公地道的事。

夏維探長賞臉給呂偉良，但呂偉良却不能隨便把一名嫌疑犯担保出去。

霍大明又對呂偉良說道：「我並非希望你保釋我出去，只是希望你替我查明白這件事。如果你不帮忙我，我便會含寃莫白。」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好吧，你不妨依照手續，找個律師來，把你保釋出去。至於眞相方面，只要你合作，相信很快就可以弄明白。」

霍大明對呂偉良難免有點失望，但回心想想，這也難怪的，他們只是在「飛鏢俱樂部」裏認識，既非親又非故，要他從中担保，那實在有點滑稽。

呂偉良回頭對夏維說道：「探長，你不反對霍先生保釋出外候審吧？」

夏維說道：「這是嚴重刑事案，保釋的條件可能很高。但如果他找個律師來，我也不反對。」

於是霍大明去打電話找他的律師。

呂偉良又對夏維說道：「既無動機，彼此又不認識，加上他神經正常，這到底如何解釋？」

夏維笑了笑，搖搖頭，慨嘆地說道：「這個世界人心在變，許多事情是不問根由的。」

神秘人物　冷槍奪命

「鐵枴俠盜」呂偉良的大名又出盡了風頭，那是因爲他們師徒二人破獲了獨眼龍出租槍械組織之後，不但替警方找出重要的破案綫索，也阻止了一宗翌日便將進行的刼案。

歹徒們一批又一批的落網，這一回警方不敢居功，對報界大事讚揚呂偉良師徒二人。

不過，呂偉良和阿生，都不喜歡出風頭，他們避開了記者的訪問和攝影，這時正在一家公共醫院裏，探訪着一位留醫病人。

這個特別的病人就是林泰。

林泰就是那天無故給人用獵槍射擊的路人，呂偉良覺得訪問他是最實際的。

林泰年紀四十五六歲左右，樣子很老實，是個商行的老職員，與霍大明從未謀面。他知道呂偉良的特殊身份，也知道他的來意。

林泰說道：「我左思右想，也想不出霍先生爲什麼要殺我。但是，有一個原因却是極有可能的，就是他當時正在抹槍，獵槍走了火。」

呂偉良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是姓霍的？」

「在報紙上知道的。」林泰說道。

呂偉良道：「所謂獵槍失火，只不過是你猜想而已。我想你坦白告訴我，你與他或他的家人是否有積怨？」

「沒有，絕對沒有。」林泰說道：「我生平不喜歡與人結怨，更不認識霍大明一家人。正因爲這樣，所以我才覺得奇怪。如果我們稍爲認識，我就不會認爲他的獵槍走火了。」

呂偉良正要說什麼，外面有人入來，他就是探長的高級助手辛尼。這令到呂偉良有點意外。

呂偉良跟他招呼之後，辛尼說道：「我並非專誠來探望林泰先生的，有個人剛剛被冷槍槍擊中，送入這家醫院來。我們奉命前來調查。」

呂偉良吃了一驚，道：「又有人被冷槍擊中？」

「是的。而且，比林泰先生更爲嚴重。」辛尼又說道：「那是來福槍的子彈，剛取出了。林泰先生，我想你回憶一下，在當時，你被襲之前，有沒有聽到任何警告？」

林泰想了想，搖搖頭，道：「我知道的，早已告訴你們了。」

辛尼獃在病榻旁邊沉思片刻，最後走了出去，呂偉良也跟了出去。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說有人被冷槍擊中，那人怎樣了？」

「很難說，可能會有性命危險！」辛尼一邊在走廊上走着，一邊說道：「我們正在等他甦醒過來，希望可以獲得一些口供。」

就在這時，一名探員匆匆迎面走來，對辛尼說道：「他甦醒過來了。」

辛尼非常着急地，跟那探員進入急救室去，呂偉良亦緊隨其後。守在急救室門口的警員似乎知道呂偉良是探長和辛尼的好友，不加阻攔，讓他進去。

那名被冷槍擊中的路人果然甦醒過來，一名在旁守候的探目正在錄取口供。

「你叫什麼名字？」探目問道。

「尤……尤甲。」那剛剛甦醒過來的傷者說。

「你是幹什麼的？」

「燒焊。」

「住在什麼地方？」

「下水道七號二樓。」

「你怎樣會受傷的，可知道嗎？」

「…………」尤甲有氣無力地搖了搖頭。

「你有沒有與人爭吵過？」辛尼在旁插嘴問道。

尤甲仍然搖搖頭。

探目逐句記錄了下來。這時，他又問道：「在路上經過時，有沒有人向你提警告？」

「沒有。」尤甲說。

探目又問道：「你當時，要上那兒去的？」

「我剛由地盤出來，想到附近烟檔去買一包香烟，想不到……」

尤甲的面色，變得蒼白，突然說不下去。守候在旁的醫生和護士，立即展開急救了。

呂偉良和辛尼等人在旁觀看，只見尤甲閉上了眼睛，四肢也軟了下來。

醫生按着他的脈搏，回頭對辛尼作出表示，大概是脈搏停止了。

一切努力，亦告無效，尤甲終於也死了。

醫生對辛尼說道：「槍彈深入內臟，腸穿肚爛，我們早已知道他沒有希望了。能夠令到他甦醒給你們一些口供，已是十分僥倖。」

辛尼吩咐一名探目和一名探員道：「你們分別到他的家裏和地盤查一查。」

探目和探員先後離去。

呂偉良問道：「彈頭已經證實是來福槍彈嗎？」

「是的。」辛尼說，「我們的軍火專家已將它帶回去研究，很有可能與幾乎取去你性命的那顆彈頭一模一樣。」

「還未經過檢驗，你怎麼知道是來福槍彈？」

「專家就是專家，他初步確定是來福槍彈，其實，來福槍彈與獵槍槍彈是很易分別的。」

「出事地點在什麼地方？」

「十字交加道。」

呂偉良還沒有問下去，一名婦人正被十字車上的救傷員用担架床抬入來。

那婦人滿面鮮血，醫生問道：「什麼事？」

一名男護士說：「在街頭上突然倒地不起，似乎是被人暗殺的！」

醫生和護士們又忙了起來。

呂偉良和辛尼交換了一個眼色，辛尼正要截住那名男護士問話，外面有一名警長進來。

警長認得辛尼，跟他招呼過之後，說道：「眞是活見鬼，竟然有人够胆在鬧市中殺人，這婦人我看凶多吉少了。」

「抓着兇手了嗎？」辛尼急不及待地問。

「沒有，是路人仗義代爲報警的。」警長說，「我的巡邏車剛在附近，接到報告之後，立即開到現場去，她已經奄奄一息！」

辛尼說道：「看她剛才抬進來時，滿面鮮血的，可能是傷了面部！」

警長說道：「正是射中面部，所以血肉模糊，面目全非！」

醫生與護士，很快就由屛風後面走出來。

辛尼和警長過去，問道：「她怎麼樣了？」

「我相信她在救傷車上已經氣絕身亡！」醫生說，「子彈中正頭部，又是一宗槍殺案。」

辛尼呆了半晌。

警長打電話向總部覆命。

數名男護士把那婦人的屍體移往屍體解剖室去。

呂偉良對辛尼說道：「你以爲是同一個人幹的嗎？」

「前後未到二小時，便發生兩宗同一類的案件，眞是不可思議。」辛尼走過去問一名正在登記的救傷車男護士：「這婦人在什麼地方中彈的？」

那男護士道：「是在荷花道的行人路上。」

剛才辛尼自管自說的，還沒有正式回

答呂偉良的問話。這時他才說道：「如果是同一個人幹的，倒還易於處理，假如是二個以上的人幹的，那才麻煩。」

「爲什麼？」呂偉良問。

辛尼說道：「這時代的人生活太過緊張，神經不正常，如果只是一個人幹的，只要我們集中力量把此人找到便可了結。問題却是：如果有二個以上，那就麻煩了。因爲可能還有第三個啊！」

呂偉良也覺得辛尼言之有理。他說道：「林泰是給獵槍所傷，今天這一男一女則是給來福槍射殺，看情形，這已經表示二個以上的人所幹了。」

辛尼輕輕嘆了一口氣：「這世界上的人眞的是越來越不了解。」

呂偉良問道：「警方要採取什麼步驟呢？」

「如果你是我們警方，你會怎樣做？」辛尼反問道。

呂偉良說道：「起碼也得加多一些巡邏車和段警在街道上巡邏。」

辛尼東張西望，看看沒有人注意他們，他才說道：「不怕對你說，這一陣子我們已經忙透了，刧殺案固然多，其他案件亦堆積如山，偏偏辭職不幹的同事又不斷增加，新人補充不來，任我們三頭六臂亦難以應付。」

呂偉良知道辛尼的說話不會假，而且是公開的秘密，他所以故作神秘，大概是怕給人聽進耳裏不大好，尤其是他是警方人員。

更多的警探湧到醫院裏來，調查這二件突如其來的命案。

那名婦人死者的身份，已經迅速被人查出，她就是住在出事現場的荷花道。她的丈夫金棠已接獲警方的通知，趕到醫院來。

金太太年約四十，是個家庭婦女，她丈夫金棠也說不出她何故被殺。

金棠是個經紀，在市中心區一些出入口行，大多數認識他，由於他不必在規定時間內上班，許多時也會返家走走。

今天他返家時，一名警員正根據坊衆的口供，找上門來。

警方另一組人員已奉命偵查另一名死者尤甲的背景，唯一可以獲得初步證明的，就是尤甲與金太太絕不認識，金棠與尤甲亦從未謀面。

儘管如此，金棠和尤甲家人的口供，並未被警方接納。於是，金棠立即被警方帶走了。

金棠喪妻已是心煩意亂，現在又被警探抓去，他忍不住問那探目：「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探目道：「我也不知道，我是奉命把你請回去的。」

呂偉良這時與辛尼仍留在醫院裏，他也忍不住問辛尼道：「你們怎麼會懷疑到金棠的身上去？」

辛尼說道：「下令拘捕金棠的是夏探長。我想，他可能推測到二件命案涉及桃色成份。」

「涉及桃色成份？」呂偉良呆了一呆，「他到底憑什麼這樣推測？」

辛尼道：「雖然各人的想法可能不同，但是，我相信探長的想法一定是這樣：金棠懷疑妻子與尤甲有染，買兇先後將二人殺死，以洩心頭大恨！」

呂偉良沉吟道：「如果眞的這樣，事情就簡單得多了。」

辛尼也說道：「是的，我也有點懷疑，重金聘用一名槍手殺奸夫淫婦是有可能的，但是，尤甲看來只有三十歲不到，頂多二十七八歲，但金太太已是徐娘半老，四十歲了。而且，樣子不美，身裁也不見得突出，尤甲如果與這女人有私情，那麼，愛情的確偉大啊！」

呂偉良道：「看金棠的傷心樣子，他似乎很愛他的妻子。」

「算他演戲吧，但一名經紀能賺多少？聘用職業兇手要花不少錢的，尤其是二人同時被殺，代價一定不會少。」辛尼說着，已走出了醫院大門口。

突然間，一陣救傷車的嗚嗚聲自那邊傳來，轉眼已到醫院門前。

救傷車上的人員打開車門，把一張抬架床拖了出來。

担架床上，躺了一名小童，看來最多十一二歲左右，胸前一攤血漬。二名救傷員匆匆將他抬進醫院的急救室裏去。

辛尼喃喃地說道：「難道又是一件冷槍殺人案麼？」

這時一輛巡邏車也在「嗚嗚」聲中停了下來，車上跳下一名警長和一名警員。

辛尼俟他們經過身旁時問道：「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警長。」

警長認得辛尼是探長的高級助手，答道：「這似乎是今天的第三件了，有人開冷槍，把一名無辜小童重傷，我們的人正在現場上搜查。」

辛尼沒有猜錯，又是一宗冷槍殺人的案件。

他問道：「這孩子在什麼地方被人射傷的？」

警長一邊匆匆忙忙走入醫院裏去，一邊說道：「他可能是剛剛放學經過街道上，因爲他還挽住書包呢，出事的地點在順風道。」

辛尼沒有再問下去，登上了他的自用汽車。

呂偉良也沒有問他到底到那兒去，只是與阿生登上他們自己的汽車，跟住辛尼的汽車走。

不久之後，辛尼的車子在順風道停了下來。

現場的街頭巷尾站滿了警察，警車橫七豎八的，停在街道上，如臨大敵。

呂偉良一眼認出夏維探長也在那兒獃着。他停車走將過去，辛尼也在向探長報到。

夏維未跟呂偉良招呼，就先跟辛尼談話。夏維問：「你剛由醫院來嗎？」

「是的。」辛尼說道：「那一男一女都因傷勢太重，不治斃命，看情形，剛送入去的小童也是凶多吉少了。」

夏維回頭對呂偉良說道：「你是唯一倖免於難的人。兩匪械刧銀行那天，冷槍本來是打算射殺你的。」

呂偉良問道：「有什麼綫索嗎？」

「正在搜索中，這是短短兩小時之內的第三宗冷槍殺人案。」夏維嘆氣說道：「那傢伙可能是個瘋子。」

呂偉良道：「當然不會是正常人的所爲。但是，聽說你下令拘捕女死者的丈夫，是什麼道理。」

「只是例行的問話，不算是拘捕。」夏維說道：「當初我以爲是桃色案件，但現在看來又不像了。」

呂偉良問道：「小童的身份，查到了嗎？」

「查到了，他的書包中有姓名住址，憑家庭手册中的住址，我們已找到他的父母，現在可能已趕往醫院途中。」夏維說。「不過，這件事與前兩宗顯然扯不上關係。」

呂偉良陷於苦苦沉思之中。殺人是須要有動機的，但是，這三宗冷槍殺人案的動機，又是什麼？難道這眞的是瘋子的所爲。

夏維探長指揮着現場上的搜查工作，路上車輛行人固然被搜查，附近天台和一些樓宇也難免被搜查。但是，搜了大半天，毫無結果。

呂偉良看看腕表，將近五點了。他回到自己的汽車裏去。

阿生道：「獨眼龍經已落網，會不會是他的手下志在報復？」

呂偉良答不出話來，因爲他不能否認，却又不能肯定這種可能性。

他獃在車子裏，向四處的樓宇張望着。可能冷槍殺手就躲在其中一幢樓宇之上，但警方很難逐個單位去仔細搜索。

街道上擠了不少看熱鬧的人，較早時他們可能已在現場上。但是，爲什麼沒有向警方說出當時小童被殺的情形？是警方與市民之間關係打不好嗎？是市民抱住「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態度嗎？還是那神秘人物，確有其驚人敏捷的身手嗎？

呂偉良在車子想了半晌，也想不出一個答案來。

阿生道：「我以爲，應該先查明三名死者的背景與關係，如果這三名被槍擊的人，都拉不上關係的話，這件事，就麻煩透了。」

呂偉良沉吟道：「是的，這件事的確麻煩。目前，已有跡象顯示出：三名被槍擊的人，都拉不上關係，正是風馬牛不相及。」

阿生說道：「師父，你不是說過，凡是一件事，越想越亂，必須從頭再想過的嗎？」

「是的，我給你提醒了！」呂偉良說道：「阿生，把車子開往第十三街吧！」

阿生立即開車離開順風道。

呂偉良沒有告訴阿生要到什麼地方去，但阿生却把車子停在七十七號門前。

第十三街七十七號就是霍大明的住處，他一家人就住在七十七號的三樓。

呂偉良沒有下車去，只在四處張望了一番。

阿生道：「爲什麼不上去看看？」

「上那兒去？」

「當然是霍大明的家中。」

呂偉良道：「我以爲他沒有什麼值得可疑。」

「起碼警方傳訊過他。」阿生說，「而且，第一宗冷槍傷人事件，我以爲多少亦與他有關。」

「好吧！那就上去看看。」

師徒二人下了車，登上七十七號三樓，開門的正是霍太太。

霍氏夫婦在「飛鏢俱樂部」都認識呂偉良，彼此都是老會員。

呂偉良進入霍宅之後，霍大明正在家中，他招呼師徒二人坐下，霍太太親自奉上香茗。

霍大明道：「我以爲是警探，想不到是你。」

「我是來道歉的。」呂偉良說，「因爲在警探部裏，我不能担保你。」

「別客氣，我了解你的處境。」霍大明嘆氣道：「事實上也難怪你懷疑我，獵槍的確發射過了，傷者中槍的角度，也極之符合。」

呂偉良道：「我今天到醫院去看過傷者林泰，他沒有什麼大碍。我以爲你既不認識林泰，自無可能蓄意謀殺。」

霍大明道：「是的，如果我抹槍失火，我自會報警，因爲那是無心之失，法律一定會原諒我。」

「對了，你是個聰明人，我相信你會十分冷靜。」呂偉良說道：「問題是：在什麼地方把獵槍收藏好，以及什麼時候你把子彈檢點過？」

在霍大明考慮答覆呂偉良的問題時，阿生留意到走廊那邊有個人影在移動，那是霍大明的兒子。

呂偉良又問道：「可否帶我去看看你的書房？」

霍大明在猶疑，他的妻子神色也非常不安。

呂偉良知道，一個家庭之內，如果有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發生，這是難免的現象。

霍大明終於站了起來，有點不大願意的，帶住呂偉良和阿生進入書房去。

書房不大，約莫十呎乘九呎左右，是霍大明在家中的辦公地方。

一個木柜之內，有個架子是要來放槍的。

呂偉良看見架子之上空空如也，大概獵槍已被警方檢去了。

阿生走近窗前，俯視街中，正好對正第十三街。窗子用百葉簾，如果有人在這裏把簾子落下，然後開一槍，立即躲起來的話，街上的人是難以發覺的。

阿生試把百葉簾落下，霍大明走過來，說道：「警方人員，早已在這裏研究過了。事實上，事發時我們一家人都在客廳中。」

呂偉良忍不住向他問道：「你的女工人呢？」

「她在厨房，事發時亦在厨房，現在也在厨房。」霍大明道：「不妨對你說，這一家只有我一個人懂得開槍。」

呂偉良道：「懂不懂開槍不是問題焦點，正因爲不懂開槍才會出了事，如果懂開槍的人，除非另有目的，否則不會做出這件事來。」

阿生把百葉窗簾重新拉起，書房內又光亮起來了。

阿生說道：「師父，我以爲你應該把今天發生的事，對霍先生說出來。」

霍大明問道：「什麼事？」

呂偉良道：「由二時半至現在，前後不足三小時，大街小巷前後發生三宗冷槍殺人事件。」

霍氏夫婦四目交投，呆了一陣。

書房門口又有人影移動，阿生忍不住衝出去，那人被他嚇了一跳，而且在退倒中失了重心，跌倒地上。

呂偉良不知道他是自己摔倒的，怪阿生魯莽，忙過來把他扶起來。

這個人，就是霍大明的殘廢兒子霍友光。

阿生也帮着把他扶起，同時埋怨道：「你怎麼在這裏鬼鬼祟祟的？」

霍友光似乎是患上了小兒痳痺症，雙足殘廢，所以，要用兩根枴杖支持着身體了。

阿生的說話還未完，呂偉良就怪責地說道：「你不該這樣質問他，這是他的家啊！」

但是，阿生的視綫突然集中在霍友光的手上。他忍不住又問道：「你的手什麼時候灼傷的？」

霍友光面色大變。呂偉良這時仍然摻扶着他未放手，也感覺得到他在微微的發抖。

霍太太急得流下了眼淚！

霍大明的面色也怪難着的，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額角上在冒汗。

呂偉良看見這班人的神情，心裏立即明白過來。他叫阿生放開霍友光的手，然後說道：「我也是個殘廢的人，唯一不同的，是你可能比我更不方便。但是，相反，你却有一個好父親！」

霍友光淚盈滿眶，哽咽着說道：「呂先生，我一向仰慕你……」

「告訴我，事情是怎樣的？」呂偉良又說道：「我不是警察，如果值得同情的，我會設法助你。」

霍友光道：「是我不好，我偷了父親的獵槍，開了一响！」

霍大明走過來說道：「我不想他再受苦，他已經苦够了。」

「我了解你們的心情。」呂偉良說，「但是，爲什麼要射擊林泰？」

霍友光道：「我也不知道，當時我很糊塗！」

霍大明含淚說道：「孩子，爲什麼你不說你只是一時瞄不準目標？」

霍友光痛苦地說道：「我事實上是存心要射中那個過路人的！」

呂偉良吃驚地問道：「你爲什麼要存心那樣做？」

「我不知道。」霍友光道：「但是，我不想欺騙你，我是瞄準了他的。」

霍大明含淚搖頭嘆息道：「他神經可能有點失常，事實上他不可能這樣存心殺人的。你想想，如果我這樣子把他交到警方手中，後果會怎麼樣？」

呂偉良道：「如果令郎眞的神經不正常，可能獲得諒解。」

「但事實上，他十分正——頭腦正常，只是雙足殘廢。」霍大明說。

呂偉良道：「你們都出去，讓我跟他談談好嗎？」

霍氏夫婦與阿生退出書房，呂偉良和霍友光進了書房之內。

呂偉良向他問道：「你前後開了幾槍了？」

霍友光道：「只有一槍，而且，我記得只瞄準他的大腿部份。」

呂偉良又問道：「是他的左腿還是右腿呢？」

「左腿。」

呂偉良暗暗吃驚，林泰確是傷在左腿的。

他又把霍友光叫到窗前來，問道：「當時的情形如何，請告訴我。」

霍友光道：「我當時站在這裏，倚住窗緣，落下了百葉簾，我在腦海中命令自己，試行射擊一個獨行的行路人，結果，我眞的射中了他。」

呂偉良感到可疑，說道：「你做一次給我看看好嗎？我替你拿着枴杖。」

霍友光倚在窗前，並未放開二支枴杖，他說道：「請借你的枴杖一用。」

他站穩了身體，利用呂偉良的鐵枴杖，當作獵槍，表演出當時發射子彈的情形來。

從他的姿勢看，他確是懂得如何開槍，如何瞄準的。但是，爲什麼霍大明要否認？

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呂偉良自然了解霍氏夫婦的心情。他們只有一個兒子，如果把霍友光置於獄中，的確是十分可憐的事。

但是，如果他神經不正常的話，留在家中豈不是十分危險？

呂偉良又試探地問道：「你爲什麼要瞄準那路人？」

「我不知道。」霍友光道。

呂偉良道：「你再想想，一定有原因的。」

「我可能是貪玩，但事後我十分後悔，而且害怕。父親決定替我隱瞞。」

「他教你開槍的？」

「不！父親一向禁止我玩槍！甚至不喜歡我到這書房裏來。」

「那你爲什麼要來？」

「我也不能解釋。」霍友光道：「總之，當然我非常模糊，出事之後才清醒一點，但那時已經太遲了。我很害怕！」

呂偉良指指他手部的傷痕道：「警探沒有發現這個嗎？」

「沒有。」霍友光道。

「你在此之前，從未開過槍？」

「從未開過。」

呂偉良眞的給他難倒了。現在他不是十分正常嗎？爲什麼當時他會失去了理智？也許正是像他剛才所說的一樣，只是「貪玩」吧？

呂偉良想了好一會兒，然後把他請到客廳，再把他父親叫了入來。

霍大明問道：「你決定把他送交警方麼？」

呂偉良說道：「不！一切要看你的決定。」

「我十分抱歉，最初不敢對你直說眞相。」

「但我十分了解你的心情。現在一切已成過去，請確實回答我幾個問題，在未回答我之前，請確實考慮一下，事情一錯

不能再錯，否則後果我不負責。同時請你相信我，直至現在爲止，我仍在想辦法去幫你。」

霍大明道：「好吧！你問好了，我一定會切切實實地答你。」

「令郎是否有精神病？」

「沒有，絕對沒有。」

「夢遊病呢？」

「也沒有。」

呂偉良沉思片刻，又問道：「當時他在幹什麼？」

「我兩夫婦以及女兒在客廳看電視節目，女工人在廚房洗碗碟，他本來是在自己房間看書的，不知什麼時候溜到我書房去了。」

呂偉良道：「平時他有到你的書房去的習慣嗎？」

霍大明搖搖頭道：「沒有。他兩兄妹自小受到我的告誡，不可亂動我的東西，尤其是書房，裏面有槍，也有數簿。他們小時我担心他們百厭，會搗亂我的賬目，更怕他們玩槍危險，所以自小教育他們，不准隨便進入我書房去。直至那天突然响了一槍，我進去時已太遲了。」

「你是聽到了槍聲才進去的？」

霍大明點點頭，說道：「是的，我進去時見他呆若木鷄，忙奪回他手中的獵槍，已發射了一响，我由百葉窗簾的罅縫中俯視街道上，但見人頭湧湧，在斜對面的行人道上，圍作一團，我便感到不妙。我妻子更急得哭了。爲了避免這呆子在獄中受苦，我唯有說謊。想不到，到頭來，還是……。」

呂偉良道：「當時你應該立即打電話報警。」

「但是，我不知道那人只是傷了，以爲他死了。我兒子雖然殘廢，但神經正常，我担心法律不容，會判他死刑，那時我良心上更難過。」

「事後你應該對我坦白。」

「是的，事後我要見你，就是想把眞相對你說。但是，警方在找不到你時，曾說你也幾乎給人用冷槍殺害。於是我覺得這是機會，既然有人向你施放冷槍，希望警方把所有的事情想在一起，所以我又改變了主意，否認到底。」

呂偉良道：「你錯了。雖然有人企圖用冷槍暗殺我，但來福槍與獵槍的彈頭是不同的。」

「嗯！我當時並未想到這一點，但求我兒無罪。」霍大明又說道：「他自小患痲痺症，我良心上，一直難過，覺得對他不起。」

「你應該帶他看醫生。」呂偉良說，「我懷疑他神經不大正常。」

「絕對不會不正常。」

「你怎麼知道？」

「他一直也有看醫生。」霍大明道：「我每月最少也有一兩次帶他到白醫生那兒去檢查。不怕坦白對你說，我把他當作寶貝一樣。你也知道，我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

呂偉良道：「如果你說他正常，我始終有懷疑。因爲他絕不認識林泰，何故要傷害他呢？」

「也許是貪玩。他可能給我兩夫婦寵壞了。」

呂偉良道：「但是，不知道是否由於我們同是殘廢人而有了一些偏見，我覺得他絕對不似個被父母寵壞了的孩子。」

「值得懷疑的還有：他從未開過槍，怎麼會槍法如神呢？」

「這也不奇怪！雖然沒有正式學過，電視時時也有些鏡頭是開槍的，例如一些西部片。」

「他從來很少看電視。」

呂偉良道：「儘管少看，要學也不難。你沒有看見麼？他正是因爲一知半解，所以灼傷了他的手。」

「那是我的獵槍有些壞，槍腔有火花冒出，所以灼傷了他的手。」

呂偉良道：「現在我們要了解他當時的心境，爲什麼他要偷入來？爲什麼他要開槍傷人？」

霍大明道：「他不但槍法奇準，開鎖技術也可以追得及你。」

「這是什麼意思？」

「當時書房門固然鎖上，槍柜的柜門也是鎖上了的。」

呂偉良怔了一怔，說道：「他全都開了？」

「是的，而且，不用鎖匙，只用一個女人用的鋼夾就可以開了。」

「嗯……」呂偉良又呆了一陣。是的，要學這門技術，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到底霍友光從那兒學來的呢？

呂偉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他很喜歡看書，你剛才似乎說過了。」

「是的。」

「他喜歡看些什麼書？」

「小說雜誌，都十分正派的。」霍大明道：「我一直很注意他的生活，大概是由於良心問題，他小時我正年青，我很大意，可能是由於照顧不到，才把他弄成這副樣子。」

「會不會是從書本上學到的？」

霍大明道：「我想不可能吧？寫小說的人，如果有責任心的，都不會教壞人，即使是爲了趣味性問題，誇張了犯罪這方面，但決不會眞的把開鎖技術，教給讀者的。」

呂偉良道：「你的案子，什麼時候開審？」

「警方要求還押，我則獲得保釋出來候審。看來警方可能證據不足。」

「未必，獵槍發射過了，這已經是足够的證據。」

霍大明說道：「但是，前幾天我的確去過郊外狩獵，只是子彈報銷方面，有出入。」

「無論如何，獵槍發射的時間有問題。」呂偉良想了想，又說道：「警方要求還押，可能是企圖搜集更多方面的證據吧了。」

霍大明吃驚地說道：「難道他們企圖把今天的三宗槍殺案也加在我身上？」

「大概是這意思了。」

「那眞是寃枉，我今天從未出過門口半步。」

「令郎呢？」

霍大明道：「他更很少落街。今天一

直留在家中，一步未曾離開過。」

呂偉良想了想，要求到霍友光的臥室去參觀一下。霍大明沒有反對。

他陪住呂偉良進入他兒子的臥室，這房間很大，足有十二呎乘十二呎左右。

一張輪椅，一張睡床，一張寫字枱，一張椅子，一個衣柜，一個書架，以及一張床頭几子，這就是霍友光臥室中的設備了。

呂偉良發現霍友光看的小說的確十分正派，無論是文藝言情的，還是武俠奇情小說，都是名家作品，有些阿生也買回來看。

至於書報雜誌，更是撒滿了房間每一角落，也是十分正派的，既不黃色，也不神怪。

霍友光的臥室就在書房左鄰，方向與書房一樣，由窗口可以俯視第十三街。

呂偉良在窗前徘徊時，無意間抬頭一看，忽然看見對面天台上有人影一幌，呂偉良立即閃過一旁。當他再探首仰望時，那人已不見了。

憑那一刹那間的印象，那人可能是個男子。

對面也是一列四層高的舊樓，天台也就是等於五樓那麼高了。

他們由三樓窗口仰望到對面天台，相距不遠，呂偉良自信不會眼花看錯。剛才那男子在鬼鬼祟祟的，俯視這房中的情形，呂偉良的視綫甚至一度與他接觸，其實當時那男子已經迴避！

呂偉良佯作若無其事，步出霍友光的臥室，與阿生雙雙告辭。

但是，霍氏夫婦却含淚挽留他們。

呂偉良知道他的用心，說道：「放心吧！我不會令你難堪的！」

即使如此，霍大明還是說道：「你如果報警，我兒子可能要入獄！」

呂偉良道：「我起碼會再見你一次，才決定怎麼樣做。」

師徒二人離去了。

在下樓梯的時候，呂偉良把剛才所見對阿生說了出來。

阿生明白他的意思，於是落到街上之後，與呂偉良迅速搶登對面天台！

一個人影仍在天台上閃動。師徒二人細看清楚，那確是一個男人。

呂偉良拄杖過去，那人不走不避，仍然獃在那裏。令到呂偉良確定他是個問題人物的，就是他胸前的一副望遠鏡。

呂偉良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男子不屑地瞥了他一眼道：「我是什麼人關你什麼事？」

「你在偷窺別人，這是犯法的。」呂偉良說。

「誰偷窺別人的秘密？你簡直胡說八道。」那男子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但這却不能嚇倒呂偉良，他說道：「剛才我在七十七號三樓那邊見到你，你在這裏鬼鬼祟祟的，到底幹什麼？」

「我管我的，你管你的，你怎麼可以管到老子的頭上來？」

呂偉良道：「我偏要知道你這老子是什麼人，請你走吧！」

「走？」那男子呆了一呆，「走到那裏？」

「去見警察。」

「你簡直是見鬼，爲什麼我要去見警察？」

呂偉良道：「那麼，你自己說出你的企圖好了。」

「他媽的！你再不走我就揍你！」那男子突然扳起了面孔！

呂偉良看他這麼囂張，忍不住也說：「好吧，我就等着你動手！」

那男子果然不客氣，一個箭步衝前，拳脚交加，無奈呂偉良身形飄忽，動作疾如閃電，他不但討不到便宜，反而給鐵杖撩倒！

阿生冷眼旁觀，還未動手，梯間突然撲出另外一個人，阿生立即戒備，但那人已經拔出手槍來，喝令衆人舉高雙手！

呂偉良呆了一呆，被鐵杖撩倒的男子這時也氣喘喘地從地上爬起來！

持槍的男子問：「你們是誰？」

呂偉良道：「這傢伙用望遠鏡偷窺別人的秘密，他還要動手打人。」

那從地上爬起的男子拍拍身上的塵埃，氣憤憤地說道：「立刻拘捕這兩個人，他妨碍我辦公事。」

呂偉良和阿生都怔了一怔，道：「辦公事？」

「你有沒有向他表示身份？」持槍的問那帶着望遠鏡的。

那帶着望遠鏡的竟然無從作答。

呂偉良似乎明白過來了，面對着的可能是警探。於是他說道：「爲什麼我要你去見警察，你偏不肯？」

那傢伙脹紅了臉說道：「他媽的！我本來就是警探，爲什麼要我見警察？」

持槍的是一位探目，他說道：「你不對，爲什麼不向人家表白身份？」

阿生也說道：「是的，我們以爲他是歹徒啊！」

「兩位，對不起！」探目十分有禮貌，一邊把配槍插回腰間，一邊又說道：「我們是警探，正在執行任務，並非偷窺別人的秘密。」

說着，他又把證件掏了出來！

呂偉良和阿生瞥了一眼，立刻認得這是眞的警探證件，當然是相信他們的身份了。

呂偉良道：「如果你早些出聲或出示證件，我們就可以省去一場誤會。不過，假如二位知道我是誰，相信也不會怪我多事。」

探目似乎給呂偉良提醒了，自頂至踵的打量了他一遍，想了想，恍然大悟地說道：「我眞是有眼不認泰山，原來是我們上司的好朋友——呂大俠！」

那名冒失的探員，吃了一驚，喃喃地說道：「什麼？他……他就是呂……呂偉良？」

阿生說道：「絕非冒牌貨，我師父正是鐵枴俠盜呂偉良。」

那探員知道闖了禍，他不怕什麼鐵枴俠盜，只是怕開罪了探長的好友。於是聲聲求饒。

呂偉良有點啼笑皆非，想想剛才對方的囂張，這探員的確應該受到敎訓才對。但呂偉良並非得勢不饒人那一類人，他只是一笑了之。

回頭他問探目：「你們奉命監視霍大明麼？」

探目說道：「是的，他保釋出來，我們仍防他會逃出本市，所以，奉命監視着他。」

呂偉良覺得警方做事的確細心。但剛才他們師徒二人在霍宅說的做的，可不知道那探員是否一目了然，因此呂偉良問那探員道：「你在這裏用望遠鏡監視，有看見一些什麼嗎？」

探員搖搖頭，道：「他們一家人似乎很焦慮，除了兩位與一些親友到來探訪之外，沒有什麼異狀！」

呂偉良聽到他這樣說，似乎放心了許多。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又感到矛盾，他並非存心維護霍友光，只是同情他是個殘廢者。

探員這時又對他的同僚說道：「我們可以撤退了，我剛想上來通知你，想不到會發生這件事。」

探目怔了一怔道：「撤退？不再監視他們麼？」

探目說道：「我不知道，這是總部的命令。」

話猶未完，一陣警車聲自遠處响起，越來越接近第十三街！

呂偉良俯視街上，一輛警察巡邏車首先開到了現場，就停在樓下的街道上。再望向七十七號三樓，霍家一家人正張惶失措地倚窗下望！

呂偉良忍不住問那探目：「到底這裏又發生了什麼事？」

探目一本正經地說道：「我不方便說得太多，等會兒你會明白的。」

話未說完，一陣急促步聲自梯間傳來，二名手持手提輕機關槍的武裝警員已衝了上來！

呂偉良和阿生不由得大吃一驚。

但是，他們很快就明白到，對方並非爲了對付他們而來！

二名手持輕機槍的警員伏在天台的欄杆處，瞄準了對面三樓！

呂偉良逐漸明白了，警方要採取行動對付霍氏父子。但是，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呂偉良忍不住又問那位探目道：「是不是要捉犯人？」

探目點頭道：「是的，不妨對你說，現在要捉的是個危險人物！」

「危險人物？」呂偉良道：「你是說，霍大明一家人麼？」

探目道：「是的，我們在他府上裝了竊聽儀器，希望你有機會見到探長時，不要說是我對你洩露的就好了……」

呂偉良也不等他說下去，已衝到欄杆邊緣。這時他看見霍氏父子正在談話，只是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霍太太急得哭了起來！

呂偉良知道這一場誤會，很難解釋，對方一定以爲他向警方出賣了他們父子二人。

呂偉良匆匆與阿生離開天台，跑到街上去。這時候大批警員已開到了現場，一名高級警官正在指揮一隊隊的警員展開戒備。

數名穿上了避彈衣的警探，剛自一輛私家車上跳了下來！

呂偉良想走過去跟他們招呼，但給一名在現場上戒備的武裝警員制止！

呂偉良僵呆在一旁，喃喃自語般對阿生說道：「我們應該怎樣做？」

阿生道：「看他們這麼緊張，如臨大敵的，一定是以爲霍家裏還有軍火收藏，他們担心霍氏父子會反抗。」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人在背後叫了呂偉良一聲道：「呂先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和阿生回頭一看，是一名少女，她正是霍大明的女兒霍玉貞。

呂偉良記得有一次在「飛鏢俱樂部」裏，曾經見過這少女，當時是假期，霍大明帶着她到俱樂部裏去玩，曾經介紹她給呂偉良和阿生認識。

呂偉良跟霍玉貞招呼過之後，問道：「你剛自外面回來嗎？」

「是的，爲什麼會來了這許多警察？」霍玉貞問。

呂偉良道：「在我未告訴你之前，希望你冷靜點，能先答覆我幾個問題，這是十分重要的。」

霍玉貞年約十八九，長得亭亭玉立，她睜着那雙大眼睛，問道：「到底是什麼事？」

呂偉良道：「你大哥是否有點神經不正常？」

霍玉貞束着眉梢，她顯然發覺事情可能與她大哥有關。

她說道：「我大哥只是殘廢，但神經絕對正常。爲什麼你會這樣問？」

「我這樣問，當然有原因的，你大哥已被警方查出，是他開槍傷人的。」呂偉良又問道：「他手上，還有其他槍械或武器？」

「沒有……」

霍玉貞話猶未完，突然傳來了一聲槍响！

「砰」然一聲，登時嚇得街道上的警員紛紛伏下，行人急忙奔避！

已經登上了樓梯的一小組探員，亦急急後退！

呂偉良大吃一驚！看來這一槍並非警方人員所發射的。警探既然自梯間撤退，極有可能是霍宅內的人開槍射擊！

然則，霍氏父子果然有另外一些槍械收藏着！

天台上有人用擴音筒朗聲向霍氏父子勸降，附近的住戶紛紛走避，以免殃及池魚！

呂偉良對霍玉貞說道：「如果你大哥神經正常的話，到了這地步就應該束手就擒，不該反抗！」

霍玉貞嘆了一口氣，感慨地說道：「我也知道這些事是難免會發生的，父親寵壞了大哥，他不該替他受罪，如果早讓我們向警方坦白，今天的事，就不會發生的了。」

呂偉良把今天到過她家中的事說了出來，然後又對她說道：「讓我們一齊上去勸勸他！」

阿生道：「師父，不要冒險！我看霍友光可能兇性大發！」

霍玉貞也說道：「是的，如果他私自

收藏有一支槍，的確十分危險，倒不如先讓我打個電話回家！」

霍玉貞到鄰近店舖借用電話，更多的警員乘車趕到現場，看熱鬧的人也越來越多。

霍玉貞撥返家中的電話搭通了，接電話的是她母親霍太太。

霍太太顯得十分驚慌，連聲音也有點發抖。當她認得霍玉貞的聲音之後，說道：「你在什麼地方？玉貞，你不要回來，家裏出了事啊！」

霍玉貞在電話裏說道：「我就在對面一家店舖裏，借用電話。到底大哥怎麼樣啦？」

霍太太道：「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有一支手槍，你父親正在勸他！唉，他眞的瘋了！」

呂偉良站在旁邊，電話很清脆，他可以聽到霍太太在聽筒中傳出的聲音。他示意霍玉貞把她大哥霍友光叫來，讓他在電話中勸服他！

霍太太果然把霍友光叫來了。

呂偉良接過聽筒，對他說道：「我是呂偉良，請你聽我說吧！爲了你的前途和你的家人，快把手槍交給你父親。」

霍友光含恨地說道：「原來是你！哼，你居然出賣了我……」

呂偉良道：「我明白你的想法，但我會證明不是我出賣你的。告訴我，誰給你那支手槍？」

「是我自製的！」霍友光說，「如果我這時能見到你，一定會給你一點顏色看看！」

呂偉良道：「友光，請你聽我說，我維護你只是一個時期，到頭來總得向警方交代清楚的，如果你再不放下你手上的手槍，你將會自毀一生。」

霍友光道：「我是個殘廢者，留在這世界上又有什麼意義？」

呂偉良道：「我又何嘗不是個殘廢者？但我明白到做人的道理。人生在世上，如果對社會毫無貢獻，即使四肢齊全，又有什麼意義？相反，即使殘廢，但所作所爲並無愧於心，倘若能做些對社會有益的事固然好，就是不能，我們也不要破壞社會秩序。」

霍友光道：「別對我說教了，我不會聽你的！」

說完他立即收綫，呂偉良也無可奈何，把聽筒放回原處。

呂偉良與霍玉貞步出店門，立即遭二名便衣警探截住。

其中一名向霍玉貞出示證件，然後說道：「霍小姐，請跟我走！」

霍玉貞怔了一怔，望望呂偉良，顯然是問他怎麼辦才好。

呂偉良說道：「讓我陪着你一道兒去吧！」

二名警探把霍玉貞帶到路旁的一輛車內，原來夏維探長不知什麼時候已到了這裏。

呂偉良道：「這回是我不够眼光，如果你要拘捕我，我也無話可說！」

夏維笑道：「我不但不會拘捕你，剛才我聽過竊聽儀器錄下的聲帶之後，還要感激你才對，因爲如果不是你這樣引發他們父子，這宗冷槍傷人案，就永遠是個啞謎！」

呂偉良道：「既然我還有點兒功勞，可否讓我和霍小姐上去一次？」

「怎麼？你企圖勸服那瘋子嗎？」夏維又說道：「別妄想了，剛才我聽過你們說電話的情形，因爲竊聽儀器就安裝在他家中的電話機底下，所以，你們決不能冒險！」

呂偉良道：「那麼，你找霍小姐來幹什麼？」

夏維道：「我要她再打電話上去，這是最後的機會，希望做父母的，能够制止他放槍，否則，我們的行動，立即就要開始了！」

霍玉貞大爲吃驚！她不知道警方要採取什麼行動。

她忐忑不安地說道：「你們決不能開槍，即使我大哥突然之間神經錯亂，但我父母和女工都沒有罪。」

呂偉良安慰她說：「放心吧！警方不會胡亂開槍的，你先去打個電話，叫你父親想想辦法，否則，他的罪名就是協助犯罪。」

霍玉貞由一名警探陪伴着，跑去打電話了。

夏維這時對呂偉良說道：「這一次的發現非常重要，霍友光不但牽涉數宗冷槍傷人案件，甚至銀行刦案中的手槍來源也獲得答案。」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是：他會製造假槍？」

「不能算是假槍，假槍殺不死人，但張河與劉志二人用作打刦銀行的玩具槍，經過改造之後，竟然可以發射眞子彈，力足殺人。」

「你是說：懷疑霍友光是出售玩具槍的人麼？」

「是的，極有可能。」

呂偉良呆了一陣。

不久，霍玉貞在那名探員的陪同下，回來了。她的面色非常蒼白，臉頰滿是淚水的。

夏維問她：「怎麼樣了？」

霍玉貞哽咽道：「父親也沒有他辦法，他手上據說有兩支短槍！」

夏維等人爲之愕然！

呂偉良也後悔當初不該太過同情他，以至弄成目前的僵局！

夏維下了車，一名高級警官跑過來對他說道：「探長，鄰居的撤退工作，完成了！」

夏維看看腕表，對那警官說道：「大家準備好了嗎？」

警官道：「都準備好了。」

「那麼，開始吧！」夏維最後說道。

警官由一處梯間登上天台，吩咐伏在天台欄杆後的槍手發射催淚彈！

一批警員負責驅散羣衆，一批探員則穿上了避彈衣，戴上了面罩，登上七十七號二三樓之間的梯間，伺機而動！

催淚彈大量由窗口射進屋內去，霍友光顯然棋差一着，想不到警方會這樣，一時手忙脚亂，爲之嗆咳不已！

埋伏在梯間的探員紛紛破門而入，霍友光被催淚瓦斯困擾，無力再反抗，就此



警員向霍友光居住房間的窗口發射催淚彈。

束手被擒！

呂偉良就有這樣的感覺：警方如果要下決心去做一件事，實在易如反掌的事。問題是肯不肯下決心而已。

即如掃毒反黑，禁賭禁娼一樣，以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只要那些大人先生們開金口，只要上下一心，必可斬草除根。

第十三街一時之間變成戰場，但眨眼間又平靜下來。

警方的包圍網逐漸縮細，對七十七號三樓進行澈底的搜查。

呂偉良和霍玉貞獲得特別准許，可以會晤已成階下囚的霍友光。

霍友光含恨地道：「我以爲你在江湖上很有義氣，想不到你竟然一點信用也沒有。」

呂偉良還未開口說話，霍玉貞已經對他解釋道：「這件事與呂先生無關，是警方悄悄在我們的電話機底下放了一具竊聽器。」

霍友光呆了一呆，半信半疑地說道：「警方在什麼時候，把竊聽儀器放進來的呢？」

霍玉貞若有所思地說道：「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們的電話壞了，一定是警探僞裝成電話公司派來的修理員，乘機將竊聽器安裝好。」

呂偉良對霍友光說道：「現在你埋怨誰也沒有用了，但是我不妨告訴你，如果你想挽救你自己，而又不想令家人傷心的話，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回答我幾個問題。」

霍玉貞也說道：「是的，大哥，事到如今，相信亦只有呂俠士可以救救我們，你應該對他坦白一些。」

霍友光淘氣地說：「我沒有什麼值得坦白的，要說的我早已說過了。」

呂偉良道：「但是，你沒有告訴我，你的手槍是從那兒來的。」

霍友光道：「如果我說是我自製的，你會相信嗎？」

「我當然相信，你有這份聰明。」呂偉良故意讚揚他，「但是，你怎樣去製造？你能夠說明白點，才更加能夠令我信服的。」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證據可以證明是我自己製造的。」

「什麼證據？」

「要我說出來，必須有條件。」霍友光頓了頓又說道：「可惜你不能代表警方說話，還是把探長找來吧！」

「好吧！既然你不信任我，我可以替你把探長找來。」呂偉良又說：「不過，我確是存心要助你一臂之力的。我的意思就是：有些事即使你不想讓警方知道，亦不妨坦白對我說。」

霍友光想說下去，這時却有一名警探走出客廳來，把他帶入他的臥室中去。

原來，是警探已在臥室中發現了一個暗格，裏面收藏了好一些工具，大部份是五金製造的，一名軍火專家，正在仔細檢驗。

霍大明趁這時候對呂偉良說道：「呂俠士，目前只有你可以救救我一家人。請相信我，我孩子沒有製造軍火的本領，他連讀書的機會也沒有。由於他殘廢時，時時在學校給同學嘲笑，所以，只讀了一年中學，便一直沒有上學去。」

霍太也淚滿衣襟，她哽咽道：「他一定是着了人家的魔道，這孩子一向沉默寡言，怎麼會無端端學起製造軍火的技藝來呢？眞的是活見鬼！」

阿生這時由房間裏出來，聽見霍太太這麼說，他也忍不住道：「如果各位現在就到霍友光的臥室去參觀一下，開開眼界，就會毫無懷疑，絕對相信霍君有製造手槍的技能。」

不但霍氏夫婦感到驚奇，連呂偉良聽了阿生的說話之後，亦大感驚奇！

各人想進入霍友光的臥室，但被二名警員攔住，只可站在門外觀看！

霍氏夫婦呆了半晌，他們顯然大感意外，不禁朗聲問了進去：「友光，你什麼時候把這許多工具弄返家中來的？」

霍友光氣定神閒地說：「好幾個月了，我是逐樣逐樣帶返家來的，每在午夜時份，我就試行製造改良式的手槍！」

夏維說道：「所謂改良式的手槍，就是利用一些鐵製的玩具手槍，加以改裝，是不？」

霍友光點點頭。

夏維又問：「那麼，子彈呢？」

霍友光指指搜出的一具鋼模，道：「這是自製子彈的工具。」

軍火專家向夏維點點頭，表示同意他的口供。

但是，軍火專家又說道：「我看，他可能還有同黨，這是專門技能，並非他這年紀可以做得到的。除非他受過特別的訓練。」

霍大明在門外聽了，叫了進來：「不！不關他的事，他從來沒有受過這種訓練啊！」

夏維對軍火專家道：「你剛才的意見是：可能有人設計，而由他動手去做，是不？」

軍火專家道：「有此可能，這是高級專門技能，如果不是受過特別訓練，便是在兵工廠裏做過技師。」

夏維探長和所有在場的人都明白，軍火專家大概是暗示霍大明可能是幕後的主腦人。

霍大明也眞的想衝入去認罪，但是，呂偉良一手捉住他，聲低說道：「你這樣做亦未必會得到探長的相信，不如你坦白告訴我，令郞平時與一些什麼人來往，也許還有用一些。」

霍大明嘆氣道：「他自卑感很重，根本不會與任何人相處。但是，平時即使他買書，看醫生等等，我或我妻子，亦會抽空陪住他。」

霍太太道：「是的，我們怕他出意外，幾乎一步也跟在左右。他怎麼有這許多工具？眞叫人難明。」

夏維走過來對霍大明道：「霍先生，到了現在這地步，相信你也該對我坦白一番了！」

霍友光道：「不要迫我父親，一切事情與他無關。他已經做了一次代罪羔羊，現在你們只可以將我帶走。」

霍太太淚流滿頰地說道：「孩子，我相信你是無辜的，你不可能懂得這門製造軍火的技術，到底你受了誰的利用，趁這機會你還是快些對警方說個明白吧，只要抓住了幕後人，你的罪名就可能減輕許多，甚至還會獲得各方面的同情！」

霍大明也說道：「是的，孩子，你快說實話，到底誰替你出這主意？」

霍友光道：「沒人替我出主意，是我自己。」

呂偉良道：「我不妨提醒你，將來在法庭上，你的罪名可能是私藏軍火，惡意傷害他人身體，甚至會被控謀殺。這些都是極有可能被判重刑的。」

夏維探長補充說道：「還有拒捕，阻差辦公，以及槍擊警方人員等等，都是大罪名。」

霍友光冷笑道：「我已經講出眞話了，你們到底想怎麼樣？是不是一定要我說謊？」

夏維沒有辦法，叫人替他加上手鐐，但霍友光是殘廢的，他須要用雙枴杖同時走路，所以，當呂偉良代他求情之後，探長同意他自己走路，登上警車，但叫他的助手小心，切勿讓他逃去。

呂偉良對夏維說道：「製造軍火的技術，可以從書本上獲得，他喜歡看書，說不定書本是他的老師呢！」

夏維探長說道：「但我們剛才分別翻過每一本藏書，沒有一本，是教人製造軍火的。」

軍火專家道：「書本只是理論，即使看書，亦不會輕易學會的，這裏有已經製成的子彈，證明效能十分的良好。」

「還有一支長槍，正在製造過程中。」夏維探長補充說，「從種種跡象看來，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都有可能與他有關，可惜，他一句話也不肯說。」

呂偉良靈機一觸，一手把夏維拉過一旁，說道：「我一向不反對你們用私刑對待歹徒，但這一次我提醒你，千萬別虐待他！」

夏維道：「你放心好了，我很少用上那一套的。我還以爲你有什麼好辦法貢獻給我呢！」

呂偉良道：「好辦法我當然有，問題是你肯不肯接受！」

「什麼好辦法？說出來聽聽。」

呂偉良道：「這件事，必有幕後人，這幾乎可以肯定。要找出幕後主使者，只有放了他！」

夏維睜大了眼睛：「放了他？你瘋了，這樣我如何交代？」

呂偉良道：「你不必眞的放他，我知道近來法庭很忙，法官大人心情也好，殺人放火也只是判警誡了事。所以，當過堂時，只要你們警方不反對，他父親必聘律師將他保釋出來！」

「保釋出來又怎麼樣？」

「那時幕後人可能會與他連絡。」

「不！數天以來，我們一直竊聽這裏的電話及宅內情形，不可能有其他人介入這件事，有的也只是他父親而已。」

呂偉良看見無法說服夏維，只有任得他怎樣做。

霍太太伏在沙發上哭得死去活來，呂偉良過去對她說：「到了這個時候，你哭

也無濟於事，如果你仍然相信我，你就詳詳細細的，把你兒子每天的生活程序對我說一次。」

霍太太仰首含淚，盯着呂偉良道：「其實我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你們了，而且每一句都是眞的。」

「但是，我有耐性再聽你說一次，說吧！」呂偉良在她的身邊坐了下來！

霍太太定一定神，用手巾抹乾了眼淚，說道：「他每天睡到很晏才起床，這可能與夜眠有關，有時他看書看到深夜。起床後很少吃早餐，只看看報紙，喝杯牛奶或淸茶，因爲很快就吃午飯了。飯後要不是到書局去，便是躲在他的房間裏。」

呂偉良問道：「他在房間裏，幹什麼的？」

「通常是看書，但他關上了門，不喜歡別人進去騷擾他。甚至有時我進去收拾一下，他也不高興。」

呂偉良道：「他每次到書局去，你都陪住他嗎？」

「不一定，有時由我陪，有時他妹妹陪，甚至他父親有空，也會陪他。但是，最近這幾個月來，他不喜歡人陪伴了，有時我們放心不下，仍然暗中保護他。」

呂偉良心裏想：父母愛子之心，果然是無微不至。可惜自己是殘廢，偏偏就沒有這種福氣。旣無父母之愛，連親人也不多一個。

呂偉良又問道：「除了到書局去之外，還有些什麼地方是他常到的？」

霍太太道：「公園。有時我會帶他到公園散步和晒太陽。」

呂偉良道：「在公園裏，他有沒有與任何人接觸過？」

「沒有。」霍太太說，「不要說外人，就是我是他母親，他也懶得搭訕。」

呂偉良道：「再想想，還有什麼地方他會去的？」

霍太太認眞地想，喃喃地說：「沒有了……嗯！醫務所，有時我會帶他去醫生處檢查一下，你也知道，他身體有缺陷，我担心他可能欠缺一些什麼，所以經常帶他去檢查身體，卽使有些什麼事，亦可以及時發覺。」

「大約多久一次？」

「每個星期最少也有一次，甚至他有什麼傷風鼻塞，會去兩三次。」

「光顧那一位醫生？」

「白醫生——白嘉士醫生。」

呂偉良又問道：「每次他見醫生時，你都在場嗎？」

「不一定，例如每周的例行檢查，我就無須進入診症室去。除非他患了病，我担心他自己交代不淸楚，才會進去對醫生講個明白。」

呂偉良聽到這裏，也覺得毫無可疑之處。但無論如何，阿生也在旁逐一筆記下來。希望在這方面有些綫索。

新奇藥物　控制思想

二名便衣警探押住霍友光登上一輛警方專用的私家車，這種車子的外形與一般私家車無異，但遇到必要時，它可以發出「嗚嗚」的警笛聲，而且速度非常快！

由於一名警探留在車外與同僚應付蜂湧而前的攝影記者，所以車內便只留下霍友光與另一名便衣警探。

霍友光是個殘廢者，沒有枴杖他就逃不了——當時車外車內的警探都有同一樣的想法。故此，從未有人想過萬一霍友光逃走時怎麼辦。

霍友光就趁住他身旁的警探不注意時，用力一推，那警探身不由主地跌出了車外去。當其他警方人員衝前時，車門已迅速關門，車子立卽開走！

警探們情急之下，開槍射擊，但是由於車子是警探們專用的，車窗玻璃是防彈的，子彈對它毫無作用。加上街道上有行人，較高級的警官立刻制止各人開槍，以免誤傷途人。

車子轉眼間開出了那條街道，其他警車紛紛追去！

正在屋內偵查的夏維探長，聞訊大驚失色，下令全力追捕！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聽到了這消息，不由得爲之驚奇不已。

呂偉良問霍太太道：「令郞學過駕駛汽車嗎？」

「從來沒有。」霍太太毫不考慮，但又非常肯定地說，「他這副樣兒，如何可以開車，眞是見鬼！」

呂偉良道：「但是剛才他的確開車逃走了，你也聽到那警探說吧！」

霍太太嘆氣流淚，哽咽說道：「他怎麼會逃得遠？你也看見我兒是殘廢的，走路也成問題，更別說開車了。所以，他們很快就可以捉到他，問題只是担心他不懂駕駛，萬一失事撞毀，那就麻煩，總之，我兩夫婦前生不知做錯了什麼事，會弄到今日這田地！」

是的，如果霍友光眞的不懂駕駛，車毀人傷是大有可能的事。

但是，這時候正在負責追截霍友光的警車，卻用無綫電向總部報告，說霍友光的車子開得飛快，正以每小時一百里的高速，開往郊外，途中驚險百出，好幾次要不是人車奔避，已經出了事！

在鬧市中，警車反而不敢開得太快，這麼一來，就更加讓霍友光有充份的時間逃走！

霍友光駕駛的是一輛警車——警探專用的私家車，車上有警笛，沿途上嗡嗡怪叫，所以途人和正在行駛中的車輛紛紛避開，形成霍友光更加可以順順利利的橫衝直撞！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離開了霍宅，落到街上，已經平靜下來的第十三街，突然又變得十分熱鬧。

現場上的警車接到總部的廣播，知道霍友光的汽車已開出了北郊。

夏維探長由於事態嚴重，把現場上的偵查工作交由他的高級助手和警官們處理，他親自開車追踪，呂偉良和阿生亦與一些記者的採訪汽車，緊隨在後出發。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對呂偉良說道：「師父，霍大明和他妻子明明說謊，爲什麼你還要幫他們？」

呂偉良一怔道：「你怎麼知道他們說謊！」

「可不是嗎？他的兒子霍友光不但不

是個殘廢者，而且是個製造軍械的專家，更是個開快車能手，但他們全不說實話。這不是說謊又是什麼？」

「嗯……」呂偉良幾乎無言以對。他想了好一會兒，才又說道：「霍友光沉默寡言，說不定他學會了許多東西，他父母仍然不知道呢！」

阿生說道：「別的可以相信，但開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學會的。何況，他雙腿殘廢，如何能夠開快車，眞是莫明其妙的事。」

呂偉良內心固然感到驚奇，否則他也不會急於開車趕去看個究竟。

二輛警車率先開出郊外，夏維探長等人的車子先後跟在後面，在「嗚嗚」狂叫的聲音中直駛往北郊。

夏維探長車內有無綫電話裝置，他不斷與總部連絡，知道在他們之前，已有數十輛警車追踪着霍友光駕駛的汽車。

但是，突然間前面追踪的警車發回一項報告，竟說失去了霍友光和他所駕駛的汽車的踪跡。

夏維探長聞訊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如果被追踪者是呂偉良師徒二人，萬一說被他逃脫也不奇，但這被追踪者是個患了小兒痲痺症的殘廢者，而且又在如此光天化日之下，究竟有沒有攪錯？夏維和他的助手均感懷疑。

呂偉良的汽車內沒有與警方電台連絡的設備，只是離遠看見警方的汽車，先後在路旁停了下來，阿生也只好把速度減慢了！

夏維下車走過去，生氣地問道：「怎麼會給他逃脫的？」

一名高級警長道：「他的車子開得太快，我們根本追不上。」

夏維含怒問道：「那你們停在這裏幹什麼？」

警長答道：「這輛在北郊公路負責巡邏的警車在這裏遇上了我們，他們說沿途並未遇見有一輛黑色的快車開往北面。所以，我們懷疑他可能在這附近的小路逃了進去！」

鄰近公路兩旁的確有許多小路，分別通往一些郊區的農村。但是，有許多小路根本不可能通車，只可供脚踏車行走！

夏維指揮一些警車分別開入一些小路去，如果發現了對方的踪跡，就利用車上的無綫電通訊設備通知總部，然後再由總部電台分別廣播，讓其他警車收聽到之後前往援助。

呂偉良和一些記者的汽車都只留在公路旁邊，等候警方的進一步消息。

一輛警車留在公路旁監視着來往車輛，由於警車上設有無綫電機，那副擴音器一直打開着，所以呂偉良師徒二人和那班記者們，都可以知道在各處小路上的搜索情形。

阿生忽然提出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他說道：「假定霍氏夫婦都沒有說謊，霍友光會不會悄悄將雙腿醫好了，就像他學會製造軍火一樣，不讓他父母知道？」

呂偉良笑道：「不可能的！據我所知，小兒痲痺症只可以預防，不可能憑藥物將他醫好，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多做運動，以及利用機械幫助他走路。」

阿生道：「科學日新月異，過去認爲不可能的事，如今都會變成可能。卽如登陸月球，二十年前人們只當它是神話，但現在人類去完一次又一次，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也可以去。」

呂偉良明知這個徒弟最多幻想，但他說的可能性當然是有的。

不過，小兒痲痺症是世界性的傳染病，如果眞的有特效藥可以治療，必然轟動一時，怎麼會完全沒有人知道？所以呂偉良仍然覺得只是阿生的想像而已。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根據當時在場的警探說：霍友光只是一個人開車逃去的，車上並未有另外一個人代他駕駛。然則，他的雙腿起碼也可以運動了。否則如何可以開車？

呂偉良也是足部有問題的人，但他的車子是爲他自己而特製的半自動汽車，而眼前的霍友光開走的，卻是一輛警探用的私家汽車。

呂偉良又在回憶霍氏夫婦的口供，其中的確有不少疑點。例如霍友光房中搜出的工具，到底是怎樣偷運返家的？

除非霍氏夫婦存心隱瞞事實，否則，可能有人暗中幫着霍友光，這個人，可能是他妹妹霍玉貞，也可能是他家中的女工人。

呂偉良和阿生獃在公路旁，各有各的想法。

阿生習慣了胡思亂想，這時他又說：「霍太太說過他常常看醫生，可能這位白醫生是一個專家，把他雙腿治好了。」

呂偉良雖然認爲這可能性甚少，但是，到白醫生的診所去查查，這主意倒不錯。起碼他們要了解霍友光最近的健康情況的。

這時候，警車上的無綫電已聽到總部的消息，曾被霍友光駕走的警探車輛，已被一組追踪警員在西北方一條小村落的樹林中找到。於是所有的人都紛紛趕到那兒去！

當呂偉良和阿生趕到現場時，夏維等人先到了一步。但一位負責指揮這組警員的警長說道：「只找到這輛車子，人却不見了。」

大批警員和探員分頭在附近搜索，一些村民成爲當然的問話對象。

但是，沒有人見過霍友光。

夏維通知總部趕派直升機和警犬前來。與此同時，一位村民突然跑來向警方投訴，據說他停放在屋旁的一舊陳舊電單車不知怎的，突然失了踪！

那位年青村民的說話提醒了夏維探長他們，霍友光顯然改乘電單車逃走了。

假如霍友光眞的是雙足殘廢的話，這的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呂偉良與阿生打了一個眼色，便匆匆駕車離開了現場。警方正在忙這忙那，沒有人留意到他們的行動。

師徒二人所以要離開現場，是他們明知留在這裏也沒有用了。他們要趕返市區去，因爲他們要澈底了解霍友光的健康情況。

師徒二人做事向來有默契，所以不必呂偉良多講，阿生也知道他的意思。

車子在市區內一條街道上停了下來，

呂偉良匆匆下了車，跑進路旁一個電話亭裏去。

呂偉良檢閱電話簿，查出了白嘉士醫生的電話號碼。

他撥了一個電話給白嘉士醫生，知道這仍然是他診症的時間。於是電話掛了綫之後，他立即與阿生匆忙趕到白醫生的診所去。

候診室內沒有病人，一位護士小姐走出來問道：「兩位掛了號麼？」

「還沒有。」呂偉良說，「但剛才我打過電話來了，可以讓我見醫生嗎？」

「對不起，手續上你必須先掛號，請到掛號處來吧。」那女護士說着，已走向掛號處的柜圍裏去。

呂偉良苦笑一下，聳聳肩說：「我根本沒有病，小姐，請你……」

「你沒有病來幹什麼？」護士小姐生氣地扶正了一下她的近視眼鏡。

呂偉良道：「可是，白醫生答應接見我的，怎麼你不進去傳達？」

阿生才沒有他師父那份耐性，這邊呂偉良仍然與女護士爭辯之際，那邊阿生已經溜進了白醫生的診症室裏面去。

但是，診症室之內，渺無一人。

阿生正在驚奇之際，却聽到一陣奇怪的尖叫聲，那「吱吱」的聲音，很像是老鼠。

診所之內何來老鼠？阿生更加爲之驚奇不已。

診症室鄰室的房門半掩，阿生正想走過去看看，那門後却走出一個人來！

那人身穿白袍，大感詫異地瞪了阿生一眼：「你是什麼人？」

阿生陪着笑臉道：「我是找白醫生的，請問閣下可是白醫生？」

「我就是白醫生。」他扶正一下他的老花眼鏡，打量了一遍阿生，又說：「你爲什麼不經通傳，便擅自闖進來？」

阿生抱歉地說道：「護士小姐太忙，她叫我……」

可是，阿生也未說完那句話，那位女護士已開門進來了。

她好像聽到了阿生剛才的說話，很生氣地說：「誰叫你進來的？」

回頭阿生也未答話，呂偉良已經跟了進來。

白醫生自頂至踵的打量了他一遍，問道：「是你要看病麼？」

呂偉良知道他一定是有了誤會，令他產生誤會的焦點，可能在於那支鐵柺杖。於是他乘機將錯就錯，道：「是的，你可是白醫生？」

「對了，你沒有找錯地方。」白醫生拍拍桌子旁邊的一張椅子，「過來這邊坐吧！」

女護士對阿生說道：「請守秩序，下一個才輪到你。」

阿生跟呂偉良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無可奈何地出去了。

白醫生年紀看來總有六十開外了，頭髮已經斑白，脊骨也有點彎曲。

他拉着沙啞的聲音，問呂偉良道：「你有什麼病？以前，有沒有來這裏診斷過的？」

呂偉良道：「醫生，我其實沒有病，我知道你醫治小兒痲痺症獨具本領，所以想來請敎一下。」

「誰介紹你來的？」白醫生出奇地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道：「一位姓霍的青年人，可是閣下把他醫治好的？」

「霍？……嗯！……」

「是的，就是霍友光。」

「噢！是的，我記起了。」白醫生稍爲沉思一下，又說道：「霍友光的確是我的病人，他的父母很疼愛他，其實他的雙腿並不太嚴重，只要加强信心，即使不用柺杖，也一樣可以走路。可是，他的父母太疼愛他了，反而誤了這孩子。」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是，他的雙腿根本沒有什麼毛病嗎？」

「你到底是甚麼人？」白醫生盯住呂偉良道：「我們有替病人守秘密的責任。先生，你似乎不是來診症的。」

「不錯，我不妨告訴閣下，我是呂偉良，江湖上人稱『鐵柺俠盜』的就是在下了。」

「哦！」白醫生頻頻點頭。

呂偉良道：「霍友光出了事，即使你不坦白告訴我，不久之後，你也得把實情直告警方。」

「這是醫德問題，對不起！」白醫生又問：「他出了什麼事？」

呂偉良道：「他開槍傷人，警方正在通緝他了！」

「唉！這可憐的孩子！他神經太過緊張了。」

呂偉良問道：「霍友光神經是否不正常？」

白醫生道：「對不起，我不能對你說得太多。」

呂偉良眞的沒有他辦法，只好等警方來查他的診症檔案了。

白醫生示意呂偉良出去，呂偉良很有禮貌地退出了診症室。

但是，呂偉良只把門虛掩着，故意站在門旁，整理衣襟！

這時他隱約聽到：「甚麼事？……好吧！告訴我，你在那裏？……好的，那你就在那裏等我，我二十分鐘之內趕到那兒見你！」

這全是白醫生在電話裏對人說的。

可能有病人要他出診，但是，仔細咀嚼一下，他又好像有個約會，否則，他爲什麼要說「你在那裏」？正常情形下病人當然在家裏不能走動，所以才會請醫生前去診治的。

呂偉良不敢逗留得太久，出到候診室去。

他以爲阿生會在這裏等他，但是，候診室內鬼影也沒有一個。

呂偉良正感驚奇，那位女護士却叫他過去交費用。

呂偉良苦笑道：「交什麼費用？醫生根本沒有替我開處方。」

女護士瞪他一眼：「白醫生替人斷症也收費一百元，剛才他替你檢驗，規矩是二百元。」

呂偉良笑道：「什麼是斷症？」

「例如你懷疑自己患上了某一種病，

但又不能肯定是什麼病，更不知道該找何種專科醫生診治。於是，你可能只是心理病，亦可能是一種絕症。所以，必須找專家檢驗，這就叫做斷症了。斷是斷定的意思。」

呂偉良道：「但是，剛才白醫生既未替我斷症，亦未爲我檢驗。」

「那麼，就收談話費五十元吧！」說着，她已俯首開單，撕下一張收條，遞給呂偉良，然後攤開手掌！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有照付如儀。

他又問道：「剛才那位青年人呢？」

女護士似乎現在才發覺不見了阿生，扶正她的近視眼鏡，四下裏張望。嘴裏咕嚕嚕地說道：「我叫他等等，他可能沒有耐性吧！」

呂偉良也以爲阿生到外面車子裏等他，於是立即離開了白醫生的診所。

但是，車子裏也不見阿生的影子。

呂偉良正想回來再到診所去找阿生時，白醫生已由診所內出來，坐上一輛奶白色的私家車，獨自開車離去。

呂偉良想起那個電話，覺得大有問題，於是暫時不去理會阿生，立刻駕車追踪白醫生。

他後悔剛才未進診所時沒有跟阿生約好，也沒有把無綫電對講機交給他，以致失去了連絡。

不過，剛才打到診所去的電話，顯得極不尋常，要不是對方是個極重要的人物，白醫生何故會接聽之後，立即匆匆外出的？

白醫生的車子駛過了一處十字路口。

呂偉良眼看轉了紅燈，但爲了怕失去目標，也顧不了許多，一踏油門，一衝而過了！

呂偉良以爲沒有事的，在衝過紅燈之時他也放眼四望，附近看不見有警察，但是，後來却突然傳來一陣嗡嗡怪叫聲！

一輛由交通警員駕駛的電單車，有如鬼魂一般，不知那由處角落閃了出來，一直追住呂偉良的汽車！

呂偉良唯有自嘆倒霉，停車於街道旁了。

交通警員的電單車也停下來，呂偉良不用他開口，已將駕駛執照遞上！

那交通警員想不到他如此爽快，不禁望了他兩眼，抄了牌，把執照還給呂偉良，用教訓的口吻說道：「下次，不要再犯啊！」

呂偉良一邊接過執照，一邊笑道：「憑良心說吧！你是希望我再犯的，否則，你今天回去可能無法交差！」

那交通警員道：「你說什麼？」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如果你的目的是阻止人們衝紅燈，你就不該鬼鬼祟祟的躲在一角，可見你的目的只不過想多找一兩件案回去交差，現在你總可滿足了吧？」

那交通警員脹紅了臉，呂偉良却在哈哈笑聲中把車子開走！

可是，由於這麼一阻，白醫生的車子已不知開到那兒去了。

呂偉良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只好把車子開回診所附近去。

這時候，阿生正在四處找尋他師父和他的車子，想不到呂偉良就在這時候把車子開回原來停車的地方。

阿生匆匆登上汽車。

呂偉良立刻問道：「你剛才去了那裏了？」

阿生煞有介事的，緊張地說道：「我一直留在診所裏面，而且發現了一個大秘密。」

「是什麼秘密？」呂偉良也驚呆了一下。

「白嘉士醫生是個老怪物。」

「什麼老怪物？」

「他的診室後面裝了不少蟲鼠——一些古靈精怪的蟲和老鼠。」

呂偉良問道：「你在什麼時候跑進去的？」

「是這樣的，最初我進入白醫生的診室時，他不在，我聽到一些『吱吱』的老鼠叫聲，不久他就由鄰室後面走過來。我一時好奇心起，當那近視小姐不留心的時候，我便由配藥室偷到後面去，想不到那兒養了許多蟲蟲鼠鼠，還有一些針藥和架子，看來白醫生可能有怪癖。」

呂偉良沉吟道：「養白老鼠不算奇怪，許多小孩子也喜歡玩，但是，爲什麼會有蟲？」

「所以我才叫他老怪物啊！」

呂偉良再回想到那個電話，覺得白醫生這個人的確充滿了神秘。

他的病人似乎並不多，可是，他的銜頭却多得很，什麼外國大學的醫學士啦，什麼全科醫學士啦，什麼著名醫科大學講師，什麼博士……等等，的確看得人眼花繚亂。

白嘉士醫務所的大門忽然打開，那位近視的護士小姐下班了。

她小心地把門鎖好，裏面沒有第二個人跟住她出來。

看來白嘉士也眞吝嗇，這麼大的一家醫務所裏，竟然由一位女護士包攬全部工作，可能是生意不好，病人不多的緣故吧了！

那位護士小姐轉出大街去搭公共汽車返家。阿生說道：「這是個好機會。」

呂偉良當然明白他的用心。

阿生四下裏張望一番，附近沒有人經過，於是匆匆下車。

他走到白醫生診所門口，略施小技，就把大門門鎖弄開。

呂偉良坐在汽車裏看得清楚，四顧無人，他也下車走了進去。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電話響了。

阿生下意識地急步走兩步，就想伸手去將聽筒拿起來，這可能是一種習慣，電話響了，自不能繼續讓它響下去的。

但是，他却忘記了這裏不是他的家。

呂偉良一個箭步衝前，伸出手中鐵杖將他的手抬起！

阿生呆了一呆，這才發覺自己實在太過魯莽。

呂偉良看看腕表，是下午六時十分了。他再看看候診室中的告示牌，診症時間是至到下午六時爲止的。因此，這電話可能是病人的預約電話，也有可能是白醫生打回來的。

阿生指指後面，呂偉良拄杖跟着他入

去，這診所裏可以說是四通八達的，要進入後面，可以由診症室通過，亦可以由配藥室或掛號處進入。

其實，當地大部份的診所設計，亦復如是。

阿生推開診症室相鄰在後面的房間，立即可以聽到「吱吱」叫聲，這房間有隔聲設備，關上了房門之後，是聽不到這聲音的。

阿生在門角按亮了燈。

出現在二人眼前的，是一個個的小鐵籠，籠內囚着一些不同品種的老鼠，靠牆處，是一個木架子，上面有些試管和針藥等。

這一邊，有些玻璃器皿，儲着一些蟲類，正在蠕蠕而動，眞是叫人看得不舒服的。

阿生拉開架子上的一個抽屜，裏面有些表格，畫滿了各種不同的符號，阿生左看右看還是看不明白。

呂偉良走過來對阿生說：「這可能是白醫生的私人實驗室。」

阿生道：「他要試驗一些什麼呢？」

「可能是某種新藥物。」呂偉良一手過那些表格，一邊注視上面的記錄，一邊說道：「許多藥物學家都喜歡用老鼠作實驗。白醫生極有可能在試驗某種新藥，可惜我們不是內行人，不知道是那一種新藥。」

「我說他因爲沒有足够的病人供他診治，所以找些老鼠來供他注射。」

「但是，那些蟲又如何解釋？」

阿生想了想，苦笑道：「這老怪物眞的是不可思議。讓我們到裏面看看，可能還有更新奇的事物亦未可料。」

阿生說着，順手推開了鄰室的門，裏面盡是一些儀器，包括顯微鏡，以及一些化驗儀器等等，一些試管裏，還有已經解剖的蟲類及老鼠，眞的是看得人毛骨悚然的！

阿生看得胃裏納悶，正想退出去，但呂偉良却拄杖走進去！

許多盛着儀器的柜枱前面，也掛上了一些記錄表格，呂偉良順手拿起一份來看，上面有寫得十分潦草的英文，以及符號等。

這似乎是最後的一間了，因爲後面沒有其他門戶或出路。

一個柜枱下面有些活門，但鎖上了。

呂偉良覺得如果沒有任何秘密，根本就不必鎖上它，於是用鋼條將它輕輕撬開。

裏面什麼都沒有，空了了，黑沉沉的，大出呂偉良意料之外。

呂偉良覺得沒有理由故弄玄虛！因爲這裏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進入的，又何必將一個空無一物的柜鎖上？相信其中必有原因。

呂偉良按亮萬能枴杖中的電子電筒，一柱強光照射進柜內。

裏面眞的是什麼也沒有。

呂偉良獃在柜門前良久，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阿生在另一方面搜索，却在無意之間將一個玻璃瓶撞倒地上！

「砰嘭」一聲大响，把呂偉良也嚇了一跳！

與此同時，呂偉良也因爲視綫的轉移，而發現了一些驚心動魄的事物！

一個斗大的玻璃瓶，裏面似乎盛儲着一個完整的人腦！

那瓶子放在木架子一角，剛才師徒二人也沒有留意到，現在却給呂偉良無意之間看見了，不由得又是呆了一陣！

呂偉良身不由主地站直了身子，拄杖過去看看，的確是一副人腦，呂偉良見多識廣，肯定這不是其他動物的腦部。

唯一相似的是猴子腦，但猴子腦不會大到這個程度。

那副人腦用防腐藥液浸住，雖然保持原狀，却顯得有些蒼白。

阿生也發覺呂偉良的神態有異，走過來問：「你發現了什麼？」

呂偉良道：「白嘉士果然是個老怪物，你說得一點不錯。」

阿生也看清楚了，瓶子裏的人腦一直被呂偉良注視着，他已經明白到師父指的是什麼。

呂偉良仔細觀察，發覺那副人腦上面有些針孔，顯然有些東西刺了進去！

「這是什麼？」阿生故意問道。

呂偉良說：「老怪物竟然用人腦作實驗，這表示他正在研究一些什麼？」

阿生道：「當然是與人類腦部有關的東西吧！」

「是的，極可能是他發明了某種藥物，與人類腦部有關的。」

「用老鼠作實驗……與腦部有關的藥物……嗯！我想到了！」阿生突然驚叫起來！

呂偉良忙問他道：「什麼，你想到了什麼？」

阿生很快地答道道：「他可能正在試驗DNA。」

「什麼是DNA？」

「一種控制思想的藥物。」

呂偉良知道阿生雖然沒有入學校深造，但他喜歡看書，尤其是關於科學方面的事物最感興趣，所以往往在這方面呂偉良不及他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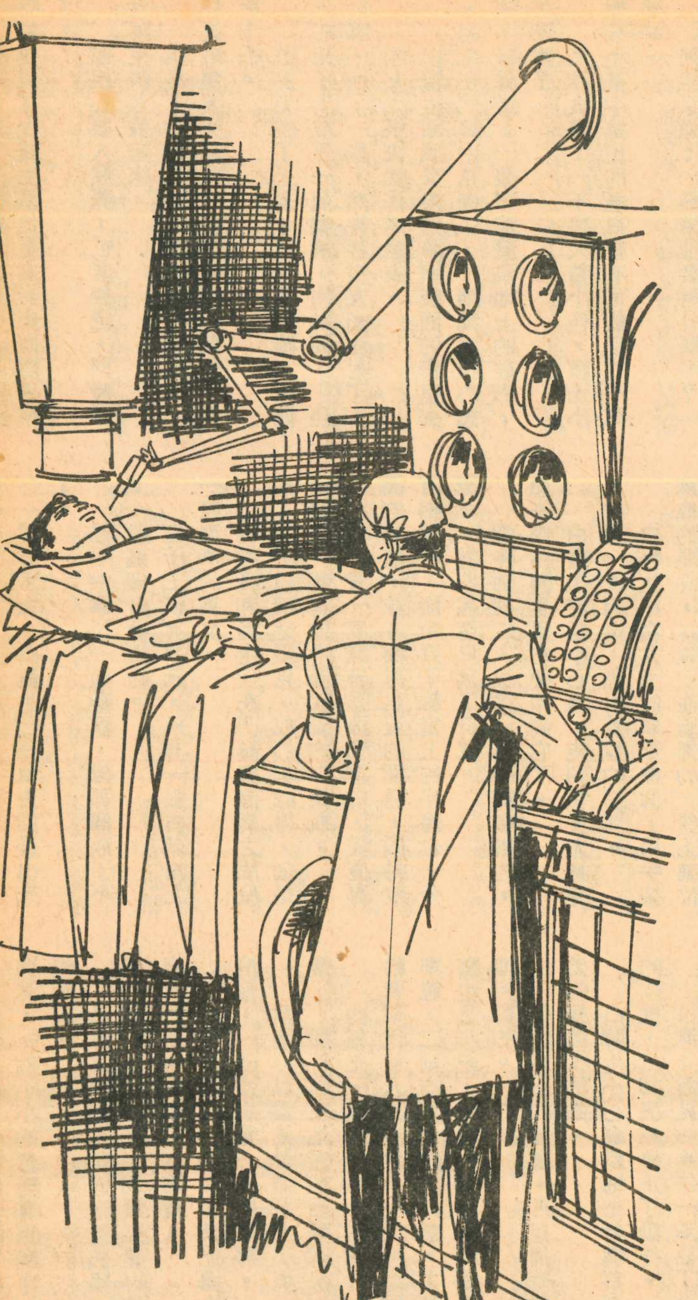
阿生又解釋說：「近年來科學家們發現地球上的生物，無論其生長，形態，思想以及行爲等等，俱受到一種化學質『脫氧醣核酸』的支配，我剛才所說的『DNA』，也就是它的簡稱。這些化學物質携帶着各種不同的因子，製造出各種不同的氨基酸。『氨基酸』也就是構成我們生命的主要材料。」

呂偉良並非一個對於科學一無所知的人，只是近年來由於時間關係，有空他多作戶外活動，因此甚少注意到關於科學方面的報導。而近年來的科學進展却是日新月異的，因此許多時看來阿生知得比他還要多。

阿生解釋：「近年來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正研究如何解開DNA的因子成份，希望依照這些化學成份製造各種不同的氨基酸，最後達到創造生命的目的。」

呂偉良若有所思：「然則，白醫生可能已經完成了某項重要實驗。我們快些去找霍友光的診症記錄，說不定在病歷表上會給我們發現其中秘密亦未可料。」

於是師徒二人離開了那間密室，透過



白嘉士醫生把特殊藥液用自動儀器注射進霍友光的腦門。

飼養着老鼠的那間房，最後出到白醫生的診症室。

正當他們要轉進掛號室那邊去的時候，大門外面的鎖突然給人開了。

有個人走了進來！

呂偉良和阿生隔着玻璃可以看見，進來的並非別人，正是白醫生！

他爲什麼又會回來？

白醫生走進來後，後面還有一個人，像是一個女人，但仔細看看，却又是個男子。

再看清楚，原來是個新潮青年。長長的頭髮，幾乎把他的面部掩飾了一半，因此師徒二人躲在一角根本看不清楚他的面目。

白醫生待他進來之後，小心翼翼地把大門關上了。然後叫那青年到他的診室去了。

那青年道：「你的助手呢？」

白醫生道：「你說蔡姑娘嗎？她一過了六點正就走，你放心好了，這裏不會有第三個人。」

呂偉良怔了一怔，與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

白醫生與那青年進了診症室之後，關上了房門。

呂偉良由配藥室通往診症室的門縫處偷望過去，發覺那青年已將假髮除下，呂偉良沒有聽錯，那熟悉的聲音果然是霍友光的。

他所以要戴上假髮罩，大概是要避人耳目吧？但白醫生怎麼會找到他？

呂偉良想起那個電話說——在他離開白醫生診室時聽到的電話原來就是霍友光打來的。

霍友光爲什麼要找白醫生？極有可能與白醫生的實驗有關。

呂偉良一想到了這裏，不由自主地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到底這老怪物要將他怎樣？想起那些蟲鼠，想起那人腦以及那些儀器，呂偉良就感到不妙。

呂偉良由於角度關係，看不見白醫生到那角落去幹什麼。

他由門後走到一個小窗——這小窗通常是由醫生或護士將病人的病歷表，由診症室遞到配藥室來的。呂偉良輕輕將那塊活板移開，可以清楚看見診室中的情形。

白醫生正把一幅油畫搬開，在牆壁上的暗格取出一叠咭紙。由於距離太遠，呂偉良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

不過，不久之後，呂偉良就明白了，他看見白醫生在那叠咭紙中搜出其中一張，然後開始用診症用的聽筒，替霍友光診視。

看情形那可能是一張病歷表之類。

病歷表應該放在掛號室內的柜子裏才對，怎麼要鬼鬼祟祟的把它收藏起來的？

呂偉良有呂偉良在這邊偷窺，阿生這時已經在掛號室的鋼柜中找出了霍友光的病歷表，他拿過來給呂偉良看。

呂偉良覺得奇怪，霍友光的病歷表既然在這裏，那麼，現在放在白醫生枱面上的又是什麼？

病歷表寫得十分潦草，很難看得出其中寫的是些什麼，但上面的姓名，性別，年齡，和住址等等項目，則寫得十分的清楚。

呂偉良不能不暗暗佩服阿生有點鬼才，他不知道霍友光的診症號碼，如何可以在衆多的病歷表中，找出屬於霍友光的一張？

呂偉良沒有時間去追問阿生，因為這時候他看見白醫生帶住霍友光走向這邊來了。

他担心被人發覺，忙着後退，同時示意阿生快些躲起來。

但是，白醫生並沒有跑進配藥室來，只是叫霍友光躺到一張擺放在一角的手術床上去。

霍友光躺了上去，閉上了眼睛。白醫生在架子上取下一瓶藥液，用針筒——注射器，抽了一些，然後替霍友光注射了！

霍友光很快就昏迷過去。

白醫生回頭又走進診室後面的密室去，阿生在門縫中見到了，不禁為之担心起來，低聲道：「他可能發現地上的破瓶，怎麼辦？」

呂偉良道：「不要大驚小怪，護士小姐或由籠中逃出的老鼠都有可能把瓶子摔破的。」

阿生又道：「你猜他要幹什麼呢？」

「可能是要對霍友光施手術，或者注射。」

「會不會把他弄死？然則，我們就要趁這機會把霍友光帶走！」

「我想不會的，你剛才說的DNA實驗，白醫生可能有了若干成就。」

阿生恍然大悟地說道：「我明白了，他的實驗，已由蟲鼠發展到眞人作為試驗了。」

呂偉良也若有所思：「可能霍友光的雙腿，就是給他用新發明的特效藥醫治好的。」

阿生道：「然則，他不愧是個偉大的科學家。」

話猶未完，白醫生已經由裏面邊出來了。

他手中拿了一瓶藥液，但那個瓶子不是一般盛儲針藥用的。

瓶子上沒有招紙，只有一張白紙寫上一些潦草的英文。

呂偉良和阿生伏在門縫與窗縫之間偷窺，都可以清楚看見，他們都認得，這是密室內一個雪柜中擺放着的小藥瓶。

他們曾一度開啓過那個雪柜，發覺裏面的藥液，並非藥房售賣的那種，因為沒有招牌紙，而用原子筆寫上的字體也十分潦草，有些甚至只寫了符號。

當時師徒二人以為只是作實驗用的，想不到白醫生現在要用到它了。

白醫生非常小心地，走到霍友光身旁，拉過一支照燈，照射着他的頭部。

白醫生把霍友光的頭部按側，用手按摩他的頭骨，以確定他腦部的一些正確位置。然後，白醫生用一支特幼的小針筒，抽了一CC特製藥液——這就是他剛才從雪柜中取出的。

白醫生萬分小心地，把針筒放在一個活動，可以伸縮的鋼臂上，沒有直接替霍友光注射。

師徒二人正看得奇怪，白醫生突然走了過來，嚇得二人急忙後退。

但是，白醫生並非走進配藥室來，只是把一個電掣打開了。

呂偉良看見他再走到霍友光身邊，一副儀器移至他的頭部，原來那是一副愛斯光透視機。

白醫生較準了位置之後，開了一個開關掣，一個小小的螢光幕出現了一具人腦的透視。

呂偉良從來未見過這種儀器，但他絕不奇怪，假如白醫生是個先進的科學家，自然許多事物都可以製造。

白醫生這時一邊注視螢光幕上的透視情形，一邊操縱着一支操縱桿。

漸漸可以看見螢光幕上出現一支注射器——那針筒正是鉗在活動臂架上的。

的確是一種十分巧妙的設計，利用活動臂架代替人手注射，一則可以保證絕對準確，二則亦可以避免抖顫，尤其是像白醫生這年紀，手腕的動作有時會身不由主地抖動的。

螢光幕上的透視，可以清楚看見霍友光的腦部在活動。

白醫生小心翼翼地把針嘴移至一小點的位置，但卻突然停止了動作。

呂偉良看見他拿住一團沾了火酒的藥棉，走到霍友光身邊去。

阿生焦急地附耳對呂偉良道：「霍友光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呂偉良道：「看他這麼小心，我們不妨從好的方面去想。」

這時候，白醫生用火酒抹過了針嘴，又用藥棉抹着霍友光的腦門！

當他再回到螢光幕前時，仍然再利用儀器校對着針嘴要刺下去的部位是否絕對正確！

最後，他按下一個按鍵，針嘴緩緩揷進了霍友光的腦門去！

那根又幼又長的針嘴看來是特製的，大約刺進了二寸許才停止下來！

師徒二人躲在這邊，看得有點毛骨悚然！

一個CC的藥液完全由自動儀器注射進霍友光的腦門。

當那根針嘴拔出來時，霍友光腦門外的皮膚一滴血也沒有。

普通的皮外注射，一些血液滲出總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這儀器可能是由於針管幼細，也可能是因為電力的幫助，就能做到了這一點。

呂偉良暗暗佩服這老頭兒，只是不知道他替霍友光注射的是什麼藥液，以及後果如何而已。

白醫生並未離開那度螢光幕，全神貫注地留心霍友光腦部的活動情形。

差不多過了三分鐘，白醫生才站了起來，把所有的儀器推回原位。

呂偉良和阿生等得有點焦急，尤其是阿生，他恨不得出去揪住他的衣襟，問個明白，但是，他知道呂偉良一定不贊成他這樣做的。

白醫生再替霍友光作了一次肌肉注射，不到一分鐘，霍友光醒來了。

白醫生問：「你覺得怎樣？」

霍友光似乎不習慣太強烈的燈光，伸手掩住雙眼，道：「這是什麼地方？」

白醫生扶住他，一步一步走出了他的診症室，同時說道：「我等會告訴你，你別睜開眼，否則你會有危險。」

呂偉良吃了一驚！

阿生低聲說：「我們上當了。」

「你說什麼？」呂偉良低聲問。

阿生道：「剛才，我們是應該制止他的。」

呂偉良沒有說下去，因為這時白醫生已將一個假髮罩替霍友光戴上，走過候診室，想開門走出去！

師徒二人繞到了掛號室中，直衝了出去！

他們的出現令到白醫生大吃一驚！他連忙放開了霍友光，拔出手槍來！

呂偉良和阿生都沒有有想到他的動作如此敏捷。

白醫生喝道：「快把雙手舉起，否則我會殺死你們！」

呂偉良笑道：「你總算露出你的眞面目了。」

白醫生沉着臉，恨聲說道：「你們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為什麼會偷進我這裏來的？」

「告訴我們，你剛才替霍友光注射了一些什麼藥液？」阿生說。

「好吧！」白醫生陰森一笑，說道：「反正你們也是活不了多久，就讓你們死也死得閉目。那是一種可以控制思想的藥物。」

阿生道：「是DNA嗎？」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只要有方法將其中的分子分解，就可以令到一個傻瓜變成大科學家。但是，至今為止，科學家仍未知道如何分解DNA的分子。」

白醫生笑道：「小子，想不到你也懂得一點兒，但是實情並非如此，雖然我也未有辦法將其中分子加以分解，不過，我卻試驗過一種十分有效的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利用動物作了實驗，證明我的方法可以行得通。」

阿生故意問道：「是不是你房間後面的蟲鼠？」

「對了，你怎麼知道？」

「我看過了，還有一副人腦。」

呂偉良心裏不禁要怪阿生太衝動，在此情此景底下，如果知得太多，只有加速他的死亡。

豈料白醫生卻格格大笑，道：「那是一名罪犯的腦袋啊！你們一定感到有興趣，是不？」

呂偉良發覺霍友光這時已經睜開了雙眼，但是目光呆滯，木無表情，不由得暗暗吃驚不已！

阿生的興趣集中在白醫生的實驗方面，因此他問道：「難道你竟然利用眞人作實驗？」

白醫生理直氣壯地說道：「這有什麼出奇？任何一樣科學的發明，都難免要有點犧牲的，何況他們還是罪犯呢！」

「他們？」阿生又問道：「你的意思是說，被你殺害的，可能不止一個人，而是……」

白醫生不等他說完，就把手槍的槍嘴一擺：「別嚕囌了吧，進來，讓我實地解釋給你知道。」

阿生行了兩步，白醫生又對呂偉良說：「你也來吧，別獃在這裏！」

呂偉良於是拄杖而行。

白醫生回頭吩咐霍友光：「你在這裏等我，不要走動！」

霍友光木然地點點頭。

呂偉良和阿生在白醫生的指嚇下，透過他的診症室進了後面的那間飼養蟲鼠的密室。

白醫生叫他們站住，然後指住一籠小老鼠說道：「這一籠老鼠是經過訓練的，有些白老鼠是可以訓練牠們演戲的。」

阿生故意說道：「小白鼠演戲，與你實驗又有什麼關係？」

「年青人，別心急吧！聽我慢慢告訴你！」白醫生又說：「經過訓練的老鼠，只要聽到一些聲音，牠們會做各種動作。至於完全未經訓練的老鼠，當然什麼都不懂，對吧？」

阿生點點頭。

白醫生又說：「但是，如果要這些未經訓練的老鼠也演戲，是不是要再施行同樣的訓練？」

「對啊！」阿生說。

但是，白醫生笑道：「實情並非如此，要並未經過訓練的老鼠會演戲，只須把已經訓練過的聰明的老鼠的腦細胞抽出來，然後提出若干醣核酸，注射到未經訓練的笨老鼠的腦部，或內腹壁去。笨老鼠即使未經訓練，也會演戲。你明白了此中道理嗎？」

阿生當然明白，他從一本科學雜誌中讀過了一篇有關美國科學家的實驗報告。知道有三名美國科學家正在作種種有關「DNA」的實驗。但是，眞正的結論還未找出，想不到白醫生卻已作了大胆的嘗試了。

白醫生說道：「這就是聰明老鼠的腦細胞中，因為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有了帶有特別知識的醣核酸，所以我們只須將這種醣核酸注射到笨老鼠的身體上，笨老鼠也會變成了聰明老鼠。現在你可明白了嗎？人類當然也是一樣。」

呂偉良從未聽過這種理論，不禁為之暗自吃驚起來！

難道霍友光就接受了這種試驗？——呂偉良心裏這樣想，口裏忍不住問道：「霍友光是不是給你注射了特別藥物？」

「是的。」白醫生得意洋洋地說：「他殘廢又愚蠢，但結果卻變得又聰明又能幹，你們可知道這是我的功勞嗎？」

阿生說：「你替他注射了一些什麼藥液？」

「我從一名罪犯的腦細胞中，提煉出他的醣核酸，然後注射到霍友光的腦部去，於是他不懂的，現在都懂了。」白醫生又說道：「當然，事情不會太簡單，例如他雙足，我要用特別鈣劑為他注射，於是他可以走路，也可以開車子！」

呂偉良道：「可是，據我所知，霍友光從前未學過駕駛汽車。」

白醫生笑道：「妙就妙在這裏，他不但會開汽車，還會騎電單車，更會開槍，而且十分準確。哈哈，你們可知道為什麼嗎？」

阿生道：「因為那名罪犯樣樣都會，所以他接受了罪犯的DNA之後，也變得樣樣皆能了，是不？」

白醫生道：「對了，罪犯生前會的，

霍友光都會了。由此証明，我的實驗有了極大的成功。」

呂偉良道：「以你的聰明才智，本來可以獲得諾貝爾獎的，爲什麼要幹出這種事來？」

白醫生聽了一怔，道：「我有什麼不對？」

「你殺了人，又敎人犯罪。」呂偉良說。

白醫生笑道：「這有什麼値得大驚小怪？我殺的只是一名罪犯，反正讓警察抓着他，他也是要死的。」

「你眞的殺了人？」呂偉良剛才只是忖測，然後才故意指他殺人，想不到他竟然直認不諱。

「別嚕囌了。」白醫生若無其事地說，「我只不過在做實驗，如果誰敢破壞我的計劃，我只有殺死他！」

阿生道：「那就是說，你只要我們不把你的計劃破壞，你就不會殺死我們，是不？」

白醫生道：「是的，所以你們的生命操在你們自己的手上。」

呂偉良問道：「慫恿霍友光去殺人的，當然是你吧？」

「霍友光殺了人？」白醫生反問道：「他殺了什麼人啊？」

呂偉良道：「你控制着他的思想和行動，還有什麼好問？你自己應該心知肚明才對。」

白醫生想了想，苦笑搖頭，道：「每一件大事必須有犧牲，偶然死一兩個人又算得什麼？一場韓戰和正在進行中的越戰，死人無數，結果，將會得到一些什麼？那才是眞的毫無價值，但是，我的實驗，假如成功的話，却不是什麼諾貝爾獎那樣簡單，結果，可能將整個人類歷史改變過來了！」

呂偉良道：「我同意你這見解，但是，爲什麼你不光明正大的去研究？」

「你問得好，也問得妙。」白醫生又說：「你認爲我應該叫誰來支持我？」

「例如政府……」呂偉良話猶未完。

白醫生已經笑着接續說：「政府？這個政府只是一間商店，沒有錢可賺的事，他們才不會有興趣。」

「但是，有些社團可能會支持你。」呂偉良說。

白醫生笑道：「別太天眞吧！你二位似乎是剛剛到達本市的。也難怪你們不知道本市的情形，別的不說，甚至一間體育會也註册成爲有限公司，由此可見一切俱是以賺錢爲目的。有人用廟宇去賺錢，也有人用社團去牟利，於是廟祝公也有成爲紳士的可能。」

呂偉良道：「但是，有些慈善機構可能會對你大力支持。」

「我想過了，慈善機構的首長們出風頭多過做善事，如果我把我的計劃提出，那班富人們可能以爲我是個瘋子呢！」白醫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所以，想來想去，我還是用自己的方法。」

呂偉良聽了白嘉士這番說話之後，覺得他有許多見解與他自己不謀而合。可惜的是：白醫生對此時此地的人，似乎有更深的成見。唯一不同的就是：白醫生對大部份的人有成見，而呂偉良只是對那些無惡不作的人有成見而已。

呂偉良覺得除了受傷的林泰之外，其他三名死者也有可能是白醫生主使霍友光去殺的。

當初人們都以爲霍友光是殘廢的，所以沒有人懷疑他會去殺人，但現在呂偉良親眼看見他走路，也親耳聽到白醫生說，他接受了另一個人的「DNA」注射。所以，那罪犯會開鎖，開槍，開車，以及狡獪等等，霍友光結果亦莫明其妙地都懂得了。

「DNA」實驗阿生認爲絕對有可能，呂偉良當然也不會懷疑。

但剛才白醫生替霍友光注射的又是什麼？

呂偉良旁敲側擊地追問過白醫生，但是他總是不肯說出來。

阿生突然看見白醫生取了一方手帕出來，以爲有機可乘，立卽遞個眼色給呂偉良，然後迅速動手奪槍！

但是，白醫生的動作比他更快！只見他手帕掩鼻，槍咀一擺，未見有子彈射出，却見烟霧瀰漫！

師徒二人心感不妙，連忙伸手掩鼻，但是，阿生因爲站得較爲接近，剛嗅到一陣異香撲鼻，便感到頭昏目眩！

呂偉良武功底子深厚，當他發覺白醫生手中所持的手槍只是一支噴射氣體的東西時，便定氣鼓勁，急促拄杖衝出那度房門。

白醫生企圖攔阻，無奈他的氣力不及呂偉良，加上一隻手須要掩住鼻孔，根本無能爲力。

儘管如此，他仍然啣尾追出！

呂偉良衝出候診室時，聽到白醫生在後面高聲指揮着霍友光：「快些阻止他！不要讓他逃去！」

呂偉良呆了一呆，霍友光已揮拳擊到了他的眼前！

呂偉良要舉起鐵杖迎格已來不及，唯有撰臂擋住！豈料不擋猶自可，這一擋却令到呂偉良痛入心脾，幾乎直叫出來！

呂偉良急忙拄杖倒退了幾步，無奈霍友光來勢極兇！步步緊迫！直令到呂偉良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擊之力！

白醫生在那邊高聲呼喝，木無表情的霍友光只有聽從他的指揮，就像一名忠心耿耿的保鏢一樣，勇往直前！

呂偉良最初是存有幾分憐憫之心，以霍友光既然與自己同病相憐，眼前他顯然中了人家的魔道，如何忍心將他痛毆？

但是，當呂偉良的處境，越來越危險時，他就要不顧一切後果，先行採取自衛了。

於是拳來脚往，候診室之內，變成了比武場！

最令呂偉良感到驚奇的，就是霍友光的武功造詣似乎極之高深，進攻時固然凌厲無匹，防守時也密不透風，的確是罕見的一流功架！

突然之間迎面一掌，霍友光來勢如電，呂偉良急忙舉杖相迎！「錚」的一聲，冒出了一股火花！

呂偉良以爲自己眼花攬錯了，對方手中未有任何五金鐵器，怎麼會跟鐵拐杖一

碰就撞出了火花來？

呂偉良呆想之際，一下子分了心，冷不提防霍友光第二掌已然凌空劈到！

「嘩啦」一聲，呂偉良身形一矮，由一張木椅的空罅攢了出去！那張供病人候診用的長座椅却立時斷作兩截！由此足見那一掌的力道如何威猛！呂偉良要是走避不及，非死卽傷！

呂偉良直如與一名武林高手過招！唯一不同的就是這對方令他處境尷尬，心情矛盾。因此，在發招時，亦往往有了顧忌了！

就是因爲這樣，更加足以令到對方處處佔盡了上風！

更加令到呂偉良焦慮的，就是阿生久久未見出來，不知道他被關在那間房裏，現在變成怎麼樣了？不過可以肯定的，就是起碼阿生已經昏迷倒地，否則，現在沒有人阻止他的行動，爲什麼他不拉開房門走了出來？

白醫生冷眼旁觀，似乎忘記了房間內的阿生，其實這正好表示他對剛才噴射出去的迷魂氣體充滿了極大的信心！

呂偉良左閃右避，前縱後躍，實在疲於奔命，相反，回頭看看霍友光，却氣定神閒地，好像一具機械人一樣，有着用不完的氣力。

呂偉良幾乎完全不敢與他過招，只是閃避！因爲對方簡直不像霍友光本人，他渾身是勁，生就一副銅皮鐵骨，四肢直如鋼條，令到能征慣戰的呂偉良也要避之則吉！

雖然呂偉良也有反擊的機會，無奈每次擊中他的身體時，對方竟然無動於中。這種情形要不是白醫生透露了「DNA」實驗功效，呂偉良還以爲是催眠師的高度成就呢！

白醫生只是袖手旁觀，顯然是要細心欣賞他本人的成就，達到何種程度。假如白醫生也動手的話，相信呂偉良更加吃不消！

呂偉良無計可想，暗念如此挨下去想打倒對方固不是，只怕到頭來還會敗倒在他的手中，倒不如設法逃出去，以免師徒二人死在這裏仍然沒有人知道。

主意既定，呂偉良便連番出擊，霍友光運拳揮腿，極有分寸，假如白醫生所講的「DNA」實驗是眞的，那麼，霍友光便是被注射了一位武林高手的腦細胞分解物體，所以才會有這套驚人身手。

不過，呂偉良到了這個地步，但求不敗，已不敢妄想求勝了。

呂偉良故意執起一張單椅，佯作擲擊霍友光，實則擲向那邊玻璃窗門，登時「嘩啦」連聲，露出了一個極大的破洞。

呂偉良正想變足一頓，就由那洞口一躍而出！

不要忘記，呂偉良雖則有一條腿是殘廢的，但是他早已裝上了一條義腿，所以看來亦與常人無異。不過他習慣了用拐杖走路。一則由於多年來的習慣，走路時更加快捷，二則更由於萬能拐杖中有着各種不同的設備，以供不時之須！

對了，萬能拐杖中的麻醉銀針爲什麼呂偉良一直沒有動用？

原來呂偉良最初並未想到霍友光對於白醫生的命令會千依百從，仍然希望揀個機會能將他帶走，假如將他麻醉，豈不負累？等到後來想用了，霍友光已施展渾身武功，迫得他喘不過氣來，如何有能力令霍友光保持一個距離讓他扳動暗掣呢？霍友光既然步步緊迫，呂偉良就變得無計可想了。

等到現在他剛想從玻璃窗的破洞口一躍而出時，白醫生也如夢初覺，他立卽拔出一支實彈的手槍，企圖制止呂偉良離去了！

呂偉良想起剛才在密室中那迷魂氣體的可怖，還以爲這支仍然是儲藏了迷魂氣體的手槍，急忙揮杖擊向他的手腕！

白醫生的手指還未扳到手槍的機掣時，已被鐵杖將手槍擊開了數尺！

但是，一直以來霍友光都是步步進迫的，現在呂偉良給予他可乘之機，凌空就是一掌，直劈向呂偉良的後腦！

呂偉良身經百戰，高強的對手也不知見過幾許，但從來未見過一個這麼好氣力的人，急如奔雷的攻勢，密不透風的防守，早已把他纏得暗自叫苦。儘管如此，要不是白醫生令他分了心，讓他全心全力與霍友光搏鬥，倒還可以支持一會，但現在，呂偉良不但面對強敵，已是有點筋疲力倦！

就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頓然感到後腦一陣勁風乍起！他雖則沒有後眼，但是畢竟也是個武功極有修養的人。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眼看霍友光那巨靈之掌已拍向呂偉良的後腦，突然呂偉良身形一歪，向住右旁閃開！

儘管呂偉良反應敏銳，無奈霍友光那一掌打得份外疾勁！

呂偉良但感渾身一麻，左肩膊已被擊中了一掌！雖則如此，呂偉良還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要是他閃遲半秒，後腦也會變得血肉糢糊！那就更加不堪設想！

呂偉良暗吃一驚！以他的武功造詣，自然可以想像到那一掌的厲害，急忙運氣定神，未及轉身，鐵杖已是往後力撞了一下！

霍友光正要繼續進襲時，腹部受到了鐵杖的撞擊，身不由主地，往後倒退了幾步！

呂偉良就趁此機會，捨身狂衝，竄向玻璃窗的破洞口，彷若燕子穿簾似的，轉眼間，人已落在窗外的行人道上！

放眼四望，街道上，想找個警察也沒有。

呂偉良知道處境的危險，一步也不敢停留，忍受着一切痛楚，匆匆忙忙走向路旁的停車處，攢進了他的汽車裏去！

呂偉良定一定神，悄悄鬆了一口氣，望向車外，並未看見霍友光和白醫生二人衝出街外！

神經稍爲鬆弛下來，呂偉良就感到肩膊隱隱作痛，他心裏不禁暗暗吃驚！

呂偉良知道那一掌的功力，要是不及時治療，極有可能變成半身不遂，回頭再想想阿生的處境，更爲之担心不已！

此情此景，要他負創硬闖，恐怕力不從心，於是立卽駕車離去！

呂偉良一口氣將車子開返家門。車子

也未停放得好，他已下了車走進屋內。新來的看更人溫伯看見他面色蒼白，不禁驚問道：「呂先生，你怎麼樣啦？」

這位溫伯是新來的看更人，呂偉良知道他是個無依無靠的老人，過去曾習武功，懂得一些跌打醫術。雖然年將六十，但看去還只不過四五十歲之間而已。

當下呂偉良說道：「溫伯，別問這許多，請到舍下裏來幫幫我忙！」

溫伯心感不妙，他是由呂偉良介紹到這兒來當看更員的，自然了解他的爲人。現在聽到呂偉良這麼說，立即陪住他登上樓。

進了家門，呂偉良立即把衣服脫下，讓溫伯看看他左肩膊的傷痕。

溫伯有跌打醫術的經驗，看見這情形就說：「這傢伙出手好狠！這是鐵砂掌，對方一定很高强吧？」

溫伯說着，已走向一個櫃枱之前，他知道呂偉良自製的跌打藥物是放在這裏的，因爲有時呂偉良有些跌打藥物的製煉，也須要溫伯的從旁協助。

呂偉良沒有答覆溫伯的問話，首先打了一個電話給夏探長。告訴他那家醫務所之所在，以及阿生處境的危險！

夏維當然了解呂偉良的爲人，他不輕易求助於他人，尤其是警方。但是，現在他竟然爲了協助警方追尋綫索而受了傷，無論在公在私，都是義不容辭的。何况，警方這時正因爲在郊區農村一帶找不到霍友光的下落而大感困惑之際，一旦得到這消息，立刻召集大隊人馬，趕往現場。

呂偉良那個電話也未打完，溫伯已把藥膏塗在方塊的厚布之上，替他敷到左肩膊之上去。

呂偉良首先感到一陣赤痛，彷彿被火灼傷，然後便是陣陣清涼！

溫伯又取來一杯開水，把一顆蠟丸夾破，一粒大如指頭的藥丸，黑如墨炭，他對呂偉良說：「快服了這解毒丸，先去睡一覺，你的傷勢可不輕啊！」

呂偉良吞丸喝水，又將衣服穿起。這時他才對溫伯說道：「阿生有危險，我還要出去！」

溫伯一怔：「你傷成這樣，怎可以四處走動？」

呂偉良道：「不要緊，吃了藥之後，我會支持得住的。謝謝你，溫伯。」

呂偉良說完之後將杯中開水一呷而乾，然後匆匆拄杖外出，溫伯替他鎖門，靈犬「多利」好像懂人性一樣，剛才瞪住他們談話，現在又一聲不响地跟在呂偉良後面。直至到呂偉良打開車門，牠快如閃電般跳進了車廂中，呂偉良才發覺。

呂偉良沒有把牠趕走，只是苦笑一下，就將汽車加速開往白醫生的醫務所。

呂偉良的車子只到街口，就發覺大批警員把附近一帶封鎖。

呂偉良從一些警官口中知道夏探長正率領助手們，持入屋搜查手令，進入白醫生的醫務所中，於是他也帶了「多利」入內。

「多利」幾乎急不及待地衝了入去，大概牠已嗅到阿生的氣味了！幾名守在門口的警員，嚇得一跳，呂偉良忙把牠喝住了！

儘管如此，「多利」還是竄了入室去了！

夏維探長這時剛由裏面診室走到外面的候診室來，他奇怪地盯了呂偉良一眼：「你不是開玩笑吧？這裏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呂偉良心裏又是吃了一驚，喃喃地說：「那就糟透了，他們一定已將阿生帶離這裏。」

呂偉良一邊拄杖內進，一邊問道：「有沒有搜過裏面兩間房？」

夏維說道：「每一個角落都搜過了，倒不見有人，反而見到大批的老鼠。」

呂偉良解釋說：「老鼠是要來實驗的。趕快設辦法把白醫生找到，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夏維苦笑搖頭：「我不能單憑你的投訴，而下令通緝一位醫生，你也知道，醫生在這裏受到普遍的尊重。難道你要我控告他養老鼠嗎？」

呂偉良道：「你不要以爲這是我向壁虛構的，一切都是實情。」

呂偉良說着，又將衣服脫下，讓夏維看看他的傷痕，那兒已敷了藥。

夏維仍然半信半疑地問：「事情到底發生了多久？」

呂偉良道：「前後不過半小時左右而已。」

夏維看看腕表，已是七時十分，黃昏時候了。

呂偉良又說：「白醫生正在進行一項十分恐怖的實驗，霍友光正是因此而受到他控制的人。這件事並非三言兩語能令你明白的，總之，如果你相信我的話，就快些設法把白醫生找到。」

夏維想了想，咬咬下唇，終於接受呂偉良的意見，吩咐一名助手，通知總部，設法在醫生登記檔案中查出白嘉士的居處了。

呂偉良進入診室，想從壁畫後面的暗格中找出那一叠特別病人的病歷咭，但是暗格之內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

呂偉良嘆氣道：「眞可惜，要是讓我們找到那一叠咭紙，相信一定可以找出其他接受過DNA實驗的病人。但現在，我們只能知道一個霍友光而已。」

夏維問道：「你怎麼知道那叠咭紙就是病歷表？」

呂偉良說道：「當時距離雖然頗遠，但是，我可以看得出，那些咭紙，與我們在掛號室中找到的病歷表，差不多同一模樣。」

地下密室　發現屍體

正當呂偉良與夏維在討論時，「多利」又蠢蠢欲動，要衝到後面的一間房子去──那是飼養了大批虫鼠的一間房。

夏維叫一名助手把「多利」拉住，差一點給「多利」噬咬了一口！

呂偉良心裏感到奇怪，他知道「多利」不會不受勸告的，裏面可能有古怪，但夏維認爲「多利」只是嗅到了老鼠的異味，因而狂性大發！

呂偉良推開那度門，與「多利」走了入去！

「多利」瞧也不瞧那些一籠籠的老鼠，直闖向更後面的另一間密室──那就是擺滿了儀器一副人腦標本的地方。

呂偉良和夏維等人看見「多利」的舉止都感到驚奇不已！

「多利」一直竄向一列櫃枱前面，用牠的前爪抓着那些櫃門。

夏維立刻明白過來，「多利」未必是無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

他打了一個手勢給在旁的助手們，於是個個拔槍在手，小心戒備！

呂偉良在這時候也想起了：這是他曾經弄開過的空櫃，裏面空無一物，但却鎖得牢牢的。當時，他就曾經亮起了電子電筒，照射櫃內各處，始終看不出一些端倪來。

現在「多利」既然伸出前爪去抓那列櫃門，相信必有道理。

一名探員過去將櫃門拉開，裏面仍然是空空如也，一無所有。

「多利」衝進了櫃內，仍然瘋狂地，用牠的前爪去抓櫃內的木板！

爲什麼「多利」會這樣？呂偉良不難可以想像得到：「多利」大概嗅出了一些特殊氣味，最有可能當然是阿生的氣味。因爲當呂偉良駕車趕來這兒的時候，曾經告訴過牠，阿生被人捉住了！

「多利」是一頭靈犬，有時牠跟阿生比較呂偉良更爲親切！

呂偉良蹲在櫃前，把「多利」拖了出來，伸手入櫃內輕輕敲擊了幾下，發覺其中有一塊板傳出的聲音十分空洞。

呂偉良心裏有數，再伸手在櫃門頂上的邊緣摸索，那是眼睛看不見的，結果也給他摸到了一個暗掣，輕輕一扭，那塊木板立即滑開。

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又深又黑的洞穴。

呂偉良後悔第一次進來時未有想到這是一度暗門，只道是白醫生故弄玄虛。

「多利」低哼兩聲，又要撲進去，但給呂偉良緊緊拉住牠頸項上的皮圈！

呂偉良站了起來，避過一旁，讓夏維的一名助手，用强光手電筒探射內裏的情形。

呂偉良急不及待地問道：「看見阿生嗎？」

那探目道：「不！只見一度扶梯，下面似乎是一個密室。」

夏維親自攢進櫃內，探頭入洞口內看看，豈料在電筒的光圈下，竟然看見一些棺木似的東西，只是那些長方形的東西都是玻璃製成的。

夏維身先士卒，首先落去！其他探員拔槍在手，在戒備中，先後落至地牢底下了。

那是一間頗大的地下室，除了數具玻璃棺材之外，還有一些手術用的儀器，一張手術床上，仍然可以看見斑斑血漬。令人有點觸目驚心！

最令人吃驚的，就是每一具玻璃棺材之內，都躺有一具屍體！

屍體全是男性的，每一具都用防腐的藥水浸着，保存得栩栩如生。

一名探員找到了電燈的開關，把地下室內的電燈按亮了。

這時候，另一名探員立即在那邊發現了一條秘密通道，似乎是通往另外一處地方的。

一組探員把一度活門推開，由一名探目率領，沿住通道搜索過去！

大約走了一條街道那麼遠，便可以看見一度扶梯，警探們由那兒找上去，發覺上面是一間空屋。屋內蛛網塵封，好像很久沒有人居住了。

警探由門縫望出去，那是另一條不同方向的僻靜街道。

門正被人在外反鎖。警探設法將它打開，外面門板上貼着一張紅紙：「吉舖招租」，但這些字跡已經褪了色。

看來已貼上去好幾個月了。

有些海報甚至已加蓋在旁邊四周，整幅門板上五顏六色的，貼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就是沒有將「吉舖招租」的紅紙黑字遮蓋，這大概也算得是貼海報的人「尊重業主」的「主權」吧！

警探把情形轉達夏維。

夏維探長這時正在查驗地下密室中的四具男性屍體的身份。呂偉良担心阿生已遭毒手，所以，也一直在留心觀看那四具男屍。

幸而這四具男屍之中，並未有阿生的份兒。但這並非表示阿生就安然無事。

阿生和霍友光，顯然已被白醫生帶走了。

呂偉良希望能及時將阿生救出虎口，令「多利」沿住通道，直達那間空屋，再由空屋追踪到街上，但是，「多利」只帶他到了路旁就停止下來。

「多利」的嗅覺雖則靈敏，但是，阿生假如被人用汽車儎走，牠將無所施其技，眼前，牠就是只嗅到一陣陣電油的氣味了。

呂偉良獃在路旁，若有所失！

警方總部接到消息之後，立即派來驗屍官以及指紋專家等。

白嘉士醫生的醫務所被警方封閉，作進一步的詳細搜查。

但是，放在雪櫃中的那些藥瓶，不見了。

根據呂偉良的口供，放在雪櫃中的藥液，極有可能是經過提煉的「醣核酸」，這些東西如果注射入人體之內，足以影响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爲。

警方又根據報失名單，希望可以偵查出這四名男死者的眞正身份。

結果，有一名是運動家，他叫陸健全，一名是軍械專家陳萬秋，據說以前是某大兵工廠的高級技師，他失踪後一般以爲他投靠某方面去了，想不到現在才知道遭人毒手。

第三名是大學教授樂天祥。

第四名在失踪名單中找不到，但警探很快就可以查出他是一名逃犯林大成。

林大成有嗜殺狂，警方自從發覺他越獄逃脫後，便將他列爲危險人物。曾一度展開地氈式搜索，另一方面則警告市民小心防範，如發現此人踪跡，立即與警方連絡。

想不到現在林大成反而被人殺害，怪不得警方的綫人也無法可以找到他的下落了。

四個男子有着四種不同的身份，但每一個都非常突出，到底他們如何會落入白醫生的手中，而遭到殺害？相信也只有白嘉士才會明白。

無論如何，這件事立即轟動一時。

當市民知道先後發生的幾宗冷槍殺人案件，都與白醫生有關時，偏偏白醫生和霍友光等人都逃脫了，因此他們非常震驚，担心冷槍狂人隨時隨地會在他們的身邊出現。

下一個不幸被殺者是誰？當然沒有人知道，但已經死去的燒焊技工尤甲，家庭主婦金太太以及小童江志修等三人，則顯然是給冷槍狂人所殺。

至於由白醫生所控制的冷槍狂人，到底又有多少？起碼已經知道的，就有一個，他就是霍友光，不過，根據種種跡象推測，可能還有其他受到白嘉士所控制的殺手。

霍友光雙足本來殘廢的，白醫生如何把他醫好？這是全世界醫學界所關心的事，假如撇開犯罪問題不談，白醫生的成就是偉大的！

他不但作出許多破天荒的實驗，同時揭開了人類思想的奧秘！

呂偉良親身經歷的事不會假的，那麼，白醫生顯然在「DNA」實驗方面，創下了奇跡！外國科學家正在着手籌劃的實驗，他已經大胆地由老鼠的身上搬到了人類的身體來。

大批外國科學家專程飛到當地，要求警方准許他們接觸白醫生的儀器以及一切資料。

警方只准他們在警局裏研究和參觀，因爲這是將來呈堂的証物之一。

根據這班科學家的意見，認爲白醫生的試驗已經有了成就！

他們是根據警方從白醫生醫務所內找到的資料，而作出這項結論的！

白醫生所做的實驗，美國已有三位科學家做過了。當時，有三位美國科學家利用歐亞種的老鼠，訓練牠們每次聽到一種特殊的聲響，便自盒內走出，咬走一塊食物。

另外一組從未受過訓練，聽到怪聲不會有任何反應，但是，當科學家把受過訓練的老鼠的腦細胞提煉出若干「醣核酸」之後，注射到後者的內腹壁，後者即使從未受過同樣的訓練，也會做出前者的巧妙動作——那就是每聽到一聲怪响，便走出來咬走一塊食物。

這項實驗的成功，証明了一項新理論：腦細胞內的「醣核酸」，是動物思想的重要因素。

爲什麼白醫生又會養了那麼多的虫類呢？

當初警方百思不得其解，後經一批科學家的解釋，才知道這些虫類也是供研究和實驗之用的。

有一種虫類生長能力極强，即使將牠切成四五段，牠們仍能生存下去，不到兩星期，每一段都能獨立地生長出各種必具的器官，例如頭，眼，咀和性器官等等。

這就是扁蠕虫。

美國密歇根大學心理學教授麥康納，曾把蠕虫作了一項實驗，發覺蠕虫不但生長能力極强，而且記憶力也十分驚人。

麥康納開始訓練時，將一條蠕虫放在一條透明塑膠管內，當牠往前爬行時，麥康納教授利用强光照射到牠的身上，然後再利用電壓對牠進行輕微的電擊。如是者進行了一百至二百次的訓練。

後來，只要亮起强光，那條受過訓練的蠕虫就畏縮不前。這表示牠已知道强光一亮起，下一步便是可能受到電擊！

休息了四個星期之後，再以同一方法試驗，那條受過訓練的蠕虫，仍能保持這種反應——只要亮了燈，牠便停止一切行動，以防電擊！

這是表示蠕虫確有强烈的記憶力而已，後來麥康納將這條受過訓練的蠕虫切開兩段，等到牠生長成兩條獨立的蠕虫時，再將這兩條蠕虫拿來試驗。

結果，奇怪的是：這一分爲二的兩條蠕虫，竟然同樣地能記憶「電擊」的經驗教訓——一亮燈，牠便曉得即將遭受到電擊，立即畏縮。而其他未受過同一訓練的蠕虫，當然不懂這些。

於是，麥康納便懷疑到受過訓練的蠕蟲，「頭」與「尾」均有思想和記憶的重要成份——醣核酸。

下一步的實驗是這樣的：麥康納將一條受過訓練的蠕蟲，搗成肉漿，讓其他飢餓的蠕蟲（未受過訓練的）吃了。

結果，這些未受過訓練的蠕蟲，因爲身體內有了前者的思想成份，竟然也會作出預防「電擊」的畏縮動作。

至此，麥康納教授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動物的思想確有可能是受到「醣核酸」的控制，換句話說，假如能夠再進一步提煉出那一種成份的「醣核酸」對記憶與智力最有帮助的話，就可以製成一種新的針藥，令到一個健忘或愚笨的人，變成聰明能幹。

正因爲這項重要的科學實驗還在研究階段，想不到白醫生已付諸實現，所以才會轟動世界，引起各地有興趣的科學家，紛紛趕來。他們都希望看看白醫生的成就達到何種程度！

根據這批科學家的見解，配合冷槍殺人的記錄，再加上那四名不同身份的屍體的解剖結果，証明白醫生確已進行了一連串的「DNA」實驗。

驗屍官的報告，証明在地下密室所發現的四具男屍，腦部均受到針狀物體的刺破，這表示他們死前曾被白醫生抽取腦細胞，目的顯然是爲了要提煉一種重要的醣核酸。

一個人的聰明與愚笨，腦部可以說是唯一的影响。白醫生大概要証明他的實驗，所以才會不擇手段，把四個不同身份，但十分突出的人物，誘到他的醫務所去，加以殺害。

然後他又把不同的性格的四個男子的腦細胞抽出製煉成四種不同的醣核酸混合藥物，利用真人作大胆的試驗！

科學家根據呂偉良的提供，認爲霍友光可能接受了白醫生的特殊治療，所以才會由一個殘廢者，變成一個行動十分敏捷的人。

如果這種推測是真的，那麼，白醫生不但在「DNA」實驗方面有了重要的成

就，而且，在醫學方面也有史無前例的驚人成就。

在世界醫學史上，至今爲止，小兒痲痺症還是無法可治的，醫學界一致認爲：小兒痲痺症只可以預防，而不能治愈！

換句話說，在患上了之後，便會無法挽救，殘廢已成定局。

然則，白醫生用何種方法令事實已告殘廢的霍友光如此靈活機敏？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科學家，對此大感興趣。

他們紛紛要求當地警方發出特赦令，令到白醫生無所顧忌地出來，提供他的先進經驗，藉此希望可以挽救全世界成千上萬的殘廢者。

但是，當地警方，却沒有這種權力，他們只是執法者，一切權力在司法者的手中。

當地的司法者一向視人命如草芥，警察往往冒住生命危險去抓罪犯，但司法者却莫明其妙地輕輕將犯罪者放走！

因此，來自各地的知名科學家的聯名請求，終於獲得當地最高當局的同意。不管過去白醫生殺了多少人，以及可能因他的實驗而促使其他人間接死去——例如三名被冷槍射殺的人。

總之，當局一切不究既往，只要白醫生自首，以後不再殺人就是。

但是，這項呼籲有如石沉大海，一些反應也沒有。

阿生和霍友光下落不明，呂偉良担心他們已變成白醫生的實驗犧牲者。

正當人們議論紛紛之際，又有人被冷槍射殺——這是第五宗冷槍射擊事件中的第四名犧牲者，唯一生還者，就是被獵槍擊傷的林泰。

第五名被冷槍射中的，是一名商人柯本善。

柯本善年已五十，他剛與兒子柯沛由一間飯店裏出來，時間已是晚上八時半左右。

冷槍一响之後，柯本善已中彈倒地不起！

柯沛年已二十五，學過技擊，身手十分敏捷，當他發覺父親已無生還希望時，立即想起連日來，人們所恐懼的冷槍狂人了！

他仰頭望向一處天台，黑暗中，霓虹管的光芒仍能帮助他的視綫。

柯沛依稀可以看見那處天台上，有人影閃動，他立即不顧一切，急步飛奔而上了！

當他一口氣衝上了天台之後，那人正由另一處梯間撤退！

柯沛知道他有槍在手，但是，想起父親的慘死，他決不能輕輕將這傢伙放過，於是，他情急智生，揚聲高呼：「不要走！我是警探……」

話猶未完，「砰」然一聲槍响！那人又朝住柯沛這方向開了一槍！

柯沛早已有了準備，明知這是必然的後果，所以他只是故意叫出一聲，藉此令到那人加速逃走！

柯沛十分機靈，只叫了一聲，便三步一縱，兩步一跳的，沿住原路急急奔下樓去！

原來柯沛早已看清楚這一帶的形勢，知道這一列舊樓只有三四處梯間可以通到樓下來，只要他早一步落到街上，那冷槍手便無所遁形。加上剛才响了兩槍，希望附近有警方的人員聞聲趕來協助。

果然，一輛私家車之內，匆匆跳出二個人影，他們正是辛尼和一名警探。

原來夏維探長爲了追尋白醫生和阿生等人的下落，連日來已下令各警探取銷休假，分組駕車在各區巡邏，希望冷槍手會再度出現。

夏維認爲只要抓住其中一名放冷槍的人，相信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白醫生和阿生他們。

剛才辛尼正駕車由附近經過，聽到槍聲已心感不妙。再發覺那邊有人倒地不起，才從途人口中知道一名青年赤手空拳衝上對面的天台去！

辛尼大驚，冷槍手當然有槍在手，那青年分明是死者親人，可能由於過度激憤，才會赤手空拳去找放槍的人！

這時辛尼和另一名警探小胡已跳下車來，看見柯沛守在梯間，便知道他就是途人口中所說的青年人。

辛尼一邊戒備，一邊摸出証件，朗聲對柯沛說：「我是警探！」

辛尼所以要步步爲營，無非担心柯沛一時悲憤過度。一個人在過份激動時，會做出一些常人難以理解的事來的。

柯沛正在留心其他三處梯口有沒有人衝下來，一旦聽到辛尼是警探，正是求之不得。於是把情形約畧說了一遍。

辛尼一邊拔槍在手，一邊吩咐小胡到那邊去，截查任何由這一帶梯間下來的人，另一方面，辛尼又叫柯沛趕快去打緊急報警電話，希望總部能及時派人來封鎖這個地區。

在附近圍看熱鬧的途人越聚越多，就是沒有人敢過去扶助柯本善。直至到一名段警聞訊趕來時，才發覺柯本善早已氣絕身亡！

其實，柯沛老早就發現那一槍擊得十分準繩，子彈中正了額角中央，所以柯本善哼也不哼一聲，倒了下去！要不是這樣，柯沛也不會放棄搶救他父親，而只會去設法抓兇手。

不久，大批警方人員分別自四方八面趕到了現場上來！

他們有些是總部直接派來的，也有些是正在附近巡邏時，接到總部的消息而趕來的。因此，剎那之間，滿街都是警方的人。

但是，辛尼和他的同僚小胡，始終不見有人由那一帶梯間下來，爲什麼？

柯沛力証他目睹兇手就在天台之上，天色雖黑，但是，高處的霓虹管，令到他能看見天台上的情形，當時那槍手正擬由另一個梯口逃走！

辛尼曾叫小胡守住下面，他親自登上過天台搜查，但一無所獲！

儘管如此，警方憑路人的口供，再印証柯沛的描述，絕對相信槍手還未逃去！於是，近附被警方加以封鎖，任何車輛行人，均不准通過，再來一次地毡式的搜查了。

那一列舊樓可能是同一位業主的，所以建築形式幾乎一樣，天台也是可以互通

的。所謂「一梯兩伙」，正是這一類樓宇了。

那一段有四個梯間，也就是有八間四層高的樓宇。樓下全是店鋪，樓上全是住宅。

辛尼和他的同伴既然看不見有人下樓，這就是說：槍手可能仍躲在天台上，否則，有可能躲到樓上任何一個單位裏面去了。

警方老早已經有了充份的準備，只要有人再被殺，就要設法盡一切可能封鎖現場，進行逐屋搜查，務求捉到這個兇手爲止。

因此，警方在封鎖那條街道之後，很快就憑住入屋搜查手令，進入每一個樓上住宅單位搜查。

夏維探長和一批高級警官聞訊趕到現場，親自指揮一切，呂偉良也就獲得特別准許，進入了封鎖圈內，與夏維會面。

現場上一片緊張，街道上固然軍警林立，就是附近各處街口，也停了不少警車，警員荷槍實彈，如臨大敵。

至於肇事現場的梭羅街，更架起機槍，彷彿一場巷戰即將展開一樣。

呂偉良與柯沛接觸，詳細詢問關於那槍手的情形。

坦白說，他非常担心那槍手就是阿生，因爲他曾目睹白醫生如何控制霍友光。萬一阿生也像霍友光一樣，被白醫生注射了一些足以控制思想的藥液，阿生當然也有可能變成一名嗜殺成狂的兇手。

但是，可惜柯沛根本不知道那人的面目是怎麼樣的，他衝上天台時，只見那人影彷彿很高大，行動十分敏捷！

柯本善已被送往殮房，他當場被証實頭部中彈，以致立即死亡。

父親雖然死了，但身爲兒子的柯沛十分冷靜，他只用電話通知家人趕往殮房，自己却留在現場上，協助警方緝兇。

呂偉良眞不願看見自己的徒弟變成一名冷槍狂人。萬一眞的到了那田地，他就會看見自己的一番心血付諸流水。

因爲根據已經獲得的資料証實，白醫生的「DNA」試驗，確已有了成就，只要白醫生在阿生的身體上注射這一類足以影响思想的醣核酸，阿生就會變成一名狂人。

想到這裏呂偉良就感到木然。

呂偉良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一組警探已在天台上找到了那支來福槍！那是被人收藏在梯間，一堆廢物堆裏的。

警方的軍火專家已查出這支槍發射過二响子彈，証明它就是射殺柯本善的兇手留下的。

幾組由高級警官率領的搜查人員，正分頭在各個單位的住宅中，找出剛才上過天台的住客，並且向所有的人解釋，這個兇手不但可以射殺途人，甚至對身邊每一個人亦有危險，因爲，他可能接受過白醫生的「DNA」注射，使思想上有嗜殺行爲。

這是夏維的指示，他認爲這項解釋不但十分須要，而且切不可省去。只有向所有住客解釋清楚，他們才明白到本身的危險存在，然後與警方合作，說眞話！

夏維在當地居住了數十年，自然明白到當地人的心理：如果與本身安危無關重要的事，他們是決不理會的。所以在搜查行動中，還得展開心理攻勢！

在一戶人家搜查的一位警官，於向一對夫婦解釋淸楚之後，那個做丈夫的正想說話，做妻子的立即扯了他一把！

搜查小組除了一名高級警官之外，有穿上了避彈衣的警員和探員。他們看見這婦人的舉止，都感到十分驚奇！

警官問：「這裏除了你們兩夫婦之外，還住了一些什麼人？」

那個叫廖海的戶主說：「還有我的兒子，但是，他是個白痴。」

廖太太也陪着笑臉說：「是的，我兒子一直在房間裏睡覺，未出過去。」

警官想起了她剛才的神情，心裏已經明白了大半，說道：「可以叫他出來談談麼？」

廖太太道：「他已經睡了。」

警官又問：「他多大年紀？叫什麼名字？」

「他只有十九歲，但生得高大。」廖太太說，「他叫小呆。」

「這裏就只住了你們三個人？」警官一邊問，一邊留心各處。

廖太太說：「是的。」

警官讓廖氏夫婦看過了手令之後，表示要進行一次澈底搜查。廖海沒有意見，但是，廖太太却大表反對。

不過，反對也沒有用的。警方的行動既然是合法的，誰也阻止不了。

就當一名探員企圖進入廖小呆的臥室時，突然「砰」然一聲槍响！登時嚇得在場各警員紛紛伏下，而首當其衝的一名探員，反應極之敏捷，他的胸膛被擊中了一槍之後，人已反彈向走廊那邊！

還好這探員身上穿了避彈衣，否則子彈可能已穿過了他的心臟部位，現在只是外衣留下了一個洞孔，並未傷及皮毛。

廖太太瘋狂地衝過來，但給她丈夫一手拉住。廖海說道：「別這樣！小呆可能已失去了常性！」

廖太太極力要擺脫她丈夫。她說：「不要拉住我，他們會殺小呆的。」

話猶未完，又是「砰」然一聲槍响！子彈自房間中飛出！一個燈泡被擊中，房門一帶變成一片黑暗。

負責帶隊的警官担心廖小呆會冒死衝出，更担心他由房內遁去，因此，警方一邊吩咐探員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樓下的夏維探長，一邊問廖海：「房間裏有窗門嗎？」

廖海說道：「有是有的，但那兒有窗花圍住，小呆逃不了的，請你們不要殺死他！」

廖太太也哽咽含淚道：「是的，他終會出來的，警官先生，請叫你的手下切勿開槍！」

警官沒有答應她，因爲他不知道廖小呆什麼時候衝出來，如果警方眞不開槍，豈不是只有被對方射擊的機會？警方當然不會這樣做。

不過，警官却對廖海夫婦說道：「你們是他的父母，試一試高聲勸他出來投降吧！」

廖海果然依了警官的話做了。他高聲說道：「小呆，出來吧！只要放下手上的槍，慢慢的走出來，你會沒事的。」

可是，裏面一點反應也沒有。

警官也高聲說道：「街上佈滿了警方的人，你無論如何也逃不掉的，如果你棄械投降，你父母仍然可以請律師爲你向法官求情。誰都知道本市的法官最富有同情心，像你這麼年青，法官大人一定會給你機會自新的。」

廖太太也哽着咽喉道：「是的，警官講得對啊！你是我們唯一的兒子，無論如何，我們也要爲你辯護的。小呆，你出來投降吧！」

這時候，夏維探長已率領辛尼等人上來。他們是接到無線電通話機的通知，才匆匆由街上趕來的，街道上的包圍網，已把焦點集中到這幢樓宇來了。

夏維問那警官：「房間裏只有他一個人嗎？」

警官道：「我也不知道，我們未入去他便開槍。不過，照這對夫婦說，房間裏只有他一個人，那是他們的兒子。」

夏維吩咐身旁的辛尼：「去把防毒面罩拿來，叫他們準備施放催淚彈。」

辛尼依了探長的話去做。

房間裏一些反應也沒有。但是，在强光手電筒的探照之下，那度房門已經關閉了。

街上的警員奉命準備施放催淚彈，一小隊警員已登上了對面的天台，準備居高臨下，對準廖小呆臥室的窗口，把催淚彈射入去。

許多强烈光柱集中到廖宅那一層樓宇去，那是警方和消防當局搬來的强光探射燈。假如這時候廖小呆站在窗前的話，他一定無法睜開雙眼。

辛尼奉命負責指揮發射催淚彈的警隊，但是，他在天台上却看見廖小呆臥室的窗口落下了厚厚的絨簾。

他用隨身携帶的通話機與屋內的夏維探長取得連絡。

夏維等人在屋內已戴上了防毒面罩，只待把廖海夫婦勸離現場。然後就通知辛尼指揮對面天台上的警隊施放催淚彈。

可是，廖太太無論如何也不肯離開。她哭哭啼啼的，令到她丈夫也無計可想。

最後，夏維只有調來數名孔武有力的女警，將她强行拖走！

夏維一聲令下，埋伏在對面天台上的警隊，便朝準了廖小呆的臥室窗口發射了一批塑膠子彈，先行將玻璃窗門擊破，然後才投入大量催淚彈！

不到數分鐘光景，廖小呆便在連聲嗆咳中，自房間裏走出來！

警員一湧而上，順利地將他拘捕！

廖小呆一點也不似白痴，他身裁魁梧，正是柯沛在天台上所見的身形。

當他坦然承認開槍射殺柯本善時，柯沛衝動得要撲上去揍他，但是，在場的警方人員將柯沛勸開了。

夏維問廖小呆道：「你可認識柯氏父子？」

廖小呆道：「我不認識他們。」

「那麼，你爲什麼要殺他？」夏維又問。

廖小呆怔怔地說：「我也不知道，只知道這是十分愉快的事！」

「愉快？」夏維怔了一怔，問道：「是不是有人主使你？」

廖小呆搖搖頭：「沒有任何人主使我，是我自己的主意。」

夏維又問：「你幹了多少宗？」

「這是第一宗。」廖小呆說。

「那麼，你的槍械由誰供應？」

「我不知道。」

「你別嘴硬，我勸你還是爽快點說了出來，也許你的罪名可以減輕一些。」

廖小呆想了想，終於說道：「我是眞的不知道，有人打電話給我，說在天台上面的廢物堆裏收藏了一支來福槍和一支手槍。那人又說，如果我取得這些槍械，便可以滿足我的殺人慾望！後來我悄悄登上了天台，果然搜到這兩支槍。」

夏維探長和所有在場的人，均大感驚奇！

夏維探長又問道：「你絕對不認識那人的嗎？」

廖小呆道：「我不知道他是誰。」

呂偉良在這時候却跑到那邊去訪問廖海夫婦。不知是否心理作用，他總覺得廖小呆的眼神中帶點呆滯，說他是個白痴，並無不當之處，但有時他似乎又表現得十分正常。

呂偉良問廖海：「令郎最近有看過醫生嗎？」

「有的，一直都接受一位醫生的治療，到了最近數天才停止下來。」廖海說道，「那位醫生就是報紙上所說的白嘉士醫生。」

「果然又是那個魔鬼醫生！」呂偉良似乎早已料中了，所以他說：「小呆曾接受他的特殊治療，而且，你覺得頗有功效，是不？」

「正是這樣。」廖海輕輕嘆了一口氣！「他本來是個白痴，但經過白醫生的治療之後，漸漸變得聰明乖巧了，我正滿懷高興之際，想不到白醫生却出了事。」

「爲什麼報上出現了白醫生的報導後，你不與警方連絡？」呂偉良問。

廖海道：「不怕坦白說，我內心非常感激這位醫生，我不想恩將仇報。」

呂偉良道：「但是，事實上証明他並未對令郎有什麼恩典，他只是將令郎作爲一種實驗而已，到頭來還害了令郎。」

「是的，我現在當然明白了！可惜已經太遲了！」廖海說，「今天那個電話打來找小呆，最初是我接聽的，我現在回憶起來，好像是白醫生的聲音，但當時小呆只說是他的朋友。」

呂偉良眞不明白，廖小呆爲什麼會對白醫生的命令千依百從？

廖小呆這時在那邊對夏維說：「晚飯後，我登上天台，找到那些槍械，內心有一種瘋狂的想法，就是要殺人！於是我伏在天台的欄杆上，等候目標，結果給我揀中了，而且，射得十分準確，可惜……」

夏維說道：「可惜這是你生命中的第一宗，也是最後一宗。在此之前，你殺過人嗎？」

「沒有，甚至想也未想過。」廖小呆說，「大概是由白醫生替我進行特殊治療

之後開始的，我的腦海中，有太多的思維了。」

「白醫生？」夏維探長當然想起了白嘉士！

呂偉良由那邊走過來，插嘴道：「是的，他說的正是白嘉士醫生，廖海剛才已供認了，他兒子正是白醫生的特別病人之一。我說過了，白嘉士那一疊病歷表對我們非常重要，可惜找不到。否則，今天的悲劇可能不會發生。現在補救的辦法就是要你發出緊急呼籲，看看那一些人看過白醫生，以及接受過特殊的治療，否則，可怕的事情還會繼續發生！」

夏維探長覺得言之有理，立刻透過總部警方的公共關係部門，依了呂偉良的說話，用警方的名義，向全市市民發出一項特別呼籲！

其實，在此之前，報章在刋出白醫生的可怖新聞時，已提醒市民，若果有人光顧過白醫生的，立即與警方連絡，但是，奇怪的是一直沒有人報警。

可能是市民怕事，也可能是曾經接受過治療的市民們，以為事過情遷了。所以，這一次警方特別透過電台，電視台以及報紙等，說明利害關係，例如廖小呆就等於一顆計時炸彈，如果家人不及時報警的話，結果受害者可能是他們自己。

廖小呆的落網，令到警方更加急於要把白醫生逮捕，可惜一點辦法也沒有。

現在只有希望有人報警，從白醫生的特殊病人中，獲得一些實貴綫索。

留在當地的一些科學家，對廖小呆又引起了極大的興趣。

於是他們要求警方讓小呆與他們接觸，但是，這一次遭到警方拒絕了。

警方因為事態嚴重，不能讓犯人再與外間接觸。甚至一切關乎這方面的消息，也進行保密。

警方這樣做，無非希望獲得其他病人家屬的合作，早日向警方告密，儘早把白醫生的下落查明。

呂偉良最担心的，當然是阿生。說不定他正接受白醫生的特種試驗，不久之後又成為另一名冷槍狂人……呂偉良只要想到這裏，就心灰意冷！

就在這時候，呂偉良突然接到一個神秘電話。

電話是打到呂偉良家中去的。當時呂偉良正由外面回來。

連日來呂偉良訪問了不少三敎九流中人，希望獲得一些綫索，把阿生找到，但是，結果一點成就也沒有。

他從來未試過如此困惱，懂事的「多利」也顯得毫無神氣。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接到了這個電話，令到呂偉良在絕望中，精神為之抖擻起來。

電話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那人說：「你是呂偉良先生吧？」

「是的，你是誰？」呂偉良問道。

「我是誰，請你別管，如果你答應我一個要求，我會立即會晤你。也許可以帮助你找回你的徒弟阿生亦未可料。」

「好吧！你有什麼要求儘管說出來好了。」

「你不能報警！」

「為什麼？」

「我不想惹麻煩？」

「好的，我答應你！」

「那麼，今晚十二時正，我在北郊公路的露天茶座裏等你，你只可以一個人到來。」

呂偉良道：「但是，我未見過你，如何可以認出你呢？」

「那有什麼要緊？我認得你，到時我會過來招呼你的。」

「好吧！那就一言為定！」

「記住！如果有警探同來，我絕對不會見你的。」

說完立即掛綫！

呂偉良在電話機旁呆了一陣。

對方是什麼人？是白醫生的特殊病人嗎？還是白醫生的手下？

如果從好的方面想，可能是病人的家屬，也許他知道一些關於白醫生的消息，又不想報警。

既然從報章上知道阿生被人捉去，他可能是個富有正義感的人，所以自願助呂偉良一臂之力亦未可料。

警方已經查過醫生登記檔案，白醫生是住在半山區一華麗住宅的，但那兒正是空屋一間。

白醫生沒有家眷，這是最令警方頭痛的事，事後警方雖則獲得准許，進入空屋搜索，但是，空屋之內並無綫索留下。

至於先後被冷槍殺害的三名死者：尤甲，金太太和小童江志修等三人，他們的家人都表示親友中沒有可疑的行兇者。死者生平沒有與人結怨，因此他們的被害，根本莫明其妙。

事後警方當然相信行兇者的確沒有可疑的動機，正如廖小呆一樣，可能只是受到白醫生的慫恿而已。

但是，為什麼白醫生要這樣做？他的醫學實驗何必一定要置人於死地？

警方和許多人都在忖測，但呂偉良認為白醫生本人神經可能不正常。

不過，來自外國各地的數位知名科學家，則認為白醫生絕對是個正常的人，這是從他的實驗中獲得這項結論。

科學家們認為白醫生的實驗並非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所能做得到的。

再從四具男屍的分析，一個是運動家，一個是軍械專家，一個是大學敎授，另一個則是患了嗜殺狂的逃犯。

這四個人除了一個逃犯之外，其他三個當然是好人，而且他們的家屬都表示，這三個人生前並無病痛。由此看來，白醫生要誘殺這三個人，也必須化費一番心思才可以成功。

基此種種理由，科學家認為白醫生是個絕對正常的人，而且，頭腦亦比常人精密，所以才會有這種成就。

至於他唯一的女護士小姐蔡姑娘，警方亦無法找到她。大概她還是跟白醫生在一起吧？因為，蔡姑娘所登記的住址是假的。

像白醫生這種人，當然須要心腹的護士，否則，他的秘密萬一外洩，後果就難以想像，所以，蔡姑娘與白醫生共進退，這是十分合理的。

那幾位科學家又分析白醫生為什麼要

選擇這四個不同身份的人，施以毒手！他們認為運動家的身手不凡，一般健康必比常人良佳，所以白醫生須要收集他的腦細胞製煉成一種醣核酸。

如果依照「DNA」實驗的理論，運動家的健康細胞可能對一個殘廢者有所帮助的。然則，霍友光的小兒痲痺症是否因此痊癒？大有可能！

至於霍友光為什麼會製造軍械？明顯的，他已接受了白醫生的特別注射——將軍械專家陳萬秋的醣核酸注射到霍友光的腦部去，所以，即使他從未受過這種專門訓練，也能製造軍械。

根據霍友光父母的口供，大概是每次看醫生時，白醫生悄悄將一些工具讓他收藏起來，逐樣携帶回家，然後在家中秘密建立起一個小型軍械廠。由於他父母對這「殘廢兒子」的溺愛，很少進房間去騷擾他，故此一直到出了事才如夢初覺。

呂偉良則認為霍友光不但接受了運動家陸健全的醣核酸，同時也有着軍械專家陳萬秋以及逃犯林大成等人的。否則，他不會去殺人。

再將當日在醫務所中的情形回憶一下，就更加相信白醫生已發明了控制思想的神秘藥物，否則霍友光又怎會身不由主地，聽從白醫生的指揮？

呂偉良想到這裏，就想起了今晚這約會可能是個死亡的約會。

不過，無論如何他也不能報警。萬一讓對方知道了，就可能功虧一簣！

到了那晚，呂偉良飯後一直在獨自沉思，他須要冷靜的分析，因為這一次不但關乎阿生的生命和前途，而是關乎全體市民的安全。

他把客廳的燈光熄了，在黑暗中似乎頭腦更為冷靜。結果，他却在胡思亂想中睡着了。

這也難怪的，連日以來呂偉良都沒有一覺好睡，實在是太疲倦了。所以才會不知不覺中在沙發上睡着了。

突然有個電話打到呂偉良的家裏來，鈴聲令到呂偉良自夢中驚醒。

呂偉良未及亮燈，先已伸手到沙發旁邊的几子上去拿起電話聽筒。

但是，對方一聲不响，就把電話掛斷了。

呂偉良大吃一驚！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少時候。

可能已過了午夜約會的時間，所以那神秘人物又打電話來。

呂偉良忙將燈按亮，一看壁上的電鐘，才不過是十一點！

呂偉良還担心電鐘快慢有錯，一看腕表，也是午夜十一點，這才放心下來！

阿生在儲物室內本來存放了不少儀器和用具，但是，自從那次被人爆炸過之後，已燬了不少。

後來阿生只購置和自製了一些實用的，現在呂偉良檢了幾件，然後帶住「多利」，一齊離家駕車外出！

呂偉良的肩膊有傷痕，那是給霍友光用鐵砂掌擊傷的，但事後霍氏夫婦均極力否認他們的兒子學過這門武功。

但是，運動家陸健全却是一位精通中西技擊的好手，從警方搜集的資料中，也証實陸健全生前學過了鐵砂掌。然則，霍友光是在接受了「DNA」實驗之後，也懂得運用這門武功了。

經過數日來的療治，已經逐漸康復。

但偶然想起當日的情形，內心猶有餘悸！

呂偉良把車子開往北郊，未到露天茶座之前，他已在一處路口將「多利」放下，吩咐牠自己步行，見機行事。

「多利」自然明白到此行任務，可能與救回阿生有關，所以非常乖巧，當車子在一處路口，稍為停下時，牠就跳下車去了！

然後，「多利」就在黑暗中沿住公路邊緣狂奔，追踪着牠主人的汽車。

呂偉良到了郊區露天茶座，只見門外停車場上，有好幾輛車子停放着，四個光管大字：「通宵營業」，遠遠的就可以看見。

呂偉良把車子停好，拄杖入內。

一名侍者十分有禮貌地，把他招呼進去！

呂偉良担心對方看不見他，所以揀了一個當眼的座位坐了下來。

他看看腕表，還差五分鐘才是十二時正。

侍者問他喝什麼？他要了一杯咖啡。然後放眼四望，只見到這兒來的，盡是情侶雙雙，除了他之外，沒有單身人客。這叫他實在有點兒不好意思。

再過五分鐘，剛好是十二時正，但是，在他之後，一直未見有人進入露天茶座來！

侍者已將咖啡捧來。

由於呂偉良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露天茶座的入口處，所以他並未發覺到咖啡杯的盛碟裏，有一張字條，等到他無意中發覺時，那名侍者已經跑開了。

呂偉良在迷濛的燈光底下，發覺那字條上寫住：「請喝完這杯咖啡之後，結賬離去，然後駕車繼續往北面走，第一次發現分岔路口時，你就停車。我就在那處路口等你！」

呂偉良有被人氣弄的感覺，但到了這田地，却勢成騎虎，决不能中途而廢！

於是，他依足了字條上的吩咐去做，雖然明知這是十分危險的事，也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决心一試！

目前這情形已經表示出，約會他的人不是告密，而是白醫生派來的人，他們到底有什麼企圖？大概是另有目的吧！假如要殺他，又何必如此轉接？

呂偉良故意將車子的速度開得較慢！因為，他担心「多利」追不上，或者追得太急而弄傷了，事關這是午夜時候，郊區公路，雖則也有路燈，但路旁仍是一片黑暗的。

離開露天茶座之後，約莫駕車走五分鐘，便是第一個分岔路口。

呂偉良依照字條上的吩咐，把車子停下來。但是，放眼四望，竟然連鬼影也不見一個，只聽到蟲聲唧唧，一片陰森！

呂偉良正想將車子掉頭，突然有一支强光手電筒照射過來！

跟住矮林中有一個人的聲音傳出來：

「請你下車！」

呂偉良被强光手電筒照得睜不開雙眼，但他却依稀認得這聲音，就是曾經在電話中出現的那個男子，但决不會是白嘉士醫生。

呂偉良叫了過去道：「請你把電筒熄了好嗎？」

那人果然把電筒熄了，呂偉良這才下了車。

那人又說：「如果你想見你的徒弟阿生，請你慢慢的走過來！」

呂偉良沒有猜錯，果然是白醫生的詭計。還好呂偉良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根本不會感到驚奇。他說道：「閣下到底是誰？」

那人笑道：「以你的聰明，其實你早該想到我是誰了。」

「是白醫生派你來的嗎？」呂偉良問道。

那人答：「是的，現在請你過來，坐上我的汽車，我們去見白醫生。」

「白醫生在那裏？」

「等會兒你就知了，何必多問？」

呂偉良拄杖過去，那人的車子就停在分岔小路的矮林後面隱藏起來，要不是那人以手電筒照引，呂偉良不會想到那兒停了一輛房車。

房車內還有一個人，似乎是司機。

呂偉良被命令坐到後廂去，持電筒的男子在旁用手槍監視着他！

呂偉良問道：「我的徒弟阿生怎麼樣了？」

「很快你就會明白，何必焦急呢？」那人故作神秘地說。

車子在分岔小路上走了一程，又拐進另一條野草叢生的小徑去，才到了一間石屋。

呂偉良奇怪他們何故不縛上他的雙眼，而讓他認識沿途的環境。

下了車，呂偉良被人押入屋內。

白醫生果然在着，他含笑瞪住呂偉良：「歡迎你！親愛的鐵枴俠盜！」

呂偉良奇怪他爲什麼會這樣稱呼自己，更奇怪他的態度！

白醫生回頭又問押呂偉良入來的男子：「有人跟踪麼？」

那男子道：「沒有！公路上只有他一輛汽車！」

「等會兒把他的車子開過一旁，不要給過路的人注意。你明白嗎？」白醫生說道。

那男子點點頭。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想把我怎麼樣？」

「別心急，你先坐下來休息一下，回頭我須要閣下的帮忙和合作。」白醫生十分客氣地說。

即使如此，却無法掩飾他的一臉殺氣！呂偉良想起地下密室中的四具男屍，恍然大悟，白醫生須要的，極有可能是他的腦細胞。

一想到這裏，呂偉良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呂偉良强作鎮定下來，然後問道：「我的徒弟阿生怎麼樣了？」

白醫生道：「他很好。自從我的診所被你搗毁之後，我很惱怒，因爲我畢生的心血幾乎被你盡毁，本來我要殺死你徒弟阿生洩憤的，但是，現在我給你一個機會，如果你能答應我，我保証不會傷害你師徒二人。」

「你想我怎麼樣？」呂偉良問道。

白醫生說：「解鈴還須繫鈴人，你一手將我診所內的特別儀器送到警方手中，我現在就要你設法把那批儀器弄回來，這是唯一可以交換阿生的條件。」

呂偉良呆了一陣，這是他意料不到的事。他說：「我那有這種本事？」

白醫生道：「別裝蒜了，你的底子我已起清楚，你有頭腦有辦法，難得警方的夏探長非常信任你，阿生是閣下的繼承人，相信你不會看見他被殺害吧？」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我如何可以知道阿生仍生存着？」

「我立即就讓你見見他。」白醫生又說，「但是你們只有五分鐘，當你發覺他無恙時，証明我的說話不錯。於是你會被送返公路上原來的車子裏，然後若無其事地返回市區去。至於今後如何策劃你的行動，我管不了，但是，這張清單上所列的儀器，你必須替我設法弄回來，因爲這是本市無法購買的特別儀器。」

說着，白醫生把手上一張清單交到呂偉良手中。

呂偉良瞥了一眼，大約有七八樣之多。他明知這些東西盡在警方手中，要弄回來，可不做易，但迫於形勢，總得答應下來！

最後，他被人帶到一間小房內。小房間門外有人把守，阿生果然就在裏面。

師徒二人相見恍若隔世，阿生孩子氣地幾乎想哭！

呂偉良問他道：「他們有沒有傷害過你？」

「沒有。」阿生說，「但我知道他們的興趣在乎你。白醫生知道了你的來頭之後，認爲你的腦細胞有特殊成份，可惜那些抽取腦細胞的儀器已落入警方手中，我聽說他們要利用你去替他們取回這批儀器，是不？」

呂偉良點點頭。

阿生道：「千萬不可！」

「但要不是這樣，你我都無法離去。」呂偉良又低聲說：「現在我既然知道了他們在這裏，要救你就易了。」

阿生道：「這是臨時的巢穴，明天他們就會轉換地方！」

呂偉良覺得阿生言之有理，怪不得他們這麼大方，肯讓他睜開雙眼，到這裏來了。

突然之間，外面一片混亂！跟住傳來槍聲卜卜，把師徒二人嚇得一跳！

「怎麼一回事？」阿生驚奇地問。

呂偉良也不知道到底怎麼一回事。

他未回答阿生，房門開處已經看見白醫生怒沖沖地走了入來！

二名槍手之中，有一人正是霍友光！他們持槍戒備，分別站在白醫生後面監視着！

師徒二人莫明其妙地瞪住白醫生。

白醫生怒聲說道：「你竟敢出賣我！嘿！」

話猶未完，白醫生已舉手朝住呂偉良的面頰摑過來！

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條黑影飛撲入來，首先將一名槍手的手腕咬住！

牠，正是靈犬「多利」！

阿生老早就認得是牠！趁勢起脚，力踢霍友光的手部，手槍立即飛開數尺！

呂偉良本來爲勢所迫，即使挨揍，也要忍辱！但眼前形勢大好，豈會輕輕放過？左臂一格，將白醫生的巨靈之掌格開，右拳已是閃電出擊！「隆」的一聲，白醫生立即仰倒一旁！

門外數名槍手，正待一湧而入，却被阿生將房門及時關上，各人盡被擋在門外了！

呂偉良趁勢一手將白醫生抓起，喝道：「快叫他們棄械投降！否則，我先殺了你！」

「多利」的利爪已將那名槍手抓得滿面鮮血，阿生亦已制服了霍友光！白醫生眼看無法反抗，只有高聲叫外面的槍手不要胡亂放槍。

其實，即使白醫生不開聲，外面各人亦不敢輕舉妄動，因爲這間石屋四周已被警方包圍，剛才那一連串的槍聲，正是追踪到這裏來的警探們跟外圍哨兵發生槍戰時的槍聲！

原來夏維明知呂偉良會被白醫生憎恨，白醫生既然可以訓練霍友光成爲神槍手，說不定還有許多人被他利用。

即如廖小呆一樣。因此，夏維一直有派出精明警探，暗中保護呂偉良。

夏維又想到呂偉良可能爲了愛徒阿生，而與歹徒有所接觸，故此暗中駁線竊聽他家中的電話，十一時左右的一次電話，就是守候在對面的警探打進去的，目的是要把呂偉良吵醒，以免他貪睡錯過了午夜約會。

換句話說，整個約會的進行，警方都在秘密監視。

夏維爲了追踪呂偉良，又叫人偷偷把一具電子儀器安裝在他汽車底下，如此一來，即使相隔一里之遙，仍不至失去呂偉良那輛車子之所在。

剛才一名槍手企圖到公路上把呂偉良的車子開過一旁時，便立即遭警探拘捕，然後要脅他把各人帶到石屋來！

警方既是有備而來，自然不容有失。於是師徒經過短暫的槍戰之後，白醫生的手下們終於棄械投降。

不過，所有槍手並非因爲不敵而投降，只因爲白醫生的一聲命令！他們是絕對服從白醫生的，原來他們每一個人都被注射了一種控制思想的新藥——醣核酸的化合物。

白醫生終於落網了。

他的成就是驚人的，但他所犯下的罪狀更爲驚人！

雖然最高當局答允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的要求，但是，當地的輿論及受害者的家屬紛紛要求將這魔鬼正法！

無論如何，當局總得安排衆科學家與白醫生來一項聯席會議，讓他報告他的研究結果，這正是衆科學家所期望的。

白醫生說出他如何利用病人作實驗。

這班槍手就是他的病人們，每一個要不是患了絕症，就是患了奇難雜症。

每一個病人經他治療好之後，都給他注射經精密提煉的醣核酸混合物，凡是注射了這種東西的人，必然絕對服從他的命令！

他唯一的錯處就是：先後將那四名傑出的人物——運動家，軍械專家，敎授與罪犯等，刦持到他的診所來，抽取他們的腦細胞，然後將四個人的混在一起，製煉出一種混合醣核酸，注射到若干病人的身上。

結果，凡是注射了這混合劑的人，都有運動家的體格，軍械專家的製槍技藝，敎授的頭腦和罪犯的殺人嗜好等等，變成了好歹難分的混合體。

所以，市面上才會出現一個又一個的冷槍狂人，才會有那麼多的無辜者被殺！

幸好他們都已先後落網。

到頭來白醫生雖然難免一死，但是，仍然無法彌補受害者家屬的內心創傷！而市民們則至今仍有餘悸！

不過，無論如何，白醫生的實驗理論，終於給外國數位知名科學家帶走了。只是將來如果在這方面有更進一步成就的話，可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記得白醫生這個名字呢？

（全文完）

武林蕩寇誌

千層浪萬重山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俠龍一雄遇一臨危姓施漢子，附託他帶一黑盒往十八……以下語焉不詳，龍一雄懷疑是十八盤山，姑往一行，那日因貪趕路，錯過宿處，投宿於一座仙女廟，午夜突有苗姥姥、金剛大師、古鼎道人、窮書生孫天德相繼到來，四人來此目的，全在龍一雄腕上黑盒，龍一雄自知功力不敵，只好靜觀其變，四人共議以比鬥方式取決黑盒誰屬，最後由孫天德出題，他要比賽吃毒藥，先吃了三粒，苗姥姥不肯吃，認輸，但卻不願離去——

金剛大師道：「孫大俠既然敢吃，自然有把握不致毒發而死，但即使孫大俠被毒死了，妳也算輸了，因為妳不敢吃。」

苗姥姥惱怒的一哼道：「奇怪，老身也承認輸了，你還嚕囌個甚麼勁兒？」

金剛大師哈哈大笑道：「苗大嫂別生氣，話總得講明白，免得起糾紛啊！」

苗姥姥寒臉不語。

一會後，忽見孫天德吐了口氣，緩緩站立起來，嘻嘻一笑道：「苗大嫂，區區已將毒藥消化掉了，妳還在等甚麼呀？」

苗姥姥沉聲道：「你吃的當眞是毒藥麼？」

孫天德笑道：「妳要是不信，現在再吃還來得及，只要妳吃不死，咱們這一場仍算平手好了！」

苗姥姥又羞又怒，一頓手中木杖，狠狠地道：「好，老身認栽就是，咱們後會有期！」

語畢，轉身出殿而去。

孫天德含笑目送她走了後，轉去索回那瓶毒藥，旋在一旁坐下，說道：「現在輪到兩位進行比試了！」

古鼎道人笑道：「好，我說金剛大師，咱們怎麼比劃呀？」

金剛大師道：「幾十年來，咱們倆也比劃過無數次了，你贏了沒有？」

古鼎道人仰天狂笑一聲道：「貧道雖沒贏但也沒輸，咱們確是一對好對手！」

金剛大師微笑道：「所以，若不想個較為奇特的法子，只怕今天也一樣分不出勝負來。」

古鼎道人道：「大師有何奇特的玩藝兒？」

金剛大師道：「咱們今天不鬥力，也不鬥智，就來賭一賭運氣如何？」

古鼎道人道：「怎麼賭運氣？」

金剛大師道：「拈鬮。」

古鼎道人失笑道：「拈鬮？」

金剛大師道：「正是，就請孫大俠做給咱們抽，可用一長一短的香脚來進行，長勝短敗，抽到長的一支，才有權與孫大俠爭奪盒子，這法子既不費力氣又不傷和氣，不知道長意下如何？」

古鼎道人想了想，點頭道：「好吧，貧道要是運氣不好抽到短，掉頭就走！」

金剛大師轉對孫天德道：「那麼，有勞孫大俠，請做兩支香脚讓我們抽吧。」

孫天德點頭應允，起身走去供案前，由香爐中抽出兩支香脚，背對他們兩人將香脚折斷成一長一短，然後揑在手中，回到他們面前，笑道：「好了，你們那一位先抽？」

金剛大師道：「這主意是貧僧出的，因此應由道長先抽。」

古鼎道人笑道：「大師何必客氣。」

金剛大師微笑道：「理當如此。」

古鼎道人說道：「好，好，貧道先抽亦可……」

他仔細看看揑在孫天德手裏兩支香脚，一時竟猶豫不決，不知抽哪一支才好。

孫天德閉着眼睛笑道：「快抽啊！」

古鼎道人又考慮了一會，忽然唸動「眞言咒語」道：「天靈靈，地靈靈，祖師爺若是有靈，就保祐貧道抽中長的！」

唸畢，伸手抽出左邊的一支。

一看香脚長僅兩寸，頓時面色大變，驚叫道：「啊呀！貧道輸了麼？」

孫天德睜眼笑道：「眞不幸，道長果然輸了！」說着亮出手裏的另一支香脚。

香脚長有四寸，比古鼎道人抽的一支長得多了。

金剛大師笑道：「對不起，是貧僧運氣較佳！」

古鼎道人氣得重重一頓脚，走去舉起古鼎，將鼎中的酒潑向仙女神像的身子，隨即邁步走了出去。

龍一雄看了暗暗發笑，忖道：「這位

道長簡直不可理喻，竟然遷怒到仙女的頭上了。」

現在，有資格爭奪黑盒的，只剩下孫天德和金剛大師兩人了，這兩人中，龍一雄希望孫天德獲勝，因為他已看出孫天德是四人中功力最差的一個，也是自己較有希望擊敗的一個。

但是他現在最希望的却是希望能夠逃出仙女廟，打從苗姥姥開始與孫天德較量的時候，他就開始悄悄移動身子，一寸一寸的往殿上那道偏門移去，現在他距離偏門已只七八尺遠，只要再靠近偏門一二尺，他就可一躍而起，由偏門飛竄出去。

金剛大師和孫天德好像都沒發覺他在移動身子，他們望着古鼎道人走出仙女廟之後，孫天德即開口笑問道：「大師，咱們倆怎麼比啊？」

金剛大師道：「咱們不用比了。」

孫天德笑道：「怎說不用比了呢？」

金剛大師沉聲一笑道：「因為你根本不是貧僧的敵手——你曾經是貧僧手下敗將！」

孫天德哈哈笑道：「大師此言差矣，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常言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如今的區區已不是十多年前的區區了！」

金剛大師道：「從剛才你和苗姥姥較量的來看，你比十多年前强不了多少。」

孫天德笑道：「區區內功雖不及諸位深厚，但却有把握贏得最後勝利！」

金剛大師一哂道：「好吧，你劃下道兒來！」

孫天德道：「區區最擅長吃毒藥，不過區區若再以此取勝未免勝之不武——」

金剛大師截口道：「貧僧不怕吃毒藥，要吃就來吧！」

孫天德一怔道：「噢，大師眞的不怕吃毒藥？」

金剛大師冷冷一笑道：「不錯，你唬得苗姥姥可唬不倒貧僧！」

孫天德訝笑道：「大師莫非認為區區吃的不是毒藥？」

金剛大師道：「是或不是，你心裏有數。」

孫天德道：「大師若認為那不是毒藥，咱們就來試一試如何？」

金剛大師道：「可以！」

孫天德掏出藥瓶拋給他冷笑道：「大師只要敢吃一粒，區區立刻認輸離去！」

金剛大師接住他拋到的一瓶毒藥，哈哈笑了幾聲，忽然轉對龍一雄道：「龍施主為何一直往那門上靠去？難道施主對我們的比劃不感興趣麼？」

龍一雄見自己的舉動被發覺，大感難為情，笑笑道：「那裏，在下很感興趣，你們快比劃吧！」

金剛大師道：「施主若想乘機逃走，最好趕快打消這個念頭，否則別怪貧僧下手無情！」

龍一雄聳聳肩道：「大師尚未擊敗孫大俠，還不够資格跟在下打，你先擊敗孫大俠再來和在下說話吧！」

金剛大師「哼」的一笑，回對孫天德道：「孫大俠再說一遍，貧僧只要敢吃下一粒，你便認輸離去？」

孫天德點頭道：「不錯！」

金剛大師縱聲大笑道：「哈哈哈，這下你孫大俠輸定了？你騙得了別人騙不了貧僧，你這瓶藥根本就不是毒藥，貧僧怎麼不敢吃呢！」

孫天德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大師不妨吃一粒試試！」

金剛大師果然毫不遲疑的倒出一粒送入口中，旋將瓶拋還給他笑道：「好了，你可以走了！」

孫天德將接住的藥瓶納入懷中，笑道：「大師眞的吃下麼？」

金剛大師道：「當然眞的吃下了！」

孫天德道：「很好，大師既已吃下毒藥，便算區區輸了，不過那盒子還是區區囊中之物。」

金剛大師怒道：「你說甚麼？」

孫天德道：「我說那盒子仍歸區區所得。」

金剛大雙目一瞪，怒叱道：「你要不要臉皮？」

孫天德笑道：「大師且請息怒，區區絕不在大師倒斃之前動手搶那盒子，不過當大師毒發倒斃之後——也就是說當大師無法拿去那盒子之後——區區就要檢個便宜了。」

金剛大師面色微變，獰聲一笑道：「你別做夢，貧僧吃下的那一粒即使眞是毒藥的話，貧僧也死不了！」

孫天德道：「不，一刻時之內大師若不設法解毒，你就死定了！」

他笑了笑，又道：「你如不相信，區區可以給你看看這個……」

他由懷中摸出兩個一模一樣的木瓶，托在掌心笑道：「剛才大師說區區吃的不是毒藥，這話却不錯，區區吃下的三粒其實是良藥，要給苗大嫂吃的也是良藥，可惜她沒胆量吃，不過大師剛剛吃下的一粒，是從另一瓶倒出的，這兩個藥瓶式樣完全相同，因此大師上當啦！」

金剛大師神色大變，因為就在這時，他已感到腹內開始在絞痛，心知自己果然上當了，不禁驚怒交迸，大吼一聲道：「好窮酸，吃我一杵！」

手中降魔杵一抬，猛力向孫天德橫掃過去！

孫天德跳起避開，大笑道：「我的大師父，你還敢動手莫非不要命了麼？」

金剛大師一招走空，果然不敢繼續動手，因為他知道繼續動手下去，腹中毒藥會發作得更快，當下恨恨的一頓降魔杵，喝道：「好，等貧僧解了毒之後，再來跟你窮酸算帳！」

說罷，一掠而去。

孫天德趨近殿門，目送他遠去不見之後，才轉身面對龍一雄，笑嘻嘻道：「龍俠，你那個盒子現在是區區的了！」

龍一雄仍倚壁而坐含笑道：「人說窮書生孫天德鬼計多端，此言果然不差。」

孫天德笑道：「謬獎，謬獎，如今江湖上能人輩出，你若想混口飯吃，非得動些腦筋不可。」

龍一雄道：「我看他們輸得有些不甘心，你不怕他們去而復返？」

孫天德搖了搖頭，道：「他們不會再來了，他們都是當今武林的頂尖人物，視令譽有若生命，既已認輸退出，就不會再

來了。」

他堆出一臉貪婪的笑容，接着道：「怎麼樣？你是要自動獻出那盒子，抑是要區區動手？」

龍一雄笑道：「你有沒有打開手銬的鑰匙？」

孫天德道：「沒有，不過區區有一把削鐵如泥的短劍可以斬斷那條鐵鍊……」一面說，一面探手入懷，抽出一把短劍來。

那短劍比一般七首長一些，從形式古雅的劍鞘上看，確是一把寶劍！

他把短劍拔出，但見劍刃閃閃生光，令人無法逼視；他揮動短劍嘻嘻一笑道：「認得這把短劍麼？」

龍一雄道：「是不是武林人視爲至寶的『小魚腸』？」

孫天德笑道：「你的眼光不錯，猜對了！」

龍一雄道：「我聽說『小魚腸』乃是『北海漁翁司馬帆』心愛之物，怎麼落到你手裏來了？」

孫天德道：「區區與他做了一場賭博，他以這把『小魚腸』做爲賭注，區區則以項上人頭做爲賭注，結果他輸了，這把『小魚腸』便成區區之物。」

龍一雄笑道：「你的賭術，一定很高明。」

孫天德聳聳肩道：「混飯吃罷了！」

龍一雄又問道：「你跟他賭的什麼玩意？」

孫天德道：「說賭不如說是鬥智，他自詡棋藝天下無雙，而區區剛好也是擺棋混飯吃的，十多年來，還沒有輸過一盤棋，因此就去向他討教，結果，區區僥倖獲勝了。」

龍一雄道：「是圍棋還是象棋？」

孫天德道：「是象棋，區區不喜歡圍棋——好啦，咱們廢話少說，你到底給是不給？」

龍一雄道：「可惜這兒沒有象棋，否則在下就跟你下一盤，在下也很喜歡賭博呢！」

孫天德道：「區區身上倒帶有一副棋子，不過你想跟區區下棋賭輸贏那簡直是笑話！」

龍一雄道：「不是笑話，在下是說正經的。」

孫天德詭然一笑道：「你要是不肯獻出那盒子，就站起來跟區區决個勝負，動手過招你可能還有一絲希望，至於下象棋，嘿嘿嘿，當今天下的象棋高手區區無一不識，可沒聽過有你這號人物！」

龍一雄笑道：「你要是這麼有自信，不妨讓我一隻車。」

孫天德搖搖頭，不耐煩地道：「你還是站起來跟區區拆幾招吧！」

龍一雄以一種輕視的表情睨着他，冷冷一笑道：「我看你一定在吹牛！」

孫天德怒道：「怎麼說？」

龍一雄道：「如果你的棋藝眞是當世無匹的話，爲什麼不敢跟我下一盤？」

孫天德冷聲道：「你不够資格跟區區下棋！」

龍一雄道：「沒有下，你怎知道？要是你願意，我也不要你讓一隻車，咱們下平子，你贏了，這盒子你拿去，若輸了的話……」

孫天德的武功，在武林中的勁敵不少，但象棋一道，的確已是打遍天下無敵手，這時聽他一再要挑戰自己的棋子，不禁動了肝火，脫口道：「好，區區輸了的話，這顆腦袋給你！」

龍一雄道：「當眞？」

孫天德斬釘截鐵地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龍一雄欣然道：「好極，把棋子拿出來吧！」

孫天德當卽收起短劍，由懷中掏出一隻盒子，在龍一雄對面坐下，一面打開盒子，一面冷笑道：「區區總以爲今天非打一架不可，誰知到後來竟是兵不血刃，不費吹灰之力就可得到寶盒。」

龍一雄笑道：「這不是很好麼？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今夜不論是你贏得盒子或我贏得盒子，總得保存力氣應付『黃雀』的攻擊，所以能以不費力氣而决勝負是最善之策！」

孫天德微笑道：「你認爲還有黃雀在後麼？」

龍一雄點頭道：「我想一定有！」

孫天德沒有再說什麼，他把一張皮製的棋盤鋪在地上，再將三十二顆棋子倒出，說道：「區區讓你先走吧！」

龍一雄道：「這不好意思吧？」

孫天德傲然道：「區區已幾十年沒拿黑棋了，這個例不能破！」

龍一雄欠欠身笑道：「那麼，在下有僭了。」

他將十六顆棋子擺好，見對方也已擺好棋子，於是拈起右邊的砲放到中間去。

這着是砲二平五，是利於攻擊的鎭中砲！

孫天德微微一哂，也以砲二平五對抗，一開始便擺出硬碰硬的戰畧。

龍一雄想了一下，馬八進七，保護中卒。

孫天德不加思考，將左邊的砲移下一格，打算以連環砲迎戰。

這是一種詭譎的開局，易攻而難守，高手與高手對弈時，均不敢採用，但對付下手却很有用，常常能一鼓作氣的擊潰對方。

龍一雄似感頭痛，皺眉苦思良久，才拿起中砲吃下他中間的紅兵，說道：「將軍！」

孫天德又微微一笑，砲八平五，果然架出兇猛的連環砲了。

這時，龍一雄才發現上了當，不禁大叫道：「啊呀，這下糟了！」

原來，他砲五進四吃了紅兵之後，被孫天德架起連環砲，他的中砲頓時不能動彈，因爲他如拚掉對方的砲，自身便成被「將軍」的局面，亦如後退兩路，一樣要被白吃，因此這是一步失着。

他搖頭連叫上當，想了好一會，無可奈何的移左邊的砲前進四路，以保護中間的砲。

孫天德笑道：「這有什麼用！」

說着，兵三進一。

於是，龍一雄護砲的希望頓告落空，乃不得不象二進五，挽住卽將被攻殺的局

面。

孫天德嘻嘻一笑，砲五進二，老實不客氣的吃掉他的中砲，說道：「唉，早知你是個臭棋，區區就應該讓你雙車才算公平！」

由於一開始就失掉一砲，龍一雄不得不改攻爲守，但走了幾步之後，還是抵擋不住孫天德凌厲的攻勢，又被吃了一馬雙卒，局勢看上去已無法挽回了。

龍一雄愁眉苦臉道：「好厲害，沒想到閣下的棋力果然這樣高明……」

孫天德笑道：「現在你只有等着輸棋的份兒，還是投降吧，免得被區區吃光了難看！」

龍一雄道：「急什麼，我還沒被你將死呢。」

說罷，移車直下。

孫天德橫馬吃掉他的中象，叫道：「將軍了！」

龍一雄起士抗拒。

孫天德再飛馬而下道：「再將軍！」

龍一雄將五平六，連連搖頭道：「快完了！快完了！」

是的，這時孫天德只要再出另一車，下一步便可制將於死命！

孫天德果然移出另一車，笑道：「注意，下一步將軍就眞的完了！」

龍一雄忽然一笑，說道：「可惜還差一步！」

說着，移車平五，將軍！

孫天德起仕吃掉，哈哈笑道：「這是什麼棋呀！」

龍一雄再一步砲三進四，吃掉他的相，叫道：「再將一軍！」

孫天德相五退七，又吃掉他的砲，大笑道：「哈哈，這是人海戰術麼？」

龍一雄點頭說道：「不錯——再將一軍！」

馬九進七！

這時，孫天德只有一條路可走——出帥，但他正要出帥之際，突然面色大變，因爲他這時才發覺不能出帥！

龍一雄微笑道：「王不見王——你輸啦！」

孫天德登時脹紅了臉，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驚慌失措地道：「這……這……這是怎麼回事？」

龍一雄揚眉一笑，緩緩說道：「你的棋，是跟已故的『棋仙李飛豪』學的對不對？」

孫天德雙目發直，失聲道：「你……你怎知道？」

龍一雄道：「現在我老實告訴你，你學了他的棋，我却得了他一部棋譜——一部專門研究如何設陷阱的棋譜！」

孫天德面色一陣紅一陣白，結結巴巴道：「原來……原來如此……」

龍一雄笑道：「咱們可說是師兄弟，你願認我這個師弟麼？」

孫天德臉上轉爲鐵青，口吃道：「你……你用的是……是苦肉計！」

龍一雄道：「不錯，對付自命不凡的人，使用苦命計最易獲勝。」

孫天德老羞成怒，吼叫道：「再來一盤！再來一盤！老子不信你小子的棋會高過我！」

龍一雄忽收斂笑容，聲調一沉道：「再下一盤，亦無不可，不過我先要一樣東西！」

孫天德神色一變道：「什麼東西？」

龍一雄冷冷道：「你講好了要給我的東西！」

孫天德面容緊繃起來，沉聲道：「什麼？」

龍一雄道：「你的腦袋！」

孫天德道：「咱們再下一盤，我若再輸了就把頭給你便了！」

龍一雄嚴峻地道：「不行，一盤一盤的來，這一盤你輸掉了腦袋，就得把腦袋給我！」

孫天德怒道：「老子沒有了腦袋，如何能够再跟你下棋？」

龍一雄道：「這我不管，反正我贏了這一盤就要拿一盤的賭注！」

孫天德厲笑一聲，說道：「這個給你吧！」

右掌暴探，像揮出的一把刀，向他咽喉切去！

龍一雄早有提防，一見他肩動聳動，疾忙翻身跳開，朗笑一聲道：「好個孫天德，原來你說話就像放屁一般的臭！」

孫天德裝聾作啞，身形一躍而起，猛撲疾上，駢伸二指搶點他雙目。

龍一雄偏頭避開，迅捷的拔出長劍，一招「風捲殘雲」掃向他雙足，大笑道：「他媽的，今夜你若殺不死我，你孫天德今後也別想再在江湖上混了，我會把今夜你食言背諾之事公開出去！」

孫天德聽了更是殺氣大盛，打定主意要來個殺人滅口，當下縱身避開他一劍，乘勢右足猛揚，飛踢而出，踢向他的太陽穴！

龍一雄再一偏頭，長劍化掃爲挑，攻他小腹。

雙方對拆數招之後，孫天德一看赤手空拳不易獲勝，乃縱身退開，抽出短劍，再度攻上。

他的劍雖是短的，但招術却詭奇絕倫，龍一雄因知他的「小魚腸」是削鐵如泥的寶劍，心存顧忌，不敢硬封硬架，故一開始就屈居下風。

但卽使孫天德使用的不是寶劍，龍一雄要想勝他亦極困難，因爲孫天德乃是成名多年的武林高手，功力和經驗均在龍一雄之上。

龍一雄一來手上帶着沉重的黑盒，二來忌憚他的「小魚腸」，因此越打越不濟，勉強接了他五十多招之後，手中長劍一下收勢不及，只聽「錚！」的一響，已被孫天德的「小魚腸」削斷去了半截！

這一來，情況更糟，登時被攻得手忙脚亂了。

孫天德已决定殺死他，故雖然佔盡優勢，仍絲毫不放鬆，仍是殺手連施，劍劍往他要害招呼。

龍一雄情急之下，突然大喝一聲，左手一揮，將黑盒當作流星球使用，陡然打了出去！

孫天德似已料到他會有這一手，身形畧側，左手暴探，竟然一下扣住黑盒上的鐵鍊，繼之，短劍一揮而下，欲將鐵鍊斬斷。

就在這一刹那間，忽見他怪叫一聲，鬆手放開鐵鍊，仰身暴退開去！

這情景，就好像他扣住的鐵鍊乃是一條燒紅了的鐵棒似的，被燙得劇痛難當，因此趕忙鬆手暴退。

因爲退得匆忙，沒有選擇方向，整個背部竟一下撞上殿壁，大概後腦也撞了一下，腦門有些發暈，因此跌落地上時，神情有些渾渾噩噩。

龍一雄沒有乘機攻擊，因爲他弄不清對方爲何在即將得手之際突然「敗退」下去，他呆望對方片刻之後，才開口道：「你怎麼啦？」

孫天德捽捽腦袋，等發暈消失之後，才抱膝怒吼道：「好小子，你說我鬼計多端，看來你小子是强爹勝祖了！」

龍一雄看見他雙手抱着右膝，這才發現他的右膝被人用一片松葉打中，不禁暗暗心驚，忖道：「我的天，果然有一隻『黃雀』躲在暗處……」

那片松葉巧好打入孫天德膝蓋的骨節眼上，松葉射入一半，是一手「摘葉飛花」的絕頂功夫，顯然發出松葉者又是一個武林頂尖高手！

龍一雄雖然心驚，却不道破，當下哈哈一笑，說道：「過獎，過獎，雕虫小技罷了！」

孫天德拔掉松葉，恨恨地道：「瞧不出你小子居然練就『摘葉飛花傷人百步』功夫，算我孫天德看走了眼，哼哼……」

血從傷口流出，看情形松葉已切斷了他骨節眼上的筋肉，因此，痛得他冷汗直冒。

龍一雄聳聳肩笑道：「這是給你的一次教訓，以後可不要再倚老賣老！」

孫天德一聽他的口氣，知道他無意取自己性命，心頭大大一寬，道：「你不殺我？」

龍一雄道：「暫時不殺，等以後我有心情殺人的時候，再找你去。」

孫天德掏出一條汗巾，將膝蓋緊紮起來，然後掙扎站起，說道：「你不動手，我可要走了。」

龍一雄笑道：「請便。」

孫天德拖着傷足一跛一跛的走到殿門口，忽似想到甚麼，又轉回道：「咱們不妨來商量商量……」

龍一雄道：「有何指教？」

孫天德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孫天德雖不敢說甚麼了不起的人物，但在武林中也算薄有名氣，闖蕩江湖二十年，還不曾遭遇到像今天這樣的挫敗！」

龍一雄笑道：「勝敗乃兵家常事，閣下何必如此耿耿於懷？」

孫天德黯然道：「不然，我孫天德今年四十三歲，年紀大你一輩不止，成名也比你早得多，今天你不但棋力勝過我，武功也勝過我，這消息若傳到江湖上去，我還有甚麼臉見人！」

龍一雄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誰能永遠保持不敗呢。」

孫天德道：「但我今天敗得太慘了，我還想再在江湖上混一混，所以……咱們來做個交易如何？」

龍一雄道：「做何交易？」

孫天德道：「你不要把我今天的挫敗和食言背信的事說出去，我則給你一個禮物。」

龍一雄道：「甚麼樣的禮物？」

孫天德舉舉手中的短劍，說道：「就是這把短劍，這把『小魚腸』，乃是武林至寶，說價值是無法用銀子來估計的，如何？」

龍一雄沉吟道：「這個……」

孫天德面露懇求之色道：「今天你並沒有甚麼損失，你就答應了吧？」

龍一雄心中暗暗發笑，當下點頭道：「好吧，我本來打算把挫敗你的經過向武林朋友吹一吹的，你知道當武林朋友聽到我打敗名滿天下的『窮書生孫天德』時，我龍一雄的名氣將更爲响亮，這是金錢買不到的呢！」

孫天德苦笑道：「我知道，你還年輕，你的名氣遲早會更响亮，而我的情形就不同了，我這一敗下去，就再也無法挽回聲望了。」

龍一雄道：「就這麼辦，你把『小魚腸』給我吧。」

孫天德道：「你可不能食言啊！」

龍一雄笑道：「不會，我才不跟你一樣。」

孫天德於是將「小魚腸」拋給他，說道：「將來有機會，我還想跟你下一盤，我實在不相信你的棋竟會比我高明！」

龍一雄接住他拋到的小魚腸，點點頭笑道：「好吧，隨時候教！」

孫天德轉身欲去，但忽又轉回道：「還有，你當眞不知那盒子裏盛着甚麼東西麼？」

龍一雄道：「當眞不知。」

孫天德道：「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訴你——」

龍一雄連忙搖頭道：「不，我不想知道了！」

孫天德大感意外道：「爲甚麼呢？」

龍一雄道：「你孫大俠，還有古鼎道長和金剛大師，你們三位雖不是很正派的人物，但也不是怎麼兇暴貪婪之輩，像你們這樣的人物都在覬覦這盒子，足見這盒子價值連城。」

孫天德道：「不錯。」

龍一雄笑道：「而我龍一雄也不是甚麼方正不阿之士，所以我若知道了盒中所盛之物，只怕也會心動而想佔爲己有，因此我還是不要知道爲佳。」

孫天德不禁發笑道：「我看，你有些儍！」

龍一雄點頭道：「不錯，我常常做儍事，並以此爲樂！」

孫天德搖搖頭，自言自語似的說道：「我走了二十年江湖，從來不曾碰到過像你這樣的人——好，咱們後會有期，我走了！」

他拖着傷足慢慢踱出仙女廟，消失於對面的松林之中……

龍一雄等他身形消失之後，立刻掉頭向偏門望去，輕聲道：「黃雀，你可以出來了！」

但「黃雀」並未現身！

龍一雄等了一會，不見對方出現，乃舉步欲去後面採望連明媛，就在這時，只見那廟祝一臉蒼白的走入殿中，餘悸猶存

地道：「他們……都走了？」

看樣子，他是嚇壞了。

龍一雄微微一笑道：「是的，不過可能還有一個要來——」

說到這裏，突地抽出了小魚腸，向他面門刺了過去！

廟祝大吃一驚，因爲退得太快，一交跌坐下去，瞪目駭叫道：「你……你……你要殺老漢？」

龍一雄一看就知他不是「黃雀」，當即收起短劍，上前扶起來，含笑道：「不要怕，在下是跟你老開玩笑的。」

廟祝這才透了一口氣，老大不高興地道：「咳！你公子還跟老漢開玩笑，老漢已快嚇死了呢！」

龍一雄笑了笑問道：「你老都看見了吧？」

廟祝道：「那老瞎婆一到，老漢就驚醒了，原以爲也是進廟來過夜的，所以老漢沒起來，後來又聽到另一個的聲音——我的天，他的笑聲好難聽，簡直像獅子吼嘛！」

龍一雄道：「那是金剛大師。」

廟祝問道：「他們到底是要幹甚麼來的？」

龍一雄晃動手腕下的黑盒，笑道：「就爲了這東西，他們想搶奪這個盒子。」

廟祝道：「最後那一個倒有意思，他居然肯以下棋跟公子决勝負。」

龍一雄道：「我不跟他下棋，還眞贏不了他呢！」

廟祝道：「公子最後還不是把他打傷了？」

龍一雄回頭望望廟外，才向他附耳說道：「不是我打傷他的，是有個神秘人物暗中發出暗器打傷了他的膝蓋，助我逃過一關！」

廟祝瞪大雙眼，也低聲說道：「他是誰？」

龍一雄道：「不知道。」

廟祝道：「現在他在哪裏？」

龍一雄道：「可能還在近處，也可能走了。」

廟祝道：「他既肯出手相助，必是一位好人，怎不現身與你相見呢？」

龍一雄微笑道：「所以他絕不是好人，他若是好人，就會現身與我相見！」

廟祝愕然道：「不是好人，又怎肯救你？」

龍一雄道：「因爲他不願見到這個盒子被孫天德搶去，因此才暗中出手將他打傷，歸根結底，他的目的，還是在這個盒子！」

廟祝移目轉望黑盒，不勝驚疑地道：「這盒內究竟盛着何物？竟有這麼多人要搶？」

龍一雄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好了，你老請去睡覺，我去看看那位連姑娘。」

廟祝道：「她一定也嚇壞了。」

龍一雄微笑道：「可能……」

說着，移步出殿，往後面的廂房中走來。

殿後有一排廂房，就中一間的紙窗透出燈光，龍一雄心知連明媛就在那間房中，當下上前敲門，開聲喊道：「連姑娘，妳還沒睡吧？」

「誰？」

連明媛的聲音有些抖顫。

龍一雄道：「是我，龍一雄。」

連明媛「哦」了一聲，下床打開房門，臉露驚色道：「你把他們打跑了？」

龍一雄笑道：「不，他們比劃的結果，窮書生孫天德獲得搶奪盒子的權利，但他却被一隻『黃雀』打跑了！」

連明媛驚惑道：「你說的窮書生孫天德，可是那個脚穿拖鞋的人？」

龍一雄道：「正是他。」

連明媛詫異問道：「你說他被誰打跑了！」

龍一雄道：「黃雀。」

連明媛發怔道：「黃雀是誰？」

龍一雄笑道：「一隻鳥！」

連明媛訝然道：「一隻鳥怎能將他打跑？」

龍一雄哈哈一笑道：「姑娘可曾讀過書？」

連明媛點頭道：「讀過一些，是跟我們家隔壁一位老先生讀的。」

龍一雄道：「那麼，姑娘一定讀過『螳螂捕蟬』那一篇文章了？」

連明媛側頭思索道：「螳螂捕蟬？」

龍一雄笑道：「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有敢諫者死！』舍人有少孺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居高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近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我這樣不憚其煩的告訴妳，是希望那隻『黃雀』明白利害，不要再跟着我！」

連明媛聽了似覺有趣，掩口吃吃輕笑道：「原來你說的黃雀是人！」

龍一雄點頭道：「是的！」

連明媛避開他的凝視，又問道：「那人是怎麼把窮書生孫天德打跑的？」

龍一雄說道：「他原來講好跟我下一盤棋决勝負，後來，我贏了他，他老羞成怒，還是要搶盒子，於是，我們就打了起來了……」

他把經過說了一遍，最後笑道：「妳聽了覺得很有趣吧？」

連明媛含笑點頭，道：「正是，有趣極了。」

龍一雄忽然收斂笑容道：「我却覺得很無趣！」

連明媛一怔道：「爲甚麼？」

龍一雄道：「因爲我不喜歡有一隻雀窺伺於旁！」

連明媛道：「也許他已經走了。」

龍一雄道：「不，他一定還在！」

連明媛露出俏皮的嬌笑道：「就算他還在吧，但還有『彈丸在其下』，您公子怕甚麼呢？」

龍一雄不禁莞爾道：「妳說話越來越風趣了！」

連明媛羞笑着垂下頭去。

龍一雄道：「天快亮了，妳趕快睡一

覺吧，否則明天趕路會打瞌睡。」

說完，轉身欲走。

就在這時，驀聞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由廟前的松林中傳了過來！

龍一雄愛自己的「白神龍」有甚於女人，一聽馬嘶，就知有變，不禁大驚失色，叫一聲「不好！」縱身疾起，往廟外疾奔而來。

轉眼奔到仙女廟外，再兩個箭步趕入林中，却見自己的寶馬正意態閒舒的在搖着尾巴，看上去並未發生甚麼事故。

龍一雄感到奇怪，上前拍拍馬頸，說道：「沒有事情，你叫個甚麼勁兒？」

白馬俯首在他身上挨擦着，發出一聲表示歡迎的低鳴。

龍一雄口中雖在責備牠，心裏却知牠一定發現了甚麼，否則不會亂叫，當下在林中四下搜索起來。

巡視一番，也未發現甚麼，乃又拍拍馬頸道：「好好睡覺，明天——」

一語未畢，他的視綫已被一件東西吸引住了。

那是一張白箋！

它塞在掛在樹間的馬鞍上！

他走近去取下那張白箋，因林中太黑，看不清上面的字，當即舉步出林，就月光下展閱白箋。

「有人欲盜馬，已被我嚇跑。」

是用炭筆寫的字，更奇的是：白箋左下方的署名竟是：「我非黃雀」四個字！

龍一雄心中驚疑不置，猜不透留字之人是誰，僅知留字者是一番好意，當下轉回林中，取下樹上的馬鞍，再解開馬繩，將馬牽了出來。

這時，只見連明媛由仙女廟中走出，迎上來問道：「出了甚麼事？」

龍一雄將馬拴上廟柱，再提着馬鞍走入廟中，說道：「進來再告訴妳……」

連明媛乃跟回廟內。

龍一雄放下馬鞍，才把白箋遞給她，笑道：「妳看吧！」

連明媛接過白箋一看，驚異道：「這是甚麼意思呀？」

龍一雄道：「有人要偷我的寶馬，被另一人驚走，這另一人即是留下這白箋的『我非黃雀』！」

連明媛啞笑道：「這人怎麼自稱爲『我非黃雀』呢？」

龍一雄道：「因爲他怕我誤會他是『黃雀』，因此才署名爲『我非黃雀』。」

連明媛把白箋還給他，抿唇一笑道：「看來我說的不錯，您公子大可不必怕那『黃雀』，有個『懷丸操彈』的人在等着他呢！」

龍一雄在殿上原地坐下，笑了笑，說道：「這眞奇怪，想不到，還有人在保護我……」

他想了想，又道：「我想這位『我非黃雀』之人必無覬覦盒子之意，否則他不會替我嚇跑那個偷馬賊，妳說是不是？」

連明媛點頭道：「是。」

龍一雄又道：「但他爲甚麼要幫助我呢？」

連明媛說道：「這因爲他是一個好人嘛！」

龍一雄微笑道：「今夜在這仙女廟中，好人和壞人居然統統出現，這不太奇了麼？」

連明媛微笑道：「也許他恰好路過此地。」

龍一雄道：「不，他既自稱『我非黃雀』，就表示他會聽到了咱們的談話，也即是說他躲藏在此地已經很久了。」

連明媛道：「那麼，發出暗器打傷孫天德之人可能就是他了！」

龍一雄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如果沒有一隻『黃雀』，他何必自辯『我非黃雀』呢？」

連明媛道：「要不然，那個偷馬賊就是『黃雀』了。」

龍一雄心頭一動道：「對了，那偷馬賊所以要偷我的馬，目的可能不在於馬，而在阻撓我的行程！」

連明媛道：「沒有馬，你就不能夠走麼？」

龍一雄道：「不，沒有了那匹寶馬，我就無法走快；我那匹寶馬可以日行八百里，這對企圖搶奪盒子的人是個問題，所以他要先偷走我的寶馬使我無法走快。」

連明媛點頭道：「你說得對。」

龍一雄摸摸下巴，又道：「但這位『我非黃雀』之人，到底是誰？爲甚麼大家都想搶奪盒子，唯獨他要帮助，我擊退他們？」

連明媛沒有開口。

龍一雄拿起白箋端詳着，說道：「這白箋很漂亮，平常的武林人不會帶這種白箋……」

他把白箋拿到鼻下嗅了嗅，又笑道：「沒有芬芳氣味，似非女人之物。」

連明媛笑道：「那白箋若是女人之物，就一定有芬芳氣味不成？」

龍一雄點頭道：「不錯，女人有一種體香，又喜歡使用花粉之類的東西，這白箋若是某女人身上帶着的，就會有那種芬芳氣味。」

連明媛道：「我看那字體，好像也不是女人的手筆吧？」

龍一雄道：「這倒不一定，有不少女人寫的字也都有男人的氣概呢！」

連明媛忽然道：「對了，我想到一個疑問！」

龍一雄望住她問道：「甚麼？」

連明媛道：「剛才你聽到馬叫時，顯然正是偷馬賊要偷馬的時候，對不？」

龍一雄點頭道：「對啊！」

連明媛道：「這就奇了！」

龍一雄道：「何奇之有？」

連明媛道：「你聽到馬叫聲而趕入林中，不過是眨眼間的事，他怎麼來得及留下這張白箋？」

龍一雄目光一凝道：「嗯，有道理，如果是我，我也來不及留下這信箋……可是，如說根本沒有偷馬賊，他爲甚麼要開這玩笑？」

連明媛道：「可不是！」

龍一雄又摸摸下巴，忽然笑道：「我想起來了！」

連明媛注目道：「嗯？」

龍一雄一指白箋笑道：「這人留此信箋不是開玩笑，確實有人要偷馬而被他嚇跑。」

連明媛道：「可是他怎麼來得及寫這信箋？」

龍一雄道：「這是他事先寫好的，他在林中發現有人要偷馬，就先寫下這信箋，然後再現身將那偷馬賊嚇跑的，這推斷合理吧？」

連明媛笑笑道：「嗯，是的，這樣說來，是我太多疑了。」

龍一雄笑道：「不，妳能想到這一點，就表示妳是個很聰明的姑娘！」

連明媛不好意思的「嗔」他一眼，道：「你別取笑人家好不好？」

龍一雄聳聳肩道：「不是取笑，妳眞的很聰明，比任何人都聰明！」

連明媛一嘟嘴唇道：「你再說，我就不理你了。」

龍一雄哈哈一笑，道：「好了，妳回房去歇歇吧，天亮我要走的時候，再去叫妳。」

連明媛撒嬌道：「不要，我要坐在這裏。」

龍一雄道：「妳不累？」

連明媛道：「不覺得。」

龍一雄說道：「趕路時，可不要打瞌睡。」

連明媛道：「不會。」

龍一雄笑道：「你忘了苗姥姥的警告——跟陌生人在一起，會有殺身之禍！」

連明媛道：「別聽她胡說，我看得出你是個好人。」

龍一雄含笑說道：「我也許不太壞，但是……說句笑話，我眞怕妳是『黃雀』呢！」

連明媛輕嘆一聲道：「我若是一隻黃雀，今天也不會這麼可憐了。」

龍一雄笑了笑，沒有再說甚麼，盤起雙脚，又闔目打坐起來。

連明媛忽又幽幽一嘆道：「如果你對我仍有疑心，那麼我走就是了！」

龍一雄閉着眼睛笑道：「我是說笑話，妳不要當眞。」

連明媛悽然欲哭地哽聲道：「我眞害怕，……」

龍一雄道：「怕甚麼？」

連明媛道：「怕到了宛平找不到我那位舅舅，那樣的話，我就慘了！」

龍一雄說道：「妳放心，我會帮助妳的。」

連明媛道：「要是我找不到舅舅，你說我該怎麼辦才好？」

龍一雄道：「先不要担憂這些，眞找不到的話，妳還可以回妳繼父那裏去。」

連明媛語氣堅決地道：「不，我寧死也不回去！」

龍一雄道：「那麼，到了那時，妳希望怎麼樣，我就帮妳怎麼樣好了——現在請妳不要再說話，我要養養精神。」

連明媛說道：「天都快亮了，你還想睡？」

龍一雄睜目往外面一望，果見天色已漸漸在轉白，不由怏然道：「嘿，想不到一夜就這樣過去了！」

說着，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

連明媛跟着起身道：「要走了麼？」

龍一雄點頭道：「是的，咱們去向廟祝告辭，然後就走！」

正說着，只見那廟祝一面揉眼睛一面走入廟殿，道：「兩位這麼早要走了？」

龍一雄拱手道：「你老起得好早。」

廟祝道：「老漢根本就沒再入睡，夜裏那幾個人的來臨，把老漢的睡蟲都嚇走了！」

龍一雄道：「在下正要去向你老告辭，現在天已亮了，我們打算立刻上路。」

廟祝道：「別忙，老漢去燒一鍋飯，你們等吃了飯再走吧。」

龍一雄道：「不客氣，前面不遠諒有市鎮，我們到了市鎮再吃不遲。」

他接着摸出二三兩銀子，塞到廟祝手裏，笑道：「夜裏打擾了你老，這點銀子就當是在下的捐獻。」

廟祝推辭着道：「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龍一雄堅持他收下，笑道：「不要客氣，昨夜在下向仙女許了願，以後果眞應驗的話，在下還要來拜謝哩！」

廟祝看了連明媛一眼，哈哈笑道：「一定應驗！一定應驗！」

龍一雄再拱手一揖道：「告辭了。」

廟祝還禮不迭，笑瞇瞇道：「好，好，恕不遠送，祝兩位一路順利！」

連明媛也向老人道謝，然後跟着龍一雄走出了仙女廟。

雄一龍將馬鞍掛好，便回對她笑道：「連姑娘，請上馬！」

連明媛一怔道：「你要我騎馬？」

龍一雄道：「不然，難道要妳步行跟着？」

連明媛看看那匹白馬一眼，怯生生地道：「可是……我不會騎馬。」

龍一雄道：「不會摔下來，妳放心好了。」

連明媛猶豫道：「這馬乖不乖？」

龍一雄道：「很乖，我叫牠停，牠就不敢多走一步。」

連明媛道：「我騎牠，公子你呢？」

龍一雄道：「我步行。」

連明媛道：「這怎麼好意思？」

龍一雄笑道：「如果妳覺得不好意思，想法子報答我好了，我這個人最喜歡女人的報答！」

連明媛又「嗔」他一眼，才扳鞍跨坐上去，她似乎很害怕被摔下來，雙手緊緊抓住馬鞍前，問道：「是這樣麼？」

龍一雄糾正了她的姿式，再向廟祝擺擺手，即牽馬上路。

他忽然有啼笑皆非之感，一邊走一邊暗忖道：「我現在一共有兩個『包袱』了，一個是黑盒，一個是她，這兩樣東西可能會要了我的命，我爲甚麼要幹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傻事呢？」

他接着想起了彭文雄，不禁微微一笑又忖道：「如果是他，他一定不肯幹這種傻事，他是比我聰明多了……」

思忖間，已走出山麓松林，踏上了大路。

連明媛好像眞是第一次騎馬，開始十分緊張，但漸漸的覺得好玩了，笑道：「嗳，我還以爲騎馬是很危險，敢情很安全嘛！」

龍一雄直到現在，對她的疑心仍未消除半分，仍然懷疑她可能是一隻「黃雀」

，這時聽她這麼說，便決定試她一試，當下接口笑道：「妳最好不要太放心！」

連明媛道：「怎麼說？」

龍一雄道：「現在我牽着牠一步一步而行，妳自然覺得很安全，但咱們可不能老是這樣走，咱們要走快一些才行。」

連明媛道：「快一些可以，但不能太快。」

龍一雄忽然喝叱一聲，牽着馬繩拔步向前奔去，白馬也登時撥開四蹄，向前疾衝！

連明媛驚叫道：「啊哎，太快了！太快了！」

嬌軀在馬鞍上搖幌着，如風擺柳，搖搖欲墜！

龍一雄掉頭看她一眼，大笑道：「這樣並不算太快，妳只要抓緊，就不會摔下來！」

說畢，繼續向前飛奔。

他知道，一個第一次騎馬的人，在坐騎的突然疾馳之下，多半會摔下來，尤其是一個軟弱的姑娘，那更要摔下來，假如未被摔下來，那麼她極可能就是一隻深藏不露的「黃雀」。

如被摔下來了，那麼她就不大可能是「黃雀」了。

「慢些！慢些！這樣太快了！」

連明媛身上搖來擺去，驚叫不已。

龍一雄不理，反而加快飛奔。

白馬也跑得更快了。

「啊哎！」

「砰！」

龍一雄回頭一看，見她已直挺挺的躺在路旁。連忙停步喝住白馬，跳了過去將她扶坐起來，問道：「連姑娘，妳沒受傷吧？」

連明媛一臉蒼白，閉目不動，不知是摔傷昏厥或是嚇昏過去了。

龍一雄摸摸她的後腦，見無傷口，知是嚇昏的，當即將她抱起，一躍上馬，向前行去。

現在，他的疑心已去了大半，斷定她八成不是「黃雀」，故一股憐香惜玉油然而生，緊緊的將她抱着。

一會之後，連明媛悠悠甦醒過來了。她發覺被龍一雄抱在懷中，大爲害羞，忙道：「快……快放我下來！」

龍一雄道：「不，讓我抱着，妳好一些。」

連明媛突然發怒尖叫說道：「快放我下去！」

龍一雄却以更堅定的語氣說道：「不，除非妳能夠掙脫，否則咱們就這樣趕路吧！」

連明媛掙扎一陣，却掙不脫他有力的手臂，不禁眼淚簌簌而下，哭道：「我現在才知道你也不是好東西！」

龍一雄道：「我本來就不是好東西，昨天晚上不是告訴妳了麼？」

連明媛哭叫道：「我恨你！」

龍一雄一笑道：「爲甚麼？昨夜在仙女廟中，妳不是有勇氣靠在我身邊麼？爲甚麼現在就不敢讓我抱着？」

連明媛道：「你剛才故意要摔我，我知道！」

龍一雄道：「不錯，我是故意要摔妳的。」

連明媛怒氣冲天道：「你說！你這是甚麼意思？你明明知道我不會騎馬，爲甚麼要害我摔下去？」

龍一雄緩緩道：「因爲我要知道妳是個好姑娘，或是我心裏懷疑的黃雀！」

連明媛嬌叱道：「你放開我，你這人太多疑，我不跟你一道走了！」

龍一雄道：「現在妳走不掉啦！」

連明媛又驚又怒道：「你想怎樣？」

龍一雄道：「帶妳去宛平，把妳交給妳那位大舅。」

連明媛呆了呆，道：「你……你不是想欺負我？」

龍一雄道：「我可能會欺負妳，不過我會適可而止，就像這樣——」

說到此處，低頭在她臉上親了一下。

連明媛登時羞怒交迸，玉手一揚，摑了他一記清脆響亮的耳光，怒叱道：「放肆！」

龍一雄沒有生氣，含笑策騎前進。

連明媛打了他一個耳光後，心中反而害怕起來，怕他一怒之下對自己施以強暴，但見他毫無一絲怒色，不由得大感意外，瞪着他呆望起來。

她在呆望中，漸漸看出龍一雄並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種邪惡的人物，她而且從龍一雄的眼神中看出一股凜然正氣來，這股凜然正氣就像團火很快就把她溶化了，她不覺伸出玉手，輕撫着龍一雄的面頰，歉然道：「疼不疼？」

龍一雄笑道：「還好。」

連明媛道：「對不起，我我……」

龍一雄道：「不要再說，妳現在把眼睛閉起來，就當是睡在床上，好好的睡一覺吧。」

連明媛羞澀地道：「被過路人看見了，可羞死人。」

龍一雄笑道：「妳眞傻，妳現在是躺在牀上，過路人怎麼看得見呢？」

連明媛含羞一笑，把頭埋入他懷中。

但過了一會後，她忽然抬起臉蛋兒道：「不行，我睡不着。」

龍一雄一笑道：「要是我，我就睡得着。」

連明媛含情脉脉的望着他，輕聲道：「告訴我，你家住在那裏？」

龍一雄道：「我沒有家。」

連明媛道：「也沒有父母？」

龍一雄道：「他們早死了。」

連明媛道：「那麼，你是誰養大？」

龍一雄道：「我師父。」

連明媛道：「你師父是誰？」

龍一雄說道：「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人，他現在在某地當塾師，教小孩子讀書。」

連明媛道：「爲何不願透露姓名？」

龍一雄道：「怕有麻煩，他不願讓武林人知道他身懷絕技，他喜歡過平靜的日子。」

連明媛道：「那麼，他爲何肯傳授你武功呢？」

龍一雄道：「我不大清楚，可能他只是不愛在武林中出風頭，而並非不喜歡武技。」

連明媛道：「你一向在幹甚麼？」

龍一雄道：「窮忙。」

連明媛道：「嗯？」

龍一雄道：「一天到晚，一年到頭走個不停，看見不順眼的就管一管，有時也替人跑跑腿，做些我喜歡做的事情。」

連明媛道：「沒有正當的事故，你怎麼有錢過日子？」

龍一雄道：「這簡單，我沒有錢花的時候，就去黑吃黑，打聽得那地方的强盜幹了一筆大買賣，我就向他們哭窮，他們便會送我一些。」

連明媛道：「這不好。」

龍一雄道：「也許不太好，但他們搶來的錢總是要花的，我帮他們花一些，應該沒有甚麼不對的。」

連明媛沉默了一會，忽然羞笑一下，道：「我問你，你和那仙女廟的廟祝說甚麼仙女靈驗無比啦，將來要拜謝她啦，你們究竟在說些甚麼？」

龍一雄哈哈一笑道：「是這樣的，昨夜我入廟借宿，那位廟祝談吐很風趣，問我成家沒有，我答稱沒有，他就說可向仙女求一求，求她讓我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妻子，他說仙女靈驗無比，有求必應。」

連明媛道：「你求了沒有？」

龍一雄點頭道：「有的，我就求她保佑我娶個如花似玉的妻子，誰知剛剛說完，妳就來了，妳說妙不妙啊！」

連明媛羞笑道：「你以爲我是應你的祈求而來的？」

龍一雄笑道：「我不知道，妳說是不是呢？」

連明媛玉臉紅紅地道：「我可不是如花似玉的姑娘，我長得太——」

龍一雄忙道：「這一點，妳倒不必妄自菲薄，妳是我所見過的最美麗動人的姑娘！」

連明媛芳心大悅，但却啐他一口，道：「你這人不正經，我不跟你說話了！」

龍一雄勒停坐騎，笑嘆一聲道：「唉，我恐怕也沒有機會跟妳多說了！」

連明媛感到有異，忙問道：「怎麼回事？」

龍一雄道：「妳抬頭看看吧！」

連明媛抬頭一看，登時臉色大變，駭叫道：「啊哎，莫非又是搶盒子的？」

不錯，對面數丈外的路上，一排橫立着五個彪形大漢，個個生相兇悍，好不嚇煞人！

這五個大漢，任何人一看他們的相貌，就知他們是同胞兄弟，五人身材都長得異常雄壯，都只穿着一件坦胸露腹的黑背心，而且手上握着的也都是一對大斧！

只有年紀上有差別，最大的年約五旬，最小的年約三十五歲。

而最嚇人的是居中而立的那個年紀最大的，他兩眼大如銅鈴，滿面橫肉，滿嘴赤黃鬍鬚，樣子很像一頭飢餓的老虎！

龍一雄當然一看即知他們所爲何來，他把連明媛放在馬鞍上，讓她坐好，自己一跳落地，朝他們抱拳笑道：「要是在下沒看錯人，諸位想必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江北五虎』李家賢昆仲了？」

他把「大名鼎鼎」四個字說得特別响亮，聽得那五個彪形大漢原是兇相畢露的一張臉頓時就有了愉快之色，看樣子他們對於龍一雄的恭維甚感受用。

居中那個年紀最大的因之覺得不便立刻擺下臉孔，當下把頭一點，宏聲答道：「不敢，我們兄弟正是『江北五虎』！」

他嗓門宏亮如雷聽來令人不寒而慄！

龍一雄連忙再抱拳行禮道：「賢昆仲大名如雷貫耳，在下心儀已久，今日有幸識荆，眞是快慰生平！」

那年紀最大的老大聽了更是高興，咧口一笑道：「你龍俠龍一雄的大名，我們兄弟也久仰得緊！」

龍一雄謙遜不迭道：「那裏那裏，在下螢火之光那敢與皓月爭輝，李大哥太客氣了。」

那老丈笑道：「龍俠，你可知道我們兄弟今日爲何而來？」

雄一龍點點頭道：「當然知道，賢昆仲爲的是在下手上這個盒子，對麼？」

那老丈道：「對了，不知龍俠肯不肯割愛？」

龍一雄笑道：「在下先要請教李大哥一下，賢昆仲怎知在下帶着這個盒子？」

那老大道：「在昨天晚上，家母的一位——」

他剛說到這裏，站在他身右瞧模樣是「老三」的彪形大漢忽然碰他一下，大聲道：「大哥，人家苗姥姥關照我們千萬不可說出是她唆使的，你怎就說出來了？」

那老大眉頭一皺，轉望他斥責道：「呆子，你給我閉住鳥嘴行不行？」

那老三感到受了委屈，一臉不高興地道：「小弟是提醒大哥一聲，這有甚麼不對？」

那老大眼睛一瞪道：「我問你，是你先說出苗姥姥，還是愚兄我先說出苗姥姥的？」

那老三理直氣壯地道：「小弟怕大哥說溜了嘴，所以趕快提醒你一下呀！」

那老大氣得發抖，頓足大罵道：「他媽的，老子爲甚麼有你這樣一個呆頭呆腦的弟弟，眞是氣死我了！」

那老三歪頭一哼道：「也不知誰才呆頭呆腦呢！」

那老大一抬手中巨斧，怒喝道：「你再吭一聲，我就劈了你！」

那老三像個受了寃屈的孩子，突然哭了起來，道：「好，我告訴娘去！我告訴娘去！」

一頓足，轉身疾奔而去，一面跑一面哭叫道：「娘！娘！大哥他又欺負我，說要劈死我，妳快來揍他啊！」

那老大滿面通紅，回對龍一雄靦覥一笑道：「我這個三弟是個呆子，龍俠你別見笑。」

龍一雄搖頭道：「不會，不會，我看他很聰明嘛，還懂得提醒你不可說出是苗姥姥唆使的。」

那老大「嗨！」的嘆了一口氣道：「如今既然被你知道了，我也不必再隱瞞；不錯！昨天晚上，是苗姥姥到了我家，她和家母是認識多年的一對老姐妹，她告訴家母說你龍俠帶着一盒價值十萬兩的珠寶，將在今天由此經過，慫恿我們兄弟攔刦下來，她一再關照我們不可洩漏是她唆使的，誰知道我那呆三弟却一口就把她道出來！」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偵探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天心·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張老頭夫婦，擄刦寶蓮、翠花、小紅及楊家姊妹，果然迫得郭長風親自到來，張老頭直說出此下策，原是奉了主人之命，邀請郭長風前往相晤，郭長風允諾依時赴約，屆時，郭長風依照地點前往，抵達後，主人以巾幪面，用計賺郭長風坐落機關椅，郭長風雙足踝及腰均被鋼箍箍住，由八人向他發射暗器，詎知滿天暗器均被郭長風接去，由此試出郭長風的魔手神功，主人方自說出原意，要僱請他往殺仇人，不論代價，雖傾家蕩產在所不惜，郭長風聞言後，沉思起來——

萬金買殺手　獨力負巨艱

郭長風足有半盞熱茶之久，才見他緩緩伸出一個指頭，說道：「初次交易嘛，我也不好意思過份敲竹槓，就算這個數目吧！」

黑衣人道：「一萬両銀子？」

郭長風搖頭道：「十萬。先付半數作爲訂金，其餘的，事成之後一次付清。」

何老頭脫口道：「郭大俠你——」

黑衣人擺了擺手，說道：「老何，不要多嘴，就照郭大俠的吩咐，去把銀票取來。」

何老頭話到口邊，又忍了回去，嘆口氣，轉身欲走。

郭長風忽然道：「慢一點，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何老頭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郭長風道：「我一向辦事，有兩個小小例規，不知道你們打聽過沒有？」

黑衣人道：「郭大俠請說。」

郭長風緩緩道：「第一，價欵一定要付現銀，不收銀票。我對那白紙上寫黑字的玩意兒沒有興趣。」

黑衣人遲疑了一下，道：「好！我答應你。十二個時辰內當面付現。」

郭長風道：「第二，必須照我的往例，實行『比價增酬』。」

黑衣人一怔，問道：「何謂『比價增酬』？」

郭長風道：「我雖是職業殺手，却從來不幹暗箭傷人的事。換句話說，你給了我多少報酬？委托我去殺誰？限期多久辦妥？這些消息，我都要事先通知對方。」

黑衣人失聲道：「這怎麼行？你把消息告訴了對方，對方必定會戒備防範，豈不是無法下手了嗎？」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如何防範？那是他的事，能不能下手？却是我的事。我若沒有把握，怎會把消息告訴他。」

黑衣人道：「可是，你這樣做又有什麼目的呢？」

郭長風道：「目的很簡單，我是想知道他願不願意付比你更高的報酬。」

黑衣人問道：「如果他願意，又怎麼辦？」

郭長風道：「如果他出的代價比你高，我只好暫緩下手，不過，我也同樣會把消息通知你，等你增加報酬，我再通知他……最後，看誰的報酬最高，才決定下手不下手。這就叫做『比價增酬』。」

黑衣人憤然道：「說了半天，原來你是拿這件事當作歛財的機會？」

郭長風道：「職業殺手受僱殺人，本來都是只問代價高低嘛。」

黑衣人怒道：「但你先接受我的僱用



，就不該把消息洩漏給對方，這是最起碼的職業道德。」

郭長風聳聳肩，道：「我覺得沒有什麼不應該，你既然要僱用職業殺手去殺人，最起碼的條件，就得有錢，如果錢沒有對方多，就該對方僱人來殺你了。」

黑衣人霍地站起身來，大聲說道：「你——」

郭長風搖手笑道：「別生氣，生意不成人情在，好在咱們只是說說，尚未正式成交，假如你覺得不情願，還來得及另請高明，我既沒有拿你的訂金，也不知道你的姓名來歷，決不會壞你的大事。」

黑衣人氣得哼了兩聲，「蓬」地一下，又坐回椅中。

郭長風却站了起來，輕吁道：「多謝美酒欵待，叨領盛情，竟無以爲報，對不起，告辭了。」

黑衣人突然問道：「那五萬兩銀子訂金，明天送到什麼地方交欵？」

郭長風詫異道：「怎麼？又改變主意啦？」

黑衣人冷冷道：「我從來沒有改變過主意。不過，訂金付淸以後，三個月內，我要仇人的首級。」

郭長風道：「那得看你的仇人是誰？離這兒遠不遠？」

黑衣人道：「並不太遠，他就住在襄陽府西郊的『寂寞山莊』……」

郭長風矍然變色，道：「你是說『無敵飛環』林襄陽？」

黑衣人道：「不錯，正是林元暉老匹夫。怎麼樣？郭大俠有些畏懼他？」

郭長風笑笑，道：「倒不是畏懼，我只是覺得很意外，聽說那林元暉威鎭荊襄，頗有俠名……」

黑衣人接口道：「其實，却是一頭披了人皮的畜牲。」

郭長風道：「人也好，畜牲也好，都跟我不相干，我只關心他有沒有錢？肯不肯化錢消災？」

黑衣人冷哼道：「林元暉有錢有勢，或許他會出十五萬甚至二十萬銀兩子，買回他一條狗命，但是，他也可能先下手爲强，使你一文錢也賺不到。」

郭長風笑道：「這一點，我自會當心，不勞囑咐。」

黑衣人道：「我還有一件東西，託你帶給林元暉，見了這東西，也許他肯多出些銀子。」

說着，從黑袍內取出一個小布袋，拋給了郭長風。

那布袋寬約半尺，四邊用絲綫密密縫住，質地輕柔，更散發着一股淡淡香味。

郭長風拿在手裏掂了掂，笑道：「看來是蠻珍貴的，不知能值多少錢？」

黑衣人道：「對林元暉來說，這是無價之寶，郭大俠千萬要收藏妥當，不可失落。」

郭長風點點頭，道：「好吧！希望你們在明天午夜以前，能把五萬兩現銀，送到洪記麵店，收到訂金，我就動身去襄陽府……」

頓了頓，又道：「不過，咱們今後若要見面，應該如何聯絡？」

黑衣人道：「郭大俠儘管動身，抵達襄陽府時，只要記住投宿城中『七賢樓』客棧，咱們自會趕去相見。」

郭長風道：「七賢樓客棧在襄陽哪條街上？好找麼？」

黑衣人道：「請放心，那是襄陽城裏首屈一指的大字號，襄樊一帶，沒有不知道的。咱們會計算你的行程，預先訂好上房等候。」

郭長風笑道：「最好也能準備幾罈好酒，那就更妙了。」

黑衣人冷冷道：「這些都沒有問題。可是，我要提醒郭大俠一句話，途中務必謹愼，千萬不要洩漏風聲，須知那林元暉不是個好對付的人物。」

郭長風含笑頷首道：「當然，他若容易對付，就不值十萬兩銀子身價啦！」

黑衣人道：「林元暉的奪命金環號稱無敵，郭大俠最好不要太小覷它……。」

郭長風道：「你只管準備好銀子，其他都是我的事。時候不早，我得走了。」

說着，將小布袋揣進懷裏，却順手抄起還沒喝完的半罈「千里香」，搖搖幌幌，走了出去。

何老頭欠身說道：「老奴送郭大俠一程。」

郭長風擺擺手，道：「不必了，我還沒有醉，還認識路！」

黑衣人已未挽留，也沒有起身相送，只用冷峻的目光，凝視着郭長風的背影。

直到郭長風業已走遠了，才輕吁了一口氣，喃喃地說道：「咱們會不會找錯人了？」

何老頭道：「不會的，除了郭長風，別人決沒有這麼高明的身手，何況……」

黑衣人搖頭道：「可是我總覺得，此人雖然嗜酒好色，並不像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職業殺手。」

何老頭道：「據老奴所知，當年郭長風出道時，的確專幹受僱殺人的勾當，因爲身手高强，不出數年，便名震江湖，栽在他手中的武林高人，不下二十名之多，但是，三年前，忽然匿跡退隱，沒有再在江湖走動。」

黑衣人輕「哦」一聲，道：「他年紀並不大，爲什麼會忽然退隱呢？」

何老頭道：「眞正原因，老奴也不知道。但以常情推想，一個以殺人爲業的人，總無法過安定日子，爲了避仇，難免要躱躱藏藏。」

黑衣人默然片刻，又問：「你看郭長風會不會是林元暉的對手？」

何老頭道：「若論他們的武功强弱，老奴不敢妄斷。不過，老奴深信郭長風一定履踐諾言，而且，自從他出道以來，就從未失過手。」

黑衣人說道：「我却覺得，不能過份相信他，由現在開始，咱們必須在暗中監視他的行動，一切安排佈置，你要多多費心。」

何老頭道：「老奴遵命。」

黑衣人站起身子，道：「明天先將五萬兩銀子送去，同時通知襄陽分號，立刻籌集現金，咱們要不惜代價，非買下姓林的首級不可……」

五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即使百兩一錠的大元寶，也得整整五百錠，堆起來

，比人還高。

何老頭爲了掩人耳目，把銀子分裝在五輛獨輪車上，每車兩口銀箱，六袋麵粉，遮蓋得天衣無縫，午夜前，都陸續運到了「洪記麵店」。

麵粉送進麵店，本是天經地義的事，誰也不會注意。

可是，這些行動，却沒有瞞過巷口小樓上那幾雙銳利的目光。

小樓就在巷子轉角處，恰好與「洪記麵店」的店門遙遙相對。

樓上漆黑無光，却有四個人併肩坐在黑暗中，正透過小窗空隙，注視着「洪記麵店」的動靜。

左邊三位錦袍老人，正是紅石堡主秦天祥，太極門長老「百步神拳」應飛，以及洞庭君山麒麟寨寨主郝金堂。

右邊一名紅衣多年，却是「花蜂」柳寒山。

四人隱身暗樓，居高臨下，默默看着巷子裏的情形，誰也沒有開口。

直到何老頭已將「貨物」交卸完畢，押着空車出了巷子，柳寒山才輕輕問道：「三位老爺子，認識那個押車的老頭是誰嗎？」

郝金堂道：「嗯！此人面熟得很。」

應長老接口道：「他不就是那只喝麵湯的鄉下夫婦麼……」

柳寒山道：「不錯，正是那一對混身土氣的鄉巴佬，誰又想得到，一個窮得只敢喝麵湯的糟老頭子，竟然拿得出三十袋麵粉。」

紅石堡主道：「他們本來就是莊稼農戶，收成得幾袋麥麵，賣給店家，這也很平常的事。」

柳寒山搖頭道：「堡主看走眼了，人家可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人。」

紅石堡主詫道：「你怎麼知道？」

柳寒山笑道：「不瞞堡主說，昨天夜晚，小生曾和那老太婆照過面，那老太婆不僅一身輕功，爐火純青，內家功力也相當深厚，小生若非見機得早，險些栽了個大觔斗……」

郝，應二人，駭然道：「噢？有這種事？」

柳寒山陰惻惻道：「而且，據小生揣測，他們在金陵現身，只怕還跟三位老爺子抱着同樣目的。」

紅石堡主也吃了一驚，急道：「你是說，他們也在尋找郭長風？」

柳寒山道：「非僅如此，照眼前情勢看來，他們可能已經搶先了一步。」

紅石堡主道：「怎見得？」

柳寒山壓低聲音道：「小生對這間麵店，已派人暗中監視，前天晚上，老闆娘寶蓮曾經突然失踪，直到黎明前才匆匆返家，昨天夜裏，小生發覺那老太婆在附近出現，立刻跟踪追查，結果幾乎吃了大虧，今晚，這老頭又偷偷的運來五車麵粉……種種跡象，足証他們與郭長風，業已有了聯繫。」

紅石堡主道：「你既然發現這些可疑跡象，爲什麼不早些通知咱們？」

柳寒山聳聳肩，道：「小生承諾在五天內找到郭長風，今天才第三天，並未超過時限呀！」

紅石堡主怒道：「你可知道？咱們一定要在別人之前找到郭長風……」

郝金堂急忙勸道：「秦兄，事已如此，也不必責怪柳相公了，如能儘快找到郭長風，或許還來得及。」

應長老也道：「這話不錯，現在什麼都不必說，只要找到郭長風，亡羊補牢，尚未爲晚。」

紅石堡主嘆了一口氣，道：「也只好這樣想了。姓柳的，快說！咱們什麼時候才能見到郭長風？」

柳寒山道：「要見郭長風不難，但有一句話，必須事先申明。」

紅石堡主沉聲說道：「你還有什麼嚕嗦？」

柳寒山道：「小生只負責找到郭長風，至於見面以後的事，卻不在小生職責之內。」

紅石堡主叱道：「不用你申明，只要見到了郭長風，你儘管滾得越遠越好！」

柳寒山道：「可是，堡主答應的『子母金丹』……」

紅石堡主道：「當然給你，難道你還怕老夫會抵賴不成？」

柳寒山站起身來，深深作了一個揖，說道：「小生先謝謝堡主的厚賜，就此告退。」

紅石堡主一伸手，道：「慢着，郭長風在什麼地方？」

柳寒山微微一笑，說道：「堡主請看，那個剛由洪記麵店出來的人，就是郭長風。」

三人回望窗外，果然看見店門已重新啓開，一盞燈引出兩個人影。

前面是個青衣漢子，頭戴闊邊范陽笠帽，寬寬的帽沿，遮去大半部面龐，肩後揹着包裹，好像準備出遠門的樣子。

後面撐燈相送的，正是寶蓮。

兩人站在門前，低聲說着話，看看情形，寶蓮正依依不捨，殷勤叮囑着歸期。

應長老輕嘆道：「人言郭長風貪酒好色，果然不錯，原來他和這俏寡婦眞的有一手。」

柳寒山笑道：「老爺子現在總算明白了，如果沒有一手，牛肉麵怎會賣二十兩銀子？」

郝金堂說道：「他爲什麼要離城遠行呢？」

柳寒山慢吞吞道：「這就很耐人尋味啦！或許爲了最近找他的人太多，想出去避避風頭？或許是剛才收下三十袋麵粉，對人家有了什麼承諾？或許……」

忽然住口沒有再往下說，因爲那青衣漢子已經離開了洪記麵店，獨自向巷口走去。

寶蓮在門前痴立了片刻，也轉身回屋，掩閉了店門。

郝金堂和應長老立即長身而起，低問道：「秦兄，是否要攔住他？」

紅石堡主擺了擺手，說道：「別忙，咱們先跟踪他一程，看看有沒有人在暗中窺伺。」

郝金堂轉望柳寒山道：「柳相公也一同去麼？」

柳寒山搖頭道：「小生還有點瑣事，過些日子，再去紅石堡拜見吧！」

三人無暇多問，匆匆下樓，尾隨着青衣漢子而去。

× × ×

紅石堡主等人去遠，柳寒山也緩步下了小樓。

可是，他却沒有離開過這條陋巷，反而走向洪記麵店，舉手在門上輕輕叩了三下。

店裏低問道：「誰？」

「是我，小強。」

「門沒上栓，自己進來吧。」

自稱「小強」的柳寒山輕輕閃身而入，順手揷上了栓。

店內一燈熒熒，櫃台上高坐一人，正悠閒地喝着酒，竟是郭長風。

兩人見面，居然像多年老友似的，絲毫沒有驚訝的表情。

郭長風招招手，道：「小強，辛苦了，快來喝兩盅，這可是道地『千里香』，有錢也不容易買到。」

小強也不推辭，捧起磁罏就灌了一大口，抹抹嘴唇道：「唔！果然是好酒。」

郭長風笑道：「好雖好，可惜只剩這半罏了，還是我特地給你留着的，你可得省着點兒喝。」

「謝謝六哥。」小強貪婪地又喝了一口，道：「寶蓮呢？」

郭長風道：「在房裏收拾東西哩。」

小強道：「還收拾什麼？有了銀子，哪兒不好再買新的？」

郭長風搖搖頭，道：「女人就是這毛病，只要出遠門總要大包小件的帶着，恨不得連房子也抗在背上。」

小強道：「也難怪，這一次出門，不知什麼時候再能回來了。」

郭長風道：「說的也對，剛才二楞子臨走時，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我眞担心被三個老討厭看出破綻。」

小強微笑道：「提起秦天祥他們，也算是老江湖了，想不到這次也上了當，看情形，不到明天晌午，他們是趕不回城的啦。」

郭長風道：「這三個老討厭並不簡單，自從前天起，他們便分頭監視着『小雲軒』，『竹林小館』和『李麻子小吃店』這幾處地方，半步不肯離開，咱們若不先支開他三個，一切計劃都無法實現。」

小強道：「這件事，得謝謝『花蜂』柳寒山，如非那小子釘得太緊，被姓吳的老太婆打了一掌，身負重傷，有他夾在中間，就沒有我的機會了。」

郭長風點點頭，道：「不過，咱們的行動也得加快，天亮以前，你一定要送寶蓮她們離開金陵，千萬不能誤事。」

小強道：「六哥放心吧，我黑蜘蛛什麼時候誤過事？」

郭長風道：「但這次情形不同，除了紅石堡之外，金陵城中，還有許多黑白兩道高手，咱們的一舉一動，可能都有人窺伺。」

小強哂道：「那些傢伙，就更不值一提了。」

郭長風道：「小強，不要太自負，須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尤其那神秘黑衣人，更不可小覷。」

小強道：「你是說張家大院那個黑衣人？」

郭長風道：「正是。」

小強詫道：「他不是出錢的主顧嗎？難道還會跟咱們作對？」

郭長風道：「我並有說他會跟咱們作對，但此人事事諱莫如深，內心似乎隱藏着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咱們對他，決不能太過信任。」

小強道：「六哥指的是——」

郭長風道：「譬如，他始終不肯以眞面目示人，對自己的姓名，來歷，以及和林元暉結仇的原因，都不願透露片語隻字，他自稱身世坎坷，却又好像擁有很多財富，而且，他手下另外七名黑衣人，莫不是武林罕見的暗器高手，那姓何的老管家夫婦，更是身懷絕技之輩……這些事，哪一件不是充滿了詭秘？」

小強道：「既然如此，六哥就不該接受他的委託。」

郭長風道：「不！正因爲這些事處處充滿詭秘，我才同意接受他的委託。」

小強道：「爲什麼？」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他能出十萬兩銀子高價，僱人刺殺林元暉，我想，林元暉總不會不知道他的來歷吧……」

正說到這裏，寶蓮挽着一個大包袱走了出來，接口道：「你們在說誰呀？誰的來歷不知道？」

小強連忙站起身來，笑道：「咱們正談到你呢，如今麵店也不用開了，換個地方，現現成成的富婆，那時候，誰還知道你的來歷。」

寶蓮偷眼望望郭長風，嘆口氣，說道：「唉！守着銀子守不着人，又有什麼意思？但凡有個依靠的人，我倒寧願過窮日子。……」

郭長風假作沒有聽見，問道：「時候不早，該動身了，你的東西都收拾好了沒有？」

寶蓮搖頭道：「我也不知道該帶些什麼，房裏還有兩口箱子，你替我看看，要不要一起帶去？」

小強忙道：「我也去瞧瞧。」

兩人進入後面的臥室，小強又低聲說道：「六哥，我跟你一塊兒到襄陽去，好嗎？」

郭長風道：「不行，你要負責安頓這些女孩子，不能讓她們受到連累。」

小強道：「我先把她們安頓妥當，然後再去襄陽找你，這總行了吧？」

郭長風皺眉道：「又不是去遊山玩水，你幹嘛也要跟去湊熱鬧！」

小強連連拱手，笑着道：「拜託啦，六哥，就當帶我去歷練歷練，開開眼界吧，也許有什麼瑣碎小事，我還可以替你跑跑腿。」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你一定要去，得依我兩件事。」

小強笑道：「別說是兩件，兩百件也依。」

郭長風道：「第一，未得我的同意，決不能擅自進入『寂寞山莊』。」

小強點頭道：「行！沒有你的吩咐，我連它那大門也不看一眼。」

郭長風又說道：「第二，咱們要假作互不相識，只能够我去見你，不許你來見我。」

小強道：「假作不認識很容易，可是，咱們如果不連絡，你怎麼知道在哪兒才能找到我呢？」

郭長風道：「你可以住在城中的『七賢樓客棧』，有事的時候，我自會跟你連絡……」

× × ×

「七賢樓」，果然是襄陽府首屈一指的大字號。

臨街兩層酒樓，飛簷雕欄，氣象萬千，足可擺下三十桌宴席。

後面四進院落，全是清靜幽雅的客房，粉壁朱廊，一塵不染。

院子裏，屋窗下，種滿了一叢叢青翠欲滴的細竹。

明窗雅園，修篁曳風，這鬧市中的客棧，竟然不沾一絲俗氣。

或許是店主人對竹有所偏愛，傾慕「竹林七賢」的韻事，因此，取名爲「七賢樓」。

郭長風就坐在樓上靠後窗的小方桌前，自酌自飲，默默啜着酒。

這座位很適中，既可分享酒樓的熱鬧，又能領略後院的幽靜，而且距樓梯口不遠，上下進出的酒客，都可一覽無遺。

郭長風已經坐了不少時候，酒也喝得半醺了，仍然沒有起身的意思。

因爲他發覺，還有一個人比他坐得更久，酒喝得更多。

那是一個鬢髮斑白的老人，獨自坐在樓角一張最偏僻的座位上，看年紀，約莫五六十歲，形貌枯槁，衣着陳舊，神情顯得十分憔悴。

但儘管外貌衰老萎頓，眉宇間却隱然透着威儀，衣着雖然陳舊，却是極高貴的錦緞湘繡。

尤其令人詫異的是，他分明跟酒樓中的夥計都很熟，却孤零零獨坐一隅，自己拚命喝着悶酒，除了添酒上菜，夥計們都離他遠遠地，誰也不跟他說話，他也不理睬別人。

許多食客上得樓來，都含着笑臉，向他點頭招呼，但是，老人却視若無睹，連眼皮也沒有抬一下。

他似乎很落寞，又好像很孤傲，雖然置身喧嘩的酒樓，竟如同被人們遺忘了一般。

郭長風偷偷注視着他，忽然發現隣桌兩個漢子，也跟自己抱着同樣目的。

這兩人，都是錦衣華服，氣宇軒昂，隨身攜帶着兵刃鏢囊，一望而知，必是武林中人。

兩人也在喝酒吃菜，却很少交談，偶爾開口，聲音也很低，但目光始終不離老人左右。

樓上食客絕大多數是商賈士紳，有的談笑生風，有的猜拳行令，也有商談生意的，也有點唱小曲的，大家正興高采烈，誰也沒有留意這兩名漢子。

只有郭長風冷眼旁觀，心裏暗暗詫異，索性再添了一壺酒，淺啜慢酌，倒要看看這兩人究竟有什麼企圖？

不知不覺間，一壺酒又空了，兩名漢子仍然沒有進一步的舉動，那斑髮老人却巍顫顫地站起身來。

他一起身，兩名漢子急忙低下了頭。

斑髮老人顯然醉了，搖搖幌幌走向樓口，竟忘了叫夥計結算酒菜錢。

酒樓夥計居然也沒有向他要銀子，只在樓梯口陪笑相送，道：「老爺子，好走啦，明天請再來坐。」

斑髮老人理也不理，逕自下樓而去。

兩名漢子緊跟着也站起身來，其中一人立即快步下樓，尾隨老人出店，另一個急道：「夥計，算算賬。」

兩人吃喝並不多，據郭長風私下估計，頂多一二兩銀子已足够了。

誰知夥計却道：「總共七兩五錢。小的替您家記在賬上，下次一起算吧？」

那人搖頭道：「不用了。」丟下一錠十兩重的銀塊，匆匆出店而去。

郭長風看得一怔，心想：這倒好，敢情「七賢樓」的酒菜，並不比「洪記麵店」的牛肉麵便宜多少？說不得只好硬着頭皮挨一竹槓了。

於是，也站了起來，招手道：「夥計，算算我這兒要多少錢？」

夥計清點了盤盞，道：「一共是二兩四錢銀子。」

郭長風已經掏出二十兩一錠元寶，聽了這話，不禁又是一怔，道：「你仔細看看，沒有算錯？」

夥計笑道：「現成的幾樣酒菜賬，哪兒會算錯？您家多喝了兩壺酒，所以畧貴了些。」

郭長風詫道：「這麼說，你們店裏的酒菜，竟有兩種價錢？」

夥計道：「沒有啊！小店開業十多年，從來都是實價不二，童叟無欺的。」

郭長風道：「既是實價，剛才那兩位客人分明比我吃喝得少，你爲什麼收人家七兩五錢銀子？」

夥計楞了楞，忽然失笑道：「原來您家誤會了，方才那兩位客人，是付的兩桌酒賬。」

郭長風道：「哪兩桌？」

夥計道：「他們自己吃的一份，再加上那位老爺子的一份，兩桌一起付，自然要多些。」

郭長風道：「可是，他們跟那位老人家並不認識，爲何要替他付賬？」

夥計道：「誰說他們不認識？他們根本就是一家人嘛！」

郭長風道：「噢？怎會是一家人？」

夥計道：「您家初到敝地，難怪不知道，剛才付賬的兩位客人都是城外『寂寞山莊』的護莊武師……」

郭長風一驚，道：「那麼，那位老人家又是誰？」

夥計道：「他就是『寂寞山莊』的莊主。」

郭長風「蓬」地一聲，又坐回椅上，喃喃自語道：「你是說……那一身舊衣的老人，就是名滿江湖的『無敵飛環』林元暉？」

夥計道：「一點也不錯，襄陽府的人，誰不認識他就是林莊主。」

郭長風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雖沒有見過「無敵飛環」林元暉，在江湖中，却已久聞其名。　（未完）

洗心環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裏金剛萬崑山家中迭生奇變，首是被囚的周震宇被人殺死，屍首化作一灘黃水，次是其子萬家昌首級被人盜走，指着周震川到來責難，玉尺童生葉秋白抱着化解仇恨的心情，詭稱已將周震宇押往梵淨山莊，周震川答應明天往梵淨山莊，翌日，周震川依言到梵淨山莊，適萬崑山携妻女到來，梵淨山莊大莊主凌宏斌將周震宇被殺之事向周震川說出，周震川大怒下向萬崑山邀鬥，梵淨山莊三莊主賀元霸挺身與鬥，一掌硬拚，兩人均震退一步，但周震川氣定神閑，賀元霸却已顯出面紅脖子粗——

＊＊＊＊＊＊＊＊＊＊＊＊＊＊＊＊＊＊

功驚三眼猴　心儀閃電娘

凌大莊主睹狀之下，不由大吃一驚，暗自忖道：「看他年紀小小的，竟是如此厲害，三弟除了勁力過人之外，拳脚招術就笨拙得多了，如今內力敵不過人家，顯然必敗無疑……。」

一念未了，只見他們兩人已拳來脚往的展開了纏鬥。

周震川着着進逼，攻勢猛銳至極，二十招後，掌力拳勁不但未減，反而越來越是強猛，打得三莊主賀元霸無還手之力。

三莊主賀元霸向以猛勇著稱，遇上了周震川却比他更是勇猛，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只被逼得哇哇大叫，竟無法還擊一拳一掌。

廳中衆人都看出三莊主賀元霸形勢愈來愈是不利，再打下去，勢必傷在對方手下不可，梵淨山莊四位莊主更是關心異常，暗中各自運功蓄勢，只要三莊主賀元霸一遇危險，立時出手相救。

可是大家雖然有備，忽聽一聲冷笑，悶哼，同時响起兩條盤旋交錯的人影突然分開。凝神望去，只見三莊主賀元霸怒目圓睜，舉掌作式，站在原地，周震川却一連退了五步。

看來好像是三莊主賀元霸佔了上風，大家心方一喜，只見幌身後退的周震川微微一笑道：「現在你們換一個人上來！」

大家不由聽得一震，再凝向三莊主賀元霸望去，只見三莊主賀元霸神色變得有點不對，全身現着輕微的顫動。

玉尺童生葉秋白幌身而出，一拉賀元霸道：「三哥，你怎麼了？」手方着體，賀元霸身子一斜向一旁倒了下去。

玉尺童生葉秋白單手一抄，及時接住了三莊主賀元霸，把他抱回座上道：「三哥受了重傷。」

周震川接口道：「他的傷並不重，只是被在下封住了幾處穴道，十天半月之內，保証死不了。」

雲裏金剛萬崑山眼見三莊主賀元霸傷在周震川指下，心中甚是過意不去，怒笑一聲，道：「周少俠，令兄爲虎作倀，死由自取，你不回去找那殺人滅口的眞兇算帳，反來此地無理取鬧，老夫今天就和你拚了。」

一個虎撲，急射而起，向周震川當頭撲去。

大莊主凌宏斌這時注意力正被三莊主賀元霸所吸引，闖聲欲待制止雲裏金剛萬崑山出手，已是不及，他已撲到了周震川身前。

雲裏金剛萬崑山到底是成名老英雄，並未就此立時與周震川動手，身形一斂，保持應有的身份，一抱拳道：「周少俠，請！」

周震川一笑道：「在下今日不能救出家兄，你們也別想討得好去，你正是罪魁禍首，先收拾了你，再向他們要人也是一樣。」雙肩一晃，欺身而上，力劈華山，當頭就是一掌。

雲裏金剛萬崑山左手疾起，使出看家本領金剛散手，反向周震川脉門扣去。

周震川下落掌勢忽然一偏，接着身子一旋，巧轉乾坤掌勢一變，切向雲裏金剛萬崑山腰胯之上。

雲裏金剛萬崑山冷笑一聲，道：「來得好！」一式「隨風擺柳」，雙脚不動，上身一東一西，讓開周震川來掌，右手橫裏穿出，襲向周震川肘間「曲池穴」。

兩人一搭上手，你來我往，就是十幾招下來。

雲裏金剛萬崑山一百零八式「金剛散手」，施展開來，剛中帶柔，柔中有剛，是一種武學上的上乘絕學，雲裏金剛萬崑山享譽江南武林，便是這套看家本領。

這時，周震川對付雲裏金剛萬崑山的手法，也是一變，他對付三莊主賀元霸時，因賀元霸力大無窮，他用的也是強攻硬打，現在雲裏金剛萬崑山的金剛散手，剛柔相濟，周震川也就使出一套剛柔相濟的手法，與雲裏金剛萬崑山共增長短。

他似乎有意不討對方的便宜，必以其人之長，相與對抗，又似乎有意賣弄，所學的淵博，百家皆通，也隱瞞了自己的專長。他們動手的時候，凌大莊主只顧視着三莊主賀元霸的傷勢，盡其所能，也未能解開他身上被制的穴道，心裏驚凜之下，回頭向周震川望去時，他們已打了將近三十招了。

雲裏金剛萬崑山已被周震川奇異迅快的招術，逼得連連倒退，還手無力，心中才明白，自己這數十年來的盛名高譽，只是運氣好，未遇見眞正高明人物而已。

雲裏金剛萬崑山暗暗驚悸之下，不由雙眉軒動，起了拚死併骨之念，大喝一聲道：「周少俠，小心老夫要施毒手了。」

事到生死關頭，還不失光明磊落的態度，雲裏金剛萬崑山的盛名不虛。

周震川俊目閃閃，口中發出一聲清嘯，道：「在下久聞你雲裏金剛萬崑山金剛散手一招『西天迎佛』，擋者披靡，在下正是有心領敎，也叫你敗得心服口服，你就放手過來吧。」

話聲中忽然掌勢一收，向後退了三步，雙掌下垂，靜立不動，雙目圓睜，神光如電，凝注雲裏金剛萬崑山。

雲裏金剛萬崑山臉上抹過一抹疑訝的神色，舞動雙掌，幻起一片白光，接着大喝一聲，雙手一併而出，由「童子拜佛」化作穿心急矢，向周震川猛射而出。

周震川也是一聲大喝，相迎而上，右手一伸，揮向雲裏金剛萬崑山掌影。

兩條人影乍合即分，雲裏金剛萬崑山悶哼一聲，向後連退了四五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來。

周震川哈哈一笑道：「你雲裏金剛享名江南數十年，原來也不過爾爾，哼！你也同樣中了『離心指力』，生死操之在我了。」話聲一斂，掃目一過，冷笑一聲，接着又喝聲道：「各位還不快快把家兄交出來，難道眞要在下痛下煞手不成。」

凌大莊主怒笑一聲，振臂而起，話未出口，已被萬勝金刀古一帆搖手止住道：「凌大莊主，請暫息雷霆之怒，讓老夫和周少俠說兩句話如何？」

凌宏斌聞言心中一動，壓住了怒火，暗忖道：「大敵當前，如何可以妄動無明，我眞是越老越糊塗了。」當下心氣一平，臉上恢復了笑容，點頭抱拳道：「古兄請！」

萬勝金刀古一帆大步而出，走向周震川一抱拳道：「老夫古一帆，請問周少俠可是來自『海外仙山』離塵島？」

周震川星目一閃，升起一道訝容道：「老前輩知道離塵島？」

萬勝金刀古一帆肅然道：「二十五年前，老夫偶遊海外，途遇風浪，幸蒙離塵島主救難，在島上住了一天，並蒙島主夫婦接見欵待，隆情厚恩，至今未敢忘懷。時聽少俠提起『離心指力』，想必是離塵島來的了，但不知少俠與離塵島主夫婦日月雙星是如何稱呼？」

周震川臉色稍霽，微一抱拳道：「正是堂上雙親。」

萬勝金刀古一帆又一抱拳，恭聲問道：「老夫請問令尊令堂俠安！」

周震川欠身道：「有勞關注，家父家母健朗如昔。」

萬勝金刀哈哈一笑道：「凌老弟，請過來，老夫替你們雙方引見引見。」

大莊主凌宏斌可沒聽說過「離塵島」這處地方，但他可留心了萬勝金刀的神情，見他言語之間對「離塵島」甚是恭敬，不難想像離塵島定是一處了不起的地方。

凌宏斌當下應聲而前，向周震川一拱手道：「久仰，久仰！」周震川拱手還禮，道：「彼此！彼此！」

萬勝金刀古一帆哈哈大笑道：「周少俠請回座！」

周震川劍眉微微一皺，接着臉色一正，道：「老前輩到過『離塵島』，便是『離塵島』故人，老前輩金面，晚輩不敢不買，但家兄之死，事體重大……。」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一跺脚，道：「也吧！晚輩就看老前輩金面，今天放過他們，給他們半個月時間，還我一個明白來。」也不待萬勝金刀古一帆答話，轉身大步向外走去。

大莊主凌宏斌急叫一聲，道：「周少俠……」

周震川充耳不聞，脚下加快，出了廳門……。

萬勝金刀古一帆喟嘆一聲，搖手止住了大莊主凌宏斌道：「凌老弟，別想留住他了，我們還是好好利用這半個月的工夫吧！」

二莊主秦雄振臂叫道：「我就不相信

留不住他，舉步向後追去。

萬勝金刀古一帆道：「除非大家拉得下臉合力對付他一個人，否則，離塵島的『九轉神功』，眞元內力運轉不息，百勝不衰，縱是車輪戰法，就在座之人，也莫想討得便宜。」

大莊主凌宏斌大喝一聲，道：「老二，回來！」

二莊主秦雄人已到了廳門口，只好折回來道：「就這樣讓他揚長而去，小弟心中實是不服。」

萬勝金刀古一帆接口道：「秦二弟，你不要不服，當年，老夫在離塵島就領敎過離塵島的武功，他們慣用日月五行輪，老夫的萬勝金刀向認不弱，可是，在島主手下，只走了一招半，就落敗了，這還是島主存心客氣，先讓了一招，眞要動起手來，老夫心裏有數，根本就不會有出手機會。」

萬勝金刀古一帆言行如一，不是虛聲恫嚇之人，此言一出，大家無不臉色一變，心神甚是不安起來。

大莊主凌宏斌長嘆一聲，望着三莊主賀元霸與雲裏金剛萬崑山兩個受傷的人，自言自語道：「他們兩人被制穴道解不開，又怎樣辦呢？」

萬勝金刀古一帆道：「現在只有好好照顧他們了。」

金鈎李李德言大叫一聲道：「這小子也不是東西，出手毫不留情。」

萬勝金刀古一帆笑了一笑，道：「李老弟，要是你的兄長遇了難，那時你的心情又是如何？老夫倒覺得那周少俠年紀雖輕，已是極盡容忍之能了，唉……。」

臉上佈滿憂思，喃喃地又道：「這次事情周震宇要眞是死於非命，說不定就是燎原之火，武林道上將要掀起一片腥風血雨了。」

大家都明白他的話意，如果離塵島起衆而來，其後果自是不堪設想。

這時，大家反而忘了那批爲雲裏金剛萬崑山而來的人，憂心熾熾的担心離塵島了……。

周震川給了梵淨山莊十五天時光，一方面固然是看在萬勝金刀古一帆金面之上，另一方面也是自找台階退出梵淨山莊。

別看他兇霸霸的蠻不講理，其實他內心之中，並未完全忽視玉尺童生葉內白的談話，只是未敢深信而已。

他自然也不願糊裏糊塗就認定萬崑山是殺兄的正兇，任由眞兇禍首逍遙自在，因此，他也需要點時間深入調查。

梵淨山莊附近儘有村莊散戶，但他還是趕了百十里路，回到松桃，住進了自己落脚的老店。

三更過後，周震川偸偸的入萬宅，也找到了那間地窨，這時地窨已無人看守，任他自由出入。

這兩天萬宅已被鬧得神鬼不容，竟忘了收拾清潔地窨，給地窨保持了原有的現場。

看看現場，又查證了一下，果爲玉尺童生葉秋白所言，值得懷疑的地方什多，第一，他可以確信，那殘留的頭髮，絕不是他二哥周震宇的。

這一證實，他先落下一口懸心，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看來二哥是安全無恙了。

驀地，一股輕微得令人難以察覺的微風，在地窨裏飄蕩了一下，周震川警覺立生，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提足勁功，若無其事的抬起頭來。

只見一條纖巧的人影，無聲無息的到了他身前不遠之處，周震川雙目一凝，神光陡射。

看淸來人原來是一個二十左右，體態輕盈惹火的美麗女人。

那女人見他舉目望來，也沒有絲毫驚訝之色。反而向他點頭一笑，道：「你就是周震川周少俠吧！」

自己是什麼人，她也完全知道，周震川怔了怔，收回凌厲的目光，換上一副疑訝的目色，道：「姑娘認識在下？」

那女人輕輕一招手道：「我們到外面說去。」風華絕世的一擰腰，轉身出了地窨。

周震川望得神情一楞，那女人已出了地窨，那女人似乎覺出他未跟身而出，又停下身回眸輕呼道：「來呀！」

周震川一半兒好奇，一半兒身不由己的應了一聲，隨着那女人出了萬宅，大約離開萬宅不過二三戶人家，那女人推開一道側門，把周震川請了進去。

房子不大，但精美得像那女人一樣，叫人着迷。

一個面帶酒窩，大眼睛，頭梳雙髻的丫環，笑哈哈的獻上一杯香茗，退到門邊，又不離開，望着他直笑。

那女人嗔惱的笑罵道：「去！去！去！沒你的事了，還站在門口做什麼！」

那丫頭靈巧的一縮身子，向周震川做了一個鬼臉，帶着一聲嬌笑跑了開去。

那女人輕呼一聲，道：「周少俠，你不想知道小妹的姓名麼？」

周震川輕「啊！」了一聲，定下神來，一抱拳道：「失禮！失禮！在下正羞於出口請敎姑娘……」

那女人掩口一笑，截口道：「我姓武，單名一個『瑛』字，今年是二十二歲，還……。」下面的話，却在一陣巧笑之下，帶過去了。

周震川劍眉微微一皺，暗忖道：「管你今年幾歲，說那些廢話作什麼？」

念中還來不及答話，武瑛又是一聲嬌笑，話出了口道：「周少俠，我看你沒有超過二十歲吧？」

周震川今年正是二十歲，直覺的信口道：「姑娘看錯哩！在下今年已是二十三歲了。」

武瑛格格一笑道：「那小妹眞該叫你三哥哩！」

周震川沒答話，人却站了起來，道：「姑娘還有什麼話指敎？」他開始有點受不了，想告退了。

武瑛目光一丟，輕「喲！」一聲，道：「急什麼，你是個大男人，還會吃什麼虧麼？」

周震川囁嚅地道：「不是，在下實在還有別的事……」

武瑛嬌笑道：「你要辦的事，小妹都知道，你要走，就別再回頭了。」

周震川被她這一手扣得牢牢的，訕訕的一笑，只好自己又坐了下去。

武瑛點頭一笑，道：「這才像個好三哥。」

周震川劍眉一軒，道：「姑娘……」

武瑛輕嗔薄怒的道：「你就不能叫我一聲瑛妹麼？」

周震川心中一百二十個不願，道：「這……這……」

武瑛接口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你我男女有別不能稱爲兄弟，正該稱爲兄妹，難道三哥你叫我一聲瑛妹，就折辱了你的清貴麼？」

周震川訕訕的道：「只是我們素未謀面……。」

武瑛一笑截口道：「我們現在不是見面了麼！」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輕笑道：「你知不知道，我要把知道的告訴了你，我要担着多大的風險，說不定江湖上就再沒有我容身之地……。」

周震川抱拳截口道：「這個姑娘請放心，在下對姑娘一定妥爲安排……。」

武瑛格格一笑道：「你連一聲瑛妹都不捨得叫，其他的又怎能叫我相信……」

笑聲一歛，面色一正，接着道：「你知不知道，我要你叫我一聲瑛妹，也就是要你對我完全負責之意。」

把話這樣說來，周震川除非不想從她口中知道什麼，否則，他就沒有還價的餘地了。

周震川沉吟了一下，又望了一眼武瑛，這女人少女不像少女，少婦不像少婦，一身武功分明也是不弱，出現得突然，表現得大胆，她是生性不羈呢？還是有心相試？

周震川暗自一點頭，忖道：「管她，你是要吃我也好，鬧我也好，我們走着瞧吧！」

此念一决，無形之中的拘束盡去，微微一笑，說道：「請你先告訴我，你怎樣知道我的身份，又怎樣知道我要辦的，是什麼事？」

武瑛笑笑道：「這兩天，萬家出的事，我都親目所見，我又曾跟你跑趟梵淨山莊，够了不？」

周震川一震，問道：「你爲什麼要幫我忙？」

武瑛道：「三哥，你不覺問得太笨了麼？」

周震川哈哈一笑道：「三哥把話說在前面，到時候你不要想不開。」

武瑛也是一笑道：「小妹現在是坐二望一，總不會空手而回了。」

周震川把話一說開，心中沒了顧忌，形骸沒了拘束，便顯出他的自然瀟洒。

武瑛反而顯得不如剛才那樣的生龍活虎了。

周震川一笑道：「瑛妹，第一個問題，你說二哥遇害了沒有？」

武瑛搖頭肯定的道：「沒有！」

周震川道：「你知不知道，他人在那裏？」

武瑛點了一點頭道：「知道，我看着他們把他帶到一處地方去了。」

周震川道：「好，我們現在就去看一看。」

武瑛一點頭，立時動身，帶着周震川出了松桃，向一道山谷奔去。

她衣袂飄飄，飛行起來，就像是一隻美麗蝴蝶。

周震川緊緊跟在她身後隨行。

武瑛存心要試試周震川脚程，暗中加勁，用出了九成功力，步履疾快如飛。

武瑛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閃電娘子」，一身輕身功夫，已是出神入化，高不可及，放開身手奔行了一陣，想來周震川决難追隨得上，回頭望去。

那知事實大出意外，周震川不但一步未落後，緊緊隨在身後，而且步履輕鬆，相形之下，毫不遜色。

武瑛暗中又加了一成勁力，身形更快得比閃電還快，把所學都施展出來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仍緊緊隨在她身後，不過他這時也暗自點頭不止，覺得這女人的一身輕身功夫，在當今武林之中，實在是難得一見的高手了。

兩人疾如電閃雷奔，片刻之間，已飛出三十餘里，橫過一個山谷到了另一道山谷谷口。

武瑛身形一駐，回頭仍見周震川緊隨在她身後，毫未落後，而且面不紅氣不湧，竟仍似未曾急馳過。

這等絕世輕功，使得武瑛大爲震驚，當下楞了一楞，搖了一搖頭，道：「三哥，這下小妹服了你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就是這裏？」

武瑛緩了一口氣，微微一點螓首道：「就在這谷內小妹因怕打算驚蛇，發現這地點後，沒敢去驚動他們。」

周震川望了武瑛一眼，忽然道：「瑛妹，你是完全好奇呢？還是別有所圖，請你明白告訴我。」

武瑛一笑道：「三哥，這一路上又引起了你不少疑心是不是？……」

周震川道：「一山不能容二虎，松桃只聽說有一位雲裏金剛萬崑山，却無人知道有這位武瑛，剛才一路行來，小兄看你一身輕身功夫，超凡絕俗，應該不是無名之輩，小兄沒說錯吧！」

武瑛點頭一笑道：「三哥，算你沒看錯小妹當然不會無緣無故跑到松桃來。」

周震川俊目一閃道：「你是專來趕熱鬧？」

武瑛搖了搖頭道：「只能說是熱鬧跟我而來。」

周震川怔道：「你又是爲何而來？」

武瑛道：「小妹是跟雲裏金剛萬崑山而來！」

周震川道：「你和他們？……」用手一指谷內，補充了未完的語氣。

武瑛坦然一笑道：「目標相同，各行其是。」

周震川輕「啊！」了一聲，但沒再問下去，伸手入懷中，取出一對「日月五行輪」。

武瑛暗暗一驚，幌肩斜飛出一丈開外，惶惑的道：「三哥，你……。」

周震川笑道：「咱們準備進谷去！」

武瑛神色一定，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你可嚇死我了，……。」

周震川身形一起，飛身向谷內射去，武瑛也一伏腰追隨而進。

又前行了二里多路，正奔行之間，忽聽一聲沉喝道：「站住！」寒光閃動，一個手執鬼頭大刀的勁裝大漢，由一叢雜樹林後，急躍而出，擋住了兩人去路。

周震川冷笑一聲，左手一揚，「日月五行輪」便向來人當胸擊去，他動作迅快無比，那漢子還未來得及閃讓，周震川右手一順，反臂打在那漢子肩頭之上，只打得那漢子平飛出去。

周震川頭也不回，起動身形，向內直闖。

武瑛暗自驚喝一聲，道：「好快的手法……」

但聞一聲：「好大胆的狂徒！」又有二個勁裝大漢，舞動刀光，交叉襲到。

周震川身形一側，讓過來勢，武瑛在身後已是嬌喝一聲道：「三哥，這兩個是小妹的了……。」身形一冒，迎住了那兩人。

這時，武瑛手中已多了一把尺多的短劍，劍光一閃，直向左面那漢子刺去。

她身裁原較周震川纖小，走在周震川身後，被周震川擋住，前面來人竟沒發現她，她這一冒身而出，那漢子措不及防，不覺微微一怔，她那短劍已是一送一帶，那漢子大叫一聲，腰腹之間，被劃開一道裂口，腸子當時就流出來了。

武瑛似是有心要和周震川一較長短，短劍一帶，又轉向了另一個漢子。

另外那一個漢子舞起手中鬼頭大刀，一招「攔江截斗」，竟然把她那一劍架開了。

武瑛秀眉一挑，突然疾攻三劍，劍劍相連，迅快，辛狠，兼而有之，登時逼得那漢子手忙脚亂，後退不迭。

武瑛連展三招，雖然逼退了那漢子，但未能把他置於死地，自覺臉上無光，劍勢一緊，又一連攻出了三招。

這三招劍式一出，更形凌厲，那漢子一身功力也自不弱，仍然擋住了她前二招，直到第三招上，才被她一劍揮來，把一顆人頭削去了半邊，倒地而死。

周震川見她出手劍式如此了得，不由一笑道：「瑛妹手中短劍，飛電流光，叫人開了眼界了。」

武瑛回眸嫣然一笑，道：「小妹那能及得上三哥……。」

一語未了，只見人影閃動，颼！颼！颼！一連飛出十幾條大漢，把他們重重圍在當中。

這十幾個大漢雖然圍住了他們，但沒有立時搶攻，似是看出他們二人厲害，而有所期待。

周震川揚眉笑道：「各位齊上啊！」

其中跨步走出一個漢子，一抱拳道：「請問兩位是何方神聖來此有何見教？」

武瑛輕笑一聲，接話道：「你們不上，是想拖延時間麼？……」

話聲出口，谷內已傳來一陣厲嘯之聲，接着只見又有七八條人影，飛掠而來。

來人中，有四位已是半百老人，另外三人年紀雖然稍輕，但目光如炬，兩太陽穴隆起老高，也個個都是內外雙修高手。

其中一位身穿長衫的老人，見了武瑛呵呵一笑，道：「我道是什麼人如此厲害，原來是武姑娘芳駕光臨。」

武瑛見了那老人也是臉上微現驚訝之色，說道：「怎麼是你這老猴兒在這裏搗鬼！」

那被武瑛稱爲老猴兒的老人目光一轉，落到周震川身上，嘴角一披，笑了一笑，道：「這位是……。」

武瑛道：「小妹的三哥……三哥，這位就是江湖大名鼎鼎的『沐冠猴子』侯七爺。」

「沐冠猴子」侯七一抱拳道：「武大俠久仰，久仰！」

周震川劍眉一皺，冷冷道：「在下周震川……。」

「沐冠猴子」侯七神秘的望了武瑛一眼道：「失禮！失禮，原來是周大俠！」

接着，雙拳一抱道：「此地非待客之地，兩位請入谷奉茶。」

武瑛笑口接道：「既然是你老猴子在這裏主持，那就好說了，我們也就不客氣了。」

「沐冠猴子」侯七有多大的氣候，武瑛清楚得很，語氣之中，全沒把他放在眼裏。

「沐冠猴子」侯七笑了一笑，讓身肅客。

周震川與武瑛進入谷內，只見谷內有一座臨時搭蓋的木屋，木屋蓋得很大，顯然住得有不少人。

進得木屋，只見木屋廳中，已有三位老人居中而坐，見了他們，動也不動一下，分明身份遠在「沐冠猴子」侯七之上。

此念一起，果見「沐冠猴子」侯七搶步而前，向當中那老人欠身一禮，道：「啓禀壇主，那女的就是『閃電娘子』武瑛，男的叫周震川，想必是……。」

當中那老人「嗯！」了一聲，截斷了他的話，一揮手道：「叫他們過來！」口氣實在有欠禮貌，似乎也沒把他們當客人看待。

「沐冠猴子」侯七回到他們身前，低聲道：「座上就是我們壇主，兩位有話，請直接和我們壇主面陳吧！」

「閃電娘子」武瑛冷笑了一聲，道：「好大的架子，……。」

座上那位壇主雙目一瞪，目光一閃而到，望了一望「閃電娘子」武瑛，冷然道：「娃娃討打！」右手一揚，一物破空飛來，勁急生嘯，直向「閃電娘子」武瑛秀臉之上射來。

「閃電娘子」武瑛身形如電一閃而開，讓過來物，隨之右手一起向那物抓去。

她身法手法都快疾無比，一抓之下，已然抓住了來物，只是來物勁道奇大，帶得她身子一連退了四五步，才拏樁站住身形。

「閃電娘子」武瑛放手一看，只見是一個小紙團，當下臉色不由一變，心中甚是駭然。

那座上壇主哈哈一笑，道：「娃娃，你知道厲害了吧！」

周震川伸手要過「閃電娘子」武瑛紙團，攤開來是一張手掌大小的紙片，突然朗笑一聲，道：「來而不往非禮也，你也看看在下的雕虫小技！」暗中潛運眞力，手中紙片陡然昇空而起，直向上飛去，飛到丈來高，忽然轉了一個圓弧，對着座上那壇主頭上飄然落去。

那片紙去勢並不快疾，看來毫無力道，那座上壇主一時似是無法測知來意，怔得一怔，那紙片已飄到頭上不足尺遠。

這時，那紙片的速度忽然加快，一瀉而下，也向他臉上摑去。

那座上壇主伸手抓去，只見那紙片忽然一斜，竟似有靈性似的，從他五指之中一滑而過，飄了出去。

但是那紙片飄出去之後，並未墮地，一個旋轉，又復飄了回來…………。

這時，那座上壇主臉上泛出了驚訝之色，手法一變，五指一開一闔，射出五股指勁，制住那張紙片，第二次出手，才抓住那張紙片。

他二次出手，才抓住那紙片，憑他的身份，已是臉上無光，畧一失神之下，突然朗朗大笑道：「想不到周少俠乃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奇士，失敬，失敬！請坐！請坐！請上坐！」前倨後恭起來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更老實不客氣的坐了上座，「閃電娘子」武瑛跟着月亮走，沾光不少。

周震川欠身抱拳，道：「有請老前輩見賜尊號。」

那壇主捋鬚一笑，道：「老夫的名號麼，只怕江湖上早已無人記得了，…………三眼狻猊常大慶你聽說過沒有？」

周震川臉上掠過一道驚容，一楞道：「老前輩就是三十年前大鬧武當三元觀的常老前輩，失敬！失敬！幸會！幸會！」

其實，三十年前三眼狻猊常大慶那次大鬧武當，並沒討得好，但他能安然逃出武當山，已足名動武林了。

三眼狻猊常大慶亦常以此自豪，認為平生一大得意之事，一聽周震川出口便能道出他往事，老臉一陣閃爍，哈哈一笑道：「老了！老了！如今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了。」話是這樣說心中却是高興得很。

話聲微微一頓，指着右手邊那老人道：「這位是斷魂掌吳鳴皋，吳副壇主。」手一回，又指着左邊那位老者道：「這位斗米秀才井問天。」

周震川微微欠身道了「久仰」，接着，面色一正，轉向三眼狻猊常大慶單刀直入的問道：「在下有一位兄長，聽說已為常老前輩派人救來，不知可有其事？」

三眼狻猊常大慶道：「他是不是叫周震宇？」

周震川點頭道：「正是他。」

三眼狻猊常大慶坦然點頭道：「不錯，是我們把他救回來了。」

周震川想不到他會答應得這樣乾脆，愕然道：「他人在那裏？不知在下可不可以見見他？」

三眼狻猊常大慶歉然一搖頭，道：「可惜，令兄已經走了，他被送到另外一處地方去了。」

周震川問道：「你們把他送到那裏去了？」

三眼狻猊常大慶微笑道：「這個恕難奉告！」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笑道：「不過周少俠你儘可放心，令兄絕不會受到絲毫委屈，他現在已是我們上賓了。」

周震川劍眉不由得一軒，道：「那又為什麼不能將他去處告訴在下？」

三眼狻猊常大慶笑了一笑，道：「你要見到令兄也可以，不過，照我們的規矩，你得替我們辦一件事。」

周震川斂聲一笑，道：「老前輩敢情以此要脅在下…………。」話聲未了，人已霍的站了起來。

三眼狻猊常大慶他們誰也沒有動一下，也毫無驚訝之色，只望着他微微笑道：「少俠，我們可不比梵淨山莊，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也沒有什麼顧忌，你要替令兄想一想啊！」

周震川冷笑一聲，道：「你們不說，我就不相信找不到家兄。」

斗米秀才井問天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接口說道：「可惜那時他只是一具屍體了。」

周震川心神一凜，暗忖道：「這倒是叫人縛手縛脚，輕重不得…………。」

可是羞刀難入鞘，正感為難之際，只聽「閃電娘子」武瑛格格一笑，道：「三哥，急什麼，難道怕他們跑了不成，先坐下來，看看他們開出來的是什麼條件？」

三眼狻猊常大慶接口道：「我們的條件很簡單，只請你周少俠替我們向梵淨山莊要來一樣東西。」

周震川算是有了台階，緩緩坐了回去，但語氣之中，還是忍不住氣憤憤的道：「要什麼東西？」

三眼狻猊常大慶道：「一對墨玉鑲的耳墜子…………」

「閃電娘子」武瑛笑口截道：「要耳墜子，何不早說，我身上就有一副墨玉的。」說着，眞從身上掏出一副墨玉耳墜子，托在手中拋了一拋。

三眼狻猊常大慶見了那副耳墜子，雙眼一直，愣了一愣，道：「拿來給老夫看一看。」

「閃電娘子」武瑛一收手，將那副墨玉耳墜子放回懷中，道：「你也把周二哥弄來給我們看看。」

三眼狻猊常大慶道：「老夫說過，他人已經送走了。」

「閃電娘子」武瑛道：「你們不會把他追回來麼？」

那位從沒開過口的副壇主，這時忽然接口道：「丫頭，你放什麼刁，叫你拿過來，就快快的拿過來，要不…………。」

「閃電娘子」武瑛冷笑一聲，接口道：「尊駕想搶是不是？」

副壇主斷魂掌吳鳴皋嘿嘿一聲冷笑道：「就搶你又如何？…………」霍的從座上站了起來，也不管什麼身份不身份，眞要動手了。

斗米秀才井問天搖手一笑，止住斷魂掌吳鳴皋道：「吳兄，那只不過是一副贋品而已，你和她生什麼閒氣。」

目光一轉，凝向「閃電娘子」武瑛，笑笑說道：「武姑娘，老夫看你，也是有心人了，這樣我們更該合作了，你說是不是？」

「閃電娘子」武瑛道：「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斗米秀才笑呵呵的道：「你們不就可以見到你們二哥了麼。」

「閃電娘子」武瑛挑着秀眉一笑道：「要合作你們就不能把本姑娘當初出道的

雛兒看，咱們可得公平合理的，詳細的談一談……。」

「哼！」了一聲，接着又道：「井前輩，你是法眼如炬，當能看得出來，只要我們一點頭，你們要的那副眞品，當能手到拏來。」

斗米秀才井問天摸了一摸嘴角上幾根稀落的山羊鬍子，點了點頭，一副深思熟慮的樣子，緩緩的道：「你說，要怎樣一個公平法？」

「閃電娘子」武瑛道：「我們要先見到我們二哥之後，再作進一步的商談。」

斗米秀才道：「我們不是說過，你們二哥已經送走了麼？」

「閃電娘子」武瑛冷笑一聲道：「少來這一套，見不到人，以下就免談了。」

副壇主斷魂掌吳鳴皋陰笑一聲，道：「你們也就不管你們二哥的死活了？」

「閃電娘子」武瑛笑了一笑道：「別唬人，你們既然已眞將他送走了，他的生死之權，你們就管不着了，這一點我武某人還看得出來。」

斗米秀才井問天哈哈一笑道：「武姑娘，看來我們眞是小看你們了。」

「閃電娘子」武瑛「哼！」的一聲，道：「我這閃電娘子四個字，豈是被人白叫的。」

斗米秀才井問天長起身子和三眼狻猊常大慶咬了一陣耳朵，三眼狻猊常大慶先是皺眉不語，最後才點了一點頭，斗米秀才井問天轉頭向「沐冠猴子」侯七一揮手道：「去把周震宇帶來！」

周震川自「閃電娘子」武瑛接話後，就沒有再插一句話，他只是抱着學習的態度，靜靜的冷眼觀察，他固然全神注意着對方的言行舉動，同時，也沒放鬆「閃電娘子」武瑛。

「閃電娘子」武瑛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他是一點也不清楚，看她與斗米秀才井問天言來語往，竟是一位老練得不能再老的老江湖，自己可眞不能大意了。

「沐冠猴子」侯七一去一來，快得出人意料之外，他回來時，周震宇就跟在他身後。

周震宇現在穿的是一件寬袍，顯得人好像瘦了一點，神情也有點木訥，雙目平視，目光中似是蒙了一層濃霧，他直走而來，見了周震川，面上毫無任何表情。

「沐冠猴子」侯七一揮手，他就站到三眼狻猊常大慶身旁，一言不發。

周震川激動得叫了一聲：「二哥！」

周震宇充耳無聞眼睛都沒有動一下。

「閃電娘子」武瑛輕聲道：「二哥被他們下了迷魂藥物，三哥，你要冷靜！」

說着，不待周震川作主，便一揮手道：「好了，請你們把人帶回去吧！」她是怕周震川見了周震宇這樣子難以自制，事實上又無法得手，所以最好就是眼不見心不煩，請周震宇先回去了。

斗米秀才井問天似是看穿了「閃電娘子」武瑛心事，嘻嘻一笑，道：「侯七，給周二俠設個座位來。」硬把周震宇留在廳中。

周震川激動了一陣，以無比的自制力，漸漸冷靜下來，道：「瑛妹，你們開始談吧！」

「閃電娘子」武瑛輕咳了一聲，清了一清嗓子，開言道：「三位前輩有什麼意見，請先說出來聽一聽，只要過得去，不叫我們白出力，我們無不遵從。」

斗米秀才井問天一笑道：「武姑娘，老夫很是佩服你，好！我們就交上你這個朋友，你們什麼時候把那副耳墜子送來，我們就什麼時候把你們的二哥還給你們如何？」

「閃電娘子」武瑛笑了一笑，搖頭道：「我們大吃虧了，尤其是我一點好處也沒有，這個我不幹。」

那位副壇主斷魂掌吳鳴皋大叫一聲，道：「這樣你還不幹，你眞正是不知自量了。」

「閃電娘子」武瑛冷笑道：「我就是太知道自己身價了，所以不甘張着眼睛吃虧。」

斗米秀才井問天搖頭一笑，把語氣緩和下來道：「老夫倒要請敎請敎你武姑娘，你憑什麼見風漲價？」

「閃電娘子」武瑛秀眉一軒，道：「理由很簡單，因為你們少不了我們，要沒有我們，你們就別想得到那副墨玉耳墜子了。」

斗米秀才井問天哈哈一笑道：「武姑娘，你也太會抬舉你自己了，你道沒有你們，我們就眞的弄不到那『墨玉耳墜子』了麼？」

「閃電娘子」武瑛充滿了信心，堅定的道：「我們再打一個賭好不好？」

斗米秀才井問天一笑道：「不用賭了，好，老夫甘願讓你一步，你個人還想要點什麼彩頭？」

「閃電娘子」武瑛老實不客氣的道：「兩隻『墨玉耳墜子』我要留下一隻！」

斷魂掌吳鳴皋幾乎跳了起來，大叫道：「什麼！你還要留下一隻？」

「閃電娘子」武瑛臉色一變，冷冷的道：「怎麼，你不甘願？哼！我還不甘願哩！」

斷魂掌吳鳴皋哇哇大叫，怒聲道：「老子…………。」

斗米秀才井問天截口阻住吳鳴皋道：「吳兄，武姑娘是故意逗你的……。」

「閃電娘子」武瑛接口道：「我說的是眞話。」

斗米秀才井問天點頭道：「好，老夫答應你，分你一隻，不過你要兩隻一齊交來，由老夫驗明眞假後，再分給你。」

斷魂掌吳鳴皋急口說道：「井兄，你……你……。」

斗米秀才井問天笑了一笑，道：「吳兄，說老實話，武姑娘要得很公平。」

三眼狻猊常大慶輕喝一聲，道：「吳副壇主，就這樣決定了。」

頭一轉，轉向「閃電娘子」武瑛道：「武姑娘，這樣你滿意了吧！」

「閃電娘子」武瑛折衝至此，也就適可而止，朗爽的點頭一笑，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為定！」

接着，人也站了起來，一抱拳道：「告辭了！」

兩人退出那山谷，周震川忍不住稱奇的道：「瑛妹，你眞把我弄糊塗了，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他們竟然同意和你對分

那『墨玉耳墜子』？」

「閃電娘子」武瑛笑了一笑，道：「因爲小妹踩住了他們痛脚，他們不得不忍痛將就。」

周震川與冲冲的一笑道：「領教！領教！」

「閃電娘子」武瑛舉目四望，找到一塊乾淨的石頭，用手一指，道：「說來話長，我們就到那邊坐下來慢慢談好不好？」說着人已移步走了過去。

周震川隨身過去，兩人併肩坐在那塊石頭上，清風拂來，帶起陣陣幽香，直向周震川腦門灌來。

周震川暗中吸了一口長氣，穩住心神，正襟危坐起來。

「閃電娘子」武瑛望了周震川一眼，微微一笑，把身子移開了半尺，道：「三哥，首先我問你，你知不知道那對耳墜子的來歷？」

周震川一笑道：「你不用問我，你就統統說出來吧。」

「閃電娘子」武瑛笑了一笑，道：「諒你也不知道！……這雙耳墜子的來歷，江湖上知道的人眞還不多嘿！」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道：「大約在一百五十年前吧！當時江湖上有一位最美最美的大美人，名叫多情仙子，那副『墨玉耳墜子』就是她的遺物。」

周震川劍眉微微一皺，不屑的道：「我知道她這個人。」

「閃電娘子」武瑛回眸望着周震川臉上那不屑之色，口中頓了一下，道：「其實小妹並不贊成他的爲人……。」話聲中，眼睛守着周震川的臉色變化。

察言觀色，「閃電娘子」武瑛也煞費苦心了。

多情仙子一生故事，多采多姿，最爲江湖上流傳樂道的，是她以色身交換，收集了不少奇珍異寶和武學秘技，她身故之後，如同石沉大海，未爲世人所發現，成了江湖一大疑案。

「閃電娘子」武瑛目光閃爍不定，唯恐周震川看輕了她的爲人，緩緩的接道：「最近有人發現多情仙子一份遺言，道及她全部遺珍，盡藏在一件『墨玉耳墜子』之內，……小妹一時好奇，也就追隨那『墨玉耳墜子』來了松桃。」

周震川見「閃電娘子」武瑛說話忽然謹愼起來，他乃是聰明絕頂之人，立時警悟，自己剛才無意之間，沒有控制好對事物的反應，當下態度立變，微微一笑，道：「這就是他們所說的，梵淨山莊所有的那副『墨玉耳墜子』嗎？」

「閃電娘子」武瑛點了點頭道：「正是那副『墨玉耳墜子』！」

周震川臉帶微訝迷惑之色道：「那『墨玉耳墜子』既然是梵淨山莊之物，爲什麼又把雲裏金剛萬崑山扯了進來？」

「閃電娘子」武瑛道：「其中自有因果，你聽小妹道來……雲裏金剛萬崑山退出江湖時，有一位受過他好處的小人物，送了他這副『墨玉耳墜子』，他回到松桃，於是就用那副耳墜子作了他愛子萬家昌與梵淨山莊凌二姑娘文定之物，所以那副耳墜子落到了梵淨山莊。」

周震川一笑道：「就是這樣也沒有再找雲裏金剛萬崑山的理由。」

「閃電娘子」武瑛道：「小妹遲來一步，來到松桃時，雲裏金剛萬崑山已把那耳墜子送到梵淨山莊去了，不然小妹早就得手了……。」

話聲微微一頓，笑了一笑，道：「小妹也正在想動雲裏金剛萬崑山的腦筋哩！想不到我又慢了一步，又被三眼狻猊他們佔先了。」

周震川微微一愕道：「你也想向雲裏金剛萬崑山身上動腦筋，這裏面有什麼學問？」

「閃電娘子」武瑛道：「目前江湖上知道這副『墨玉耳墜子』的人少之又少，自然知道的人越少越有希望，如果直接去找梵淨山莊，第一先就引起了梵淨山莊的注意，說不定也就會引起整個江湖的注意，到那時候，要想得手，就難上加難了，所以從雲裏金剛萬崑山身上着手，一則可以掩人耳目，再則還是一條捷徑……。」

說着，說着，忽然又笑了起來，接道：「我這人呀，想都想到了，就是單木不成林，現在倒好，成了三眼狻猊他們的狗腿子了。」

周震川接着追問道：「找雲裏金剛萬崑山，怎麼是捷徑？我一時還是想不明白來。」

「閃電娘子」武瑛笑道：「說來簡單極了，表面上壓迫雲裏金剛萬崑山，偷偷的就可以和他夫人女兒談條件了，有他夫人和女兒私地裏和凌家二姑娘打交道，怕凌二姑娘不乖乖的把那副『墨玉耳墜子』暗渡陳倉送到手來。」

周震川閉目冥想了一下，覺得閃電娘子武瑛說的話，大有道理，同時對閃電娘子武瑛的才智刮目相看，讚口不絕道：「妙，妙，妙！瑛妹，你眞可以自命女諸葛了。」

閃電娘子武瑛見周震川稱讚她，高興之中帶着一分嬌羞，螓首微垂，笑道：「三哥，你太抬舉我了。」

周震川接着又哂然道：「看來，三眼狻猊他們打的就是這個主意。」

閃電娘子武瑛點了一點頭，道：「可不是！只是被你無心之中把他們的陰謀破壞了。」

周震川怔了一怔，說道：「我把他們計劃破壞了？」他眞不敢相信閃電娘子的話。

閃電娘子武瑛微微一笑道：「你點傷了雲裏金剛萬崑山，使他們失去了威脅的對像，他們的計劃，不是被你一手破壞了麼？」

周震川凝目一想，可不是的，不由哈哈一笑，道：「這就叫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揷柳柳成陰，剛才我還替雲裏金剛萬崑山甚是抱歉哩！你這樣說來，我到可以居功自慰了。」

閃電娘子武瑛睨目而視，道：「你不準備替他們取那『墨玉耳墜子』了？」

周震川目光一正，朗聲說道：「這個當然，……」

話聲未了，閃電娘子武瑛忽又截口道：「那……二哥呢？」

周震川全身一震，楞了一下，道：「瑛妹，你看如何是好？」

閃電娘子武瑛面色一正道：「人無信不立，答應了人家的話，自然應該替他們做到，我們寧可替他們做到之後，再想別的法子弄回來。」

周震川苦笑一聲，道：「爲了二哥，我們也只有這樣辦了……我們怎樣進行，你有計劃沒有？」

閃電娘子武瑛微微一笑，站了起來，道：「快天亮了，我們回去再說吧！」

× × ×

梵淨山莊想盡辦法，就是無法解開三莊主賀元霸與雲裏金剛萬崑山被周震川所制住的穴道。

大家在心急焦慮之下，一晃眼就是六天過去了。

這天一清早，莊門外忽然來了一位妙齡女子，隨身帶了一個使女，自稱閃電娘子武瑛，指名要見雲裏金剛萬崑山。

閃電娘子武瑛年紀不大，却是江湖上一位新起之秀，話傳進莊內，大莊主凌宏斌不由皺起了眉頭，說道：「閃電娘子？……我好像聽說過此人……。」聽是聽說過，似乎印象並不太深，心中不免犯疑。

金鈎李李德言一笑接口道：「閃電娘子此人，兄弟最是清楚，是近年來江湖上出現的一位野丫頭，輕身功夫奇高，爲人正邪不分，任性已極，不好惹得很。」

萬里旋風符百祿點頭道：「李兄說得不錯，兄弟有一位朋友，就吃過她一次大虧。」

二莊主秦雄雙眉一蹙，道：「那她這次前來，只怕也沒安着好心了。」

「萬勝金刀」古一帆道：「她既然來了，那就請她進來吧！有什麼話，就和她當面弄個明白。」

凌大莊主點了一點頭道：「古老哥說的是……老五！」

玉尺童生葉秋白領命迎出莊前，只見閃電娘子武瑛，長得一貌如花，柳眉微微上挑，秀美之中，英氣外射，長像極是外向。

玉尺童生葉秋白只見她投目四射，臉上微帶不耐煩的神色，脚下加勁，快步向前，抱拳微笑道：「在下葉秋白，奉了大哥之命，特來恭迎姑娘入莊！」

閃電娘子武瑛對這位五莊主玉尺童生葉秋白，暗中早已摸得一清二白，有他親自來迎，也說得過去了，欠身還禮，道：「不敢當！五爺你太客氣了。」

玉尺童生葉秋白迎着閃電娘子武瑛進了莊門，登上一長列石階，進入大廳，大莊主凌宏斌，已領着二四兩位莊主廳前相迎。

肅客入座，互相引見，然後大莊主凌宏斌一抱拳道：「武姑娘駕臨寒莊，蓬蓽生輝，不知有何見敎？」

「閃電娘子」武瑛微笑中，明眸閃動，道：「武瑛此來，實是有一件要事向雲裏金剛萬大俠求敎。」

提起雲裏金剛萬崑山，很容易令人誤會，她是來找麻煩的，大莊主凌宏斌暗中嘀咕，勉強打起笑容，說道：「不知道武姑娘……。」

話聲未了，閃電娘子武瑛似是已經看穿了他的心事，縱聲一笑，道：「大莊主請放心，武瑛與萬大俠從無過節，此來更是一片誠意，大莊主何不請萬大俠出來，讓武瑛一見。」

閃電娘子武瑛出道江湖以來，向以朗爽男兒姿態出現，這時把話挑明說來，凌大莊主宏斌只有輕嘆一聲，苦笑道：「武姑娘，請不要誤會……。」

閃電娘子武瑛格格一笑，又截口道：「大莊主，武瑛已聽說最近有不少人找他的麻煩，大莊主理當小心謹愼，武瑛完全理會得，絕不會對大莊主生心。」

大莊主凌宏斌搖頭帶笑道：「武姑娘，你可眞的誤會了老夫的意思哩……。」

閃電娘子武瑛方待接口發話，大莊主凌宏斌一搖手止住她道：「武姑娘請聽老夫把話說完……並不是老夫不請萬大俠出來與武姑娘相見，實是萬大俠已受了重傷，無法與武姑娘你相見哩！」

閃電娘子武瑛臉色微微一變，若有所失的楞了一楞道：「那麼請大莊主帶武瑛去見他如何？武瑛只問他兩句話，絕不過份打擾他就是。」

金鈎李哈哈一笑，道：「武姑娘可是不相信凌老大的話？」此人心直口快，想到的話，不管對方是什麼人，他是毫無顧忌，不吐不快。

閃電娘子武瑛秀眉微微一皺，明眸落向他臉上凝注了一下，嬌笑一聲，道：「凌大莊主在江湖上的聲望，武瑛一向是敬佩無已，他的話武瑛焉有信不過之理，不過，萬大俠傷勢雖重，總不能說句話都不能說了吧！」

金鈎李李德言頷首道：「武姑娘說對了，他正是連話都不能說了。」

閃電娘子武瑛驚叫一聲，道：「他的傷勢這樣重麼？……」

驚叫中，已從懷中取出一粒鮮紅色的藥丸，交給凌大莊主，接着又道：「武瑛這裏有粒藥丸，請大莊主給他服下，看看有沒有效。」

大莊主凌宏斌心念連轉，暗暗忖道：「這閃電娘子不正不邪，秉性令人難測，她如此施恩示惠，不知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要不上了她的當，可就來不及了。」念中，不由得一陣猶疑。

閃電娘子武瑛秀眉微微一顰，玉面稍現不悅之色，嗔聲說道：「大莊主仔細看看，這可不是毒藥啊！」

萬勝金刀古一帆微微一笑，道：「姑娘這粒丸藥，紅中帶彩，形同黃實，莫非是廖駝子的『三七丹』。」

閃電娘子武瑛明眸生輝，笑容一生，道：「古老法眼如炬，……大莊主可以放心了吧！」說着，又向大莊主凌宏斌手中送去。

大莊主凌宏斌因不知她來意，那能輕易接受她的三七丹，搖手一笑道：「武姑娘，你還是收起你的三七丹吧，萬大俠的傷勢，不是藥物之功能收效。」

閃電娘子武瑛怔了一怔，道：「他受的是什麼傷，大莊主可否讓武瑛去看一看？」大莊主凌宏斌沉思了一下，點頭道：「有何不可，武姑娘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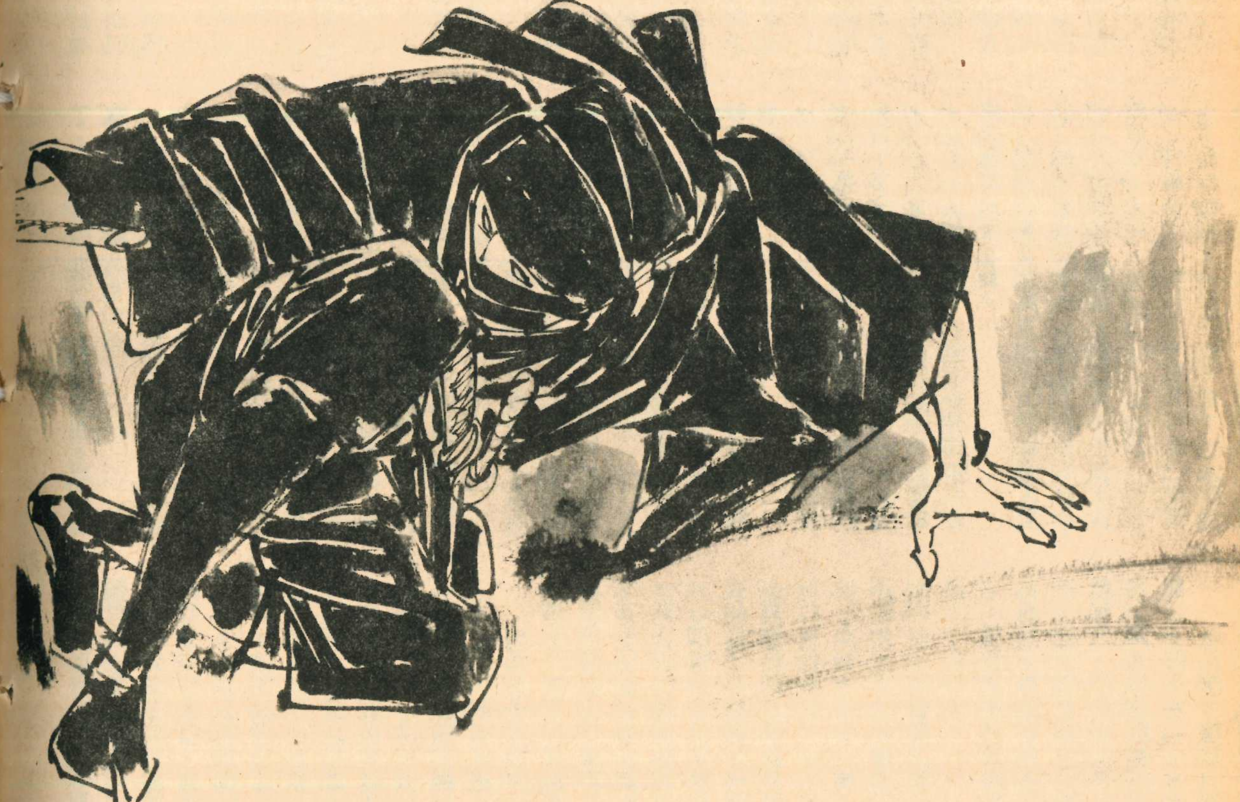
不管她來意如何？事情總要弄個明白，大莊主凌宏斌轉身之際，暗中已向兄弟們發出了暗示，大家心裏有數，多多留心戒備。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蕭逸·文
培新·圖

鶴舞神州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翠娘白姍為了要奪回家傳至寶翡翠梨，與陰風叟岳桐互約聯手，率同匡長青、匡芷苓兄妹，重履江湖，追尋短命無常徐雷父女下落。日本青年武士笠原一鶴奉足利將軍之命，護送一批寶物，遠來中原進貢給中國皇帝，詎知笠原一鶴甫踏進中原的第二天，便為徐雷父女將寶刧去，笠原一鶴驟失巨寶，更且身負重傷，舉目無親，呼援無門之際，遇涵一大師，携他返回大悲寺，要他放棄塵世紛爭，皈依佛門，並命合一僧監督，合一要笠原把隨身佩刀棄去，笠原不允，合一擬强行奪取——

＊＊＊＊＊＊＊＊＊＊＊＊＊＊＊＊＊＊

辜負高僧意　難防鬼惑心

合一和尚左手五指齊開，「金龍探爪」，直向笠原的刀上抓了過來。

笠原身形一閃，合一不由抓個空。

可是這個年輕的比丘，身手不可輕視，一抓未中，只見他一個側轉，雙手向上一托，施了一招「韋陀捧杆」式，雙掌直向笠原的刀上再次搶了過去。

笠原一鶴偉岸的身子，竟被這和尚雙掌之下所帶來的風力震得動了一下。

至此，他才知道，除了師父之外，原來這個師兄，也還是個身懷奇技的人物。

當時不由大吃了一驚。

他口中大叫道：「師兄不要欺人！」

言罷後腿一屈，整個身子「噗！」地一下，坐了下來，合一少僧這一抓，竟是又抓了空。

這個年輕的和尚，不由微微一呆。

他冷冷的道：「笠原一鶴，如果我不能把你的刀搶到手中，我這十年的苦練，也算是白費了！」

笠原一鶴坐地垂衫，牙關緊咬，哼道：「師兄，不要如此，

我要得罪了！」

合一少僧朗笑了一聲，他身形向下一塌，這一次却施出了佛印的「乾坤手」，雙手一正一反，直向對方刀上猛抓了去。

笠原一鶴猛然向左一偏，可是只覺得面前勁風一襲，合一少僧的雙手已抓在了他的三口刀身之上。

這個倔强的和尚哈哈一笑道：「還不撤手！」

他猛然向外一閃，他竟自把身形向下一塌，只聽見「沙」地一聲，眼前刀光一閃，他竟自把三口刀一併撤出了鞘，這種撤刀的方法，堪稱是一絕。

如果合一不及抽手，他勢必雙手一齊要抓在了刀刃之上，以他目前的功夫，還沒有練到徒手抓刃的地步。

當時不由嚇得他臉色一變，灰色的僧衣猛地一拂，他身子已隨着一拂之勢，退出了三尺以外。

這時他臉上已變得鐵青，憤憤地道：「好，師弟，你居然敢如此對我？……」

笠原一鶴木訥也似的，一言不發，他雙手抱着三口雪亮的鋼刀，呆若木偶也似的偏坐一邊。

合一和尚雙手合十，高唱了一聲：「阿彌陀佛，菩薩慈悲你這個不通事的弟子吧！」

說罷，他退後了幾步，嘆道：「我也不必再收了，你自己好好保管吧，只是你要記住，要是無故動用，就犯了本寺大戒。」

笠原一鶴啊啊道：「謝謝師兄！」

合一望着他搖了搖頭，道：「師弟，你多多反醒，靜悟一下吧，我不打攪你了！」

說罷，雙手一合，倏地一個側身，如同一片飛雪也似的，已撲到了門前，推門而出。

良久之後，笠原一鶴才由地上緩緩站起，他把三口刀，慢慢的收回鞘內。

一個人坐在几前，直直的發着呆，翻開一本署名「無常經」的經文，見其上寫着：

外事莊彩咸歸壞，內身衰變亦固然；唯有勝法不滅亡，諸有智人應善察。生老病死皆共喋，形儀醜惡極可厭；少年容暫暫時住，不久咸悉見枯羸；假使壽命滿百年，終歸不免無常

道；老死病苦常隨逐，愧與衆生作無利。

閤上了卷經，笠原默默閉上雙目，內心起了一番交戰。

生老病死本是人之常情，笠原一鶴倒也看得很開，只是一個武士的氣節和責任，却深深的壓着他。

不錯，他已有向佛的決心，而且決心拋棄一切剃度出家，可是那失去的東西，關係着太大的任務，他怎能就此丟却？

他雖然向涵一和尚再三的請求，可是老和尚都不答允他，只以「時間未到」來答覆他！

現在這個叫「合一」的師兄，居然又來搶奪自己的刀，很明顯的，他們是不想放自己再出這個廟了。

想到此，這位身懷絕技，而心存猶豫的武士，不禁悲從中來。

伏在几案上，眼淚簌簌的直淌下來。

涵一和尚——也就是段南洲，他是自己父親生平第一至交，笠原一鶴仍然還很清晰的記得。

他記得當他負有足利將軍的使命而來中原時，父親扶着杖，對自己殷殷話別。

那個慈祥的老人，眼角垂着淚痕，對自己說：「孩子，中國是個好地方，偉大的國家，偉大的人民……」

他又說：「找到段南洲，一切都聽他的話，聽他的安排，他是爲父今生今世所欽佩的唯一奇人，你要同父親一樣去對待他，孩子，你千萬要記住！」

現在，他果然來到了中國，見到了這個天下的奇人，不，應該說他是個「奇僧」才對。

可是，一個血氣方剛，使命未完的年輕人，要作到心口如一的出家人，又是「談何容易」。

尤其是在這種靜夜裏，萬念俱生，心情是無論如何也安寧不了！

廟裏的小沙彌，帮帮的敲着梆子，已經是三更了。

冷夜如水——

笠原一鶴撩帳而起，他那雙原本深沉的眸子，此刻看來更是深沉，閃閃的放着精光。

經過了長久的思慮，他已決心暫時逃離這座寺廟，重入江湖。

他要把一些未完的事情清理一下，最起碼要能對足利將軍有所交待，之後他才能專心一意的出家從佛，那時他再回來。

他把事先寫好的一封信，用紙鎭壓在桌上，然後把簡單的行囊揹在背上。

那長短不一的三口刀，也一一的揷在腰上，由身上取出了一條黑色緞帶，緊緊的紮在頭上，這是他的夜行裝束。

一切就緒之後，他悄悄的走到門前，正要開門，心中忽然一動，思道：「合一師兄，就在樓下，不要把他驚動了，我還是由窗口走算了！」

想着就轉過身來，推開了窗，身形一幌，已飄身而出，只覺得夜風冷颼颼的，侵體生寒。

這時他已落身在地，梧桐樹葉被風吹得簌簌的落下地來，此情此景，好不冷寂嚇人。

笠原一鶴回身看了看，見閣樓上下一片漆黑，竟是沒有一點燈光，他心中不由大爲放寬。

因爲他所恐懼的合一和尚，必定是已睡着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想到此，這位任性的年輕人，也就不再顧慮其它，一殺腰，如同一隻黑豹也似的猛地撲了出去。

可是當他身形尚未着地刹時之間，迎面忽然劈來一股罡風，笠原一鶴不由大吃一驚，他猛地就空一挫身子，翩翩的落了下來。

這時他才看見，一個童山濯濯的和尚，迎面而立，乍然間，他尚沒有看清這和尚的面貌，只見他肥大的僧衣被夜風吹得擺動着。

笠原一鶴不禁大吃了一驚，他只當是涵一和尚出現了，不由得口中「哦！」了一聲，面色蒼白。

那和尚雙手合十，口喧佛號道：「無量佛——」

隨卽一笑道：「怎麼，師弟，要出門去麼？」

和尚這一發話，笠原一鶴才算鬆了一口氣，他已聽出來人的口音，竟是那位合一師兄！

當下不由面色一紅，窘笑道：「原來是合一師兄，師兄……你這是爲什麼？」

合一朗聲笑道：「你眞是拿貧僧開玩笑去了，笠原師弟，夜已深了，你還是回房吧！」

笠原一鶴不由呆了一呆，合一少僧這麼一裝糊塗，更令他受不了。

當時退後了一步，苦笑道：「師兄已然已經發現了，我也就不再隱瞞，尚請師兄念在我不得已，慷慨放行才是……」

頓了一下，他接道：「一待事情辦好……我必定再回來，向師父及師兄面前請罪。」

合一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一鶴師弟此言差矣，師弟你已入佛門，雖未剃髮，但已是我三寶弟子，合一卽忝爲師兄，怎能任你重入江湖，多添殺孽，何況更有掌門方丈的關照，不可放行……」

他冷冷一笑，面色鐵青道：「師弟，你是聰明人，還是快快回樓去吧，今夜之事，貧僧絕不走口，否則……貧僧說不得就要強自留下你了！」

說罷雙手合十，二目微閤，輕輕唸了一聲：「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笠原一鶴全身戰抖了一下，苦笑道：「合一師兄，我此番出去，只是暫時，不久還會回來的！」

合一冷冷搖頭道：「師弟還是回樓的好！」

笠原一鶴冷笑道：「師兄莫非連一點同情之心都沒有麼？」

合一和尚口喧一聲佛號，正色道：「出家人已跳出三界以外，只講功業，不論什麼情慾！」

笠原一鶴不由咬了一下牙齒，半天不語！

合一少僧口中唸道：「阿彌陀佛，師弟還是回去的好，如果警動了師父，就不太好了！」

笠原一鶴長嘆了一聲道：「師兄，請你行個方便吧！我的事如果不作一個了斷，心是安不下來的！」

合一和尚冷笑道：「師父已答應到時爲你解決，你怎地還不放心？」

笠原一鶴咬牙道：「這事情是要我自己去解決的，我不能連累師父！」

合一忍不住嘆道：「師弟，你知道那是行不通的，我奉命負責你的安全，怎能放你，你還是快快回去的好！」

笠原一鶴見一再央求，合一竟然絲毫不爲所動，當下不由也有些惱羞成怒，他、冷笑了一聲道：「要是我一定要走呢？」

合一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那時說不得只有强留你了！」

笠原一鶴冷冷一笑道：「那麼師兄你就强留下我吧，恕我違命！」說罷，大步前行！

合一迎面而立，冷冷一笑道：「師弟，你不要糊塗！」

可是他看見笠原一鶴仍然前行，並無絲毫退縮之意，這位少僧不由低喧了一聲佛號道：「恕貧僧得罪了！」

說罷，他身子向前一縱，雙手分左右直向着笠原一鶴雙肩上按了下去。

可是笠原一鶴肩頭一閃，合一和尚的雙手竟自落一個空，這位身懷絕技的和尚不由雙眉一挑道：「你還敢動手不成？」

說着話，這和尚大袖一捲，直向笠原一鶴下肚腹之上掃去，笠原一鶴身形不禁一個踣踉，後退了一步。

這和尚的武功，他是嘗過的，他知道久打之下，自己未見得是他的敵手，眼前這個時候自己那裏還能和他久耗下去？

他想着，萬一涵一和尚醒了，自己是揷翅也走不脫了，但自己又非走不可，不能再躭誤了。

想到此，笠原一鶴身形向下一塌，右臂向上一抬，只聽得「嗆！」地一聲，寒光閃處，他已把一口長刀撤在了手中。

合一少僧見他陡然把刀撤了出來，不由大吃一驚，身形一閃，已飄出了丈許之外！

他冷冷一笑道：「你……還不把刀放下？」

笠原一鶴雙手握刀，顫聲道：「合一師兄，你快快放我走吧！」

合一大聲喝道：「孽障！」

身形向前一縱，已到了笠原一鶴身前，右手一抖，用掌沿，直向着這口刀的刀背上震了過去。

笠原一鶴不由心中一動，這些中國的招式，他多少也瞭解一些，心裏很是知道，如果這一掌被他震在了刀背之上，那麼自己這口刀可就不要再想拿得住！

他昔日在日本「北海道」，於冰天雪地裏，曾下過極苦的功夫，去研習刀法，其中頗有些驚人的辣手招式！

當時他右足向前一劃，整個身子倏地向前一塌。

掌中刀，也就在這個時候，忽地一翻，刃口朝外，冷氣襲人！

合一和尚如果不及時抽手，這隻手掌可就別想要了。

他怒哼了一聲道：「好呀！」

身形陡地狂飄而起，閃開了一邊，也就在這個時候，笠原一鶴足下用力一點，整個身子直向東面的一堵紅牆之上落了下去！

他口中低聲叫道：「師兄，請您原諒我！……」

可是那憤怒的和尚，疾怒之下，是如何也不會放他離開，他決心把他留下來。

鼻中冷哼了一聲道：「你休想！」

芒鞋點處，如同一片烏雲也似的，陡然撲了過去，笠原一鶴身形一殺，也縱出去，合一又撲了空！

這和尚口中恨聲道：「你想跑麼？」

陡然揚手打出了三粒「菩提珠」。

這三粒菩提珠一出手，分上，中，下三路，直向着笠原一鶴的背影上打去，所奔部位，乃是他身上三處穴道。

合一和尚，何嘗不知道，這笠原一鶴乃是師父最心愛的弟子，而且他的一生，今後亦將關係着整個佛門的興亡。

所以「菩提珠」出手並不重，所打之處更非要害，用心只想把他擊倒而已！

可是他也是太小看了這個異國武士。

合一的菩提珠乍一出手，就見笠原一鶴猛地一個翻身，掌中刀向外一點，隨之向下一畫，只聽得叮噹！一陣响聲，三粒菩提珠盡落塵地！

笠原一鶴打落了暗器之後，微微發了一下呆，回身就跑，可是那位陰魂不散的師兄，却是死釘着他。

他如同一陣風也似的，又撲了上來，右掌向外一劈，這一次用了八成力，一掌直向着笠原一鶴胯骨上擊去。

笠原一鶴知道，自己如果不給這位師兄一點兒厲害，而想要走，却是萬難了。

存了這種心，他暫時倒並不想再跑。

當時身形一滾，掌中刀向外一挑，快同閃電也似的直向着合一和尚肩上挑來！

合一口中「唔！」了一聲，他施出了涵一和尚所傳授的一個「彈」字！

那留有長指甲的手指，向外一點，「錚！」一聲，笠原一鶴長刀竟被他點了開去。

笠原一鶴不由大吃了一驚，此時此刻，他只求脫身，一切也顧不得了！

他又那裏知道，這位合一師兄，出家人慈悲爲懷，處處都對自己手下留情，只以爲他是對自己下毒手呢。

當時他身形一偏，合一撥風一指點到，笠原一鶴又向右一偏，可是合一和尚的指尖一轉，又自點到。

笠原一鶴口中「啊！」了一聲，忽地翻身就倒！

合一和尚怔了一下，心想：「怪也，我莫非錯傷了他！」

想到此不由打了一個冷戰，注目看時，笠原一鶴仍然伏地不動！合一皺眉輕喚了聲：「師弟！」

笠原一鶴一聲不哼，合一不由口中低低唸了聲：「阿彌陀佛……我都作了些什麼？」

口中唸着，彎下腰來，用手去抱笠原一鶴的身子！

就在這個時候，那伏着不動的笠原一鶴，突然一個急翻，口中道：「師兄得罪了！」

刀是由左腋之下遞出來的，快，狠，準！

刀光一閃，合一和尚由於太近，太沒有防守，竟是再也躲避不及！

只聽他口中「哦！」了一聲，這一刀，竟自把他右腿戮了一個透穿！

隨着他的拔刀之聲，鮮血如泉水一般的噴了出來，合一和尚怎能再挺得住，他口中「啊喲！」又叫了一聲，一個踉蹌，遂即倒了下去。

笠原一鶴見僥倖成功，不由大喜。

他再也不敢停留，身子倏起倏落的，一路翻縱了出去，一刹時，已撲出廟牆以外。

也不知跑了多久，只覺得腳下一腳深，一腳淺，所踏的儘是水田，這時他才知道，已是到了平地了。

笠原一鶴站定了腳步，只覺得週身上下全是水，裏面是汗，外面是水，頭髮披散着，那樣子眞像是一個鬼，再看看一雙褲腳，竟被稀泥敷滿了。

他不由嘆了一口氣，暗想道：「我這是何苦啊！」

走到了一處乾燥的田土上，他坐下緩了緩氣。

天空這時月亮又出來了，照得附近的雲彩都成了白色，遠山近影歷歷在目！

他把鞋上的泥弄掉擦了擦，內心這時才感覺到自己闖下了大禍，他想：「天啊！我眞該死，那合一師兄，不知被我傷成了什麼樣了？」

想到此，不由得打了一個冷戰，頓時站了起來！

他緊緊抓住刀柄，刀上的光映着月光，閃閃的，冷森森的泛着殺氣。

他想：「我不會把他殺死了吧？」想到此，猛地轉過身來，心中怔道：「不行，我要回去看看！」

可是才走了兩三步，他就又站住了腳步，咬了一下嘴唇，心中想道：「我眞糊塗，我還能回去嗎？」

想到此，就又傻住了，只覺得透體生涼。

想到了父親的叮囑，想到了涵一和尚對自己寵望，而自己竟叛離了他，而且更惹下了這麼一樁大禍，忍不住掉下了兩滴淚。

他喃喃的說：「我眞該死！」

於是又想到了那合一和尚爲自己刀刺中時的叫聲，彷彿是像受了傷，並不似傷中要害的樣子，心中不禁又放寬了一些。

他跺了一下腳說道：「我心眞狠！」

忍不住又說了一句日本話，想到那師兄還不是爲自己好，而自己竟忍心傷他！

一個人不時感嘆傷心的自譴，內心却有了主張，他想：一且自己把事情辦完之後，那時一定再回到寺內，向涵一和尚請罪，自己一定要求他和合一師兄降罪，現在却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回去！

這麼想了一會兒，心中才又重新堅強了起來。

他找到了一個水池，脫下了鞋子，把腳上的泥好好的洗了一淨，然後由行囊之中找出了一套新衣新鞋，重新換好。

這時天邊已微微透出了一些曙色，空氣之中，帶着一些寒冷的意識！

起先他本以爲廟裏的和尚，或是涵一老方丈自己，必定會追下來，可是等了這麼久，並不見他們任何一人，他內心不禁大爲放寬，同時却也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暗暗想着，也許師父已經不要自己了！

一個人噓唏了一陣，把刀還入鞘內，看眼前有一道黃土驛道，他就順着這條驛道一直走了下去。

漸漸地天色更亮了，幾處農家的雄鷄扯高了嗓子咯咯的直叫，笠原一鶴停住了腳步，見眼前有一塊石碑。

這和他們日本是一樣的，他知道，那石碑之上必是標明了某某地界。

說眞的，自己糊里糊塗的住到了廟裏，竟連這是個什麼地方也不清楚，却實也夠迷糊的了。

想着就走到那石碑前，彎下腰來，見碑上果然刻着「清水河界」四個字！

他就記住了這四個字，一時却又不知道，這清水河界是屬於那一省的，他知道中國是分很多省份的，自己失寶是在「冀」省，這兩三月來，算一算經過了「魯」，「蘇」，三省。

現在却是不知道來到了那一個省份了，好在這個對自己也沒有什麼重要！

想着，就見有兩個人，肩上挑着空的扁担，邊唱邊哼的向這邊走過來，一眼看見了他，一起都停住腳步不走了！

笠原一鶴心知這是自己這一身衣服，把他二人給驚嚇住了，當時却也不在乎。

他對着二人，學着中國的禮節，抱了一下拳，含笑道：「兩位老哥請呀！」

二人鬨聲，又相互看了一眼，想必是聽出他聲音很怪，而感到驚奇。

這時其中之一點了點頭道：「你是觀裏的道士吧！」

笠原一鶴可也不大明白什麼道士不道士的，就含糊點了一下頭道：「不錯，請問這是那一省，什麼地方？」

二人之中，有一人戴着破爛的瓜皮帽，紅紅的酒糟鼻子，說話之前先滋牙，他吸了一口氣，道：「道爺，你可眞是糊塗到家了，這是安徽省蕪湖縣，道爺，你要上那去呀？」

笠原一鶴點了一下頭，就抱了抱拳道：「再見！」

他說完話，足下就大步向前行去，再聽得二人在身後小聲的說着話，其中之一道：「怪事，一個道人帶這麼多刀在身上幹嘛呀？這年頭可眞是……」

笠原一鶴聽在耳中，足下加快前行，並不回頭。

來到中國這幾個月來，他別的無從體會，却感覺到中國這個老大的帝國，這裏的人民，都是如此的善良，而且生性是那麼的愛好和平。

這一點和日本比起來，却相差的太遠了，在日本，人們對於械鬥，兇殺已看慣了，並不以爲奇，可是在中國，甚至於帶一口刀，也會遭受到路人的奇怪和側視。

他是一個生性倔強的武士，儘管來到了中國，却也並不願意「入鄉隨俗」，所以至今日爲止，他仍然穿着他的和服，甚至於連武士刀也不肯從身上取下來。

這情形爲他招惹上了很多的麻煩，生了很多不必要的誤會，可是他依然如此，並不爲忤。

日出的時候，他已來到了蕪湖城內的市街之上，這地方文風頗盛，市街上紙墨的店舖甚多。

笠原一鶴此行主要察訪的對像還是徐氏父女，徐女驚鴻一瞥的在荒野出現，自已已經見識過了，可是他父親徐雷，自己却是從未見過。

聽匡長青曾說過，此老武功出衆，他女兒武功已經如此，更不要再說他了。

想到此，這位日本的武士內心不禁更焦急了。

蕪湖城內有一家「老松客棧」，氣派古雅，頗有唐風，笠原一鶴住到這裏，就好像日本京都，名古屋等地住棧房一樣！

他在旅客名簿上，留下了「日本武士，笠原一鶴」幾個大字，這家店房內，不禁大爲噪動，紛紛走到他窗前觀望，都來看望一下這位來自異國的武士。

中國地方如此之大，要在這廣大的人羣裏，去查訪這麼兩個人，眞好比「海底撈針」一樣的。

可是他並不是這麼想，他認爲自己總有機會遇見這兩個人，而且一定能夠把失物討回。

不過却不是眼前能辦到的事。

當初足利將軍曾有一封信，要自己面呈明朝天子，這封信却被涵一和尚索去了，笠原一鶴幾次索討，老和尚都告訴他時候不到，這封重要的信，他要暫時保留。

笠原一鶴走時匆忙，竟是忘了這回事，此刻想起來，不禁甚是懊喪！可是轉念一想，涵一和尚那一身鬼神莫測的武功，自己要去盜信，簡直是妄想，而且涵一和尚所以不把這封重要的函件給自己，必定是有原因的，只是他又那裏能明白自己的心境！

涵一和尚是他父親生平第一畏友至交，本是父輩人物，如今更有師徒之份，笠原在那一方面來說，也不敢有所衝撞他，這件事實在棘手得很。

有了這以上幾點困難，他才決定暫時不去討還那封呈給皇帝的信，可是他內心却有一個大胆的決定。

足利將軍以十萬火急的心情，派他到中國去完成這件使命，却未想到他竟會出此意外。

在萬般無奈之下，這位日本武士，不得不試圖着親自去面謁一下中國的皇帝明成祖！

這是他內心一個極爲大胆的計劃，因爲，這位天國皇帝朱棣，自謀惠帝登基之後，對於本身的防範，可謂是嚴謹到了極點。

尤其是近兩年，妖婦唐賽兒作亂，平定之後，這位大明的天子，更是無時無刻不在小心防範着自己，庚子年特置「東廠」，網羅了天下不少的能人異士，號稱爲「錦衣衞」。

這些「錦衣衞」也就是俗謂的「大內衞士」，其職責專門負責皇帝的安全，以及偵辦一些有關宮內的案件。

此輩人物，其中固然很多是屬於「沽名釣譽」之流，但是却也有很多，是武林中少見的能人異士。

所以笠原一鶴要想獨自探宮，面謁成祖，套一句俗話，那是談何容易，笠原一鶴這種念頭，不過是一個念頭而已，眞要實行起來，只怕是難以實現。

在「老松客棧」裏，他停留了數日，又思他去！

可是一個人倒霉的時候，眞是什麼事也都叫他遇上，這位年青武士，正想備馬北行的當兒，却忽然又病倒了。

這病的來勢不輕，不時發冷發熱，笠原一鶴不得不在這家店內住了下來。

等到病好了，已是秋去冬來，黃葉飄飄的日子。

笠原一鶴客地病倒，更感到悲傷寂寞，所幸店中的伙計，對他倒是不厭其煩的熱心照料，噓寒問暖，請醫送茶，甚是親切。

他身邊來時，倒是帶有極爲充分的銀子，不愁花用，大病初癒，暫時對他倒是不想走動了。

客房內生了一盆火，雪花簌簌的落下來，院子裏的茶花，早梅，都開了，美得很，雖說是旅途客地，但是却別有一番幽雅的情趣。

笠原一鶴深邃的一雙眸子，顯得更深了，站在窗前，望着院中的雪花，這位異國的遊子，不禁想到了遙遠的家鄉，此刻，當然也該落雪了，他想到在日本，每逢這種落雪的季節之時，自己必定在雪原上縱馳划溜，其趣無窮，而今日，雪雖是同樣的美，却早已失去了這份心情。

正當他睹景生情的當兒，他却看見對面的一間客房門打開了，走出了一個身着棉衣十足的道學老先生出來！

這人笠原一鶴早在七八天前，就發現他了，只當他是一個普通的客人，可是對方却對着他掀唇一笑，露出了幾顆黃焦焦，被烟所薰的牙齒。

笠原一鶴只得點了點頭，老人雙手在袖內，彎腰笑道：「先生早啊，今天可眞冷呀！」

當下含蓄的一笑道：「噢！還好，老人家是本地人麼？」

這人聽他答話，就瞇着雙眼，向窗前行來，走到了笠原一鶴近前，嘻嘻笑道：「小老兒是徽州人，先生你……是？」

說罷一雙黃黃的眼珠，却在他身上轉來轉去，笠原一鶴搖了搖頭道：「我不是本地人！」

老人口中「哦！」了一聲，連連點着頭，一隻手却抬起來，捻着他唇下的幾根長短不一的鬍子。

笠原一鶴這時才看清了老者的面貌，見他皮膚很黑，右腮之下，生有一個小小的黑痣，兩道秀眉，幾乎已快要掉光了，黃焦焦的就像針也似的，一個大鼻子，却是又紅又圓，十足的酒糟鼻。

他身上所穿的這件棉襖，也確實是相當老了，袖肘的地方，布面已破，露出發黃的紅棉，相當的邋遢！

笠原一鶴倒是很同情他，問道：「老人家是作什麼買賣發財？」

老人滋牙一笑，搓着一雙黃藹的手道：「發財可是不敢當，不過將就着過日子罷了！」

說着咳嗽了幾聲，又道：「小老兒在徽州城裏，開有一家墨紙的店舖，專門是出售我們徽州的墨和筆，勉強的糊口過日子！」

笠原一鶴見他說話時，口內不停的吸着冷氣，吃吃哈哈，像是不勝寒冷的模樣

不就，大忍心的道：「老人家，外面寒冷，到屋裏來說話吧！」

老頭兒笑着縮了一下頸子，道：「好吧，正要拜訪！」

笠原一鶴忙轉過身來，把房門打開，不一會兒，老頭兒就走了進來。

他搓着兩隻手，微微的彎着腰，一副酸儒的樣兒，進室之後，哈了一口氣道：「這可就暖和多了！」

自從在大沽沙上失寶之後，笠原一鶴對於一切陌生人，都小心多了，只是刻下自己身無長物，並不怕別人再打自己什麼主意！

尤其是眼前這個酸腐的糟老頭兒，他是絕對也沒有想到會有什麼不對勁！

這時他坐在一張椅子上，却由靴筒裏抽出一根細長的旱烟桿兒，打着了火，猛吸了起來。

笠原一鶴爲他倒了一杯茶，却見老頭兒，一雙微微發黃的眼珠子，到處看了一轉，最後落在了矮几上那幾把刀上。

他笑了笑道：「還沒請教貴姓？」

笠原一鶴忽然心中一動，就點了點頭道：「我姓笠……」

老頭兒抽了一口烟，在烟霧裏連連眨動着細長的雙眼，咳了一聲，吐出了一口痰。

笠原一鶴這時却巴不得他趕快走了，二人相對無言了一刻，老頭兒用烟袋桿子在棉鞋底上敲了幾下，嘻嘻笑道：「在外面走動的人，尤其是年紀輕輕的，時時刻刻都要注意，這個年頭壞人太多！」

笠原一鶴不由愣了一下，道：「老先生所指爲何？」

老人家噴了一口烟，笑道：「沒有什麼！」

說着又用烟袋桿子，指了一下笠原一鶴放在矮几上的三口刀，笑道：「我是看見了刀的，想到你先生必定是一個練武的人！」

老頭兒說了這句話，又喝了一口茶，把烟袋桿子往靴筒裏一插，拱了一下手道：「打攪！打攪！」

說着就站了起來，笠原忙起身相送，走到了門口，笠原寒暄道：「老先生名下是……」

這位看來冬烘十足的老頭兒笑了笑道：「我姓祝……」

笠原一鶴點了點頭，說道：「祝老先生。」

老頭兒這時已邁出門外，却又回頭笑道：「笠先生在蕪湖還要住多久？」

笠原一鶴已對老人留下了心，聞言搖了搖頭道：「這個還沒有一定！」

老頭兒笑了笑，也沒有再說什麼，一隻手撈着棉襖的下擺，抖抖顫顫地，就走了！

笠原一鶴不由望着他的背影，心裏却奇怪的想着：「莫非像這麼一個老朽的人物，居然也是心懷不軌，圖謀對我不利不成？」

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實在是太怪了，無奇不有，「人不可貌相」這句話，在中國是很應驗的。

想到此，他不禁內心陣陣担憂了起來，使他不明白的是，這些人，怎麼消息會如此靈通？怎麼會知道這件隱秘？

如果這個老頭兒，眞是在打着盜寶的念頭，那麼他可眞是看走眼了，他應該知道，那批寶物如今已不在自己手上了，應該去找姓徐的父女才對！

可是這種事，又怎能對生人啓口！

他考慮了甚久，只有一個辦法，快點走，可是這大雪的天，行路是太不方便，自己所帶衣服又不多，一路換洗甚是不便，於是心想，雪一停就走！

當日黃昏的時候，他早早把窗門關上，獨自在燈下觀賞着他的刀，外面的雪却是越下越大了，一團團的雪花，就像是半空飛絮，一層層的堆集在地上，厚得就像是鋪了一層棉花！

笠原一鶴不禁深深的發起愁來，他看了一會兒刀，覺得一個人甚是冷清，想不到只不過幾個月的時間，已把自己的英雄壯志磨滅得沒有一些兒了。

收下了刀，正要熄燈上床，忽聽得門上有人「篤，篤，」的敲了兩下，笠原一怔道：「誰？」

沒有一點兒回聲！

他確信自己耳朵，絕不會聽錯，必定是有人，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如此深夜，前來造訪，絕不會是什麼好朕兆！

笠原一鶴冷冷一笑道：「好吧！」他抽出了刀，反手揹在肩後，足下一跨已來到了門前，當時右手揹刀，左手緊握門柄，身形翩然而出，口中再次的問道：「是誰？」

空廊寂靜，那有人影？只是拉門時，飄飄閃閃的掉下了一張紙。

笠原一鶴劍眉微剪，彎腰把這張紙揀了起來，見是一張寫有黑字的信箋！

他左右望了一眼，一片靜寂，倒是對面的窗上，映着黃昏昏的燈光！

笠原一鶴先不看這張紙上寫的什麼，匆匆揣好了這一張紙條，一彎腰，「嗖！」的一聲，已竄了出去，落在了對面的窗前！

他心中想道：「莫非是這個老人弄的玄虛？我倒要看看他在也不在？」

想着身形一長，已拔起了丈許高下，單手已攀在了一根老樹枝上，面對着緊閉的窗戶，這位日本的武士，用手上的刀，向前慢慢一送，窗戶紙已被他的鋼刀，刺了一個小洞，這時夜靜更深，院內沒有一人。

他把眸子緊緊的湊上去，室內一切，立刻清晰可見，那個姓祝的老人，正自就着一盞油燈，在細細的讀着書，嘴裏嘟嘟唧唧，也不知在說些什麼？

不時的見他搖頭幌腦，下半個身子，整個的包在一床棉被裏，樣子眞是酸腐到了極點！

笠原一鶴看了一會兒，心中覺得很是好笑，對他懷疑之心已然大去，遂飄身而下。

心中却是一團狐疑，如此寒夜，又是誰來叩門投書？這眞是怪哉！

他匆匆返回房內，把門關上，掏出了那張字紙，打開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一筆狂草，走墨有如龍飛鳳舞一般，上面寫的是：「敵人近在咫尺，隨時要取你性

命，一切謹愼，近日不宜外出，最好脫下和服，換上漢裝，如守室不出，可保無慮也，字示。

一鶴賢侄

老叔留字」

笠原一鶴費了很大勁，才看懂了對方的草書，不由甚爲驚訝，對着孤燈發了好半天怔。

心中却大爲不解道：「奇怪，這人是誰呢？口氣如此誇大，居然自稱老叔？莫非是段南洲恩師不成？」

想着又搖了搖頭，因爲這是不可能的，段南洲已入佛門，已得法號爲「涵一」，斷不會再以俗禮見稱，何况他與自己如今是師徒之分，又怎會稱自己爲賢侄？

再說，自己傷了師兄逃來，如果眞要是他老人家，又豈會有如此口氣？只怕早就怪罪下來了。

這麼一想更不禁儍住了。

他又繼續想了很久，愈想愈是不解！因爲他來到中國不久，根本就沒交過什麼朋友，知道他的人可以說沒有，這眞是怪哉！

笠原一鶴忽然想到了匡長青，這是他來中原所接交的唯一朋友，莫非是他？可是對方的歲數，和自己相差不多，又怎會以「老叔」自居呢？他又豈能開這個玩笑？

愈想愈糊塗，根本沒有辦法再往下想了，又打開了那張紙條，研究了半天，仍是一無頭緒。

最後他只好放棄再想下去了，心中却不禁暗暗忖道：「說不定這封信，正是那老頭自己寫的也不一定！」

信上說有人要害自己的性命，這會是誰？他爲什麼要這麼做？

心中雖是決定不再想，可是越不想，問題越是層出不窮，忍不住怒由心起。

他重重的在桌子拍了一下，一跳而起，「嗆！」的一聲，把寶刀抽了出來，只見他滿面憤怒的，朗然笑了一聲，推開了風門，走向院中，大聲叫道：「那裏來的臭賊？你走出來，大爺我，可不要你來報信！」

雪很大，都飄到他的臉上，張嘴的時候，甚至於都飄到了他的嘴裏，他只好閉上了嘴！

恨到極處，手中的刀，嗖！嗖！的往空中，一連劈了十幾刀，閃電般的刀刃，把飄落下的雪花，都砍成碎片，雪光映着刀光，更覺冷森森地煞是可怕。

他舞了幾刀，猶未能洩恨，身形一竄上了房簷，在房上又觀望了一會兒，只覺眼望的地方是一片白，那有什麼人影？

忽然心中又動了一下，暗想道：「我何不看看此人留下了什麼足跡沒有？也許能够從脚印上，追探出一點眉目，也未可知！」

想到此，就彎下腰來，仔細在雪上看，看了半天，也沒有發現什麼足印。

這麼一來，他內心就不禁有些吃驚了，身形隨之飄落而下，又彎下腰來，在雪地裏找來找去。

忽然，他現發了一行極爲清晰的足印，就在眼前不遠，不由心中一喜，暗自笑道：「你可是露下了馬脚了，我倒看看是誰？」

想着頭也沒有抬，低着頭，慢慢一步一步的向前找去，差不多走了十幾步，忽然發現足印盡頭，有一雙笨重的脚，死死地踩在雪內！

笠原一鶴不由大吃一驚，同時之間，却聽得一人發出山羊一樣的笑聲道：「噯唷！我說是誰呢！原來是笠先生！」

笠原一鶴不由面上一紅，原來面前站的這人，那是什麼頑强大敵，竟是對面那個姓祝的老人。

笠原極不自然的笑了笑，點了一下頭，紅着臉道：「夜這麼深了，你老人家還沒睡？」

這位祝老先生，縮着頸子，袖着手，吃吃的笑道：「正要關門睡覺，聽見你在院子裏叫喚，當是什麼事呢！」

說着「哧！」又笑了一聲，道：「嘿！笠先生，你可眞有意思……」

笠原一鶴不大高興的道：「有什麼……意思！」

姓祝的老頭子幌了一下頭道：「你拿刀砍什麼呀？砍雪？哧，有意思極了！」

笠原一鶴氣道：「我是在練刀！」

祝老頭「哦！」了一聲，連連點頭道：「難得！難得！老弟，你掉了什麼東西呢？」

笠原一鶴知道他在笑自己彎腰看地，當時含糊的搖了搖頭道：「我的刀鞘子掉了，不要緊，明天天亮了就可以找到！」

祝老頭兩隻手在袖子裏抖嗦一下，連連點着頭，笑道：「我說呢，這麼大雪，可是不大好找！」

笠原一鶴一肚子的悶氣，無從發洩，此刻反吃這個不相干的老人取笑一陣，着實無味，當時點頭道：「老先生要是沒事，我走了！」

祝老頭拱手彎腰，說道：「請……請便！」

笠原一鶴一肚子氣返回房內，把門關上了，心中却不禁想到了那投書人，必定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看他那種來去如風的身手，和雪地上居然不着一絲痕跡，此人那身輕功，就足足在自己之上。

他不由深深的皺着雙眉，對於中國，這一個能人輩出的地方，他眞是欽佩了。

這些所謂的奇人異士，却又是一些看來絲毫不起眼的人，眞令人難窺全豹，莫測高深。

這一夜，就在猜疑驚恐之中過去了。

第二天雪停了，笠原一鶴早早起來，收拾了一切，喚來了店伙算清了錢，他又取出了一些銀子，囑他們去爲自己買一匹馬！

想到了那封投書曾囑咐自己，叫自己不可妄動，他內心到是不無猶豫！

可是他一個堂堂武士，又怎能去相信一個陌生人的一封信呢？如果那人是別有用心呢？所以他仍然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決定一切！

他走出門口，向外望望，却看見對面那個祝老頭，用老棉鞋，在那將欲化的雪上踩踏着，大概他是愛聽踩踏在雪上的那種聲音吧！

他頭上戴着一頂絨綫的小帽子，幾根禿眉，在雪的印照之下，閃閃的發着白光

，看來就像是幾根鋼針一樣的。

笠原一鶴看他的時候，他却微笑點頭道：「怎麼，要走了麼？」

笠原一鶴只得點頭道：「是的，是的，我有事，我先走了！」

祝老頭彎下腰來，說道：「順風，順風！」

說着他就轉身回房去了，笠原一鶴把一切都弄好之後，店伙已爲他牽來了一匹駿馬，要價紋銀二十五両，這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笠原一鶴不由大吃了一驚。

可是當他看了那匹馬之後，却也就不以爲貴了，那是一匹灰毛紅目，雪白四蹄的駿馬，笠原一鶴是很懂得馬的，這匹馬耳聳鼻大，鬃毛長，牙口好，像徵着牠正當少年。

於是他照數付了銀子，把簡單的行李，放上了馬背，幾口鋼刀挿在胸前，天氣寒冷，他在頭上戴了一頂武士的小鋼帽！如此一打扮，當眞是英姿颯爽，十分的英俊了。

店伙爲他牽着馬，穿廊而出，忽然他想到那個祝老頭，照禮應該過去打個招呼，於是就轉到他門前，不由頓時一怔！

原來那祝老頭房門敞開，內中衣物已搬一空。

他呆了呆，道：「咦，人呢？」

身後的伙計，笑道：「大爺，你是問那隻老山羊麼？走了！」

笠原眨了一下眸子，暗想道：「怎麼剛才還同我說話，這一會兒却已走了？好快！」

當時就偏頭問道：「你叫他什麼？」

那伙計臉一紅，訕訕笑道：「大爺，你別見怪，小的可是說着玩的，祝老先生是我們這裏的常客，因他老人家笑起來聲音很怪，像山羊，所以我們大夥都管他叫祝山羊！」說着笑了一聲，滋着牙道：「大爺，你們是朋友？」

笠原一鶴搖了搖頭道：「我們才認識不久，這祝老先生是作什麼事情的？你可知道？」

伙計翻了一下眼皮，說道：「我知道，他老人家是開筆墨坊，專門作紙墨生意的！」

縮了一下脖子，吸了一下鼻涕，他又說道：「這位老爺子可是怪透了，人家騎馬，他也騎馬，可是他的馬比驢還小，也不知是在那裏找的！」

笠原一鶴不由點了點頭，一時想到那祝老頭，騎在如此的一匹小馬上，那種滑稽的樣子，不由笑了笑，事不關心，一笑也就算了。

出了客棧，一路打馬北行，不久，已可望見瀚闊的長江水了，水上舟船雲集，檣櫓如林。

笠原駐馬前望，心中不禁有所思慮，他決定暫時不乘船，先跑它一程再說。

於是，抖動絲轡，胯下神駒，發動四蹄，如箭也似的順着江邊飛馳了下去。

這一程，最少跑了也有三四十里路，前望着江水，更是廣闊，只是江上行船，已不似先前那麼擁擠了。

他勒住了馬，正在展望江勢，忽聽到江上有人高聲喚道：「喂！喂！客官，客官！」

笠原偏頭望時，却見身後飛快的駛來一條雙帆四櫓的中號座船，一個頭戴雨笠的漢子，正自向自己揮着手。

一剎時，船行近了，那漢子高聲叫道：「客官，搭個便船吧，便宜得很！」

笠原一鶴不經思索的點了一下頭道：「好吧！」

那船伙一躍下船，把船硬拖至江邊，放下踏板，把馬拉了上去，笠原隨後又上去。

上船之後，就見船內甚空，只有兩個客人，一個是矮小的個子，年有四十上下的漢子，穿得很體面，留着小鬍子，彎着腰向笠原施一禮。

另一個，却是一個年有六十五六的老者，一身灰布長衫，一隻眼像是失明了，用一塊黑紙罩着，頷下一縷黑鬚，看來甚是清癯！

他獨自把盞，朝着江上，並不和笠原打招呼，那舟子搭了笠原一鶴，正要撤板，忽聽見一聲尖細的聲音道：「慢着，我也搭個便船！」

大家循聲望去，却見遠處沙灘上，一人一騎，飛快的馳了過來，人馬都顯得很小。

笠原一鶴先見那馬小得可憐，正自驚異，誰知再一看馬上的人，他不由頓時呆住了！趕情那馬上不是旁人，正是那個綽號老山羊姓祝的老頭兒，他一面跑，一面狂舞着手道：「等等！等等！我來了！」

舟子回頭望望那兩個人，那個矮子皺了一下眉，道：「快走，我們不再搭別人了！」

可是那姓祝的老人，別看他的馬小，却是快得很，這時已跑到近前，這老頭兒，跳下馬，不等他撤跳板，拉着馬就上來了！

姓祝的老頭兒，這種突然的動作，令舟內各人都吃了一驚，尤其是那個舟子，更形大怒！

他瞪大了眼睛，說道：「咦，這是怎麼一回事？誰叫你上來的呀？快下去，下去！」

祝老頭臉上堆笑，連連拱揖道：「外面走的人，行個方便吧，我多把錢也就是了！」

這時舟內那個矮漢，走過來道：「老頭，你是幹什麼的，說不搭就是不搭，怎麼這麼嚕嗦！」

祝老頭連連打躬道：「何必呢，我又不佔什麼地方，你先生行個方便吧！」

說着一隻手拍着他那頭小馬的屁股道：「走！走！咱們到一邊去！」

笠原一鶴見那匹馬，非但較常馬爲小，而且身上多處皮毛，均已脫落，看起來眞是難看。

祝老頭把馬趕到了船尾邊，口中嘆着氣道：「作小生意的人嘛，可憐喲！」

嘴裏面說着，一面把馬背上的大包袱解下來，放在了船板之上，然後自己又坐在包袱上，那樣子是在這裏坐定不走了！

那穿着講究的矮個子，看到此皺了一下眉，這時靠窗坐的那個高大老者，似已有些感到不耐，他回過頭來，嘿嘿笑道：「這麼大的船，多搭一個人又算什麼，快走吧，這樣走法，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到地

頭？眞是……」

矮漢子聽他這麼說，像是無可奈何的道：「好吧！」

說着目光看着祝老頭，冷笑道：「老頭兒，讓你上船是可以，你可別搗蛋！」

才說到此，那個高大的老者，忽然大聲道：「怎麼回事，給我下的麵呢？」

矮漢子才回頭笑道：「大爺你沒有看見嗎？等順風上了帆，伙計才得閒呢！」

那個高大的老者才笑了笑，偏過頭來，以那一隻獨眼望了望笠原一鶴。

笠原一鶴正想把目光轉開，那瞎了一目的老者，却笑着把手上的茶杯舉了一下，微笑道：「喂，朋友，船上風寒，喝一口茶吧！」

笠原一鶴禮貌的欠了一下身子道：「謝謝！我還不渴！」

說着他目光一偏，却見那姓祝的老頭，也正在向這邊看着。

笠原一鶴正想對他點點頭，可是那祝老頭，却又把目光瞟向一邊去了，一鶴不由呆了呆，心說：「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怎麼不認識我了呢？」

想着又仔細看了他幾眼，又覺得客棧內的老人，正是此人，絕錯不了，他是一個直性人，心情也是全往直處想，也沒有想到其他方面，心裏可是老的大不樂。

暗暗的忖道：「你又有什麼了不起，莫非我笠原一鶴還非要與你攀交不成？」

想到此，也就不再去看他，那瞎目的老者，這時指着一張椅子，笑道：「來！來！請坐下來吧！」

笠原一鶴就不客氣走過去坐了下來！

這時船伙計走過來獻了一杯茶，獨目老人一笑道：「兄弟，你是上那去呀？」

笠原一鶴一笑道：「還沒有一定的去處！」

老人一隻手輕輕敲打着杯子道：「是往北邊去吧！」

笠原一鶴點了一下頭道：「是的！」

這老人呵呵笑道：「太巧了，我也是往北走！」才說到此，船尾在曬太陽的那個祝老頭，也發出了一聲尖笑道：「太巧了，我也是往北面走，嘻嘻！」

獨目老者，用那僅有的一隻眼，狠狠的掃了他一眼，祝老頭挺不自然的滋牙笑着，點頭不是點頭，哈腰不是哈腰。

獨目老者忽然像是呆了一下，他站起來，慢慢走向船尾，姓祝的矮老頭現出很是驚怕的樣子，他囁嚅的道：「怎麼啦，我說錯了話是不是？」

獨目老人這一站起來，才看出此老身材極高，較常人最少要高出一頭，他慢慢走到祝老頭身前，低頭看了他半天道：「朋友，你貴姓？」

祝老頭由地上站起來，一面拍着身上的棉袍子，尷尬的笑道：「小老兒姓祝，老兄你貴姓？」

老者哼了一聲道：「你不要問我！」

說着又用手把他的包袱解開來，看了看，祝老頭忙道：「是文具，筆墨紙硯都有！」

老者翻看了一會，又看着他，過了一會兒，才冷冷的說道：「你上北面去幹什麼？」

祝老頭怔了一下道：「作生意呀，先去金陵！」

老者問道：「金陵什麼字號？」

祝老頭一笑道：「馬四胡同的文寶齋，你老請多照應！」

獨目老者又瞥了瞥對方身上，一身厚棉襖，足下是一雙大棉鞋，一副冬烘道學的樣子。

他皺眉想了一會兒，哼了一聲道：「這船我已經包下，我看到了當塗，你先下船吧！」

祝老頭堆笑道：「你先生也眞是的，我又不佔地方，大家都是在外行路的，你老要是嫌我多嘴，我不說話就是了！」

獨目老者憤憤看着他，冷笑了一聲道：「好吧，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只要你不後悔就是！」

說着憤然轉身而去！

祝老頭一面包着他的包袱，一面嘻嘻笑道：「絕不後悔，你老人家放心吧！」

獨目老者這時又坐回原處，這時船伙計送上麵來，老者對笠原一鶴禮讓道：「來，兄弟，你大概也餓了，先來碗麵，來！來！」

說着就把麵碗送了過去，笠原一鶴肚子也確實有些餓了，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接過碗來，却聽見一邊的祝老頭咳嗽了一聲，笠原一鶴用眼一看，就見祝老頭對着自己搖了搖頭，笠原一鶴不由心中一動，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

那瞎目老者，含笑說道：「趁熱吃了吧！」

笠原轉念一想，又把麵碗推了回去，搖了搖頭道：「謝謝！我還不大餓！」

老者不禁怔了一下，又笑道：「吃吧，一碗麵，又算得了什麼？反正你也要給錢的！」

笠原見碗內有香噴噴的牛肉，汁濃味香，不由嚥了一下唾液，忍不住又用眸子，向那祝老頭兒望去。

祝老頭兒這一次明顯的對他擺擺手，笠原心知有故，就笑了笑道：「不要客氣，我不吃！」

老者見他堅決不吃，不禁皺了下眉。

他因而順着笠原的目光，向前望去，却見祝老頭正在太陽下面，翻弄着他的大棉襖，並沒有什麼異狀，不由暗暗道了聲奇也！

當時一笑，就對那伙計擺手道：「你就端回去好了，等一會兒我們再弄好的給他吃！」

老者嘻嘻一笑，笠原不由猛地叱道：「站住！」

那個夥計正自端碗要走，聞聲忽然站住，笠原趕上去把那碗麵接過來，冷冷笑道：「麵裏有什麼東西？」

夥計翻了一下眸子，吶吶的道：「牛肉呀……怎麼啦？大爺！」

笠原哼了一聲，道：「牛肉？好，你把牛肉吃下去，吃……」

夥計打了個抖嗦，口中道：「這個……這……」

這時那個矮漢子由一邊走過來，嘻嘻一笑道：「你們不吃，我吃！」

說着就把麵碗端過，走到一邊坐下，笠原不由心中一動，上前道：「喂，你可當心，麵裡可能有毒！」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培新·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被人栽贓，涉嫌行刺太上，太上命海棠用袖箭打穿刺客衣袖的方法，用袖箭打凌君毅，凌舉袖拂箭，反震而回，衣袖並沒洞穿，由此證明刺客另有其人？太上授權凌君毅偵查刺客，並限期在一個更次之內須抓到兇手，凌君毅奉令後，把七侍者及二十名花女召來，逐個詢問，終於揭破海棠僞裝，假海棠擬呑服預藏毒丸自戕，爲凌君毅所阻，假海棠怒罵凌君毅，玫瑰不忿，摑她面頰，假海棠更加破口大罵，語侵百花帮主、副帮主及總管玉蘭，使得三女咸皆羞忿不堪——

＊＊＊＊＊＊＊＊＊＊＊＊＊＊＊＊＊＊＊＊＊

海棠春睡去 玫瑰帶刺來

玫瑰更是又羞又氣，怒喝道：「妳敢胡說。」揮手又是一記耳光，打了過去。

凌君毅聽她當着太上和牡丹等人，說出這般不堪入耳的話，自然更覺得臉上訕訕的，不好意思。

舉袖揩去臉上口水，一面伸手一攔，制止玫瑰莫要再打，一面朝海棠說道：「姑娘是女兒之身，怎好說出污衊之言，姑娘若是這般倔強，那就莫怪在下出手無情了。」

海棠道：「你把我殺了吧！」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姑娘不聽在下好言相勸，在下就要妳嚐嚐逆血倒流的痛苦，妳一日不說，我讓妳一日不死，只要妳忍受得住，就挺下去……」

芍藥道：「凌兄還和她多說什麼？」

凌君毅道：「不，在下說淸楚了，好讓她考慮考慮。」

海棠道：「我不會說的，你只管動刑好了。」

凌君毅道：「在下給妳一盞茶的時間，妳說出叫甚名字，什麼人派妳來的，船上還有幾個同黨？」

海棠雙目之中，滿是仇恨之色，大聲道：「我是你師娘，是反手如來叫我來的……」

凌君毅突然目光電射，冷喝道：「我好心相勸，妳敢一再口出污言，那就只好讓妳嚐嚐逆血倒行的滋味了。」

喝聲出口，雙手十指連彈，點了她身上七八處穴道。

他出手極快，似彈似拂，顯然和一般點穴不同。

但見海棠身軀輕顫，似是打了一個寒噤，果然感到全身血液，突然倒轉，向內腑流去。

凌君毅道：「姑娘此時從實招來，還來得及。」

海棠雙目一閉，只是沒有作聲。

但大家可以看得出，這兩句話的工夫，她一張臉頰，已經脹紅如喂血，全身同時也起了一陣顫抖，頭上汗水，像黃豆般綻了出來，但她依然咬緊牙關，竭力忍受着逆血倒行的痛苦，一言不發。

這樣又過了盞茶工夫，只聽海棠尖聲叫道：「你……你殺了我吧！」

突然身軀一歪，昏了過去。

太上冷嘿道：「好個倔強的賤婢！」

凌君毅左手一拂，解開了她身上受制經穴，隨手又點了她兩處穴道，回頭朝芍藥道：「副帮主，在下想暫借妳的臥房一用，不知是否方便？」

芍藥粉臉一紅，問道：「你要作什麼？」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這個副帮主就不用問了。」

芍藥伸手一指，說道：「我房間就是這個，你只管進去就是了。」

凌君毅道：「在下謝過副帮主。」說完，朝玫瑰招招手道：「姑娘請隨在下來。」

玫瑰遲疑了一下道：「總使者……」

太上道：「玫瑰，總使者叫妳隨他去，妳就隨他進去，不用多問。」

玫瑰躬身道：「弟子遵命。」

太上站起身道：「老身坐功的時間到了，這件案子，你只管放手去做，老身給你全權處理。」

凌君毅躬身道：「多謝太上，屬下會把船上內奸，一網打盡的。」

太上頷首道：「眞是好孩子。」起身朝內行去。

凌君毅送走太上，又朝百花帮主和芍藥二人拱拱手道：「帮主，副帮主仍請在此稍候。」

說完，又朝玫瑰招招手道：「姑娘請隨在下來。」

玫瑰因有太上吩咐，不敢違拗，跟着凌君毅朝芍藥房中走去。

兩人進入房中，凌君毅隨手掩上了房門。

溫婉君低聲道：「你這是做什麼？」

凌君毅道：「在下要姑娘扮個人。」

溫婉君道：「誰？」

凌君毅道：「妳不用多問，快把面具取下來。」

溫婉君依言取下面具，凌君毅也迅快的從懷中取出易容木盒，先替她洗去原來的易容藥物，然後又仔細替她在臉上易好了容。

這樣足足過了一盞熱茶時光，才收起木盒，揣入懷裏一面說道：「姑娘現在把面具收起，坐在房中，等待呼喚，再行出來。」

溫婉君柔聲道：「我一切聽你的。」

凌君毅含笑道：「多謝姑娘。」

溫婉君白了他一眼，輕啐道：「誰要你謝？」

凌君毅笑了笑，就啓門走出，又隨手帶上了房門。

牡丹，芍藥，玉蘭三人，不知凌君毅和玫瑰兩人，關起房門，在做什麼？此時看他走出，六道眼光，一齊朝他投來。

最奇怪的是他跨出房門之後又把門帶上，不用說，自然是把玫瑰關在房中了。

芍藥第一個忍不住，問道：「凌兄，玫瑰呢？她也是奸細麼？」

凌君毅只是淡淡一笑，說道：「副帮主再過一回，自會知道。」

接着轉身朝玉蘭含笑道：「現在又要麻煩總管了。」

玉蘭說道：「不要緊，總使者只管吩咐。」

凌君毅道：「有勞總管，去請虞美人帶四名花女上來。」

接着，又和她低低的說了幾句。

玉蘭點頭道：「屬下省得。」

說完，轉身走了出去。

芍藥揚揚眉，一雙俏眼望着凌君毅道：「凌兄，你到底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百花帮主含笑道：「我看總使者胸中已有成竹，二妹何須多問，只要耐心看下去自會明白。」

芍藥道：「我就恨他一直賣着關子，把人都悶死了。」

凌君毅瀟洒一笑，拱手作了個長揖道：「天機不可洩漏，屬下擅作主張，還要帮主，副帮主原諒才好。」

芍藥瞟了他一眼，格的嬌笑道：「凌兄現在是太上跟前唯一紅人，太上要你全權處理，又有誰敢怪你了？」

凌君毅道：「這個在下不敢。」

正說之間，玉蘭掀簾走了進來，說道：「十五妹來了。」

凌君毅道：「請她進來。」

門外虞美人應了聲「是」，朝身後四名花女說道：「梔子，妳隨我進去，妳們三人，就在門外等候。」

說完，掀簾走入。

梔子跟隨虞美人身後，跨進艙門。當下一眼看到海棠臉上易容藥已被洗去，委頓地上，不覺機伶伶一顫，腳下微現趦趄。

凌君毅含笑道：「梔子姑娘，妳把她扶下去。」

梔子答應一聲，怯生生的走到海棠身前，正待彎下腰去！

凌君毅已經閃電般一指，點了她身後穴道。

玉蘭更不待慢，一把夾起她身子，朝芍藥房中拖去。

凌君毅迅快替她推開房門，一面朝玫瑰低聲道：「姑娘快些和她換過衣衫。」

玉蘭進入房中，依然掩上了房門。

過了不一會，房門啓處，玉蘭和梔子一起走了出來。

大家心中有數，這梔子自然是玫瑰改裝的了。

凌君毅朝虞美人低聲問道：「姑娘都準備好了麼？」

虞美人點點頭道：「屬下已經遵照總管吩咐，都已經準備好了。」

凌君毅道：「如此就好，姑娘可以把她押下去了。」

虞美人遲疑了一下，問道：「她眞的不需要多派幾個人看守麼？」

凌君毅笑了笑道：「在下已經閉住了她幾處經脈，暫時已失去了武功，姑娘只須依計行事就好。」

虞美人道：「屬下省得。」

轉身走到門口，招招手道：「妳們再進來一個人。」

當下就有一名花女，應聲走入。

凌君毅拍開了海棠穴道。

虞美人伸手一指，朝兩名花女道：「妳們把她押下去。」

假扮梔子的玫瑰和另一名花女，答應一聲，走了上去，挾起海棠，朝外走去。

虞美人不敢大意，躬身道：「屬下告退。」

緊隨兩名花女，押着海棠而去。

芍藥問道：「凌兄，那梔子還在我房裏，該怎麼辦？」

凌君毅道：「此人比海棠還要重要，咱們必須取得她的口供，待會就要請副帮主親自審問。」

芍藥問道：「爲什麼要我審問。」

凌君毅笑了笑道：「因爲副帮主秉掌刑堂，平日執法如山，本帮花女，對副帮主甚爲敬畏，如由副帮主問她的話，她就不敢不說。」

芍藥披披嘴道：「你乾脆直截了當的說我兇就是了。」

凌君毅道：「副帮主執掌刑堂，法曹森嚴，自然要鐵面無私了。」

芍藥雙眸凝注，嫣然一笑道：「你很會說話。」

只見艙簾啓處，玫瑰又回了進來。（她本來改扮梔子，換了一身花布衣衫，如今又換回一身玄色衣裙，戴上玫瑰的面具，自然又是玫瑰了）

芍藥訝然道：「九妹，妳怎麼又回上來了？」

玫瑰欠欠身，笑道：「是總使者吩咐屬下來旁聽的。」

芍藥哦了一聲，目視凌君毅，問道：「現在可以開始了麼？」

凌君毅道：「時間不早，自然越快越好。」

芍藥回身朝百花帮主說道：「大姐請上坐。」

接着又朝玉蘭，玫瑰道：「那就請三妹，九妹，把梔子去弄出來。」

這是太上的起居室，所有侍女，未奉呼喚，都不准擅自入去，只好由玉蘭，玫瑰親自動手，從芍藥房中把梔子扶出來。

凌君毅已把一顆專洗易容的藥丸，交給了玉蘭，玉蘭接過藥丸，很快把梔子臉上的易容藥物洗去。

梔子本來就只有十七歲，這假扮梔子前來臥底的女子，看去也不過十六七歲。

芍藥在百花帮主下首的一張椅子坐下，然後朝兩人點點頭。

玉蘭一掌拍開了梔子穴道。

那假扮梔子的少女睜開眼來，發現自己坐在地上，心頭方自一怔，再抬頭一看，帮主，副帮主，總使者，全都在座，自己邊上，還站着總管玉蘭和侍女玫瑰，心頭更是暗暗震驚，慌忙爬在地上，連連叩頭道：「屬下叩見帮主，副帮主……」

芍藥柳眉一挑，嬌叱道：「住口，本帮沒有妳這個花女，告訴妳，海棠已經全部招出來了，妳還不實話實說？要我動刑麼？」

假扮梔子的少女打了個哆嗦，伏在地上，哭道：「帮主，副帮主，屬下是冤枉的。」

芍藥一抬手道：「九妹，妳給她一面鏡子，讓她自己去看。」

玫瑰早就準備好鏡子隨手遞了過去。

假扮梔子的少女，還不知道自己臉上易容藥物已被洗去，這一照鏡，登時嚇得魂飛魄散，臉色煞白那裏還說得出話來。

芍藥冷冷一哼，道：「海棠謀刺太上，已經處死，妳若有半句支吾，也休想活命。」

凌君毅適時朝百花帮主暗暗遞一個眼色。

百花帮主徐聲說道：「梔子，本座念妳年紀還小，也許是受人脅迫而來，妳只要從實說來，本座還可網開一面，饒妳不死，若是執迷不悟海棠就是妳的榜樣。」

假扮梔子的少女想起方才進來之時，就看到海棠倒臥地上，心頭一怕，爬在地上，連連叩頭，哭道：「帮主，副帮主垂鑒，我原是水堂主手下使喚的使女，就因派到這裏來的錢月娥說我面貌，年齡，都和梔子差不多，才要我假扮梔子混進來的，水堂主還扣押了我娘，說只要我出了差錯，就連我娘一起處死，求求帮主，副帮主，可憐可憐我，就饒了我吧！」

她口中的錢月娥，自然就是假扮海棠的女子了。

芍藥問道：「妳們是如何混進來？」

假扮梔子的少女道：「月娥姐姐如何進來的，我不知道，我是三月前，被他們送到花家莊院附近，由月娥姐姐約梔子出來，然後點了她穴道，領我進入花家莊院的。」

芍藥道：「妳知道錢月娥假扮海棠，混進來已有多久了？」

假扮梔子的少女道：「不知道，她好像已經很久了。」

芍藥問道：「妳們混進來之後，又如何和黑龍會連絡的呢？」

假扮梔子的少女道：「這是月娥姐姐的事，我不大詳細，好像是另外有人負責傳遞消息。」

凌君毅聽的暗暗點頭，但並未開口。

玫瑰突然插口問道：「妳和錢月娥，平日見面時，如何稱呼？」

假扮梔子的少女道：「見面時，我叫她姐姐，她仍是叫我梔子。」

芍藥道：「妳看到過和她傳遞消息的人麼？」

假扮梔子的少女道：「看到一次，那人蒙着臉，又在夜裏，看不清他是誰？但月娥姐姐也蒙着臉，只怕那人也不知道月娥姐姐的身份。」

玫瑰道：「他們都蒙了臉，見面一定有記號的了？」

假扮梔子的少女道：「那次月娥姐姐要我把風，我們到的時候，那人已經先在，我只看見那人舉起右手，勾起食指，月娥姐姐用手比了個圓圈。」

芍藥回頭望望凌君毅，問道：「够了吧？」

凌君毅拱拱手道：「果然是副帮主行，够了。」

芍藥道：「三妹，妳點住她穴道，暫時就送到海棠房裏去，另外派人看守。」

假扮梔子的少女伏地叩頭道：「帮主，副帮主開恩，屬下知道的都說出來了，句句是實……」

玉蘭一指點了她的穴道，夾着她朝外行去。

玫瑰道：「總管屬下帮妳架出去。」

玉蘭回頭笑道：「不用了，妳有妳的事去。」

玫瑰轉身朝凌君毅欠欠身道：「不知總使者還有什麼吩咐？」

凌君毅道：「她說的話，姑娘都聽到了，妳就依計行事好了。」

玫瑰道：「屬下遵命。」

再向帮主，副帮主行了一禮，翩然掀簾走去。

百花帮主雙眉微攏，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輕啓櫻唇，問道：「總使者，咱們船上，還有潛伏的奸細麼？」

凌君毅沉吟道：「這個目前還很難說，但只要進行順利，大概很快也就可以揭曉了。」說到這裏，忽然拱拱手道：「天快亮了，帮主，副帮主折騰了一夜，也可以稍事休息，這裏已經沒有屬下的事了，屬下告退。」

× × ×

黎明，晨光曦微！

第二層膳廳中，還燃着蠟燭。品字形的三張方桌上，已經放着幾碟醬瓜，乳腐，油炸花生等粥菜，和一大盤熱氣騰騰的饅頭。

這時，已是吃早餐的時候。

從每一扇艙門中，陸續走出穿天青（護法）和青灰（護花使者）勁裝的武士，大家肅立兩旁，誰也沒有則聲。

接着右首一間艙門啓處，左護法九指判官冷朝宗，右護法三眼神蔡良也相繼走出。

（二層艙中，只有總護花使者一人獨住一個房間，左右護法兩人一間，其餘的人，都是四個人合住一間）。

站在膳廳兩旁的護法，護花使者們，看到左右護法，照例都得肅立躬身，口中說一聲：「屬下參見左右護法。」

左護法冷朝宗那張瘦削而略帶陰沉的臉上，掩不住神采飛揚之色，一手摸着他頦下疏朗朗的山羊鬍子，目光緩緩一轉，點點頭道：「諸位早，大家請坐吧。」

自從昨晚在總護花使者凌君毅的房中，搜出「森羅令」和那件「青衫」之後，凌君毅隨着幫主，副幫主去面見太上，大家再也聽不到什麼消息。

只知在底艙的花女們，由虞美人率領，列隊到第三層上去過。

太上也並沒有召見左右護法，足見太上對這件事十分震怒，已經暗地裏處決了凌君毅，只是消息還沒有發佈而已。

總護花使者如果出缺，順理成章該由左護法接替。

冷朝宗自然有些趾高氣揚，在上首一桌的左首位子上落座，回頭看看中間空着的位子，正待開口，要大家用餐！

膳廳左首的房門開了！

總護花使者凌君毅腰懸倚天劍，青衫飄忽，臉含微笑，緩步走了出來。

沒有人看到他昨晚何時回房的，此時看他突然從房中走出，自然免不了咸感驚愕！

只要看他依然那麼從容洒脫，昨晚之事，好像已經雨過天青，烟消雲散！

大家一愕之後，立即紛紛站了起來。

凌君毅含笑道：「大家請坐。」

緩步走到上首，坐了下來。

三眼神蔡良目光一注，問道：「總座沒事吧？」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多承蔡老關注，太上認為沒有兄弟的事，兄弟就沒有事了。」

九指判官冷朝宗道：「有人謀刺太上，又嫁禍總座，可見咱們船上，有奸細潛伏，此事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不知太上有何指示？」

凌君毅道：「冷老說的也是，太上雖極震怒，只是此事連一點影子也捕捉不到，要想把他找出來，又談何容易？目前只有一個辦法……」

冷朝宗道：「什麼辦法？」

凌君毅說道：「等他自己先露出破綻來。」

三眼神蔡良道：「這人以後若不再有任何舉動，我們難道就抓不住他了？」

正說之間，艙簾啓處，昨晚出去巡邏江面的人，已經回來繳令。

護法公孫相，宋德生，護花使者翟天佑，瞿友成，許廷臣，何祥生魚貫走入。

由公孫相朝上躬身一禮，說道：「稟報總座，昨晚江面上，平靜無事，屬下覆命來了。」

凌君毅担心的是公孫相，此時看他並無異處，不覺頷首道：「諸位辛苦了，請坐。」

他目光緩緩從六人臉上掠過，有意無意的多瞧了何祥生一眼。

公孫相，宋德生和四名護花使者抱拳一禮，便各自回到自己位上落座。

接着，白天輪值的杜乾麟，羅耕雲率同四名護花使者行禮退出。

凌君毅目光一抬，問道：「楊家驄，沈建勳二人，傷勢還沒好麼？」

冷朝宗道：「他們二人，已能下鋪走動，屬下覺得他們的傷勢尚未復原，因此要厨下把吃的東西送到他們房裏去的。」

凌君毅頷首道：「如此甚好。」

早餐之後，凌君毅回轉房中，公孫相跟着身後走了進來。

凌君毅並未和他說話，他好像很不放心門窗，第一件事就是先走到窗下，仔細察看着兩扇窗戶。

這一細看，他臉上不禁微微變色，心中暗暗冷哼一聲：「此人好大的胆子。」

公孫相見他看着窗戶，沒和自己說話，只當他不知自己跟了進來，忍不住在他身後叫道：「凌兄。」

凌君毅已經轉過身來，含笑道：「公孫兄請坐。」

公孫相看到桌上新沏的一壺茗茶，隨手倒了兩盅，放到桌上，就坐了下來，說道：「兄弟聽說咱們船上昨夜出了事。」

凌君毅道：「公孫兄已經知道了。」

公孫相道：「兄弟回到船上，就聽說了。」

他伸手取起茶盅，抬目道：「有人在凌兄房中栽了贓，不知凌兄對此事如何處置？」

凌君毅淡淡一笑，還未說話，突然目光注視着公孫相手上，沉喝道：「慢點，這茶恐怕喝不得。」

公孫相已把茶盅舉到嘴邊，聞言不覺一怔，朝茶盅看了一眼，動容道：「凌兄認為有人在茶裏下了毒？」

凌君毅道：「此人是否在茶中下毒，還未能確定，但兄弟出去之後，房中已經有人來過。」

公孫相奇道：「凌兄如何知道的？」

凌君毅說道：「此人穿窗而入，豈能瞞得過兄弟？大概就是因為栽贓不成，才另有花樣，這房中一目了然，都可以看得到，要想對兄弟有所圖謀，除了下毒，就別無最好的辦法了。」

公孫相聽得一呆，道：「看來凌兄果然心細如髮，兄弟平日也自詡精明，普通江湖伎倆，決難瞞得過兄弟的眼睛，但像這樣一盅新沏的清茶，絲毫看不出異處，就非兄弟所能辨識了。」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兄弟也只是臆測，茶中是否有毒，要試過方知。」

說着，隨手從窗帘上撕了一角布條，朝茶盅中浸去。

布條蘸到茶水，既沒聽到「嗤」的輕響，也沒飛起什麼青烟，但等凌君毅取出布條之時，浸到茶水之處，已經色呈烏黑，就像燒焦了一樣。

公孫相看得悚然變色道：「好厲害的毒藥，居然無色無味，一點看不出來。」

凌君毅沉着臉，沒有作聲。

公孫相又道：「如此看來，那栽贓和下毒，必是一個人幹的了。」

凌君毅心中暗道：「栽贓的是海棠，早已逮住了。」

但這話他沒說出來，只是微微搖頭道：「恐怕不是一個人。」

公孫相吃驚道：「凌兄是說咱們船上潛伏的奸細，還不止一個？」

「當然不止一個。」

凌君毅抬頭笑了笑，又道：「一個人能做得出什麼事來？目前我雖然還沒有把握，但我不會放過他們的。」

公孫相自告奮勇的道：「凌兄如有用得着兄弟之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凌君毅道：「兄弟確有煩勞公孫兄之處，到時我會知會你的。」

× × ×

底艙，是樓船最低下的一層。

底艙中間，隔着一道厚厚的木牆，把一層底艙隔成了前後兩個部份，不能互相往來。

後面一半，共有兩個大艙：靠前面一個艙，是貯放食水，糧食雜物的地方，通稱貨艙。

後面一個艙，是水手們睡覺的地方，二十幾個水手擠在一個艙裏，自然又髒又亂，還有一股臭男人的氣味。

最後還有一個後艙，那兒就是船屁股，地方逼仄，而且往上成斜坡狀，根本不能住人，也不能放東西。

前面一半，只有一個大艙，和一個小房艙。

大艙，是二十名花女睡的地方。花女們個個是花不溜丟的小姑娘，每一張上下鋪，都整理得乾乾淨淨，自然不會又髒又臭了。

只要你不是女人，跨進這間通艙，就會聞到沁人的脂粉香，保管你輕飄飄，渾淘淘！

那個小房艙，是負責管理花女的虞美人住的，一個人獨佔一間。

另外還有一個前艙。

從前的木造船隻，船頭都往上翹的，前艙，自然和後艙一樣，成斜坡狀，地方十分逼仄。

錢月娥（假扮海棠的女子）就被囚禁在前艙裏。

花女們只知道昨晚逮住了一個行刺太上的奸細，沒有人知道她就是海棠。

百花幫有一個極嚴厲的規矩，就是沒有告訴妳的事情，誰也不准私相探詢。

尤其像昨晚虞美人已經警告過她們，昨晚的事，不准洩漏一個字，自然更沒有人敢說。

錢月娥雖然被凌君毅封閉了幾處經穴，武功已失，但還得有人看守。

這看守的人，是虞美人指派的，由四名花女，輪流值班。

這四名花女，自然都經過虞美人的授意，在看守錢月娥的這一段時間，有一搭、沒一搭的找話題跟錢月娥閒聊。

因為錢月娥忍受了凌君毅「逆血倒行」的手法，連一句口供也沒問出來。

如能由花女們和她在閒聊中，吐露出一兩句口風，也是好的。

但錢月娥就有這麼絕，任妳看守的花女舌燦蓮花，她只是閉着眼睛，不聞不問，一語不答。

這也難怪，人家既然派她假冒海棠，前來臥底，自然經過訓練，憑妳幾個黃毛丫頭，那能想套得出她半句口風？

一天很快的過去。

由早至晚，兩名花女都向虞美人交了白卷。

不但問不出她一句話，甚至連送進去的早餐、午餐，她都沒瞧一眼，原封不動的端了出來。

她吞服毒藥，沒有成功，自然想以絕食活活把自己餓死。

如今已是晚餐時光了。

艙門外起了「剝落」之聲，又是一名花女端着一個食盒，前來接班。

「繡毬姐姐，妳可以吃飯去了。」

來的是梔子。

艙門開處，繡毬提起中午她送來的食盒，披披嘴，氣憤的道：「妳還替她送什麼飯來？眞倒霉，這半天工夫，陪着一個只差一口氣的半死人。」

像一陣風般氣鼓鼓的走了出去。

梔子只是望着她微微一笑，隨手拉上艙門，把風燈掛到木艙之上，一手輕輕放下食盒。

然後一轉身，急急走到錢月娥身邊，蹲下身，放低聲音，問：「姐姐，妳沒什麼吧？」

錢月娥蜷伏着的人，倏地睜開眼來，望着梔子，說道：「是妳！」

梔子點點頭，關切的問道：「妳沒事吧？」

錢月娥望着她，吃力的坐起身來，一把拉住梔子左手，低下頭，有意無意的朝她腕脈看了一眼，目中閃過一絲異采，接着微微搖頭道：「小妹，妳來了就好，我是被姓凌的小子閉住了經穴，一點力氣也用不出來。」

梔子低聲道：「姐姐，你被他點了什麼穴道？我替妳解解看，能把穴道解開就好。」

錢月娥苦笑道：「這是獨門手法，再說，這小子閉住我經穴，不是點的穴道，別說妳這點能耐，就是武功高過妳十倍，也休想解得開。」

梔子雙眉微蹙，急道：「那該怎麼辦呢？」

錢月娥道：「沒有辦法，我求死不得，只好挺下去。」

梔子憂形於色，道：「他們會放過妳麼？」

錢月娥冷峻的哼了一聲，道：「他們想逼問我口供。」

梔子吃了一驚，道：「妳說了什麼沒有？」

自然，這是切身的問題，她自然要吃驚。

「沒有。」

錢月娥停了半晌，才笑了笑道：「妳想我會說麼？唔，妳來的時候，她們怎麼交待妳的？」

梔子聲音壓得更低，輕輕的道：「我來的時候，虞美人把我叫到房裏去，她要我隨便和妳聊聊，把妳說的話，一句不能遺漏，都要告訴她。」

錢月娥又哼了一聲道：「她們想試探我的口風，那是作夢。」

梔子回頭看看食盒，說道：「姐姐一天沒吃東西，如何支持得住，妳該吃些東西才好。」

錢月娥道：「不用，我不會吃的，只要妳來了就好。」

梔子睜大雙目，問道：「姐姐可是有什麼吩咐？」

錢月娥「唔」了一聲道：「不錯，我有一件事，要妳去做。」

梔子低聲道：「姐姐可是要我去通知什麼人？」

錢月娥反問道：「妳知道我要妳去通知誰麼？」

梔子問道：「是不是上次我見過的那人？但我不知道他是誰呀！」

錢月娥眼中閃過一絲冷芒，說道：「妳不用知道他是誰。」

梔子道：「那我如何通知他呢？」

錢月娥道：「妳只要在第二層右舷甲板上，來回走上三次，就會有來人和妳說話。」

梔子點頭道：「這個容易，咱們上船的時候，虞美人說過，姐妹們在底艙住久了，覺得氣悶，可以到二層，甲板上去透透空氣，但…………但，是這人怎麼和我說話？」

錢月娥說道：「妳知道我們約定的手式？」

梔子道：「知道。」

錢月娥想了想，道：「妳只要說：下弦月不太亮，潮汛就大，這兩句話，記得住麼？」

梔子道：「這兩句話，有什麼用？」

錢月娥道：「這就是告訴他，我出了事，上面有消息來，由他作主就好。」

梔子緊緊記在心裏，忽然嗤的笑道：「現在正好是下弦月，就是給人家聽去，也沒關係。」

錢月娥低低的「唔」了一聲。

梔子好像想起了什麼，忽然又雙眉一皺，說道：「但我要到半夜子時才交班，這該怎麼辦？」

錢月娥道：「不要緊，咱們約定連絡的時間，就是在四更以後。」

梔子點點頭道：「小妹記下了。」

她望望錢月娥，又道：「姐姐，妳多少總得吃一些。」

錢月娥臉色冷峻，說道：「不用。」

梔子又道：「但妳…………」

錢月娥道：「不用多說，妳只要把我交待妳的話，辦好了就好。」

梔子道：「姐姐只管放心，小妹一定會辦好的。」

錢月娥冷聲道：「妳如敢出賣我，隨時會有人取妳性命。」

梔子怯生生的道：「姐姐難道連我也不相信了？」

錢月娥看她有些怕了，臉色稍霽，和聲道：「我自然相信妳，不然，我也不會交付妳任務了，但妳行動仍得小心，那姓凌的小子，比狗還機警。」

梔子道：「我會的，我不會讓他們發現什麼？」

錢月娥點點頭，道：「這樣我就放心了。」

時間過的好像特別快。

也許還不到半夜，艙門外又起了「剝落」指聲，有人低聲叫道：「梔子姐姐，開開門，該我來接班了。」

如以平常的算法，這時候只不過二更方過。

這自然是早就安排好的。

梔子迅快推開艙門，提起食盒，走了出去，另一名花女，跨進前艙，很快拉上了門。

梔子從前艙出來，第一件事，自然先得向虞美人去報告值班的經過。

但她進去之後，過沒多久，只見門帘啓處，走出一個身材婀娜，穿着一身玄色衣裙的少女，俏生生從前艙左首一道木梯，拾級而登，朝第二層上走去。

她，正是十二侍者中，排行第九的玫瑰。

× × ×

凌君毅自然不會就寢，他在等候着消息。

二更方過，就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了進來，接着房門外响起輕輕叩指之聲，一個少女聲音叫道：「總使者。」

凌君毅問道：「誰？」

那少女聲音道：「小婢茉莉，奉帮主之命，來請總使者的。」

凌君毅開出門去，點點頭道：「姑娘先請回去，在下馬上就來。」

茉莉應了聲「是」，欠身退去。

凌君毅掩上房門，步出大艙，登上第三層。

只見茉莉，瑞香兩名使女佩劍站在門口，一眼看到凌君毅上來，立即朝門內躬身道：「啓稟帮主，總使者來了。」

裏面傳出百花帮主的聲音說道：「快請。」

茉莉，瑞香一左一右掀起艙帘，欠身道：「總使者請。」

凌君毅舉步跨進艙門，只見百花帮主、芍藥、玉蘭、玫瑰已經圍着圓桌而坐。

百花帮主看到凌君毅進來，首先盈盈站起，嬌聲道：「總使者請坐。」

芍藥、玉蘭，玫瑰也一齊站起身來。

芍藥接着笑吟吟的道：「凌兄這一着妙計，果然靈驗，快坐下來聽好消息。」

凌君毅拱拱手道：「帮主，副帮主，總管，侍者大家請坐。」

隨着話聲，也在左首一張空位上坐下，一面朝玫瑰問道：「姑娘套出她的口風來了？」

芍藥搶着道：「豈止套出口風，今晚咱們就可把潛伏在船上的奸細，一網打盡了。」

百花帮主含笑道：「二妹就是急性子，此事經過，還是讓九妹來說，總使者是主持這項計策的人，自然要聽的詳細一些，才能發號施令。」

凌君毅微微一欠身，說道：「帮主言重了。」

一面目注玫瑰，說道：「姑娘此行經過如何？在下覺得錢月娥是心機極深的人，姑娘沒被她瞧出破綻來吧？」

玫瑰道：「總使者易容術高明，她一點也沒有生疑。」

接着就把自己假扮梔子，進入前艙詳細說了一遍。

凌君毅聽她說完，抬頭道：「此時不過二更一刻，距四更還有兩個更次……」

芍藥道：「時間充裕，咱們就可從容佈置，現在就聽凌兄發號施令了。」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發號施令，在下不敢。」

百花帮主道：「這件事太上責成總使者全權處理，賤妾和二妹、三妹，自然全聽總使者調遣，你就不用客氣了。」

凌君毅說道：「其實，這也簡單得很，那賊人如是在右舷甲板出現，和玫瑰姑娘說話，屬下自信可以及時趕到，把他制住。」

芍藥道：「我們呢？難道你要我們都袖手旁觀？」

凌君毅道：「副帮主和總管可以隱身第三層右舷之上，看到那人現身，玫瑰姑娘和他打過手式，暗號符合，二位就可飛身而下，截住他前後去路。」

他口氣微頓，擎眼望望玫瑰，接着說道：「只是有一點，姑娘必須記住。」

玫瑰問道：「什麼事？」

凌君毅道：「姑娘必須裝作到底，在下突然現身之時，妳必須裝出驚惶失措，連連後退，千萬不可阻攔於他。」

玫瑰道：「那爲什麼呢？」

凌君毅道：「賊黨身上，必然帶着『森羅令』一類歹毒暗器，就算姑娘不去阻攔他，只怕他也會因機密敗露，向姑娘驟下毒手，殺以滅口，『森羅令』威力極强，極難躲閃得開，因此姑娘必須裝作害怕，後退出兩丈之外，方保無虞。」

玫瑰目中流露出關切之色，問道：「你呢，你不怕他驟起發難？」

她話聲出口，突然想到當着百花帮主等三人，這口氣太親切了些！

百花幫主接口道：「是啊，賊人情急拚命，你也要小心些才好！」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多謝帮主關照，在下自會對付他的。」

百花幫主忽然哦了一聲道：「總使者沒派賤妾的差事麼？」

凌君毅道：「帮主乃是一帮之主，對付一個潛伏的奸細，何用帮主親自出手，妳只要在這裏坐鎮就好了。」

話聲甫落，突聽茉莉在艙外說道：「啓稟帮主，侍者虞美人有緊急之事，晉見帮主。」

芍藥抬眼道：「快叫她進來。」

艙帘掀處，虞美人神色緊張，匆匆走入。

百花幫主問道：「十五妹，底下發生了什麼事嗎？」

虞美人胸口微見起伏，朝百花幫主欠身一禮，說道：「啓稟帮主，那囚在底艙的錢月娥嚼舌死了。」

芍藥目光一凝，道：「什麼？那賤婢嚼舌死了，妳沒派人守着她？」

虞美人躬身道：「錢月娥在九姐（玫瑰）走後，是由丁香進去看守，只是一直蜷曲着身子不理人，等到丁香發現她頭下有一灘血漬，她已嚼舌死了。」

芍藥哼道：「眞是飯桶，連一個人也看不住，妳知道這是行刺太上的重犯？」

虞美人低垂着頭，道：「屬下特來向帮主，副帮主自請處分……」

凌君毅道：「這也不能全怪看守她的花女，錢月娥認爲她已要梔子傳出消息，任務已了，活着也難逃一死，才嚼舌自殺。她本來就一言不發，蜷伏着身子不理睬人，別說是花女們，就是在咱們面前，也一樣會措手不及，虞姑娘還是趕快下去，錢月娥的死訊，不可洩漏才好。」

虞美人感激的瞥了凌君毅一眼，說道：「屬下上來之時，已告訴丁香，不准洩漏隻字。」

百花幫主道：「那妳快下去吧。」

虞美人恭聲應「是」，立即退下去。

玫瑰道：「總使者如果沒有什麼吩咐，屬下也告退了。」

凌君毅道：「姑娘記着在下的話，務必小心。」

玫瑰垂首道：「屬下省得。」

迅快掀簾出去。

凌君毅等她們走後，也起身道：「目前距離四更還有一個多更次，帮主，副帮主還可稍事休息，屬下也該告退了。」

百花幫主微微一笑道：「總使者且請稍待，賤妾要三妹特別吩咐厨下，做了幾式點心，好給大家宵夜，等宵夜過後，時間也就差不多了。」

芍藥睜大一雙俏眼，驚喜的道：「大姐，我怎麼一點不知道？」

百花幫主笑了笑道：「是我叫三妹不要告訴妳的，好讓妳驚奇一下，而且還有妳最喜歡吃的東西。」

芍藥格格的笑道：「那一定是玫瑰糕了，大姐，妳想的眞週到。」

接着朝凌君毅說道：「方才我就想到凌兄還是留在這裏的好，從第三層上看下去，居高臨下，不但看的清楚，就是飛身而下，攔截賊人，也要比在第二層快速得多。」

凌君毅道：「帮主盛情，剛下那就叨擾了。」

說話之間，只見艙帘啓處，杜鵑，薔薇手捧銀盒，走了進來，放到圓桌之上。

然後揭開盒蓋，取出四個碟子，那是玫瑰糕，棗泥酥，水晶蝦餃，蟹粉燒賣，兩甜兩鹹，四式美點。

接着瑞香又端上一鍋燕窩粥，四人面前各自裝了一碗，才行退去。

芍藥舉竹筷夾起一塊玫瑰糕，送到凌君毅的碟中，嬌聲道：「凌兄，我最喜歡吃玫瑰糕了，又香又軟，甜而不膩，你先嚐嚐看。」

凌君毅臉上微微一紅，道：「多謝副帮主，屬下自己來吧。」

芍藥白了他一眼道：「凌兄現在是本帮的總使者，職位和副帮主同，你還口口聲聲的自稱屬下幹麼？」

百花幫主也舉起牙箸，夾起一個蝦餃，送到凌君毅面前，嬌柔一笑道：「賤妾喜歡蝦餃，因爲它顏色如玉，潔白無瑕，總使者也嚐嚐看。」

凌君毅臉上，微微沁出汗水，連聲稱謝，說道：「帮主自己請用。」

玉蘭看的暗暗好笑，替他解圍道：「大姐，二姐沒把總使者當作外人，總使者怎麼拘謹起來了？我看總使者愛吃什麼，還是讓他自己取的好，免得只顧客氣，反而不吃飽了。」

（未完）

民初游俠傳

朱羽·文
培新·圖

鐵胆豹子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張鐵手派人往斧頭老九蔡孟堂農莊，暗襲鐵胆豹子季鵬飛及八臂神猿熊坤，詎反爲熊坤等殺死。事後，熊坤以師父的尊嚴，義責侯四孔，范長青，要他們退出爲虎作倀的跑腿差使，幹一番爲國爲民的工作，侯四孔、范長青幡然悔悟，返回京城，當晚便把勾結東洋鬼子毒害中國百姓的商會長賈可賢殺死，行刺成功後，侯四孔囑范長青速往追查張鐵手下落，他自己則擬往刺殺日本關東軍派駐京城的特務頭子，侯四孔去到撫順洋行門外，遇見馬雲，馬雲說是奉鐵胆豹子之命到來協助侯、范——

從容赴義舉　奮勇誅敵酋

侯四孔並非不認識他，只因少有來往才疏遠了。他伸手在馬雲肩頭上拍拍，悄聲道：「馬兄！你的神鞭，我眞是景仰得很，有你相助，我一定胆氣百倍，不過，今晚我不想讓你淌渾水。」

「這是什麼話？」馬雲氣呼呼地道：「你也不是爲了私仇，東洋鬼子是咱們中國人的公敵，你侯隊長捨得賣命，難道我神鞭馬雲就捨不得？」

「眞是好漢！」侯四孔不禁讚了一句。「令人欽佩。不過……」

馬雲截口道：「侯隊長，說句良心話，這幾年我很是瞧不起你。昨夜聽熊老爺子一說，我立刻就丢開了往日的成見。你也是江湖出身，爽氣點！咱們放倒那個東洋鬼子之後，還來得及趕上夜市收攤，喝它娘一個痛快。」

侯四孔一時沒接話，抬起目光，望着對街。

五福茶樓的隔壁，就是撫順洋行了，大門已經上了鎖，門頂燈也熄了，是一幢住家式的房屋，洋行就設在廳堂裏。他和范長青時常到這兒來借電話，是以對於內部情況還多少有點印象。

沉默了許久，侯四孔才低聲道：「承馬兄鼎力相助，姓侯的若再推辭，可就是不識抬擧了。這麼着，我明，你暗，給我護個『拖』，萬一對方『漲點子正』，你就先『蹺』。」

（註：『護拖』即掩護，『漲點子正』解意甚多，此處係指人多勢衆之意，『蹺』即逃跑，以上均爲江湖黑話。）

馬雲道：「侯隊長，閒話別多說，你這身衣裳……」

經馬雲一提醒，侯四孔才想起自己穿了一身厚呢軍服，佩戴着官階，頭上大盤帽，足穿長統靴。這那裏像一個刺客，簡直就是一個閱兵官。

他略一沉吟，就將軍裝脫了下來，捲成一堆，塞在街角，想想不妥，又將軍裝上的官階和符號扯下來丢進了道旁陰溝。

現在，他上身是一件黑毛衣，下面一條棉毛褲，穿着毛襪，却沒有鞋子，手裏握着槍。

這是一副怪模樣，然而看在馬雲眼裏

，心頭却一寒，誰也看得出，侯四孔已經抱定了「此去不回」的必死決心。

「侯隊長，熊老寄來口信，要你們二位珍重。」馬雲不得已地假傳聖旨，他突然覺得，這個曾經仗勢作威作福的人，此刻良知業已抬頭，死了未免可惜。

侯四孔神色凝重地道：「請馬兄答應我一樁事。」

「你說！」

「不管咱們將遭遇到何種情況，馬兄務必要留下一條活命見我師父一面，告訴他老人家，他的徒弟沒有給他丟人。」

馬雲重重地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用不着！熊老爺子若是不清楚他的高徒吃幾碗乾飯，怎會派你如此重大的差事？上吧！……」

他這裏一語未落，侯四孔已像疾矢般躍射而出。這會兒他眞像一頭猴子，矯捷無比地翻進了撫順洋行。

馬雲也沒落後多少，隨後跟了進去。

當侯四孔落在庭院當中時，他蹲伏在屋簷上，觀察四週的動靜。

突然，廳堂裏的電話鈴響了起來。

鈴聲響了七，八聲，廳堂中的電燈亮了，隔着玻璃窗望過去，有一個老頭子披着皮袍在聽電話。

侯四孔貼身在窗台下，却聽不清楚那人說些什麼。

過去，他每次來借電話，都會遇見一個態度和祥的白鬚老者，那一定是店東北見銀次，現在來接電話的却是另一個人。

電話接完了，聽筒却沒有掛上，那老人又匆匆地離去，也沒有關燈。顯然是去請示什麼，以便回覆打電話來的人。

侯四孔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稍施手法，窗子就開了，一閃身，他的人已經鑽到寫字枱下面去了。

過了五分鐘，那老人去而復回，拿起聽筒，輕言細語地道：「喂！張鐵手……北見先生交代下來了，今夜，萬萬不能見面，明天上午十點，再打電話來……嗯！嗯！……貨已上道啦！就這兩天到……好，好……」

他掛上了電話，關熄了燈，剛要跨出門去，侯四孔已潛到他的身後，左臂勾住了他的頸子，右手的槍管抵上了他的腰。

侯四孔踮着脚，將嘴唇貼在他的耳根上，悄聲道：「相好的！麻煩你帶個路，我有要緊的事要見北見先生。在前安份點走，我在後跟着。去敲北見的門，就說打電話來的張鐵手還有話要轉告。相好的！槍子兒無情，千萬別玩花樣。」

他試着將左臂鬆開一些，對方沒有叫，他放心了。輕輕將那老人推了出去。

門外是一條長廊，侯四孔貼壁而行，保持了五六步的距離。轉了一個彎，老人在一間房門口停了下來。

侯四孔站在他側面，揚揚手中的槍，老人迫不得已地舉手敲門。

「又什麼事？」房內響起一聲暴叱。

「張鐵手還有事要……要請示……」

「進來！」

老人推開了門，只見一個白鬚老人躺在床上看書，侯四孔左手將帶路的老人向旁邊一推，右手槍口一揚，砰砰砰，一連射出三槍。他看清楚床上的人往下滑，滿臉是血，連忙往回路跑去。

在走道的轉彎處，一道人影飛撲而至，寒光閃閃的東洋刀兜頭劈下。

侯四孔一面閃躲，一面開槍，撲殺的人中槍倒地，然而他的左臂也被對方削去了一片皮肉。

侯四孔顧不了左臂的疼痛，奮力前奔。然而走道的前端又出現了三個人，都是雙手高舉東洋刀的日本武士，他舉槍發射，三人之中有二人倒地，其中一人冒死撲了過來。長刀斜斜一砍，使得侯四孔手中的短槍脫手而飛。

日本武士大喝一聲，揮刀砍下。房頂上的馬雲適時躍下，手中長鞭猛力揮出，叭地一響，鞭梢正好纏在東洋刀的把柄上，手腕一抖，不但扯脫了東洋刀，還使得那日本武士摔了一交。

馬雲衝過來，攙扶着侯四孔，疾聲道：「掛紅了麼？我來扶你……」

侯四孔的左臂痛得像火燒，而他却咬着牙，道：「不碍事……」

在他二人的身後，突然響起一聲沉叱：「要命就不要動。」

馬雲又想揚手揮鞭，侯四孔狠狠地揑他一把。

身後的人又道：「慢慢轉過身來。」

他們緩緩轉過身，看見了一個高頭的人手裏拿着槍，目光瞬不瞬的盯着他倆。

方才那個摔了一交的日本武士，此刻已爬了起來。同時從裏面又奔出來好幾個人。

「相好的！蹺吧！」侯四孔大叫了一聲，突然奮不顧身地向那持槍大漢撲了過去。

砰砰砰！槍口冒出硝火，子彈貫穿了侯四孔的胸膛，但是他仍然衝到那持槍大漢的面前，雙手扼住了對方的頸子。

馬雲心頭非常明白，侯四孔這樣作，是想以自己的死換取他的生，因此不敢稍作停留，雙脚一蹬，人已上了屋頂。雖然喊追之聲不絕於耳，却是奈何不了他。

×　×　×

黃瘸子的糊辣湯在這胡同口上賣了多少年，有一定的主顧，也有一定的份量。到那時候，湯剛好賣光，他也就收攤安歇，今天這個時候又到了。

坐在攤子上的范長青不時掏出懷錶，眉頭是愈皺愈深。黃瘸子幾番想問，幾番又停口不言，最後終於忍不住問道：「范隊長！什麼時候啦？」

「兩點過一刻。」

「哦？侯隊長怎地還不來？」

「快了，他……」

寧靜的大街上傳來了脚步聲，黃瘸子猛地揭開了鍋蓋，似乎料定來人必是他的老主顧侯四孔。

范長青是聽慣了師兄的脚步聲的，當即神色一凜，揚手向黃瘸子打了個手勢，同時挪動了一下身子，作了一個隨時可以拔槍出手的備戰姿勢。

來人很快出現，是神鞭馬雲。他喘吁吁道：「范隊長，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范長青猛地站了起來，疾聲道：「哦！原來是神鞭馬雲，不知有何貴幹？」

馬雲瞅了黃瘸子一眼，低聲道：「范隊長，請借一步說話。」

范長青知道馬雲和季鵬飛是一條綫上的朋友，自然不會疑惑，一擺手，二人來到僻靜的街角。

他還沒有發問，馬雲已搶着說道：「范隊長！『齊天大聖』歸天啦！死得非常壯烈……」

范長青雙手抓住了他的肩頭，猛力搖幌，嘶吼道：「你打那兒聽來的？」

「我親眼看到的。侯隊長不愧是一個漢子，忠心赤胆，義薄雲天。熊老爺子交代的差使他已完成了。我本來還想多宰幾個小日本鬼子，爲了不辜負侯隊長的囑托，只得偸生逃了出來。」

「師兄托你何事？」

「他要我轉告熊老爺子，做徒弟的他沒有給老爺子丟臉。」

范長青情感較易衝動，不禁掩面而泣，良久，才哽咽道：「我本當追隨師兄於九泉下，怎奈還有師命在身，死不得。」

「范隊長……」

「請不要叫我隊長。」

「我！我馬雲比你痴長幾歲，就托大稱你一聲老弟吧。死有輕如鴻毛，有重如泰山。老弟！你該作點光宗耀祖，揚名顯姓的事。」

「是。」范長青用衣袖擦乾了眼淚，振聲說道：「我得立刻去找出張鐵手的窩口……」

「不用你費心，山西客對張鐵手的行踪瞭若指掌。」

「哦……」

「老弟，你平日坐車巡察，整飾風紀，總該知道那些私窠是集中在什麼地段，也該知道破鞋兒姜這個人吧？」

「知道。」

「山西客就在他的窩口裏，換套衣裳，不然破鞋兒姜可不敢開門。我得連夜出城，還要趕上熊老爺子他們。」

「麻煩你捎個口信……」

「我知道。你們師兄弟二人誰也不會給他丟臉。」話說完。馬雲在他肩頭上重重一拍，扭頭走了。

×　×　×

范長青輕敲着那扇漆黑的小門，過了許久，門上才開了一個洞，懶洋洋，不耐煩的聲音，從洞口飄了出來：「甚麼時候啦？……」

「勞您神開開門。」

「開也是白開，今兒夜裏滿堂紅，沒一個姑娘閒着，上別家去碰碰運氣啊！」

「我有要緊的事要見破鞋兒姜。」

「哦！」應門的人似乎清醒了許多。

「麻煩你通個名，透個姓吧？」

「我是范長青。」

小洞口露出另一張肥嘟嘟的臉，笑嘻嘻地道：「嘿！原來是范隊長，今晚這兒一個丘八也沒有，您免查啦！」

「破鞋兒姜，我要找山西客。」

「那個山西客？」

「別裝瘋賣傻啦！」范長青雖然立在冷風裏，額角頭上却急出了冷汗。「你該瞧瞧，我一不帶兵，二不着戎裝，當然是在辦私事……」

卡地一聲，那扇小門打開了。一個又瘦又矮的人當門而立，嗓門却異常洪亮：「范隊長！你要找老西麼？」

「什麼老西？」范長青不禁一楞。

「因爲我是山西人，大夥兒都管叫我老西，叫順了嘴，連我自己也忘記了原來姓甚麼了。不知范隊長駕到有何貴幹？」

范長青連忙拱拱手，道：「原來尊駕就是山西客，失敬失敬！不知屋裏可有談話的地方？」

破鞋兒姜揷嘴道：「范隊長八成有什麼機密事兒，只怕隔牆有耳。」

山西客一步走了出來，看看天色，喃喃道：「天都快亮了，咱們就在街上溜躂一陣吧！」

二人併肩向胡同口走去。范長青低聲道：「不知會過神鞭馬雲沒有？」

「昨兒夜裏還會過。」

「那麼，我跟侯師兄的事，您都知道了？」

「嗯！聽說他已經放倒了老買。」

「是的。這是師父的交代。」說到此處，范長青禁不住哽咽道：「侯師兄將東洋鬼子駐北京的特務頭子也放倒了，只是……只是……」

見他有些搖搖幌幌，山西客連忙扶住了他，訝異地問道：「你！你……你怎麼啦？」

范長青雙手掩面，再也忍不住心裏頭那一股悲哀，痛哭失聲地道：「我師兄，……被……被殺了。」

山西客沒有說什麼，他的臉色，他的情緒，都沉重得如同他的脚步，良久，才吁了一口氣，道：「侯隊長死得其所，令人起敬！」

范長青拭乾了眼淚，沉聲道：「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這筆血債，我早晚要討回來。」

「這筆債不是你一個人的，而是所有有炎黃子孫的，對，早晚要討回來！你來找我……」山西客機警地一頓，壓低了聲音道：「……是爲了什麼？」

「師父吩咐過，要設法將張鐵手逮住，找一個穩妥的地方囚禁，待他老人家親自發落……」

山西客截口道：「我認爲此刻不宜驚動張鐵手。」

「爲什麼？」

「留着他，對咱們還有用。」

范長青困惑地搖着頭，喃喃道：「我還是不明白。」

「你聽我說，」山西客不厭其煩地詳加解釋：「如今張鐵手匿身何處，我老西清楚得很，就像放在我口袋裏一樣，隨時可以要他的命。只不過讓他多活兩天。萬一要是咱們在中途攔截失敗，還可以監視他的行動再掌握一次機會。鐵胆豹子行，熊老爺子也行，蔡九爺更是沒有話說。人算不如天算，誰知道他們這回會不會在陰溝裏翻了船？」

人說老西最精於打算，范長青總算開了眼界。

他楞了一陣，才緩緩道：「您的確有些道理，那麼……」

「讓他多活兩天。」

「好吧！打擾您，我要回去了。」

山西客伸手搭上了他的肩頭，問道：「你要回那兒去？」

「回偵緝隊啊！」

山西客語氣極度森冷地道：「你回去送死麼？」

「這……這是什麼話？」

「誰不知道你和侯隊長的關係，他放倒了那個日本老頭兒，自己也死在撫順洋行，這樁事如今已鬧翻了天。雷處長不拿你是問，又是拿誰。」

范長青一時張口結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山西客挽着他的胳臂又從胡同口走了回來，以安慰的語氣說道：「別吃驚！難道丟開軍警執法處偵緝隊的銜頭，你范長青就沒得混麼？那是不成了天大笑話？放心，破鞋兒姜是我的叩頭弟兄，在你未來前，你歇息的房間早就為你收拾好了。」

范長青突然覺得山西客就像是他的父兄一般，和他在一起，連脊樑骨都硬朗了不少。

× × ×

日已西沉。

深秋的夜色顯得格外濃，也格外蕭殺。西風打着尖銳的哨子越過屋脊，穿過林間，人們都躲到屋子裏避寒去了。

馬伸橋是個小鎮，位於蘇州河的北岸約莫十五里處。只因從喜峯口，經遵化前往北京的要道經過此處，鎮上還顯得十分繁華，百行百業之中，要數招商客棧，茶樓飯莊最多。

小鎮的東頭上有一家興隆客棧，在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住進來六個風塵僕僕的客人。

一進房門就睡覺，到這個時候才一個個先後起身，竟集到一個白鬍子的老先生的屋子裏去。吩咐夥計到對面六順飯莊叫了六個客飯。

白鬍子老先生就是八臂神猿熊坤，另外還有鐵胆豹子季鵬飛，斧頭老九蔡孟堂，大駱駝章開泰，其餘二人則都是蔡孟堂的手下。

飯沒有送來之前，蔡孟堂出去了一下。很快地去而復回，同時飯菜也送到了。

熊坤畢竟上了年紀，雖然一眼看上去他的精神十分旺盛，仔細瞧瞧，則可以發現他的眼窩下陷，似是有不勝旅途奔馳之苦。

他端起飯碗，皺皺眉頭又放下，顯然胃口不佳。一看大夥兒都瞪眼瞧他，連忙找着話題問道：「老九！那邊怎麼樣？」

「梁姑娘那邊麼？」

「嗯！」

「五福棧是我一個小兄弟開的，比這兒還牢靠，再說，梁姑娘週圍還有四條槍，老爺子儘管放心。」

熊坤眼看大夥兒都望着他沒有動飯菜，只得端起飯碗來勉強扒了幾口。飯粒兒老在口腔裏打轉，就是嚥不下去，喝了幾口湯，才算吞下了肚。

蔡孟堂看在眼裏，連忙說道：「老爺子！吩咐夥計給您叫一碗麵……」

「不用了！這會兒我還不餓，等餓了再說……」熊坤皺了皺眉頭，面上流露出來一股勉強的笑容。「老九！可別怪我嘮叨，也並非我信不過你，你……打聽到的消息正確麼？」

蔡孟堂神色正經地說道：「老爺子！這塊地頭上混混的全是我的好友，他們的消息不但來得快，也非常可靠信得過。」

一直沉默吃飯的季鵬飛，此時也開了口：「九爺！按照常情來說，對方應該盡量趕到達北京，怎麼還在繞彎兒，跑遠路呢？」

蔡孟堂用筷子蘸了湯汁在桌子上畫了幾條綫，指點着說道：「瞧！他們是從北戴河上路的，一共是二輛小汽車，車上還挿着什麼株式會社的旗幟。

「前晚下半夜宿豐潤縣城，本來可以過玉田，然後走小路，越山道，直走薊縣。而他們却寧可繞道走遵化，這是有緣故的。

「古話說得好，最近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路。

「葛俊即使不防備咱們，也得防備江湖道上翦徑的朋友，所以說，消息絕對錯不了。」

熊坤吁了口長氣：「唔——這樣我就放心了。」

蔡孟堂道：「昨晚下半夜他們在遵化縣城宿下。根據他們前兩天的行程看來，他們都是晌午過後才動身，看樣子今晚要到九，十點鐘才會跑過這兒。」

季鵬飛道：「也難怪熊老爺子操心，萬一讓他們溜走，再想攔截，可就要大費週折了。」

熊坤掏出懷錶看了一看，道：「這會兒七點過一刻，大夥兒快吃，咱們得先一步到鎮外路口上去埋伏起來。……對了，老九，別忘記引火用的琉璜，記住，一旦遇上了，先放火燒那二輛車。」

「萬事皆備，」蔡孟堂豪爽地笑道：「今晚我斧頭老九要在老爺子您的面前露一手。」

熊坤正要說什麼忽然有人在外敲門。

「誰？」蔡孟堂喝問了一聲。

「有位爺們要會蔡爺。」答話的是客棧夥計。

「人呢？」蔡孟堂一面問，一面打開了房門。

來人就站房門口，他一開門就看見了。連忙嚷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唐大哥，請進，請進！」

來人約莫四十出頭，濃眉，大眼，慓悍有神，一身短裝，腰束寬約四寸的皮帶，堂而皇之地挿着一支駁殼槍，槍柄上的穗子紅得耀眼。

他一進門，就來了一個羅圈揖，自我介紹道：「在下唐風，只因行事粗魯，不喜歡拐彎抹角，江湖朋友都管我叫唐瘋子。打擾！打擾！」

蔡孟堂指着熊坤，道：「這位是八臂神猿熊老爺子。」

「老前輩！」唐風深深一揖。

「這位是鐵胆豹子季鵬飛。」

「久仰！」唐風微一抱拳。

「這位是大駱駝章……」

唐風似乎有些不耐煩，搶着說道：「九哥！小弟我有幾句要緊話要跟你說一說，待會兒再給我介紹朋友行不行？」

「行！行！」蔡孟堂拉開一張椅子。「來！坐着說話。」

唐風並沒有落座，大馬金刀的抬起一隻脚來踩在椅子上，兩道目光盯在蔡孟堂的臉上，緩緩道：「聽說九哥已經在北京

近郊置了田產，過着逍遙自在的日子，今晚到馬伸橋來不知有何貴幹？」

「這……？」蔡孟堂一時張口結舌，答不上話來。

熊坤立刻接上了腔：「老九是陪我前來料理一點私事。」

唐風抱拳一拱，道：「老前輩！多多得罪。如果有用得着我唐瘋子之處，我是一定効勞。不過今晚要屈駕，不得跨出客棧大門一步。」

蔡孟堂勃然大怒：「這是什麼話？」

「九哥！」唐風面上浮着笑容，語氣却異常森冷：「多請包涵，如有得罪之處，日後再擺酒賠禮……」

語聲未落，就要轉身離去。

季鵬飛閃身攔住了他沉聲道：「姓唐的！你憑什麼不讓咱們跨出客棧一步？」

唐風冷笑道：「鐵胆豹子，要耍狠，到京裏去！這兒可是我唐瘋子的地盤。入境問禁，到了馬伸橋，各位就得聽我。」

熊坤向季鵬飛打了一個眼色，示意他不要衝動。然後起身離座，走到了唐風的面前，毫無火氣地說道：「唐老弟！我熊坤今年六十八，在江湖上混了四十多年，不會不懂得江湖規矩，沒話說，來到貴地，自然要聽你的，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不過，你得將話交代清楚，才能使咱們口服心服。」

「老爺子！」面對一個江湖老前輩，唐風的語氣不禁和緩了許多，「您也不必多問了，反正這兒夜晚也沒有什麼好耍的，明兒天一亮，您愛上那兒，就上那兒，誰也不會攔着您。」

「老弟台！」熊坤依舊和顏悅色地道：「我方才就說過了，來此是要料理一點私事，說不定夜裏要向外跑跑。這麼着，你老弟台劃出道子來，咱們不犯你的禁，行了麼？」

唐風皺眉沉吟了一陣，輕輕嘆了口氣：「嘿！說來也眞慚愧，這年來，沒有大洋錢活不成，沒有槍桿也是活不成。所以我接了一趟買賣，代價是五百塊現大洋，兩支駁殼槍，外帶槍彈三百發。讓對方二輛汽車安全過境。

「我多少得到了一點風聲，知道各位是為了那二輛車而來，不得不出面跟各位交涉一番。無論如何請賞臉。」

季鵬飛沉叱道：「姓唐的！你可知道那二輛車裏裝的是什麼東西？你可知！」

熊坤一揚手中旱烟桿！不讓季鵬飛說下去，和顏悅色地道：「老弟台！眞人面前不說假，我熊坤活了這麼大年紀也絕不可能說假話，不錯，咱們的確是為了那二輛車而來。這麼着，咱們在鎮上動手，不和你為難，行了吧？」

唐風抱拳一拱，道：「承老爺子如此賞臉，我唐瘋子感激不盡。不過話要說清楚，從遵化到薊縣這條路上都是我的盤。各位要動手，得等那二輛汽車過了薊縣才能動。」

蔡孟堂閃電般拔出了身邊的駁殼槍，一個欺身上步，槍管已抵上了唐風的腰眼上，沉叱道：「你這個瘋子瘋到咱們面前來算你瘋了心。解槍吧！今兒夜裏得委屈你在這兒待上一待。」

蔡孟堂一動，他那兩個弟兄也紛紛閃身到窗下，拔槍在手，嚴密戒備，以防唐風的手下蠢動。

這邊，季鵬飛突然打開了房門，一個站在房門口的健壯大漢吃驚得朝後退了一步，季鵬飛左手揪住他的領口猛地一帶，人就跌跌撞撞地衝了進來。季鵬飛以脚後跟踢上房門，懷中雙劍如剪刀般架上了對方的頸項。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只是說書先生的一句辭兒。

眼面前這幾條強龍就將這尾獨霸一方的地頭蛇鎮壓住了。

熊坤坐了下去，在烟袋鍋裏塡下烟草，叭嘰叭嘰地吸着，看他的神色，顯然在思考應該如何處置眼面前的局面。大夥兒也都瞪眼瞧他，他的一個眼色，就可以置唐風於死地。

過了好一陣子，熊坤才擺擺頭，低聲道：「駱駝章！到『馬外去把一把』。」（註：馬外把一把，卽外面看一看之意。）

駱駝章機警地開門而出，很快又去而復回，沒有說話只是向熊坤搖了一搖頭。

熊坤站了起來，低叱道：「老九！鵬飛！將傢伙收起來。」

蔡孟堂和季鵬飛二人雖有些愕然，却不敢不從命，一個收回了槍，一個收起了短劍。

唐風身子疾轉，面對蔡孟堂，怒目而視，手搭腰間槍架，却沒有拔出來。

熊坤笑笑道：「唐老弟！你眞想試試麼？」

唐風摸着槍柄的右手緩緩垂了下去，吁了口氣，道：「聽老爺子吩咐。」

熊坤道：「你若是先一步帶人將客棧圍了起來，你這條小命恐怕早已完蛋了。幸好你不會如此，也可見你還拿咱們當朋友看。老弟台！還是那句老話，咱們絕不在馬伸橋鎮上動手，這已經給你留了餘地。你若是自不量力，硬說從遵化到薊縣這條道上都是你的地盤，那你就看着辦！」

唐風苦着臉，道：「老爺子！您的海量和氣度實在教人佩服，只是……如今的江湖和以前已大不相同。我雖然是一個頭兒，凡事還得聽聽衆弟兄的。只怕……只怕……」

「請吧！」熊坤擺擺手。「八臂神猿放出去的話絕不收回，你看着辦。那怕你暗中打咱們黑槍，也只怪咱們背上不多生一隻眼睛。」

「這……」唐風滿面為難之色。

「請吧！」熊坤的手臂抬起來指向房門。「不過，有句話還請你老弟台轉告衆弟兄，只要我熊坤不死，別說兩支快槍，五百現大洋，就是再加十倍，儘管來找我要，絕不賴賬。」

「老爺子！」唐風似乎還想說什麼。

熊坤猛地旋轉身子，以背相對，冷冷說道：「請！咱們的飯菜已經涼了。」

唐風滿面悻悻之色，一擺頭，和他那名弟兄退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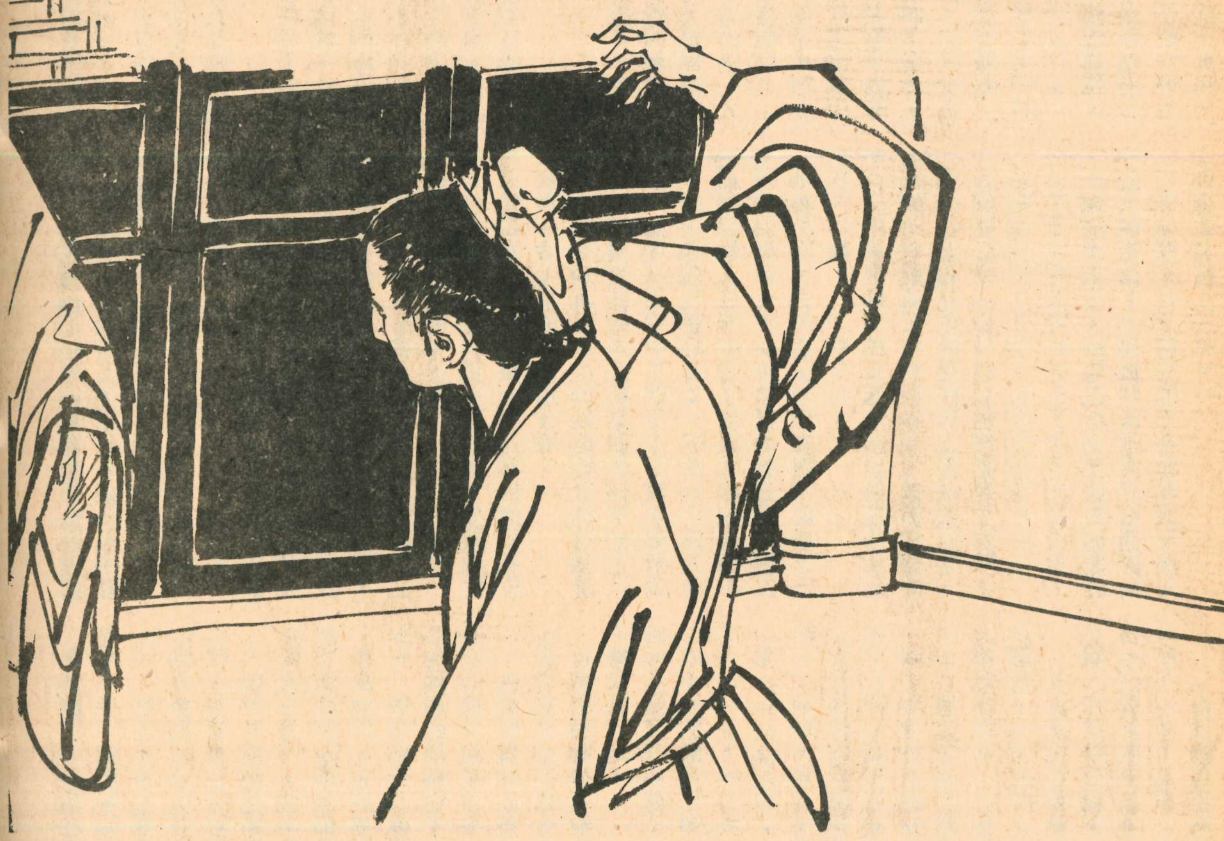
駱駝章剛關上門，季鵬飛業已閃身來到窗下，他顯然想越窗而出，暗中探探對方的動靜。熊坤低叱道：「站住！」

季鵬飛站是站住了，不過眼睛裏却浮現着一連串的問號，他不知道這位前輩人物究竟在要什麼花樣。」

（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神眼遊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應天府總捕神眼楊晉偕岳秀往湘西譚家寨，找到譚雲，將王爺寵妃被殺之事相告，譚雲答允稍後即趕往應天府，協助偵查兇手。楊晉趕返應天府家中，坐未暖席，丐帮分舵駱天峯來訪，邀請楊晉往與丐帮總巡鐵面丐王重九相晤，駱天峯並告知楊晉，日來金陵城發現夜行金衣人，曾潛入王府殺死衞士，江湖浪子歐陽俊與墨龍王召並沒離開金陵，晚上將在四鳳舫豪賭，楊晉獲知此一消息，即喬裝前往四鳳舫偵查，詎抵達四鳳舫，爲兩名大漢阻止登舫，楊晉與之爭辯——

＊＊＊＊＊＊＊＊＊＊＊＊＊＊＊＊＊＊＊＊＊

風塵隱四鳳　畫舫會羣雄

楊晉心中暗道：「平日裏行經之處，受盡了奉承，禮遇，想不到一旦放下總捕頭這塊招牌，嫖窰子也會有這多的痲煩，辦完了王府血案，非得整整秦淮河畔這些畫舫不可。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這眞是天下奇聞，開窰子還有不要銀子的，兩位如是想弄點好處，更不用這麼發狠，開個價碼出來就是。」

左首大漢心中已有些發火，冷冷說道：「小老頭子，有錢到別處去化，也是一樣，咱們四鳳舫不賺你這個錢，別再窮磨菇了，早些請便吧！」

原來，楊晉改裝易容，把自己打扮成一個五十三四的老頭子，想到年老多金，正是花舫中歡迎的客人才是，想不到的是，竟有些弄巧反拙。

想一想自己也覺着好笑，堂堂應天府的總捕頭，拏錢買氣受，竟然連花舟也上不去。

但四鳳舫非上不可，又不能放手大鬧，只好低聲下氣，說道：「兩位兄台帮個忙，在下是久聞四鳳舫的艷名，特來相訪。」

左首大漢接道：「那麼你明天來吧！今晚上咱們四鳳舫被人包下來了。」

楊晉探手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子，道：「在下明天就要離開金陵，這一去，說不定要一兩年才能回來，兩位行個方便，這點意思，給兩位賣杯水酒吃。」

左首大漢望望楊晉手中的銀錠子，足足有十两之重，不禁有些心動，沉吟了一陣，搖搖頭，道：「你老兄還是別處去吧！錯開今晚上，你那一天來都行。」

楊晉心中暗道：看來，他們是早有計劃了，口中却說道：「兩位不能行個方便麼！」

左首大漢已然大感不耐；冷哼一聲，道：「你這老小子，好生囉嗦，告訴你不行就是不行，還不快些走麼？」

楊晉有些計窮了，想不到一代名捕，竟被四鳳舫中兩個龜奴難住。呆了一陣，又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子，遞了過去，道：「兩位無論如何請帮個忙吧！小老兒久聞四鳳姑娘的艷名，就算不能一親芳澤，但望能瞧她們兩眼也行。」

右首大漢低聲向同伴說道：「老大，看在銀子的份上，叫他上來吧！」

左首大漢接過銀子，道：「你上船可以，但是不能進入艙中，站在窗口瞧兩眼，就得要下去。」

楊晉心中暗道：先混進船去再說。口中却連連應道：「成！兩位怎麼安排，小老兒就怎麼遵從。」

左首大漢分了一錠銀子給右首大漢，低聲道：「老三，帶他到後面艙房中，先給老二看着，等一會叫老二帶他到大艙窗口瞧瞧四鳳姑娘，送他下船，別讓他亂跑。」

右首大漢應了一聲，帶楊晉直到後艙，交給了另一個大漢。所謂後艙，就是船尾所在。這地燈光黝暗，那老二也是一膀濶腰圓的大漢，坐在船尾，似乎在担任守望。

楊晉一路行過來，發覺這四鳳舫上有着很森嚴的戒備，除了船頭，船尾之外，連畫舫中間也有人守望。

守在船尾的老二，爲人似乎厚道一些，回頭打量了楊晉一眼，搖搖頭，道：「老兄，你今年貴庚啊？」

楊晉化粧的老一些，笑笑道：「再過一年就六十啦！」

老二道：「唉！你老兄這年紀，還跑的什麼風月塲啊，俗語

說的好，少不進賭場，老不入花叢，你老兄這一把年紀，走馬章台，那不是找罪受麼！」

楊晉心中一動，道：「這傢伙心地渾厚些，也許可從他的口中問出一些情由。」當下嘆口氣，道：「兄弟說的是，但小老兒久聞四鳳姑娘的艷名，殊色，到了金陵城來，如不來四鳳舫中瞧瞧，豈不是空入寶山而回。」

老二搖搖頭，道：「老兄，你做什麼營生？」

楊晉道：「販米販布，什麼都幹。」

老二道：「賺錢很多吧！」

楊晉道：「一年賺它三五百兩。」

老二道：「生意不錯，偶而涉足花叢，也還算有點底子，不過，四鳳舫這地方不是你來的！」

楊晉道：「爲什麼？」

老二道：「四位鳳姑娘誠然標緻，也因色藝具佳，四鳳舫才艷名遠播，你老兄這份生意，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在四鳳舫來說，那是上不得枱面的客人，老實說，來四鳳舫的客人，都是有頭有臉的人，有錢有勢，一晚上化上百両八十両銀子，不算回事，你老兄這年紀，這家當，老實說，玩不起四鳳舫這等所在，聽人勸吃飽飯，我說的都是金玉良言，你老兄，還是跑跑別的地方吧！」

楊晉道：「小老兒偶而來一次，化上這個百來両銀子，也不在乎？」

老二歎口氣，道：「怎麼？你老哥，可是覺着化上個百來両銀子，就能稱心如願了，告訴你這也沾不上啊！」

楊晉道：「那，那得多少銀子啊！」

老二道：「四鳳舫的姑娘們，都很出色，百両紋銀子，可以碰碰別的姑娘，你老兄如是眞要想化錢受氣，等一會我就帮你的忙！替你給二娘說點好話，選一個姑娘給你，——」

楊晉接道：「可是四鳳之一。」

老二輕輕咳了一聲，道：「你是吃了燈草灰啦，說話要輕飄飄的，四位鳳姑娘，也是你這等客人玩的麼？別說百來兩銀，就是用你一年賺來的家當，也是難親芳澤，老兄啊，你死了這條心吧！」

楊晉心中又是一動，說道：「怎麼，聽老兄口氣，四位鳳姑娘的身價很高。」

老二道：「高！高的你這輩子是寡婦死兒子，沒有想頭啦！四位鳳姑娘才貌雙絕是不錯，但她們是天鵝，你老兄這副癩蛤蟆的德行，只怕永遠吃不到天鵝肉。」

楊晉道：「我說老兄啊！你如是誠心帮忙，那就指我一條明路，四位鳳姑娘究竟是賣不賣，多少銀子，才能使她們滅髮留客。」

老二冷冷一哼，說道：「你既然不聽勸，我也賴得多費口舌了，你做你的清秋大夢吧！」

楊晉心中暗道：如是我再強着追問下去，只怕要惹來一番爭，當下閉口不再多言。

一面却暗中運足目力，四下探看。

足足等了一個更次之久，才見一艘小舟，馳近四鳳舫。

楊晉伸手摸出了一塊銀子，遞給那稱爲老二的大漢，道：「這些客人，怎的來這麼晚，爲什麼我却等這麼久。」

老二收了銀子，口氣也緩和了很多，但說話却十分低微，道：「今晚上，四鳳舫早被人客包了，定然是老大，老三收了你的好處，才把你放上來受罪。」

楊晉道：「來的都是些什麼人？」

老二沉吟了一陣，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大概來的人，很有點頭臉，今夜上四鳳舫八面有人守望，不許閒雜人等接近。」

楊晉點點頭，道：「這麼說來，我來的是眞不巧了。」

老二道：「怎麼，我們老三沒有告訴你？」

楊晉道：「說是說過了，但在下有些不信，所以，化銀子上來瞧瞧。」

老二道：「這就叫化錢買罪受，我瞧你老兄不錯，血汗錢賺的不易，還是早死了這條心好，拚上你的家當，也未必能把四位鳳姑娘勾上手！」

楊晉道：「爲什麼？四鳳舫雖有艷名，但說上天，它也是一個班子啊！」

老二道：「你這人是了吃了迷心丸麼？班子和班子不同，人和人也不一樣，武大郎玩夜貓子，什麼人玩什麼鳥。」

這時又有一艘小船馳來，靠近了四鳳舫。

楊晉不再多言，暗中留神查看。

老二低聲說道：「老三告訴我，你只要瞧瞧四鳳姑娘就走？」

楊晉道：「是！」

老二道：「你先躲到後艙裏去，等一會，我會招呼你出來。」

楊晉笑一笑，躲入後艙。

但他很快的出來，提氣輕行，直奔大艙。

這時，正有幾位客人，步行入艙，楊晉混入行列，進入艙中。

大艙內與艙外，簡直是兩個世界。

艙內早經佈置，酒菜都擺在靠艙壁處，流水席，誰高興誰就去吃。

艙中間，却擺了一張長形桌子，鋪着雪白單子，兩廂排滿了木椅。

楊晉目光一轉，發覺艙中到了五個客人，江湖浪子歐陽俊，墨龍王召，和一個身着青綢子長衫，留着及胸長髯的中年人，另一個全身黑衣，四十多歲，手提藥箱的郎中，但最使楊晉驚訝的譚家寨的二公子譚雲，竟然也在場中。

楊晉這番易容，用了不少工夫，所以，江湖浪子歐陽俊和譚雲等都未瞧出楊晉的身份。

這不是楊晉的易容術高明到瞞過了這幾個武林高手的眼睛，而是這船艙中有一股冷肅的氣勢，使得這些人，都沒有心情留神分辨來人的身份。

楊晉心中有些奇怪，想不到這是怎麼回事，在場的五個人，他有兩個不認識。

但顯然的是，這五個人相互之間，也並未有着明顯的敵意。

那是說，這一場豪賭中，這五個人之間並無勢不兩立的氣勢。

但更奇怪的是，這座大艙中，除了這五人之外，不見別的客人，四鳳未現身，連一個丫環使女，龜奴，也未在艙中。

這情勢很反常，但反常的情勢，常常

給人一種詫異的感受。

但見歐陽俊長長吁一口氣，道：「譚兄也及時趕到，實是出了兄弟的意外，風聞二公子已回湘西，——」

譚雲接道：「不錯，在下是回了一趟湘西。」

王召道：「二公子往返匆匆，專以趕這場賭約的麼？」

譚雲笑一笑，道：「在下原本和一位朋友有約，但不幸的是譚某一進金陵，就接到了一份請帖，既然主人這麼看得起我譚某人，譚某自然不能讓人失望，何況，四鳳舫艷名四播，兄弟也希望借此見識一下四位鳳姑娘。」

歐陽俊似是有意要調整一下冷肅的氣氛，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二公子過去沒有來過這四鳳舫了。」

譚雲道：「沒有，這是第一次。」

那全身黑衣，手提藥箱的郎中，突然插口說道：「那一位是主人？」

歐陽俊搖搖頭，道：「閣下是……」

黑衣人接道：「毒手郎中馬鵬。」

楊晉心頭一震，暗道：「毒手郎中，乃江湖上一大兇人，行踪飄忽，出沒無常，七八年沒有聽過他的消息了，怎會突然到了金陵。」

只聽歐陽俊哈哈一笑，道：「久仰，久仰，馬兄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今日有幸一會。」

馬鵬笑一笑，道：「好說，好說，兄弟已六年未到江南道上來過，但江湖浪子歐陽兄的大名，在下也是久聞了。」

王召突然說道：「不知主人約有多少客人，是否已經到齊。」

馬鵬道：「邀宴主人，未免有些慢客，就算人數未齊，至少，也該出面招呼咱們一下才是。」

譚雲目光轉到那青衫長髯人的臉上，道：「閣下好生面善，只是譚某人一時竟想不起來……」

哈哈一笑，接道：「主人還未出現之前，咱們作客人的，最好能先有個認識才是！」

言下之意，希望那青衫長髯人，自作一番介紹。

但見那青衫人拂髯一笑，道：「咱們同爲主人邀約而來，一切想都早在主人的安排之中。」

他說了一番話，而且出言驚人，隱隱間若有所指，但却就沒有說出他的姓名。

譚雲一皺眉頭，對那青衫人一抱拳，道：「在下湘西譚雲。」

青衫人噢了一聲，道：「譚公子，久仰，久仰。」

仍是不肯通報出自己的姓名。

歐陽俊看那青衫人一直未通報姓名，也不禁動了懷疑，微微一笑，道：「在下歐陽俊，請教大名。」

青衫人正待答話，突聞一陣木門啓動之聲傳了過來。

轉頭看去，祗見右面壁間，開啓了一座小門，四個美艷少女，魚貫而出。

是艷名滿秦淮的四鳳姑娘。

四個人分穿四種不同顏色的衣服，紅、黃、藍、白。

當先而行的，一身紅衣，正是四鳳之首大鳳，手執紅絹帕，邁兩個春風悄步，人已到了長桌前面，媚眼飄動，環顧了四週的羣豪一眼，笑道：「對不住啦！諸位，有勞久候。」

緊隨在大鳳身後的三鳳姑娘，也和往日不同，平常之日，四鳳姑娘都會各施混身解數，紛紛迎向客人，但這一次，除了大鳳姑娘之外，其餘三鳳，竟然是大改常情，緊隨在大鳳身後，肅然而立。

歐陽俊和四鳳都很熟稔，看四鳳神態，有些大感奇怪，說道：「啊！大姑娘，你那三位妹子，今個是怎麼回事，個個面色冷漠，似乎是，我們都欠了錢，沒有奉還。」

大鳳淡淡一笑，道：「歐陽大爺，平日裏你們來四鳳舫是化錢找樂子，咱們姊妹拏了賞錢，自要給人開心，今個的情形，確然有些不同……」

王召接道：「一樣的四鳳舫，一樣是四位鳳姑娘，那裏不同了。」

大鳳道：「今個兒是，我們四姊妹作主人……」

歐陽俊吃了一驚，道：「什麼？主人是你們四位？」

大鳳道：「喲！怎麼啦！咱們四姊妹，不夠份量，是不是？」

譚雲突然哈哈一笑，道：「由來風塵多奇人，四位姑娘以艷色混跡風塵，獨樹一幟，咱們早該想到才是。」

大鳳笑一笑，道：「二公子，咱們姊妹久仰風儀了，二公子常來金陵，但却從未照顧過我們四鳳舫，如非小妹奉帖邀請，二公子祗怕還不會來我們四鳳舫了。」

譚雲道：「好說，好說，在下對四鳳姑娘，聞名久矣！今日一見，果是才色雙絕。」

大鳳本是滿臉笑容，忽然間，笑容斂失，臉色一冷，說道：「五位，請拏出請帖……」

歐陽俊一皺眉頭，道：「怎麼？難道咱們還是假的不成。」

大鳳道：「是手續，歐陽兄，我們準備的禮物不多，一帖一份，如是來的客人多了，咱們無法應付，同時，也不希望沒有接到柬子的人，來這裏趕這份熱鬧。」

歐陽俊未再多言，探手從懷中取出了一份請柬。

大鳳笑一笑，柔聲說道：「歐陽兄，請坐。」

他平常都稱歐陽大爺，此刻，忽然改了稱呼，歐陽俊聽入耳中，祗覺得刺耳的很。

但他已感覺到這四位艷名滿金陵的四鳳姑娘，不是平常人物，索性依言坐了下去。

王召也緩緩從懷中取出一份請柬。

譚雲，馬鵬和青衫長髯人，都取出了請柬，依序入座。

祗有楊晉呆呆的站着。

大鳳兩道目光一直盯注楊晉的身上，道：「朋友，你胸前未帶暗記，懷中未帶請柬，怎知我們四姊妹今宵宴客？」

楊晉瞪目結舌，想不出回答之言。

這時，歐陽俊，墨龍王召等，全都把目光投注在楊晉的身上。

楊晉心中暗作盤算，道：我如是現出

本來面目，可以不再受此窘氣，但勢必破壞他們這一場苦心設計的豪賭，豈不有負用心，但我如不現出本來的面目，祇怕無法應付這個變故了。

但聞大鳳冷冷喝道：「四妹，過去搜搜他，看看是何方神聖。」

一身白衣的四鳳，突然一個快速轉身，花蝴蝶似的，轉到了楊晉的身前，冷冷說道：「擧起兩隻手來。」

那日楊晉在四鳳舫上，看四鳳巧笑倩兮，殷殷勸酒，媚態橫生，極盡嬌柔，竟然，未注意到她們的武功身手，但此刻，那四鳳一個快速轉身，身法美妙，分明是有着很好的武功基礎。

楊晉微微一怔，忽然想到了岳秀說過的一句話，道：「四鳳姑娘，不像是普通的風塵女子，楊大人最好能注意一下。」那年輕人，似是有洞觸機先之能，果然是非凡之才。

心中念轉，右手推入懷中，希望取出總捕頭腰牌應付一下。

那知手指觸及，竟然有一張硬硬的請柬，隨手取了出來。

那是一張書畫精美的請柬，和歐陽俊等一般模樣。

白衣四鳳，伸手取過請柬，仔細的看了一陣，道：「大姐，他有請柬。」

紅衣大鳳冷漠的說道：「拿來給我瞧瞧！」

白衣四鳳，依言遞了過去。

大鳳接過請柬，瞧了一陣，臉色微微一變，道：「閣下既有請柬，何以不肯亮出來。」

衣袋中如何多了一份請柬，楊晉實是不知，不過，他是經歷過無數風浪的人物，應變之能，自有過人之處，淡淡一笑，說道：「老朽也未佩飾物，還不是上了四鳳舫麼？」

紅衣大鳳呆了一呆，道：「那麼閣下請坐吧。」

楊晉大步行了過去，在歐陽俊和王召之間坐了下來。

紅衣大鳳望望天色，道：「時間不早了，怎麼還有兩位未到呢？」

譚雲冷笑一聲，道：「下請柬，是你們的事，來不來是人家的事，姑娘下了八張請柬，來了六個人，那已經是很大的面子了。」

紅衣大鳳道：「咱們有八份禮物，希望八個人，都能到齊。」

譚雲道：「想是想，但人家却未必肯來。」

大鳳一揚柳眉兒，道：「譚公子的意思是……」

譚雲道：「我的意思很明白，不論姑娘下給什麼人的請柬，但人家不來，人家自有道理，但你姑娘，不能拏着咱們如約而至的人開心，在下還有事情，無法等的太久。」

紅衣大鳳嫣然一笑，道：「譚二公子，也可以不來，但既來之，則安之，又何必急在一時呢？」

譚雲淡淡一笑，道：「說的也是，在下既然能來，自然也能去，如是姑娘一盞茶工夫之內，不說出請客的用心，譚某人就要離席。」

言下之意，已無商量的餘地。

紅衣大鳳既無怒意，亦無喜色，回頭對白衣四鳳低言數語。

白衣四鳳微微頷首，依言行到了艙門口處。

這畫舫停在水中，出入祇有一個艙門，白衣四鳳的擧步很明顯，誰要未得主人允許之下離開，那就得共行通過白衣四鳳的攔截。

譚雲望了四鳳一眼，淡漠一笑。

但聞紅衣大鳳說道：「二妹，三妹，奉茶敬客。」

黃衣二鳳，藍衣三鳳，應了一聲，奉上香茗。

艙中沒有歡笑聲，也沒有爭吵聲，但却有一股莫名的緊張，任何時刻，都可能引起衝突。

楊晉瞧瞧馬鵬，又瞧瞧那長髯中年，兩人都是一片冷漠，對艙中的緊張形勢，視若無睹，倒是歐陽俊和王召，有些微微激動的神情。

好整以暇，紅衣大鳳故意擧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姿勢優美一笑，道：「諸位請喝茶啊！」

她坐在主人的位置上，當先擧杯喝了一口。

楊晉暗暗忖道：這紅衣大鳳，好像是有意把時間拖延下去，難道她眞的準備，先和譚雲衝突了一場不可。

以譚家寨在江湖上的威名，譚二公子說出的話，決無言而不行之理。

江湖浪子歐陽俊，似乎是不希望發生衝突，微微一笑，道：「大鳳姑娘，聽說邀我們來此的用心，是因為有場豪賭。」

大鳳道：「不錯，閣下雖然嗜賭，祇怕也沒有過這樣的豪賭。」

一提到賭，歐陽俊似乎是興緻大發，笑道：「賭什麼？和什麼人賭？」

大鳳道：「歐陽兄，稍安勿躁，該說的時候，小妹自然會說。」

歐陽俊一皺眉頭，道：「大姑娘，祇要提到正事，就算有了開場。」

言下之意，無疑是提醒了大鳳，要她給譚雲一個下台的階梯。

往日裡，溫柔嬌媚的大鳳姑娘，今夜像吃了秤錘似的鐵了心，明明知道，就是不肯答應，笑一笑，道：「不！客人沒有到齊之前，恕小妹不能說明。」

譚雲霍然站起身子，道：「一盞熱茶的工夫，好快啊！」

擧步向外行去。

歐陽俊低聲道：「譚二公子，還不到一盞熱茶工夫。」

楊晉也有着一攪散局的恐懼，因為，大鳳適才一席話，已引起了他的好奇。

但他却忍下未言。

但聞譚雲朗朗一笑，說道：「差不多了。」

說着，人已快到了艙門口處。

白衣四鳳忽然一欠身，道：「二公子，請回座。」

譚雲雙目暴射出冷電似的寒芒，怒道：「妳要攔我去路。」

白衣四鳳道：「小妹奉命守門，未得大姐之命，不敢放二公子離去。」

譚雲冷冷說道：「我譚雲不願與婦道

人家動手，你最好是讓開去路。」

四鳳道：「二公子，你如能傷了我，我不讓路也不成了。」

話說的很婉轉，但却充滿了挑戰的意味。

譚雲仰天大笑一聲，道：「姑娘是在迫我出手了，有場中這多武林同道作證，日後傳揚於江湖之上，也不能說譚雲欺侮女子了。」

白衣四鳳笑一笑，道：「二公子，你不用顧慮，我們四姊妹中我最小，你打傷了我，還有我二姐，三姐接着。」

譚雲冷冷說道：「姑娘一定要迫在下動手了。」

白衣四鳳搖搖頭，道：「咱們可以不動手的，祇要你二公子回到原位，豈不是可以免去了一場紛爭。」

譚雲冷冷說道：「還有一個方法，也可以免去咱們一番紛爭。」

白衣四鳳道：「什麼方法？」

譚雲道：「姑娘如若是讓開去路，咱們也可以免去一動紛爭。」

四鳳歎口氣，道：「二公子，小妹有些不明白，你既然來了，為什麼不看個明白再走。」

譚雲道：「也許看下去有很動人的事情，不過，在下說過要走了，自然是非走不可。」

白衣四鳳道：「可惜的是，小妹奉命，非要攔住你譚二公子不可。」

譚雲仰天打個哈哈，道：「那麼你就攔一下試試看吧！」

雙掌護胸身子一側，疾向前面衝去。

白衣四鳳左掌一揮，拍出一記掌風，右手五指如鈎，硬向那譚雲的右腕之上抓去。

譚雲身子一閃避開，右掌一吐，一股暗勁，疾衝過去。

四鳳雙手齊攻，但却一起落空，心中大大的驚震，暗道：譚家寨的武功，果非小可。

心中念轉，雙掌却連環攻出。

但見掌勢流轉，有如落英繽紛，攻勢竟然是快速異常。

楊晉看那四鳳的掌勢，凌厲速快，竟若一流高手，心中大大的難過，暗道：想不到這樣的人物，竟然肯隱跡風塵之中，我這個總捕頭，竟然是未得到一點消息，當眞是慚愧的很。

譚雲仍然站在原地，掌劈，指點，封擋那四鳳的攻勢。

不論那白衣四鳳的攻勢，如何的凌厲，但譚雲却一直是輕鬆應付。

片刻間白衣四鳳已然攻出四十餘招。

譚雲冷然一笑，道：「姑娘，够了沒有？」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那譚雲竟完全是採的守勢，一直沒有攻過一招。

四鳳心中也頗有自知，停下手，笑一笑，道：「二公子自恃身份，不肯和我動手。」

譚雲道：「但一個人的耐心有限，適可而止，姑娘應該明白了。」

白衣四鳳道：「我明白，公子有意忍讓，但我守門有責，不能放你出去。」

譚雲怒道：「妳能够攔得住麼？」

紅衣大鳳嬌聲接道：「四妹攔不住還有我們，如是二公子一定要走，至少先擊敗我們四鳳姊妹。」

譚雲冷笑一聲，道：「那很好，四位鳳姑娘最好是一齊出手。」

大鳳淡淡一笑，道：「用不着，二公子傷了我們小妹，我們自會出手。」

譚雲仰天打個哈哈，道：「大姑娘可是覺着我譚雲不敢殺人麼？」

紅衣大鳳冷冷說道：「二公子如若覺着殺人是一件很好玩的事，那就祇管出手殺人。」

譚雲緩緩擧起了右掌，罩住了白衣四鳳。

他右手掌指，不停在空中移動，却是不肯攻出。

但白衣四鳳却如遇上了極大的痛苦，身軀迅快的移動位置，但總覺無法避開那一擊之勢。

這情形，艙中人都看的十分明白，白衣四鳳，已為譚雲的掌勢罩住，祇要譚雲的掌勢迅快落下，白衣四鳳，勢必傷在譚雲的掌下不可。

三鳳，二鳳也都瞧出了情形不對，很快的搶佔了有利的形勢。

譚雲一出手對付四鳳，三鳳、二鳳也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攻向譚雲。

就在劍拔弩張的形勢之下，那青衫長髯人，突然向前行了兩步，道：「譚二公子，請暫住手，聽在下一言。」

譚雲冷笑一聲，回頭說道：「閣下準備插手這件事了。」

青衫中年淡淡一笑，道：「二公子，好大的火氣。」

譚雲道：「江湖上有誰不知我譚雲的脾氣暴躁，用不着閣下見告。」

青衫人緩緩說道：「二公子，四位鳳姑娘，言語上也許有對不住二公子的地方，但這件事，確又值不得出手一拚，正如你譚二公子所說，勝之不武，如若因此而鬧出了流血慘事，那就更為不值了。」

譚雲一皺眉頭，道：「閣下想攔下這件事情，未嘗不可，不過，要得拏出一些本領瞧瞧才成。」

青衫人道：「好吧！二公子肯給在下這個面子，在下豈能不識抬擧，這件事在下接了，二公子劃個道子出來。」

譚雲微感意外，兩道炯炯的目光，投注在青衫人的臉上，緩緩說道：「我看條件由閣下開出來吧！」

青衫人緩緩說道：「二公子見愛，在下恭敬不如從命，在下對拚一掌，如是二公子傷了在下，那祇怪在下的命運不佳，自找苦吃，但在下却自知無法傷得二公子，咱們能彼此拚一個不分勝負，那就請二公子給在下一個面子，不再堅於離去，鬧成不歡之局。」

譚雲道：「這條件，閣下不是太吃虧了麼？」

青衫人道：「二公子肯給我這個面子，在下已經感到榮寵萬分。」

譚雲道：「好！閣下請出手吧！」

這青衫長髯人，形貌端正，頗有仙風道骨的氣概，但在場之人，却沒有一個認出他的身份。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董培新・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化名人屠張弓，投入假借他天殺星名義，創組天殺帮中，第一次奉命出擊，爲劍王宮總管無情金劍率衆伏擊，申無害因不願顯露絕技，僅保不傷而退。劍王宮留守劍士則爲天殺帮副帮主率衆殲滅。天殺帮護法黑心書生羊百城，返抵天殺帮秘密總壇，謁見帮主，報告這次招請人手，以及進攻劍王宮總管無情金劍等之經過，帮主向羊百城詢問該帮財源問題，要羊百城擬出計劃，羊百城答稱已有妥善辦法，這次入選天字組五人的出身武功及投靠動機，帮主可會注意——

＊＊＊＊＊＊＊＊＊＊＊＊＊＊

鳥盡良弓毀　財完性命危

藍衣蒙面人道：「翻是翻了一下，只是並沒有仔細看。」

這位天殺帮主像是有點迷惑，目光一眨，忍不住接着道：「我們如今談的，是本帮的財源問題，你幹嗎忽然提起這五個人來？這五個人，跟本帮的財源問題，又有什麼關係？」

黑心書生笑了笑道：「怎麼沒有關係？關係太大太大了！」

藍衣蒙面人道：「什麼關係？」

黑心書生道：「帮主最好再把那本花名册拿出來，仔細看看，其中百步鏢楊全達和竹葉青蔡三這兩位仁兄，投來本帮的動機！」

藍衣蒙面人轉向絳衣少婦吩咐道：「韻鳳，你去把那本花名册再拿來我看！」

絳衣少婦應了一聲，盈盈起立，向宮後走去。

那兩名青衣小婢，恰於這時端着一隻盛滿酒菜的木盤，從暗門中走了出來，由空着雙手的那名小婢，搬來一張茶几，另一婢放下木盤，兩婢添過了酒，立即悄然遠遠退去一角。

藍衣蒙面人端起酒來喝了一口，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忽然抬頭問道：「姓宋的那個丫頭，那裏去了？」

黑心書生道：「也跟去了。」

藍衣蒙面人道：「是和姓方的他們一起？」

黑心書生道：「不，她是一個單獨出發的，這是我的主意。因爲我對人屠張弓和粉樓怪客嚴太乙這兩個傢伙還不十分放心，這丫頭的易容術堪稱一絕，人也機伶無比，由這丫頭暗中跟去，察看兩個傢伙行動是否可靠，可說是再適當沒有的人選了！」

藍衣蒙面人道：「那麼，這丫頭本人呢？她的出身來歷，我叫你查一下，你查過了沒有？」

黑心書生點頭道：「已經查過了。」

藍衣蒙面人道：「調查的結果怎麼樣？丫頭的家，是不是眞的住在東門郊外宋家村？家裏是不是眞的有一個雙目失明的先祖父？」

黑心書生道：「一點不假。」



藍衣蒙面人又道：「從居處佈置上，看上去像不像是一個，曾以賣解爲生的人家？」

黑心書生道：「這是証實丫頭陳述是否可靠的關鍵所在，自然不容忽畧過去。據前去偵察的人回來報告：丫頭的那位爺爺，雙目雖已失明，腰步仍然十分健朗，不難一眼看出是個曾經練過武功的人。同時，在老人住的屋子裏，也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賣解的道具，如皮鼓銅鑼，流星鎚，鋼索，雲梯，生了銹的刀劍等等。」

藍衣蒙面人又道：「你是派誰去偵察的？」

黑心書生道：「鬼影子焦戈。」

藍衣蒙面人似乎對鬼影子焦戈這名天字組帮徒的能力頗爲信任，聞言點了點頭，便沒有再問下去。

這時絳衣少婦已將那本花名冊，連同一盞罩燈，一併取至。

絳衣少婦取來這本花名冊，顯然是黑心書生私下特別設計的。

因爲一般帮會的花名冊，多半都像流水帳一樣，順着次序，一人一行，上面記的，不外是一個人的姓名，外號，年齡，籍貫，比較詳細一點的，最多再加上一條所習武功或所使兵刃的註脚。

而現在的這本花名冊，有關一個人的記錄，竟達滿滿一整頁之多。記載之詳盡，於此可見。

藍衣蒙面人自絳衣少婦手中接過花名冊，匆匆翻過前面幾頁，然後停在百步鏢楊全達那一頁上，湊着燈光，仔細的觀看起來。

黑心書生在太師椅上改採了一個舒適的坐姿，神態悠然地喝着酒，眉宇之間流露出一派洋洋自得之色。

藍衣蒙面人一頁還沒有看完，就止不住發出一聲輕呼，訝然抬頭道：「四千兩黃金？有這麼多？」

黑心書生緩緩坐直身子，笑着道：「不折不扣的四千兩！在三年前，這件刼案，曾經轟動一時，那時我跟姓方的恰巧也在江南，我們原想來個黑吃黑，只是始終打聽不出是那一路人物下的手，結果只索死心。想不到山不轉路轉，這厮被鬼迷了眼，竟又自動送上門來，想想眞可笑！」

藍衣蒙面人道：「鎮口信義鏢局失掉這宗鏢貨，豈不要爲之關門大吉？」

黑心書生道：「聽說該局典盡質光，剛好够賠。由於這一打擊，三年多來，該局一直處在半休業狀態中，對稍爲有點份量的鏢貨，始終不敢再接。」

藍衣蒙面人點點頭，沒有開口。

黑心書生又笑了一下道：「雖說事隔三年，多多少少，不免要被這厮用掉一部份。不過一個人不管如何會揮霍，我想一年有個三五十兩金子，總該儘够了。剩下來的數目，還是够瞧的！」

藍衣蒙面人又翻了一頁。

黑心書生接着說道：「至於竹葉青蔡三的這一部份，這厮雖然沒有說出一個確實的數字來，但依我猜想，必然也很可觀的。」

藍衣蒙面人輕輕一哦，抬頭注目道：「何以見得？」

藍衣蒙面人指着那本花名冊笑道：「這上面的記錄，可說一字不易，全是那厮親口招供出來的。根據我們這位蔡大仁兄自己的說法，之所以要殺掉他那位活命恩人，一共爲了兩件事。一是女人，一是財富！不過在我看來，所謂女人，顯然只是一種藉口，對方的財富，無疑才是這厮下毒手的眞正動機！」

藍衣蒙面人道：「你這種猜測，可有什麼根據？」

黑衣書生微笑道：「根據非常簡單，如果只是爲了女人，他儘可與那女人共謀私奔，而根本用不着爲了一個女人而殺人。我黑心書生的一顆心，已經算是够黑的了，這種事就是換了我，恐怕也無法做得出來！」

他頓了一下，又笑道：「而最重要的是，那個女人在那裏？」

藍衣蒙面人微感意外道：「那個女人沒有一起跟來？」

黑心書生笑道：「什麼女人？除了那天晚上在酒店裏，聽他提了一下之外，根本就沒有看到什麼女人的影子！」

藍衣蒙面人道：「那麼，那筆財富呢？他並沒有說出那是一筆多大的財富，萬一只是有限的幾千兩銀子，豈非有點犯不着？」

黑心書生笑着又指了一下那本花名冊道：「那上面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麼？『一筆驚人的財富』！驚人兩字，可不是我爲了誇張，故意加上去的。至於這筆財富，是否眞如這厮所說，已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這一點我敢說我完全相信。」

藍衣蒙面人道：「你憑什麼相信？」

黑心書生笑了笑道：「憑這厮過去在黑道上的身份！我們都知道，人有好幾等。在一名以乞討爲生的叫化來說，三五兩銀子，也許就不失爲一筆驚人的財富。但如換上一位大富豪，即使是三萬五萬，說不定也不會放在眼裏。竹葉青蔡三這厮雖說不上是什麼大富豪，但如以這厮在今天黑道上的地位來說，他既能爲了對方的財富，而忍心下手謀害一名活命恩人，這筆財富就決不會是一個小數目！」

藍衣蒙面人聽得不住點頭，但却顯得有點遲疑不決地道：「可是——」

黑心書生道：「帮主是不是担心這兩個傢伙不肯說出藏金的所在？」

藍衣蒙面人搖了搖頭道：「這個我倒不担心。」

黑心書生道：「否則帮主還有什麼好猶豫的？」

他見藍衣蒙面人沉吟不語，緊接着又道：「如果能將這兩個傢伙的藏金統統搾逼出來，以白銀計算，就是少說點，也該有十萬兩銀左右，有了這一筆錢，目前帮中的困難，不是都給解決了嗎？」

藍衣蒙面人皺了皺眉頭，緩緩說道：「話是不錯，只是他們兩個，如今都已是本帮的人，同時天殺兩組之中，一定也有不少人知道了他們身懷巨金，一旦兩人突然一起失踪，必然會引起別人的疑心，再說……」

黑心書生截口笑道：「爲什麼要兩人一起失踪？一個一個來，分成兩次，難道就不行嗎？」

藍衣蒙面人道：「那麼，依你看來，

兩人之中，先從那一個開始比較妥當？」

黑心書生說道：「當然是百步鏢楊全達！」

藍衣蒙面人道：「用什麼方法？」

黑心書生笑道：「我已在姓方的面前透露過了，說帮中亟待物色一名護衞隊長，在天字組中，除了人屠張弓和粉樓怪客嚴太乙兩人，這厮的武功，可說是相當出衆的一個，如果帮主同意，我明天就可以用護衞隊長的名義將這厮傳進宮來。」

他又笑了一下道：「只要這厮進了宮，我想他就是鐵打的金剛，也不愁他不乖乖就範！」

藍衣蒙面人說道：「以後呢？別人可以不去管它，在姓方的面前，又將如何交代？」

黑心書生笑道：「這個更簡單，無情金劍那個老小子這次受挫之後，一定不會就此甘心，等該宮第二批劍士趕到，必然還有一場血戰，到時候在我方傷亡的人手中，多添上一具護衞隊長的屍體，該算不了什麼吧？」

藍衣蒙面人點點頭道：「就這麼辦好了！」

× ×

黑心書生羊百城離去不久，寢宮後面的地道中，忽然傳來一陣咳嗽聲。

咳嗽聲由遠而近，接着從暗門中出現一老一少。走在前面的，是一個面帶病容，腰背佝僂的老人，跟在老人身後的，則是一名年約十七八歲，面目端正老實，揹着一隻工具袋的少年人。

這一老一少，正是神手魯班師徒。

師徒二人進入這座寢宮，算起來快有三個月了。

在過去的三個月中，師徒二人除了喫飯睡覺，幾乎沒有一刻停過手。

宮中的地道和石室都是原有的，師徒二人的工作，是爲寢宮後面的這一部份，安置門戶和機括，以及在原有的地道之外，另闢一條秘密通路，以備發生緊急情況時，可由這條秘密通路，於人不知鬼不覺中，悄悄逸出宮外。

這三個月以來，藍衣蒙面人爲了補償師徒二人工作的辛勞，一日三餐都供應師徒二人最好的伙食。老人歡喜喝茶，藍衣蒙面人甚至還特地差人去城中茶莊，爲他買來三錢銀子一兩的好茶葉。

總之，師徒二人無論需要什麼，都無不立即照辦。

但儘管如此，三個月下來，這位神手魯班看上去還是足足像老了十多歲。

當這對師徒自暗門中走出之後，藍衣蒙面人竟破例下榻，含笑上前，摻着老人，扶來黑心書生剛才坐過的那張太師椅上坐下。

絳衣少婦也去親手爲老人倒來一杯熱茶。

藍衣蒙面人帶着幾分歉意道：「姜師父，這些日子，辛苦你們師徒了！」

神手魯班忙道：「帮主好說……」

活還沒完，忽然引起一陣劇烈咳嗽。

咳嗽在一名上了年紀的老人來說，雖算不上是什麼大毛病，但如果咳得太厲害了，還是相當怕人的。

絳衣少婦忙示意那兩名小婢過來爲老人搥背，在兩名小婢輕輕搥了一陣之後，老人的咳嗽這才慢慢平息下來。

藍衣蒙面人道：「姜師父，您先喝點茶。」

神手魯班沒有伸手去端茶盌，却從懷中取出一個又黑又髒，已經皺成一團的紙摺子，顫巍巍地遞了過來。

藍衣蒙面人接下之後，也沒有打開來看，便順手轉交給絳衣少婦。

神手魯班又咳了一陣，才微喘着說道：「後面的那些石室，門戶如何啓閉，機鈕如何發動，老朽……都……都……已經……跟夫人……詳細……講……講……過了。」

他停了一下，指指絳衣少婦手上那個紙摺子又道：「這……這……這是秘道的草圖，圖中的黑點，便是秘道內臨時藏身的密窟，每座密窟相隔約爲七步光景，在秘道的盡端，共有三個出口，帮主有暇，只要試走一次，就不難領畧到這條秘道的奧妙了。」

藍衣蒙面人含笑點頭道：「當然，當然，姜師父的手藝，還有什麼話說。」

他接着轉過身去，向絳衣少婦道：「你喊大熊進來一下。」

絳衣少婦掀幔走出寢宮，不一會領進一名黑衣大漢。

這黑衣大漢不愧大熊的外號，個兒雖不如何高大，但雙肩却出奇的寬濶，是天生有着一身超人臂力的那種類型，他正是這座寢宮的三名守衞之一。

藍衣蒙面人道：「大熊，你領着這位姜師父，先去帳房去取五百两銀子，然後叫吳堂主派兩個得力的弟兄，護送他們師徒回南陽。姜師父人不怎麼舒適，吩咐他們一路上小心點。」

大熊躬身道：「是！」

神手魯班不勝感激，向藍衣蒙面人和絳衣少婦，連連打躬，謝了又謝，然後才帶着他那個小徒弟，跟在那叫大熊的黑衣壯漢身後，朝寢宮外面走去。

一行三人走出宮門不久，外面通道上便傳來一聲悶哼和一聲狼嚎似的慘呼。

藍衣蒙面人緊皺着眉頭，深深嘆了口氣道：「大熊這笨手笨脚的毛病，眞不知道那一天才改得過來。」

× ×

晃眼之間，三天過去了。

過去這三天中，在這座僻處郊外的四合院裏，到處洋溢着一片喜氣。

三天前的一仗爲這裏的一羣天殺帮門徒，帶來了無比的信心。

名滿江湖的劍王宮，實力原來不過如此！

連劍王宮的劍士，都如此不堪一擊，其他的那些門派，還用得着放在心上嗎？

他們投來天殺帮，總算走對了路子！

而那位姓方的副帮主，三天來更是成了一干帮徒們衷心崇仰的對象。

沒有人知道他們這位副帮主究竟使用的是一種什麼武功，但是他們却有不少人親眼看到，即令是劍王宮的錦衣劍士，也無法承受他們這位副帮主的輕輕一掌。

那天，他們去了不少人，但結果誰也沒有輪着動手的機會。

七名劍士，全給他們這位副帮主，一

個人通通包辦了。七人七掌，沒有一掌落空。他們唯一能做的，只是隨着這七掌發出了七次歡呼！

× × ×

院心裏的空酒罎子愈堆愈高。

從早到晚，飲宴不斷，笑語不絕，幾個嗜好杯中物的傢伙，三天來幾乎就一個沒有清醒過。

不過，例外的事情，也並非說完全沒有。

在一片歡笑聲中，也有人悶悶不樂。這個悶悶不樂的人，便是竹葉青蔡三！

百步鏢楊全達被召入宮充當帮主的貼身護衛長，別人都不覺得怎麼樣，只有這位竹葉青蔡三不大服氣。

人屠張弓和粉樓怪客嚴太乙當初被任命為天殺兩組的統領，他一點也不眼紅。因為他自己也承認，這兩人的武功，的確在他之上。

但是，他奶奶的，這姓楊的又他媽的算什麼東西呢？

不過，他氣也只能氣在心裏，黑心書生羊百城已明白宣佈過了：這是帮主的決定！

不論公平與否，只要是帮主的決定，他就只有忍耐。

× × ×

申無害也在盡量忍耐。

他漸漸的發覺，他當初顯然走錯路。

因為他當初如果不設法混來帮內，而採取暗中跟踪的方式，說不定早就找出北邙山中的巢穴，把那位假天殺星揪出來解決掉了！

如今呢？

如今事實很明顯的告訴他：那位假天殺星是小心而多疑的傢伙，除了一個黑心書生羊百城，他誰也不信任！別人當然更用不着說了，即使他目前天組統領的身份，要想在短期內見到這位天殺帮主，無疑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這三天來，偌大一座四合院，就只見黑心書生羊百城一個人在進進出出，忙得像一隻陰天搬運食物的螞蟻，不斷往返提出報告或傳達命令，連方姓漢子都幾乎成了一個有名無實的傀儡。

可是，說也奇怪，方姓漢子本人，却似乎並無這種感覺。

申無害經過幾天來細心的觀察，他發現這個方姓漢子最大的弱點，就是功利之心太重，一名副帮主的席位，以及幾句虛僞的恭維，似乎已使這厮感到一種死心塌地的滿足。

一個人一旦滿足於現狀，對其他事情，就懶得計較了。

但申無害可不習慣於當一名傀儡。

每當他看到黑心書生離開這座四合院，前往北邙老巢時，他就忍不住想不顧一切，從後悄悄綴上去。

只是，他經過冷靜的思攷，最後還是制止下這種衝動。

因為目前的形勢，已經漸趨複雜。

他發覺目前的天殺帮，就彷彿一個漩渦的核心，只要這個漩渦仍在轉動，便將不斷會有黑道人物前來歸附，那位魚龍掌宋知義就無法安枕，劍王宮就無法分心他顧！

相反的，這個漩渦若是因失去主宰，而忽然靜止下來，有關後者的利害關係且不去說它，最明顯的一點事實，便是目下已集中在一起的這批無惡不作之徒，勢必將因無所歸依，而再度四下流竄，爲禍江湖！

如果這都因他而起，他豈不成了罪人一個？

所以，他像竹葉青蔡三一樣，別無選擇，只有忍耐！

× × ×

不過，有一件事，申無害無論如何也忍受不了。

那便是三天來由那些傢伙所造成的一股烏烟瘴氣。院子裏到處都有酒後吐出來的穢物，成天成夜都有人在唱着不堪入耳的村腔俚調，使你永遠無法靜得下來，連睡眠都因之大受影响。

所以，到了第四天早上，他決定進城走走。

起初他尚以爲當他提出此一要求時，即使方姓漢子肯答應，黑心書生也必然會多方阻撓，那知道恰巧相反。

聽他要進城走走，方姓漢子臉上馬上露出爲難之色，不意黑心書生却搶着道：「那眞是太好太好了，統座進城，正好順便打聽一下艾老鬼的動向。有人說這老鬼已派人回宮，調兵遣將去了，如果眞是這樣，我也好有個準備。統座身上方便不方便？要不要多帶上幾兩銀子去？」

申無害道：「謝謝護座，我身上的銀子，還够花一陣子，以後用完，再向護座支取就是了。」

他走出西廂，正好碰上神棍吳能從院子裏經過，他心中一動，含笑招手道：「吳能，你過來！」

神棍吳能急忙走了過去，帶着一臉巴結之色，陪笑道：「統座要去那裏？」

申無害笑了笑道：「進城。你要不要去？」

神棍吳能大喜道：「好啊！」

但這位神棍彷彿感覺失言似的，臉色一變，突然住口，他偷偷往西廂屋中溜了一眼，這才壓低聲音道：「小人不比統座，這個……恐怕……不……不……不太好吧！」

申無害笑道：「是本座要你去的，誰會講話？即使上面責備下來，也自有本座承當，你只管放心好了！」

神棍吳能經此一說，不由得寬心大放，連忙說道：「當然，當然，統座的吩咐，自然沒錯，小人去換一身衣服，馬上就來。」

申無害忍不住失笑道：「又不是要你去相親，換什麼衣服？」

神棍吳能面孔一紅，說道：「那就走吧！」

× × ×

西廂房中，黑心書生羊百城目送申無害和吳能兩人出了院門，冷笑着哼了一聲，忽然轉過頭去，向身邊一名帮徒道：「你去喊焦戈焦師父來一下。」

× × ×

在進城的路上，申無害向吳能問道：「你們頭兒的傷勢好了一點沒有？」

吳能道：「好多了，這兩天他一直都

在說，他的一條性命，全是統座爲他檢回來的，那一天要不是有統座在一起……」

申無害沒有等他說完，笑着打斷他的話頭，又問道：「姓宋的那個丫頭呢？」

吳能皺了一下眉頭道：「那丫頭的情形，我不太清楚，不過據伺候她的蔡嫂說，這個丫頭能吃能喝，看上去傷並不重，只是賴着不肯起床……」

申無害笑道：「羊護法是不是天天去看她？」

吳能道：「是呀，蔡嫂私下告訴我說，姓羊的小子，一天要過去好幾次，一去就跟那丫頭談個沒完，兩人似乎相當親熱，說不定就要有兩人的喜酒好喝了。」

申無害笑笑，沒有開口，又向前走了一段，才接着道：「吳兄，有一件事我想問你，你知不知道，我們那位被選去宮中擔任帮主護衛隊長的楊大仁兄他是什麼出身？」

吳能思索了片刻道：「這厮的出身，我沒聽到提過，我只知道，這厮心腸之狠，比起竹葉青蔡三來，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申無害道：「哦？怎麼狠法？」

吳能道：「竹葉青蔡三爲女人而忍心殺害活命恩人，心腸已經算是够黑够硬的了，而這厮爲了獨吞一宗刦來的鏢銀，竟連兩個結拜兄弟也不放過，實在太離譜了，須知道我輩黑道人物，也有黑道上的義氣和規矩，江湖人物，第一大忌，便是罔顧……」

申無害道：「什麼鏢銀？」

吳能道：「我是聽我們組上老孫說的，至於那是一宗什麼鏢銀，我一時可記不起來了，好像是鎭江一家叫做什麼義的鏢局……」

申無害突然停下脚步，扭頭注目道：「信義鏢局？」

吳能一邊說着，一邊仍在思索，所以他未能留意到申無害此刻那一雙冷峻如刀的目光。

他一聽申無害說出信義鏢局四個字，立即拍着額角道：「對，對，信義鏢局。你看看我這個記性！」

他像想起什麼似的，楞了一下，張目期期地道：「統座已經聽說過了？」

申無害繼續向前走去，淡淡接着道：「鎭江信義鏢局鏢銀被刦，是三年前江湖的一件大事，本座一到中原，就聽人提過了，只不過一直不知道是那一路人物的傑作而已！」

吳能忽然向前趕上一步，低聲說道：「統座，你瞧這個姓楊的傢伙該有多傻，一個人有了那麼多的黃金，什麼地方不好去快活，却偏偏要跑來這種是非之處，這次還好有個姓方的，萬一在與那些劍士交手時，有個三長兩短，那麼一大筆財富，豈不白白便宜了別人？」

申無害兩眼望向遠處，根本就沒有去留意這位神棍在說些什麼。

他總算又明白了一件事——百步鏢楊全達的護衛隊長，原來是由於這個原因當上的！

姓楊的這個護衛隊長能當多久呢？

他想到這裏，不禁暗暗嘆了口氣。同時，他暗暗慶幸，自己的運氣還算不錯。

如果他早知道信義鏢局當年被刦的那批鏢銀就是這位楊大仁兄下的手，他一定不會放這厮過去。那樣一來，他的身份，勢必要因之暴露。現在事情總算過去了，底下問題，只有一個，就是這姓楊的吐出了那批黃金之後，他如何再將這批黃金弄過來，另作有益的安排？

× × ×

洛陽城中，繁華如故。

兩人各處逛了一圈，最後來到一座酒樓前。

神棍吳能道：「這一家的酒菜都不錯，統座要不要上去喝一杯？」

申無害四下掃了一眼，臉上忽然浮起一絲笑意。

吳能迷惑道：「統座何事發笑？」

申無害忙道：「沒有什麼……我好笑的是，今天出來，爲的就是喝一杯，不意進得城來，反將這事忘了，咳咳……上去！不過，上樓以後，記住可別再喊什麼統座不統座的，喊一聲張兄，就可以了。」

吳能連忙點頭稱是。

兩人上樓，選了一個臨街的座頭坐下，店伙過來招呼，申無害像是有意要與店伙爲難似的，店伙問他要點什麼酒菜，他則要店伙將酒菜名稱，一一報出，以供選擇。

那店伙無奈，只得像背書似的，將做得出的菜名一樣一樣的報了出來。

申無害仰着臉，一聲不响。

那店伙幾乎將嗓子都唸啞了，客人也陸續上來了好幾批，申無害還是兩眼望天，一無表示。

連吳能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但他限於自己卑微的身份，又不敢隨便插口。

最後，那店伙將所有酒菜都報完了，只得住口。

申無害緩緩轉過頭去道：「炒猪心，爆羊心，紅燒牛心，半斤白干。」

說罷，又轉向吳能道：「這是我歡喜吃的菜，你要吃什麼，你自己點。」

那店伙像中了定身咒似的，當場一楞，兩眼亂翻，似乎在懷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朶出了毛病？

偏食的客人，他不是沒有見過，但像眼前這位客人，只點了三個菜，就包括三種心，他顯然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

吳能的臉色，也由不得微微一變。

要不是現在點出了這三道菜，他幾幾乎忘了這位天組統領與衆不同的嗜好。

申無害笑了笑道：「我要吃的，又不是你的心，你怕什麼？」

吳能只得勉强定神陪笑道：「不……我……我也吃心……心很好吃，另外再加……加一個湯……就可以了。」

那店伙彷彿受了吳能的感染，結結巴巴的接口道：「來……來……來個……三鮮湯怎麼樣？」

申無害大笑道：「妙，妙，三心湯！三心炒、爆、燒，再加一個三心湯，過癮，過癮，就來個三心湯吧！」

那店伙待欲分辯，但爲吳能眼色所阻，只得哈腰應了一聲是，轉身而去。

不一會，酒菜送上，申無害舉箸大啖，居然吃得津津有味，吳能雖然也裝出愛吃的樣子，其實一點胃口都沒有。（未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裴成章爲妮子點中穴道，各人咸欲置其於死，快樂叟不忍相殘，要裴交出解藥，交換性命，裴乃交出解藥換來苟安。南宮度脫困後返回家園，遇無相禪師，說是受落拓生及快樂叟之托，照顧南宮世家園址，勸南宮度速往京師與大鳳團聚。杜府正廳，擺設盛宴，慶祝公孫介夫脫險，父女重聚，席間，活報應閻震天要快樂叟下令追殺裴成章，否則要退出十老之列，和氣老隋勸他一切俟回護國寺後再談，公孫荷爲打開僵局，改變話題詢問落拓生妮子招親之議，安珠把眞相說出，並願介葉寒梅爲杜人傑之婦——

****

撥草尋毒蟒　安阱待猛禽

杜龍飛夫婦聞言大喜，同聲道：「太好了，得媳如此實在出乎愚夫婦望外。」

安珠笑道：「這樣說來，老身是喝定了這碗『冬瓜湯』了。」

這話說笑了大家，說羞了葉寒梅和杜人傑，葉寒梅本是一顆心，繫在小龍身上的，後經千百事實及安珠私下開導，深知此生已不能够，人傑堪比小龍，得婿如此，芳心自亦安然。

此時酒筵間又恢復了欣歡熱鬧，天近二更，杜府門丁突然悄悄走報杜龍飛一事，杜龍飛隨卽轉對大先生道：「大先生，家丁走報說，有位幪着頭臉而自稱『一凡』的僧人，說來自護國寺』，有要緊的事見您。」

大先生一楞，道：「煩貴使請一凡前來。」

家丁應聲而退，刹那「一凡」果然幪面而進，羣俠皆知當道昔日對「護國寺」僧所下的禁旨，今見「一凡」甘冒死險而來，無不悄然靜待消息。

「一凡」首先對羣俠合十，繼之對大先生一跪道：「一凡有個消息……」

大先生生平不見得人給他下跪，阻已不及，立刻下位飄身讓開道：「好個一凡，當年老朽也不過是搶了你碗腊八粥，你就永記不忘，來折磨我了，還不起來取下你那『狗套頭』來，有什麼說什麼？」

一凡起身，含笑摘落幪面巾道：「小僧怎敢折磨大先生，祇不過是想趁這報信的機會，向您討點外賞，傳授小僧三招兩式防身武技，來作冒死犯禁的……」

大先生哼了一聲，道：「什麼事如此火急，使『心靜』等不得要你犯禁冒死前來？」

一凡道：「這和方丈無關，是小僧聽到消息，見到那位施主，自己悄沒聲的來了。」

大先生笑罵道：「好胆量，說吧，什麼事？」

一凡道：「有位青袍老者，年已七旬，快馬懸劍，跑到『變國寺』，說是從『南宮』來的，前來赴約，和大先生您，商談……商談……嘻嘻，商談什麼，小僧就不知道了。」

南宮度已經到了「護國寺」，這是好消息，包括公孫夫介在內，都忍不住目光掃向看來仍僅四旬的大鳳身上。

大鳳心神倏震，已然有些坐立不安了，妮子可人，她早和乃父落拓生安排妥當了大鳳的居處，並且在表面上尊重大鳳的心意，設下佛堂，經大鳳看過認爲十分滿意，此時妮子目睹大鳳尷尬之情，突然驚呼一聲，把一衆目光引過去。

落拓生會心會意，急忙起座扶住妮子，向羣俠道：「沒事沒事，小女祗是路上署受風寒。」

說着扶妮子到大鳳面前道：「我煩大姊送這妮子到妳那裏稍歇可好？」

杜龍飛不明所以，竟接話道：「何不就請在敝處安置稍息，一切十分方便。」

落拓生一楞，正不知如何推謝才好，公孫荷白了乃夫一眼搶着說道：「方便什麼，你有藥嗎？哼！」

杜龍飛還沒會過意來，落拓生已與大





新派奇情武俠長篇

孫玉鑫．文
培　新．圖

七　毒　匕





鳳半扶抱着妮子出了大廳，沒有相送，因爲誰全明白這是妮子高明的手法，旨在使大鳳可以坦然的離開現場。

大鳳和妮子及落拓生，出了杜府，大鳳苦笑一聲道：「我很感激妹夫你，尤其是妮子。」

落拓生一笑道：「大姊越說越遠了，大姊暫回安歇，有話明天再說吧。」

大鳳嗯了一聲，獨自去了，妮子欲言又止，落拓生搖搖頭，遙望大鳳背影已失，才微吁出聲道：「這事實在難人！」

妮子一嘟小嘴道：「難甚麼，莫非大姨還嫌……」

落拓生又一搖頭道：「妳大姨夫方面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妳大姨身上，她姊妹當年身價忒高了些，今朝落到這個光景，祇怕回不過面子來和妳大姨夫重圓。」

妮子大眼珠轉動着，噗哧一笑道：「這不是問題，老人家不用費心了。」

父女正談笑間，暗影中如飛般來了一條人影，雙方相近，落拓生欣然而迎道：「是南宮大哥？」

來者正是南宮度，昔日他們往常會面，時雖隔久，仍能認出，南宮度緊行幾步，拉住落拓生的雙臂，一陣搖動道：「太久太久了，你好？」

「好，如今咱們又重聚一堂了，」落拓生歡笑着道：「走吧，大先生自得一凡來報，料知南宮兄必將前來，特命小弟相迎，請。」

妮子向前見過禮，南度宮和落拓生把臂而行，妮子乖巧，先一步走報進去，於是自大先生起，老老少少無不起座迎出大

應。

廳階前雙方相遇，南宮度沒有想到會驚動這多俠士，既感且愧，慌不迭的搶步向前，對羣俠躬身施禮說道：「大先生，諸位，這……這南宮度如何敢當，如何敢當？」

話聲微頓，目注大先生又道：「那位是主人杜少俠，容南宮度拜見。」

杜龍飛閃身而出，竟先一步向南宮度拱手，道：「在下杜龍飛，久仰南宮大俠了。」

南宮度甩步欲拜，杜龍飛疾行而上，握住了南宮度雙臂，說道：「南宮兄，武林無俗禮，相見即貴朋，來來來，南宮兄到遲當罰，先進去喝上三杯，然後再爲詳談。」

在一干豪氣干雲的奇俠面前，南宮度一掃而去盡了五十年爲囚時的自愧和自卑，進而激起昔日豪情，哈哈而笑道：「好一個『武林無俗禮，相見即貴朋』，南宮度幸逃不死，再入江湖，得交杜兄爲友，夫復何憾！」

話聲中，禮讓下，賓主齊舉步，大廳共坐談。

落座間，南宮度瞥目看到了公孫介夫，一揖到地道：「南宮度聽得前輩闔府團圓，可喜可賀。」

公孫介夫哈哈大笑道：「南宮老弟，咱們同喜同賀。」

南宮度面現苦笑，目光微移，發現了沈玉琳，老臉上頓即現出無比的激動，急閃身形到了沈玉琳的面前。

沈玉琳玲瓏無比，不容南宮度有何行動，已先一步萬福：「晚輩沈玉琳，叩見南宮大俠。」

南宮度怎能容沈玉琳叩拜下去，雙手托住了沈玉琳的兩臂，身軀抖顫着，老眼中英雄淚下道：「姑娘如此，豈不折殺老朽。」

聲調一變，急聲又道：「老朽身受姑娘活命脫困的大恩大德，有生之日皆爲報恩之年，老朽不管別人怎麼稱道，自己却必須……」

話沒說完，沈玉琳已接口道：「前輩如此將使晚輩無地自容了。」

南宮度正色道：「有仇不報非君子，大恩不謝眞小人，南宮度言出由衷，姑娘若不視南宮度爲無義小人，請端坐先受一拜。」

這可急壞了沈玉琳，知道南宮度恩怨分明，阻攔不住，眼珠轉處計上心頭，立刻含笑說道：「南宮前輩且慢，請容晚輩把話說完如何？」

南宮度肅手而立道：「老朽遵命。」

沈玉琳悄聲道：「諸前輩及衆兄姊們全站立於旁，這有多尷尬，前輩可先請落座然後……」

「不，」南宮度搖頭道：「並非老朽胆敢不遵姑娘的吩咐，實因在場諸俠，皆性情中人，老朽深信，無人阻我作性情中事！」

「長幼有序，若前輩堅欲一拜，是則將逼晚輩以死謝了！」沈玉琳無奈何的加以聲明。

南宮度一楞道：「那……老朽……」

沈玉琳有了主意，悄聲道：「這樣吧，前輩可承諾晚輩有權要求一事，至時前輩絕不拒絕，豈不三全其美。」

南宮度尙在考慮，落拓生近前悄語道：「此女業已歸入門下，大哥若再堅持，將置小弟等人於無地了！」

南宮度這才把頭一點道：「好，姑娘咱們一言爲定，就算至時姑娘要我這顆人頭，老朽也將含笑捧贈。」

大先生適時開口道：「南宮老弟，你不好意思罰我們陪站吧？」

南宮度含笑致歉道：「大先生及諸位多原有老朽，願自罰三杯。」

落座後，他果然自斟滿斗，連盡了三器。

接着大家歡談起來，但總是避開裴成章和大鳳有關的一切事。

暢談歡聚頻頻催杯下，南宮度習慣的取出他那交換而得的鼻烟壺來，邊談邊嗅，葉寒梅姑娘坐處，恰在隣席正對南宮度，一眼看到了鼻烟壺，花容頓變，霍地起座走向南宮度身旁，那雙星眸，自始至終緊盯在鼻烟壺上！

倏忽，她伸手將鼻烟壺奪去，這動作出人意外，舉座皆驚！

她却不管這些，仔細又看了兩遍，臉上滿佈秋霜，冷冰冰地問南宮度道：「這鼻烟壺兒可是南宮大俠您的東西？」

南宮度在葉寒梅奪去鼻烟壺後，業已轉過幾個念頭，所以對葉姑娘的叮問，早在意料之中，答道：「姑娘爲何如此追問老朽？」

葉寒梅沉聲道：「先請答覆所問。」

「不，姑娘若不說明緣由，老朽很難作答！」

「好，請問，南宮大俠可知道我姓什麼？」

「知道，適才大先生引介時，聽清姑娘貴姓葉。」

「對，可知家父是誰？」

「這個……」

妮子聰明絕頂，頓有所悟，揚聲道：「葉姊姊，莫非這個鼻烟壺兒是伯父昔日失去紅貨……」

「正是我爹失去百萬紅貨中的一件，那時……」

妮子問話時，人已起座到了葉寒梅面前，此時接口道：「是就好辦了，葉姊姊還不趕緊叩謝我大姨夫嗎？」

葉寒梅一楞，沒答出話來。

妮子噗哧一笑又道：「妳眞的『當局者迷』，我大姨夫被姓裴的關了五十年，現在才脫困不久，妳怎不想想，這鼻烟壺兒又是從那裏來的呢？」

一言提醒了夢中人，葉寒梅臉上泛起愧紅，果如妮子所說，向南宮度萬福下去，南宮度含笑扶起葉寒梅，轉問妮子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簡單些把始末告訴我聽。」

妮子遂將所知昔日葉氏失鏢事，揀緊要的說了一遍。

南宮度聽後，雙目連霎，心頭驀地掠過最近方始看到的兩件東西的影子，一皺眉，再沉思，終於，頷首至三而面帶着笑容。

妮子看出南宮度已有所得，立刻問道：「大姨夫，您老人家是想起什麼來？」

南宮度對妮子莫測高深的一笑，轉問葉寒梅道：「姑娘，令尊可是人稱『鐵索金鈎』的葉……」

「正是正是，前輩認識家父？」

「恕老朽妄問一句，令尊眞的仍在世上嗎？」

「這……晚輩深信家父還活在世上，祇是自昔日變產賠鏢誓訪刦匪去後，至今下落不明。」

「哈哈……」南宮度突然大笑道：「賢侄女兒妳坐下來，我要說兩件事情給妳聽聽，若事事湊巧，不但可以找到汪、秦兩個狗賊，並能父女團圓！」

葉寒梅大喜過望，慌不迭聲連應是，拉把椅子坐到南宮度身側，一干羣俠及妮子，也不由啞言靜聽，於是整個大廳中頓時寂靜下來。

南宮度臉上帶着微笑，首先說出津沽典物而遇昔日總管後代，介而見到「積古齋」東主汪員外，售物換物等經過，接着下個判斷道：「掌櫃的姓秦，定是秦毅，東主汪員外，當係汪廣俊，賢侄女欲索失物及報此大仇，祇要暗探『積古齋』一窺汪員外即能如願！」

葉寒梅頷首急促的追問道：「家父下落……」

南宮度一笑道：「至於令尊下落，此處就有人知道，祇是老朽不解怎會沒告訴妳。」

此言出口，羣俠無不動容。

妮子、葉寒梅及小一輩的英雄們，不約而同問道：「是那一位知道……」

南宮度驀地手指大先生道：「哪，大先生知道！」

快樂叟一向是位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改的人，現在却被南宮度的一聲「大先生」說的霍地改顏起座。

當衆目注視大先生時，大先生雙眉一皺把頭一搖，肅色向南宮度道：「南宮老弟，這種事可開不得玩笑啊！」

南宮度哈哈一笑道：「事到如今，大先生你還想瞞下去嗎？」

大先生這下子可眞急了，道：「南宮老弟，你是當眞認爲我知道……」

南宮度接口道：「大先生，你不知道何人知道？」

大先生無可奈何的鄭重聲明道：「南宮老弟，說實話我眞不知道此事，但是聽老弟話中口氣和看老弟的神情，不像在開玩笑，其中……」

南宮度有些愕然的接口道：「這是何等緊要的事，怎會是開玩笑！」

大先生頷首道：「說的是，因之必須請南宮老弟你詳說經過。」

南宮度微一皺眉道：「是大先生請那『無相禪師』，代守南宮度那破宅和祖塋的吧？」

「不錯，」大先生點頭道：「但這又和葉大俠……」

「怎麼？難道大先生不知『無相』即是葉大俠？」

大先生一聲長嘆，說道：「說來不信，那時他還未入佛門，病臥客棧被我適巧碰到，代爲醫好，他不說名姓，聲言誓志出家，我也沒有多問，他正無家可歸，我才托他前往南宮，又怎知道他就是葉總鏢頭呢？」

羣俠才明白內情，大先生話鋒微頓又道：「不過南宮老弟，你又怎敢斷定『無相』就是葉總鏢頭呢！」

南宮度答了句驚人的話，道：「思忖而得！」

大先生一楞，道：「這種事單憑思忖能下斷定？」

南宮度笑道：「對別人不能，但對葉總鏢頭來說，我能，因爲我懷有物証！」

羣俠聽說竟有物証，越發不解，因爲南宮度並不認識葉大俠，連人全不識，又何物証可有？

大先生却深知南宮度向不誑言，道：「是什麼物証？」

南宮度不答所問，轉對葉寒梅道：「請問姑娘，令尊那『鐵索』，可是雙環套成？」

葉寒梅頷首不迭道：「正是正是。」

南宮度道：「雙環之上，可都雕有『楓葉』爲記？」

葉寒梅不由起座答：「不錯不錯。」

南宮度笑了，道：「金鈎一龍一鳳，雕有圓形『五福』，可對？」

「對，對極了！」葉寒梅激動的聲調不覺高昂起來。

南宮度點着頭對大先生道：「這就更不會錯了，我在『無相』處，看到過這兩樣東西。」

葉寒梅倏忽一拜到地，道：「晚輩這一拜是先爲叩謝。等見到家父再向……」

南宮度伸手扶起葉寒梅道：「妳可是現在就要去南宮？」

葉寒梅道：「祇恨不生雙翼！」

南宮度道：「那積古齋事和人呢？」

葉寒梅道：「津沽必經之路，晚輩當先誅叛賊！」

南宮度搖頭道：「如此祇怕令尊不會再回來了！」

葉寒梅瞪目不知如何答話才好，南宮度突然長嘆一聲道：「姑娘，聽老朽的話，先去南宮，叩見令尊，言語間指出積古齋可疑之情，請令尊同行一探，如此令尊或能罷出家之思。」

大先生解人，手拍葉寒梅肩道：「對，先去南宮，千萬千萬。」

葉寒梅仍然不解箇中原因，沈玉琳經閱皆廣，已示意妮子，妮子會心，一拉葉寒梅，說道：「忘了，汪、秦二賊，功力不凡？」

葉寒梅道：「可是我三叔已到了京中，有他在……」

妮子目注安珠，安珠微一點頭，不和大先生商量，開口道：「既知尊人下落，自當先往拜叩，寒梅呀，妳的心事我明白，生怕夜長夢多。汪、秦二賊逃之夭夭，這不要緊，自小龍起，他們現在全閒着，可以和妳一同上路，在津沽代妳監視着汪、秦二人，妳總該放心了吧？」

葉寒梅此時才恍悟必須先往南宮的道理，老父失鏢，認係奇恥大辱，天涯探索終無所得，出家一事實因無顏以對家人好友，現在若經自己和三叔之力，捉獲叛賊起出紅貨，豈非更使老父不堪，想通了這一點，再加上有安珠這些話，擒賊起鏢已成探囊取物，心慰之下，躬身應是道：「

晚輩遵論。」

大先生看了安珠一眼，心裏有些不以爲然，汪、秦二賊功力雖高，說實在的，去個小龍已很夠了，現在一句話差出去一羣小把戲，不鬧個地覆天翻才怪。

安珠已知大先生心意，近前含笑悄聲道：「大先生，小妹似有預感，起鏢擒兇並不簡單。」

大先生心中一動，道：「六妹想到了些什麼？」

落拓生好尖的耳朵，竟接口道：「大先生，小弟想暗隨小娃兒們去趟津沽！」

豈料話鋒乍落，活報應閻五先生聲調肅煞的接上一句道：「這種事是我應份的，我去！」

和氣老隋一聲哈哈道：「有志一同，五弟，還有我！」

大先生寒下臉來了，一字字如敲金玉般道：「小一輩的因有六妹的吩咐，願去的我不攔，其他的人給我留在京中，陪着公孫老友和南宮老弟！」

閻五先生牙一咬道：「是命令！」

大先生低沉而威嚴說道：「不錯！」

閻五先生壓不住胸口的悶氣，揚聲道：「裴二還是好弟兄嗎？」

落拓生急忙接話道：「五哥性子太急，大先生要親自去了斷未完的事！」

閻五先生把眼一瞪，道：「這是你猜的？」

落拓生好脾氣，道：「不是猜，是大先生親口說的。」

閻五先生哼了一聲道：「我怎麼沒聽見？」

落拓生笑道：「五哥性子急嘛，大先生若不是要親自了斷，怎會有那句『陪着公孫老友和南宮老弟』的話，試想若大先生在京，還用我們來陪客嗎！」

閻五怳然，立卽向大先生恭敬的說道：「小弟毛躁，大哥莫罪。」

大先生一笑，沒開口，但是一陣心酸，直壓胸口，公孫介夫突然一聲哈哈道：「瘦老頭，放着件正經事不快辦，閒扯些屁的家常呀！」

「瘦老頭」是公孫介夫當年對大先生的稱呼，大先生聞言心裏感激，薑是老的辣，自己心灰悲楚，瞞不了公孫介夫，於是也一聲哈哈強壓下心胸酸痛，一拉南宮度道：「老弟，快二更了吧？」

南宮度道：「二更，怕是過了。」

大先生一笑道：「既知二更已過，怎還不回家？」

南宮度一呆，道：「家，我……我那裏還有家！」

大先生搖搖頭，手拉着南宮度人却轉對羣俠道：「作主人的或是孤身的，別動，喝着酒，我把有家的人送回去就來。」

話罷，不管南宮度是什麼表情，連拉帶拖的把南宮度拖出了「東羅圈」。

出了杜宅，南宮度忍不住問道：「大先生您這是和我開甚麼玩笑？」

不料大先生正色道：「不是玩笑，裴二弟毀了你南宮的老家，我有責任給你重建，在建成以前，也必須有個好地方安置老弟，來吧。」

南宮度道：「這又何必，再說……」

大先生接口道：「千言萬語，不能到了地方再講？」

南宮度不開口了，緊隨着大先生走個不停。

× ×

北城，鐘鼓樓東。

夜三更，木魚聲兒自一條斜巷傳出。

兩條黑影，飛投進了巷中，停身在木魚聲傳的這戶人家門外。

高大的黑影開口道：「是這裏？怎麼會有人半……夜……」

矮小的黑影接口道：「老弟，你是眞糊塗還是裝『老羊』，是這裏，錯不了，你儘管越牆而進，老弟，你若想重建南宮世家，首先非叫這木魚停下來不可，辦到辦不到，老弟，恕老朽和衆弟兄們幫不上忙了？」

高大的黑影一呆，繼之怳然道：「是她？」

「嗯，是她！」

「哎呀，這……這叫我……」

「這總不比老弟當年寒風苦雨緊盯倩影麻煩。」

「可是一別五十年，今夜之會想來怕死我南宮……」

一聲「南宮」，証明了他是南宮度，另外那位，不用說是大先生了，大先生將聲音壓低說道：「老弟，以情動之，以誠待之，以義責之，必將一團和氣，春風臨地！」

南宮度低吁一聲道：「萬一她……」

大先生道：「老弟，我祇能再多說半句話——男兒膝下有黃金，老弟，我回來後再喝你這杯團圓酒了！」

南宮度畧加沉思，道：「大先生要往何處？」

大先生苦笑一聲道：「去找那不成材的裴二弟。」

南宮度肅色道：「小弟有句話，不吐不快……」

「請講。」大先生誠懇回答。

「小弟自是要講，但願先作聲明，小弟夫婦，蒙辱遭禁五十年，若說能够放下這大的心靈重担，是自欺欺人，不過，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後的今日，年月體驗兩皆不同，說坦白些，於其再爲復仇空耗餘日，就不如圍爐共飲，團圓家常，以度有涯歲月了……」

「南宮老弟好胸襟！」

「小弟說過，這僅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益相擇據其重罷了，談不到胸襟，不過因之小弟不似他人，非置裴成章於死地不可。」

「老朽感激南宮老弟你的情誼。」

「說到情誼，才是小弟講過不吐不快的話引，小弟知道大先生是裴某人的師兄，但此人這般喪心病狂倒行逆施，若大先生再爲情誼所苦，似乎就說不過去了。」

「老弟，南宮老弟，老朽眞不知對老弟說什麼才好，自六妹存心取証，松莊獲實元兇果爲裴二弟後，諸弟無不欲寢其皮而食其肉，責我罰我其不滿之意我豈不知，但老朽內心之苦，却無訴處……」

「聽大先生言下之意，難道內中還別有隱情？」

「唉，南宮老弟，你可曾聽說過武林一代完人裴慈的事情？」

「聽說過，是先父所講，裴前人應是武林至聖！」

「對，我十弟兄，皆至聖弟子，裴二弟更是先師唯一的骨血！」

「啊，原來如此！」

「還不祇此，除二弟外，我兄弟姊妹九人，無一不是孤兒，或遭受仇家迫害慘失父母家園的孽子，先師救我等不死，對老朽恩德尤厚，諸弟之藝，皆遵諭代師傳授，先師死前，頻頻囑我善護二弟，如今倒行逆施至此，我有何面目未來相見九泉師尊，若本諸規戒誅之，先師裴氏卽斬，老弟請想，我……」

「大先生，諸老難道不知內情？」

「先師嚴論不准談及諸老身世……」

南宮度心中一動，下定決心，但沒有接話，只長長的嘆息了一聲！

大先生也將話鋒一轉，道：「好了，老弟應該緊辦大事，老朽去了。」

大先生身形微閃，業已遠在十數丈外，南宮度在目送大先生形影消失後，臉上現出一片剛毅之色，微頓足，飛身入宅，欺立窗外！

木魚聲適時而停，傳出了大鳳的話聲道：「是那位夜行高人，入我院落欺立窗前何待？」

五十年來未聆一言，南宮度業已激動的全身顫抖起來，腦海中自然然的憶及過去種種，竟忘記了答話。

大鳳話聲又起，道：「我一個孤苦婆子，看破了世事，雖未出家，但已決心與古佛青燈眞經貝葉相伴餘生，除此外，身無長物，你欺進院中，立於窗外，問不答，亦不去，究竟懷何居心！」

南宮度仍然沒有答話，怪不得他，他心神業已馳返五十年前朝日，夕陽，根本就沒聽到大鳳第二句話的半個字，可叫他答什麼好呢！

大鳳連問兩句，窗外人一言不發，她動了怒火，聲調不覺轉厲，道：「窗外夜行人聽着，再不答話，苦婆子可要辣手逐客了！」

南宮度也妙，回憶中恰正想到某次夫婦趣事，心爲神奪，臉上出現笑容，不自覺的輕笑出聲，當然，對大鳳所說的第三句話，也未入耳。

大鳳突聞笑聲，錯會了意，叱道：「火速退出，否則莫怪無情！」

不是巧合，正是人心，南宮度由思及昔日歡娛，轉到突遭慘變，恨由無衷生，牙齒咬出怪聲，鼻中恨哼！

大鳳更加誤會了，也一聲冷哼道：「好言語是點不醒蠢牛木馬的，打！」

一聲厲喝喊「打」，眞力透傳掌指，凌空隔窗擊出！

一聲喊「打」，震醒了思憶往情的南宮度，猛地叫道：「大鳳是我……」

他叫晚了刹那，掌力業已臨體，他絲毫無防，根本又沒想到躲避，被實實在在的擊中了右肩及胸上！

這是大鳳暴怒下仍存的一念仁慈，掌力未曾下移兩寸，否則只怕更要悔恨餘生了！

南宮度着掌卽倒，話聲却已傳入大鳳耳中，大鳳聞聲知人，一顆心驀地跳出了胸腔，想都沒想，穿窗飛出，一把抱起了地上人，縱回臥房。

挑明燈，細注目，誰說不是個郞！五十年日月芳華雖逝，但知心愛侶形貌未變。只不過那臉，眼，嘴，眉間，多添了歲月滑過的深痕，年華轉動了輪跡！

急看傷，忙用藥，慌不迭，頻頻呼。醒了！醒了！南宮度醒來了。

面前人，終伴侶，神情依舊，年華不留！

一聲——大鳳！

一聲——南宮！

再無言，淚如雨！

這眞是「流淚眼對流淚眼，傷心人看傷心人」！

又一聲——大鳳！

還一句——南宮！

不是夢，如夢境，想煞人也！苦煞人也！更恨煞人！

兩個人，一條影，燈搖曳，風在聲！什麼叫「貝葉」？什麼是「佛經」！那裏有「青燈」，那裏聽那「木魚」聲！天地有情生萬物，情侶由衷，何堅不攻！

他們，有多少怨，多少恨？多少離別多少夢？

但已盡在不言中，盡在不言中！盡在不言中！

× × ×

「爹，您好狠的心喲！」

無相禪師晨課未完，驀地被人飛投膝下，緊抱着自己的雙腿，哭哀聲悲的呼叫，幾乎驚的心從口中跳出。

注目時，駭喜異常，愛女兒時種種，霍地齊集心頭。

其他僧侶們傻了楞在一旁作聲不得！

無相扶起葉寒梅，驀抬頭，看到寺僧的傻態，頭一搖道：「來，隨我去禪堂裏坐。」

葉寒梅悄聲道：「爹，女兒還有個同伴呢。」

無相注目，神色一震，心中暗誇好個絕色的姑娘，葉寒梅適時已接着說道：「她叫妮子，是十老中九先生的掌珠。」

無相明白了，女兒之所以能找到自己，是和十老的門下結交的緣故，他自不肯失禮，上前合十道：「女施主……」

妮子好乖巧，噗哧一笑道：「葉叔叔叫誰呀？」

一聲「葉叔叔」，頓使葉寒梅有了方策，伸手就解了父的僧衣，無相一楞道：「梅兒要作什麼？」

葉寒梅道：「爹您穿的又是什麼？」

無相道：「梅兒爹已出家爲僧……」

妮子突然說道：「在那裏受戒的？」

無相一呆，他當年搜敵不獲，尋鏢無着，再返鄉，妻女無踪祖屋已焚，心悲憂急下，病在旅棧，眼見不起，碰上了大先生，病癒後心灰意懶，想了想，既已答應大先生代爲照料南宮舊宅，何如剃去煩惱絲，當個和尚，不必拜師，不需牒文，心存佛，俗轉僧，有何不可，昔日是這樣辦了，可是今朝經妮子一問，却無言可答。

妮子接着又道：「葉叔叔，脫了吧，穿着這玩意兒可怎麼和叛賊動手呀！」

「叛賊？動手？」無相一楞道：「誰是叛賊，又和那個人動手？」

「葉叔叔，寒梅姐已找到了當年刦鏢的主謀人!」

「啊?是誰?人在何處?」

葉寒梅聲調壓低，說道：「爹，這裡人多!」

無相四顧，微一點頭，當先步向禪堂，二女後隨，禪堂落座，妮子不待詢問已開口道：「葉叔叔，您可知道當年主謀刦鏢的是熟人嗎?」

無相尚未答話，葉寒梅已把遭遇的事情說出，言談中，有意無意的形容汪，秦二賊功力極高，才迫不得已找十老門下帮忙，因之巧獲慈父下落，於是連夜趕來，請老父作主起鏢擒賊。

無相，不，葉總鏢頭，多年恥恨，一朝得獲有望雪復，況又目睹愛女業已亭亭玉立，武技超俗，不必多作勸說，已答應了當此間事後，即首途津沽。

此間事容易處理，挑出了平日老實而篤行的僧人，代管一切即可，因之在日落前，業已辦理完畢，踏上行程。

× × ×

小龍，小木頭，沈玉琳，加上杜人傑，時已到達津沽多時，他們是和妮子與葉寒梅說好，由妮子相伴葉寒梅去南宮，小龍等先到目的之地暗中監視，「積古齋」中的汪，秦及彼輩門下。

小龍和小木頭都見過汪之俊與秦毅，杜人傑久居京師，小龍生怕會被汪，秦二人認出，遂決定先由沈玉琳出面明探「積古齋」一次，目的是要弄清楚這古董店的進出路和店中的人手。

沈玉琳扮作小家碧玉，由杜人傑把祖傳身畔用以去邪鎮神的「出土寸大玉如意」交出，持之赴「積古齋」估價。

是正午，沈玉琳到了「積古齋」，妙極了，不但那位「紅鼻頭」掌櫃的在，汪員外和秦毅竟也在座，紅鼻頭在和兩位買主談論幾件古銅物的價格，汪，秦二人在一角坐談品茗，他倆話聲極低，看今天的穿着整齊一節，似乎是有什麼大買主將要登門。

沈玉琳推門而進，一名伙計笑迎上來，道：「姑娘是要選點什麼?」

沈玉琳裝作的眞像，頭一低，臉微紅，悄聲兒道：「你們這兒只是賣古物，不收購嗎?」

伙計聞言上下打量沈玉琳一眼道：「那要看是什麼東西了。」

沈玉琳沒抬頭，聲調更低，道：「是件好東西。」

伙計冷冷地說道：「這可不能由着姑娘自己說，東西可帶着?」

「帶着，」沈玉琳微一點頭道：「你能作主?」

伙計把頭一搖道：「掌櫃的作主，貨色我可以先看。」

沈玉琳慢慢的伸手衣囊中，十分靦覥的把玉如意掏出放在桌案上，伙計才待伸手，另外一隻黑大粗壯的手先他一步抓起了玉如意來，那正是秦毅。

秦毅眼尖，沈玉琳進門他就暗中打量，沒發現有什麼不對處，但當沈玉琳把玉如意取出之後，秦毅目光一亮，一閃已到了案前，取去玉如意。

秦毅在「積古齋」中的身份，是「二東主」，伙計見東家親自看貨，遂立刻站退一旁。

汪廣俊突見秦毅離座，也跟了過來，秦毅目光一瞥玉如意，業已斷定是極爲罕見的古物，順手遞給了汪廣俊道：「東西還說的過去，喜歡的話留下吧!」

秦，汪二人狼狽多年，什麼話意。全能會心，汪廣俊聞言微微一楞，道：「値嗎?」

沈玉琳心頭一動，自已沒有開價，這員外打扮的老者怎會說出「値嗎」這兩個字來，轉念至此，她加了小心。

秦毅這時答道：「小玩意嘛，留下來就是。」

汪廣俊一點頭，東西又遞回給秦毅道：「那你看着辦吧，不過最好還是叫『老紅』上上眼。」

老紅，紅鼻頭，時正應付完了那兩位買主，聞言走了過來，接去玉如意，第一眼也現出了驚容，目光自玉如意上移向了沈玉琳，道：「姑娘貴姓?」

沈玉琳不必改姓，坦然說道：「小姓沈。」

紅鼻頭一笑，道：「沈姑娘要脫手此物?」

沈玉琳道：「嗯，沒辦法，家裡遭上了事。」

紅鼻頭同情的嘆了口氣道：「當然當然，要不誰會出賣心愛的東西。」

沈玉琳不能不作出悲楚樣子，於是頭又低下，秦毅借此機會示意紅鼻頭，紅鼻頭立即會心，笑對沈玉琳道：「這是姑娘家傳之物?」

沈玉琳隨口道：「不錯，有三代。」

不知何故，紅鼻頭突然冷嘿了一聲，一聲冷嘿後，紅鼻頭頓時暗悔，慌不迭的又長嘆一聲道：「奇珍古玩，能收藏到三代的世家，已很難得了，姑娘要賣多少銀子?」

沈玉琳何等人物，紅鼻頭一聲冷嘿，使她立即悟及必然在這玉如意上出了毛病，故作不疑，哎喲了一聲道：「我走的太急，忘記問我媽了，不過……不過這沒有關係，大掌櫃識貨，您說値多少銀子，然後我再考慮……」

秦毅接口道：「這怎麼行，物主開價是天經地義的事。」

沈玉琳無奈何的說道：「那就只好等我回去問一聲再來了。」

說着，伸手向紅鼻頭索要玉如意。

紅鼻頭仍在把玩着玉如意，根本沒有交回給沈玉琳的意思，却轉對秦毅道：「二東主，物主不開價，買主說出現値，只要不欺生，是誠實價錢，也無不可。」

話鋒一頓，他笑對沈玉琳道：「姑娘府上離此地有多遠?」

沈玉琳心中暗罵一聲「好刁猾的東西」，不過這可難不住沈玉琳，她立刻說道：「城外『沈莊子』!」

不錯，有這個地方，是沈姓大戶聚族而居，汪，秦和紅鼻頭三個人全知道，正巧姑娘又姓沈，這使紅鼻頭楞了一楞，再次更加仔細的去注意手中的玉如意。

這種動作，使沈玉琳明白所料不假，是玉如意出了毛病，看樣子汪，秦二人只是有心明買然後暗刦，而紅鼻頭似乎認出了玉如意的來處，因之他對自己起了疑心，她轉念至此，有了主意，道：「大掌櫃，你先說個買的價吧。」

紅鼻頭時已認定自己並未看錯，遂借機沉思，看來是在考慮出價，其實是在想應如何把人留下。

沈玉琳已有對策，又開口道：「大掌櫃，我知道你很爲難，我從前聽我媽說過，此物本是一對，家曾祖嫁妹杜氏時，用其中之一，作了陪嫁，要不的話就更値錢了!」

好個聰明的沈玉琳，三言五語點明了杜府還該有這麼一件東西，紅鼻頭果然上了當，暗中自認難怪看錯，不過他仍非無疑，於是開價道：「此物是否眞有一對，我們可不知道，只是按照實價，對這件小玩意兒最多出上兩千兩銀子，再多就無法成交了。」

沈玉琳不是傻瓜，自知其價，何況杜人傑說過，此物最少也値上五千兩銀子，別論東西根本不能出賣，就算能，這個價錢也談不成，這正是紅鼻頭有心而爲，來再加試探沈玉琳的來歷。

沈玉琳既已看破內情，存心要戲弄紅鼻頭一番，道：「眞的不能再多了?」

紅鼻頭搖頭道：「最高價，這是最高價了!」

沈玉琳哭喪着臉道：「再加五百兩行不行，家裡出了事，最少要兩千三百兩銀子才够，剩下二百两還可以支持些日子，要不……」

紅鼻頭哦了一聲道：「兩千五百兩銀子嘛……」他沉思，接着像狠狠心行善事似的又道：「好吧，算是小號爲姑娘義務帮次忙，成交啦。」

沈玉琳換上笑臉道：「眞的，那要謝謝大掌櫃帮忙了。」

紅鼻頭一笑道：「談不到謝字，這是生意，不過姑娘，兩千多兩銀子可不是小數目，爲免意外，小號要派上專人陪姑娘送到府居……」

沈玉琳搖頭道：「這不必……」

紅鼻頭堅持道：「不，非如此小號焉能放心。」

沈玉琳道：「銀子我不帶走，只要寶號以水印爲押，再由負責人加個指印，寫個憑條取銀若干的取欵條兒就行。」

這下子紅鼻頭沒了推拖，只好連聲說道：「是這樣的話當然就方便多了。」

沈玉琳道：「請給我二百兩現銀，其餘的寫在條上。」

紅鼻頭目光一掃汪，秦二人，汪廣俊接口道：「且慢，讓我再仔細看看這支玉如意。」

紅鼻頭將玉如意遞給了汪廣俊後，汪廣俊煞有介事的翻覆看着，然後搖搖頭道：「沈姑娘，東西嘛……値得這些銀子，只不過……」

沈玉琳叮問一句道：「不過怎樣?」

汪廣俊道：「是這樣的，價碼不少，老朽痴長幾歲，遇事不能不退一步想，生意是成交，但却要煩及姑娘找位保人。」

沈玉琳暗中冷笑，表面上却現出愕然之色道：「掌櫃的，你沒弄錯事吧，是我有東西賣給你們，並不是……」

汪廣俊嘻嘻一笑道：「說的正是，姑娘和小號向無交往，這是第一次，所以嘻嘻……」

沈玉琳黛眉一皺，仍作不懂的神情。

秦毅一聲哈哈，道：「我們大哥說話一向文謅謅的，是這樣，東西價値不小，小號吃虧不起，因此，對來路必須十分清楚了……」

沈玉琳哦了一聲，說道：「原來如此，這好辦，東西給我，明天午後我帶保人來。」

秦毅一笑道：「沈姑娘，話是這樣說，事却可以變通着辦，好在老朽現在沒什麼事，就帶上兩千五百兩銀子，跟姑娘走趟沈莊子，見見姑娘的家人，一切豈不就迎刄而解?」

沈玉琳明白，不答應的話非立刻翻臉不可，翻臉她並不怕，雖然動手對她不利，她却有把握萬難時脫圍而逃，祇是那樣一來，對葉寒梅誅兇起鏢的事非敗壞不可，於是她故作坦然的一點頭道：「這樣也可以。」

紅鼻子這時一笑道：「這好極了，我到後面去取銀兩。」

銀兩就存在前櫃上，汪，秦二人比誰全清楚，紅鼻頭聲言要到後面去取，汪，秦二人立卽會意。

紅鼻頭坦然推門進了內院，上房中，燈火明亮，他並未拉門進入，却停步低聲恭敬的說道：「屬下有要事稟陳。」

上房中傳出低沉威嚴的話聲：「可是爲了這個探路而來的丫頭!」

紅鼻子心中一震，急忙道：「主人聖明，屬下因爲出身小寒山，所以才巧知那玉如意是杜家之物，但對這丫頭的來歷和來意却……」

威嚴的話聲又起，道：「這丫頭叫沈玉琳，來意十分明顯，汪廣俊昔日刦鏢的事情洩了!」

紅鼻頭道：「主人看應該如何對付這個丫頭?」

上房話聲道：「秦毅的主意，並不高明，告訴他們兩個，叫那丫頭明天帶保人來。」

紅鼻子一楞道：「可是……」

威嚴的聲音更加冷酷，道：「沒有什麼可是，叫他兩個省省心，刀都快架上了後腦杓了，還打着發橫財的夢，哼!」

紅鼻子分辯道：「不是的，祇爲這丫頭別有來意，所以不能叫她生出『積古齋』，才……」

「住口!」威嚴的聲調轉爲沉喝，道：「就憑你們能留下人家，何況人家後面還有更厲害的人物，快去，按我的吩咐作，人家沒起回那百萬紅貨，又怎會一走了之!」

紅鼻頭應聲連連，退身而去，回到前堂，不待汪，秦二人開口，首先以埋怨的語氣極不高興的說道：「兩位東主也眞是的，後櫃上的銀子，已全都購買了珍珠，竟不通知我一聲。」

話鋒一頓，走向沈玉琳身前，十分客氣又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說道：「沈姑娘，十分抱歉，祇怕要勞動大駕明天再跑一趟了，或是妳另外照顧別家，小號後櫃上的現銀，已移作他用，今天是沒有辦法做成這份生意了。」

（未完待續）

新穎俠義長篇連載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絕情拾三郎

(大結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侯堯香與十殿閻君率衆進襲四海鏢局，詎知四海鏢局早已有備，由潘大山隱身暗處與首殿閻君武繼禹答話，不肯現身，侯堯香得拾三郎傳語，命四功曹各持燐火追魂筒脅迫潘大山及埋伏四周的高手現身搏戰。拾三郎藉此機會，命易華隆仍伏原處，彼則潛往鏢局高樓，甫抵瓦面，便為樓中人發覺，發話請拾三郎進樓。拾三郎證明樓中人是七星宮主後，乃飄身入樓，七星宮主故示大方，願答拾三郎疑問，拾三郎首詢其黑豹無敵令主是誰，七星宮主答以是東方旭陽，五年前為其所殺——

＊＊＊＊＊＊＊＊＊＊＊＊＊＊＊＊＊＊＊＊＊＊＊＊＊＊＊＊＊＊

瓦解七星宮 重振銀龍幫

拾三郎道：「閣下為何殺他？」

雷耀光道：「不聽老夫令諭，對老夫不忠。」

拾三郎星目倏地一凝，道：「閣下這話實在？」

雷耀光道：「這種殺人的事情，若非事實，老夫焉有自承之理。」

拾三郎微一沉思道：「這麼說來，『銀龍帮』易老帮主和『寒玉先生』之仇都無法可報了。」

雷耀光道：「俗話說得好，『人死不記仇』，又言『人死恩了仇消』，東方旭陽已死，就是有天大的仇恨也該隨之消失，只好算了。」

語鋒一頓，忽然注目問道：「你和『寒玉先生』是什麼淵源關係？」

拾三郎道：「世交淵源。」

話題倏地一變，接道：「請問閣下師承？」

雷耀光說道：「老夫師承一位無名老人。」

拾三郎心念電轉地眨了眨星目，問道：「你想不想我釋放卓重山？」

雷耀光道：「你願意放他？」

拾三郎淡淡地一哂，說道：「我願不願意放他，這問題不在我，在你。」

雷耀光道：「這話怎麼說？」

拾三郎正容說道：「你如果想我放他，可以和我各憑所學放手一搏勝負。」

雷耀光道：「如是老夫勝了，你便放他？」

「不錯。」拾三郎點頭道：「同時奉還貴宮的那枚『七星玉令』。」

雷耀光道：「你勝有何條件？」

拾三郎道：「沒有條件。」

這話，很出人意外，雷耀光聽得不禁愕然一怔！凝目問道：「你沒有條件？」

拾三郎輕聲一「嗯」道：「不錯，一點任何條件也沒有。」

雷耀光雙目閃動地說道：「拾三郎，你實在令人莫測高深得很。」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道：「這並不是我如何的令人莫測高深，而是我倘然僥倖勝了，那就什麼條件也用不着了，這話，你明白不？」

雷耀光若不是極富心智，焉能稱之為當世「梟雄」之才。拾三郎這「什麼條件也用不着」之言是什麼意思，他豈有不明白，心神不由暗暗一震！道：「拾三郎，你確實高明厲害。」

拾三郎微微一笑，道：「這也不是我高明厲害，我只不過是就事論事，說的是事實而已。」

雷耀光嘿嘿一笑，道：「你說的雖是事實，但是這事實，老夫太吃虧了。」

拾三郎道：「你吃什麼虧了，我向你提出條件了麼？」

雷耀光道：「你雖然沒有條件，可是却比有條件更厲害。」

拾三郎星目一眨，道：「你可是要我提個條件？」

雷耀光搖頭道：「那倒不必，你提不提條件都是一樣，反正老夫如果落了敗，想不聽你的也是不行，對不對？」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那麼你的意思是要？……」

雷耀光道：「老夫不願太吃虧，要另外附加上點條件。」

拾三郎道：「你想附加上什麼條件？可是要我項上的這顆六

陽魁首？」

雷耀光道：「沒有那麼嚴重，而且那對老夫也毫無益處。」

聲調一落又起，道：「老夫要你和易華隆率領『銀龍』帮所屬，全部歸順老夫『七星宮』。」

拾三郎冷冷地道：「你想我會答應你這種條件？」

雷耀光道：「你不答應，你我的一場搏戰便即作罷論。」

拾三郎道：「你想那能由你？」

雷耀光輕聲一笑，道：「拾三郎，你是個聰明人，應該明白，老夫如果不想和你動手，以眼下這樓上的情勢，你想不由老夫也是不行，而且激惱了老夫，你就決難走出這座樓去。」

語鋒微頓，乾咳了一聲，又道：「不過，那不是老夫的本意，尤其是對你拾三郎，老夫很愛你那股冷傲的氣質，非到迫不得已，老夫實在不願意那麼做。」

拾三郎明白，這確是實情，雷耀光等六人，除了羅天宏是最弱的一個不堪一擊外，雷耀光和其隨身四侍衞，都是武功精深高絕的內家高手，自己孤身一人，以一對六，自己實無必勝的把握。

他心底意念飛轉地想了想，道：「閣下，我可以答應你，但是只是我一個人，對易華隆和『銀龍帮』屬下，我就未便答應，也無能為力。」

雷耀光忽地哈哈一笑，道：「拾三郎，你太自謙了，易華隆師承『東海幻影客』門下，你是他的掌門師叔，你答應了的事情，難道他還敢不聽令諭。」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你這話雖是不錯，但是萬一他不聽呢？」

雷耀光微一沉思道：「萬一不聽，那就與你無關。」

「好。」拾三郎一點頭道：「我答應你了。」

雷耀光道：「男子漢大丈夫，可是一言九鼎，不得改悔！」

拾三郎兩道濃眉一軒，震聲說道：「我拾三郎頂天立地，豈是那等出爾反爾之人。」

雷耀光倏地哈哈一聲大笑，笑落，目光立即一凝，問道：「你想我們該在甚麼地方動手？」

拾三郎冷冷地說道：「隨你，客隨主便。」

雷耀光道：「就在這樓內如何？」

拾三郎道：「我無所謂，祇要你認為適合，我沒有意見。」

雷耀光雙目凝注地問道：「你精於近搏麼？」

拾三郎心中暗暗一動，說道：「恰恰相反，我精於遠戰，遠戰，可以閃展騰挪，大刀闊斧的全力施為，不受環境的拘束限制。」

雷耀光道：「既如此，為了表示公平，老夫雖然精擅於近搏，也捨棄而陪你遠戰之搏，讓你全力施為，盡展所長。」

這話，好動聽，好大方。

然而，雷耀光這是眞大方麼？那就祇有他自己心裏明白，天知道了。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道：「如此，閣下豈不是又吃虧了麼？」

雷耀光嘿嘿一笑道：「老夫捨長取短，雖然有點吃虧，但是如果盡佔便宜一點虧都不能吃，何能令你心服口服？」

拾三郎心底不禁暗暗地笑了，這原是他使用的一着欲擒故縱的妙着。

以拾三郎那一身所學高絕罕世的功力身手而言，近搏遠戰雖然都是一樣，但是因為拾三郎此搏的目的是要摸出雷耀光的師承出身，而近搏全憑輕靈快捷小巧的功夫，勝負往往取決於個人的機變，兩個功力所學相若所差有限的人相搏，落敗的幷不一定就是所的功學力不如對方，比對方差。

換句話說，拾三郎要想摸出雷耀光的師承出身，祇有在大刀闊斧盡展所長的搏戰情形下，才能逼出雷耀光的眞實功夫，師門絕藝來。

因此，他心底雖然暗笑了，但是臉色神情却依舊冷漠如故地淡淡地說道：「如此，以閣下看在何處動手比較適合？」

雷耀光道：「樓外院中地方頗為寬大，你認為怎樣？」

拾三郎一點頭道：「好，閣下請。」

× ×

樓外，前院中搏戰正激。

侯堯香對潘大山，「十殿閻君」對那些個自暗處現身出來的黑衣蒙面人。

這些黑衣蒙面人不知是何出身，個個功力深湛，身手高絕，「十殿閻君」與他們相搏，竟是旗鼓相當，一時間很難分出高下。

那是一個群鬥的場面，戰況十分激烈驚人，鬼府的人沒有一個閒着，全都有着一個勢均力敵的敵手。

祇有易華隆仍舊伏在東廂房的屋脊後沒有動，但是，他兩隻星目却灼灼地注視着下面的戰況，祇要鬼府的人一有危險，他便立刻出手解救。

後院中，拾三郎和雷耀光二人相距丈餘面對岳然峙立，四侍衞和羅天宏則併肩站在三丈以外。

拾三郎心中暗吸了口氣，冷聲說道：「閣下，你我既然即將相搏決定一切，何必還讓別人拚命，你可以下令前院裏的潘大山他們歇息了。」

雷耀光冷聲一笑，道：「你說的是，他們拚命的結果，既於事毫無補益，也解決不了問題。」

語鋒一頓，轉對三丈以外的四侍衞沉聲說道：「龍侍傳令潘大山停戰，立刻到後院中來。」

被稱做「龍侍」的一名黑衣人口中應了一聲，立時騰身屋頂上，朝前院中沉聲傳令道：「奉大帝令旨，潘將軍與所屬立刻停戰到後院中來待命。」

原來雷耀光就是前者「黑白」雙帝口中所稱的「大帝」，至此，「大帝」之謎終於揭開了。

「龍侍」話音一落，拾三郎也立即揚聲對東廂房屋上的易華隆說道：「華隆，我和七星宮主已訂下搏約，你和鬼府的人也都來後院中觀戰吧。」

剎那之後，易華隆和鬼府的人，潘大山和一衆屬下高手，全都進入了後院，雙方分東西兩邊站立。

拾三郎星目凝注着雷耀光語調平靜如

水地說道：「閣下，我們可以開始了，請亮兵刃出招。」

雷耀光冷哼了一聲，探手撩起衣襟，緩緩撤出了一把寬不盈寸，却長達四尺有餘，冷氣森森，寒光閃灼耀眼的緬刀。

拾三郎雙目不禁異采飛閃地脫口讚道：「好刀。」

雷耀光輕聲一笑，道：「它可能好不過你蛟皮長袋中的那把劍，請亮劍。」

拾三郎淡淡地道：「還不到時候，請出招。」

雷耀光心中不由勃然大怒，喝道：「拾三郎，你好狂！」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道：「我生性如此，對誰都是一樣，對閣下，自是也不會例外。」

雷耀光心中怒氣微歛，道：「你可是要先看看老夫的刀勢，够不够你亮劍的資格？」

拾三郎道：「可以這麼說，我自踏入江湖以來，尚還未遇上過一個讓我亮劍的高手。」

雷耀光冷聲嘿嘿一笑，道：「好，既是如此，老夫就不和你徒作虛套客氣了，你小心接招！」

話落，振腕抖刀，寒光暴閃，刀尖直取拾三郎顎下咽喉部位。

這一刀，看似取的是咽喉部位，其實拾三郎胸前五處大穴全在這一刀的刀氣籠罩之下。

拾三郎一見這等刀勢，雙目不由異采飛閃，朗聲哈哈一笑，道：「好一招『一枝五梅』，只可惜火候只有八成，還未練到無懈可擊的境界。」

話聲中，身形已飛快地後退了八尺。

雷耀光原本因為拾三郎神態狂傲氣人，想於出手一招之內就迫使拾三郎亮出劍來，是以才一出手就施展了師門絕學。

拾三郎一口說出招名，並且還指出他這一招的功力火候，心中不禁微微一怔！驚愕地收刀問道：「拾三郎，你識得老夫的刀招？」

拾三郎淡淡地道：「豈止識得，而且十分熟悉。」

雷耀光倏然沉聲喝道：「拾三郎，你究竟師承何人？快點實說，老夫或可恩施格外，饒你一條生路。」

拾三郎冷聲一笑，沒有接話，却抬手緩緩撤出了蛟皮長袋中的「寒木神劍」，星目神光電射地，逼視着雷耀光，語調冷凝如冰地說道：「我師承何人，你知道了麼？」

一見「寒木神劍」，雷耀光心頭不禁一陣狂震！脚下竟是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大步，聲語有點窒澀的說道：「你……你是老鬼的傳人！」

拾三郎倏然嗔目威稜地沉喝道：「雷耀光，你還敢對恩師他老人家不敬。」

雷耀光嘿嘿一笑，說道：「這豈能怪我不敬，我已經被逐出門牆，不是他的弟子。」

一招交接，拾三郎把雷耀光震退一步。

拾三郎忽然輕聲一嘆，道：「二師兄，恩師當年雖然將你逐出門牆，但是老人家的內心還是很愛你的，要不然，焉有不追回你的一身功力之理。」

雷耀光冷冷地道：「那只是他一時的惻隱之心。」

拾三郎正容說道：「你錯了，二師兄，那不是恩師一時的惻隱之心，而是老人家特意為你留下的一顆希望之心，老人家是希望你能改過從善，憑着一身所學在武林中能有所建樹，造福江湖，將功贖罪，十年之後重返師門。」

雷耀光冷聲一笑，說道：「說得可眞好聽，他既有這種心意，當時為何不予明說？」

拾三郎道：「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個性脾氣，這種話，老人家又怎會明說呢。」

雷耀光冷哼一聲道：「他不明說也罷，可是他却不該派楚……」

「楚」字出口，心中倏然有所警覺地語鋒一頓，閉口不言，沒有接說下去。

拾三郎星目寒煞一閃，接口問道：「楚什麼？怎麼不接說下去？」

雷耀光輕聲吁嘆了口氣，說道：「算了，過去的事情，說起來徒傷感情，不說也罷。」

拾三郎正容說道：「二師兄，這話，你錯了。」

雷耀光道：「我這話怎麼錯了？」

拾三郎道：「有些事情說起來雖然難免要傷感情，但是說出來却要比擱在心裏好得多，對不對？」

雷耀光道：「師弟這話雖然不錯，可是……」

拾三郎道：「可是怎樣，二師兄，把事情說出來吧，別擱在心裏了。」

雷耀光沒有開口接話，他沉默着，似乎在攷慮。

拾三郎睜目凝望着他，也沒有開口，在靜靜地等待着。

一股窒悶人的沉默，持續了約莫有一刻工夫之久，雷耀光仍是沒有開口說話。

拾三郎忍不住輕咳了一聲，道：「二師兄，爲何還不說出來？」

雷耀光微一猶豫，道：「師弟，我想你大概已經明白是什麼事情了，何必還要我說。」

拾三郎道：「我只是猜想可能，但衷心却希望不是，二師兄，三師兄眞是你殺害的麼？」

雷耀光微一點頭道：「師弟，我是騎虎難下。」

够了，有這句話够了。

驀地，一陣衣袂破空風响，電射瀉落十多條人影。

當先二人是一雙青衣中年夫婦，正是那威譽震寰宇的「東海幻影客」白雲飛和「素心仙子」葛婉玫。

緊隨着二人身後的則是化子和尚和丐幫長老西門維正，「千毒書生」司徒眞，「天香谷」的「四旗令主」和「天香四鳳」，「銀龍幫」的高手「右神叟」和「四大護法」及「八龍」中的四條龍。

白雲飛身形一落，拾三郎立即說道：「大師兄來了，二師兄請先見過大師兄和師嫂再說。」

雷耀光似乎很聽話，立即朝白雲飛夫婦躬身一揖，說道：「小弟雷耀光拜見大師兄和大師嫂。」

白雲飛夫婦雙雙還了一禮，道：「雷師弟請少禮。」

接着，白雲飛目光轉望着拾三郎問道：「師弟，事情如何？是他麼？」

拾三郎點頭道：「是他，他已經承認了。」

白雲飛目光有如冷電一閃地，瞥視了雷耀光一眼，問道：「師弟打算怎樣處置他？」

拾三郎道：「小弟請師兄指示。」

白雲飛微微一笑道：「師弟無須客氣，此事你不但奉有恩師老人家的面諭，且是本門掌門，你有權處置他，也理應由你決定。」

拾三郎默然沉思了刹那，雙目倏然凝視着雷耀光，說道：「二師兄，現在我有兩條路任你選擇，一是低頭認罪，讓我封住你的穴道，帶你去見恩師，聽憑老人家處置，一是放手和我一搏，你可作愼重攷慮。」

雷耀光默然想了想，道：「拾師弟，你我適才所訂之搏約還有效沒有？」

拾三郎星目寒芒一閃，道：「你想維持原約？」

雷耀光道：「師弟總該還記得那句『頂天立地』的豪語吧？」

拾三郎雙眉一揚又垂，說道：「這麼說來，你是打算選擇放手和我一搏的一途了？」

雷耀光道：「不是打算，而是已經決定。」

拾三郎道：「二師兄既已決定，那麼我就回答二師兄，那搏約仍有效，不過，我却要先向二師兄聲明，爲恩師老人家的命諭，爲三師兄泉下英靈，也爲整個武林，一動上手，我招下可是決不留情，二師兄如要改選前者，隨我去見恩師，聽老人家的處置，此刻還來得及。」

雷耀光冷冷地道：「師弟不必多說了，我縱然血濺當場，也不會得更改已作的決定！」

拾三郎雙目寒煞飛閃地說道：「二師兄既如此說，我也就不再多說了，請發招吧。」

雷耀光沒有再開口，緩緩舉起了右手中的緬刀，目光如電地射視着拾三郎。

他雖然尚未發招，但長刀斜舉，刀氣却已籠罩着拾三郎的全身要害大穴。

在場旁觀的「東海幻影客」等雙方衆人，所學功力，幾乎無一不是當今武林一流中的一流人物，他們目覩雷耀光這種斜舉的刀勢，心中全都不由暗暗一顫！知道這場搏戰將是一場武林罕見，驚天動地的生死之搏，師兄弟二人必有一人濺血橫屍當場。

雷耀光手中緬刀雖已斜舉，蓄勢待發，可是，拾三郎却只左手握着劍鞘，右手握着劍把，平橫前胸，「寒木神劍」仍未出鞘。他身形如山峙立，臉色冷凝如冰，一雙星目，神光奕奕，隱隱透射着一股紫芒。

驀地，雷耀光一聲大喝，寒光暴閃，揮刀直朝拾三郎撲出。

刀勢沉猛，凌厲無倫，這一刀，實有撼山斷流之威！

一聲冷叱，一道烏光倏起，「噹！」的一聲激响，雷耀光手中的緬刀忽地彈高尺許，身形一窒，脚下後退了一大步。

拾三郎站立原地未動，但雙脚却下陷地面半寸，「寒木神劍」已出了鞘。

雷耀光脚下後退了一大步之後，並未立刻揮刀出招再攻，却嘿嘿一笑，道：「師弟，怪不得你那麼狂妄，原來你竟是後來居上，比楚師弟尤强了一分。」

他話音方落，樓頂上突然响起一聲哈哈大笑，說道：「豈止是後來居上，簡直就是青出於藍，小雷兒，你縱然拚盡你數十年的苦練，也決難是小拾兒的三十招之敵！」

話聲中，一道灰衣人影自樓頂飄然瀉落當場；是一位鬚眉俱白，臉色紅如嬰兒，身形肥胖的灰袍老僧。

拾三郎和白雲飛，雷耀光三人一見，立即一齊搶步上前躬身行禮拜見。

灰袍老僧僧袖一擺，道：「你們都不要多禮。」

語聲一頓，倏地目注雷耀光威稜地道：「小雷兒，你認罪麼？」

雷耀光頭一低，沒有答話。

灰袍老僧白眉一軒，沉聲喝道：「孽障，跪下答話！」

雷耀光身形一矮，跪在地上，但是仍然沒有開口答話。

灰袍老僧兩道白眉微皺了皺，又道：「孽障，你怎麼不說話，難道要讓小拾兒用寒木神劍殺了你，你才認罪麼？」

雷耀光身軀微微一震！語音低澀地道：「弟子知罪了。」

灰袍老僧紅潤的臉上展露了一絲笑容，問道：「你願意跟我去麼？」

雷耀光心念暗轉的默然了刹那，點頭道：「弟子願意。」

灰袍老僧目光柔和慈藹地轉向拾三郎問道：「小拾兒，你答應麼？」

拾三郎肅容答道：「有您老人家出面，小拾兒怎敢不答應，不過，他心性已入魔道，只怕……」

灰袍老僧含笑接口道：「你放心好了，師伯不會得讓他再出江湖的。」

拾三郎躬身說道：「如此，小拾兒敬遵您老人家的諭示。」

× ×

灰袍老僧帶着雷耀光走了。

但是，這灰袍老僧是誰？除了拾三郎和白雲飛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在衆人的心中都成了一個「謎團」。

拾三郎星目閃動地緩緩掃視了潘大山等一衆「七星宮」屬下一眼，然後望着侯堯香說道：「侯姑娘，我想請姑娘與『銀龍幫』合併，協助易少幫主重振『銀龍幫』昔年聲威，姑娘認爲如何？」

侯堯香明眸一瞥易華隆，有點猶豫地道：「這個……」

拾三郎接着說道：「姑娘，請別猶豫了。」

語鋒一頓即起，轉向易華隆說道：「華隆，你過來。」

易華隆應聲舉步走近拾三郎面前，垂手躬身說道：「弟子敬候師叔諭示。」

拾三郎抬手自懷內取出一捲羊皮紙卷，遞給易華隆，含笑說道：「這是侯姑娘的妝奩，你收下吧。」

這很突兀，易華隆神情不禁愕然一怔！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沒有伸手去接。

「素心仙子」葛婉玫見狀，連忙揚聲說道：「華隆，趕快謝謝師叔的成全，接下。」

有了師母的這句話，易華隆自是不敢怠慢，忙伸雙手接過那捲羊皮紙卷，躬身說道：「謝謝掌門師叔的成全。」

拾三郎擺了擺手，笑說道：「不必謝了。」

語聲一頓，笑容一斂，又道：「雷耀光雖然已經走了，但是『七星宮』屬衆未散，必須妥爲處理，這件事，我交給你了，你明白麼？」

這話，易華隆明白，「七星宮」屬衆的處理善後，任務雖然艱巨，但却是拾三郎給他揚名立威武林的機會。

於是，易華隆連忙肅容點頭說道：「弟子遵諭，定必不負掌門師叔的成全與期望。」

拾三郎微點了點頭，抬手朝「東海幻影客」夫婦拱手一揖，朗聲說道：「師兄，事情已經結束，小弟就此拜別要先走一步了。」

「素心仙子」葛婉玫問道：「師弟將去何處？」

拾三郎道：「先赴開封一行，然後再去尋小弟的生身父母。」

梁挹芬突然接口道：「妾身跟相公一起去。」

拾三郎濃眉微微一皺，道：「芬妹，妳先回『天香谷』去，過些時，我當去看妳。」

梁挹芬螓首一搖道：「不，妾身要跟相公一起。」

曲彩霞忽然輕聲一笑道：「拾相公，我娘早就算準了你暫時決不會去我們谷內，所以讓我這個做大姊的帶了點東西交給相公。」

說着，雙手捧着一隻小錦盒走近拾三郎面前，說道：「相公請收下吧。」

拾三郎沒有立刻伸手接取，却問道：「這裏面是什麼？」

曲彩霞笑笑道：「你接過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麼。」

拾三郎接過錦盒，打開一看，星目異采不由一閃道：「這……」

曲彩霞接口問道：「相公剛才送給易少幫主的是什麼？」

拾三郎道：「那是侯姑娘的……」

曲彩霞輕聲一笑，道：「妝奩，這是我娘爲我二妹準備的妝奩，怎麼樣？你不會嫌菲薄吧。」

拾三郎微黑俊臉不由微微一紅，道：「大姊，妳好厲害的一張嘴。」

語聲一頓，斂容說道：「請大姊代我謝謝老人家，我拜領了。」

曲彩霞笑笑道：「這兩句話我這個大姊可以代你轉達，不過那個『謝』字希望你儘快的到谷裏去向老人家當面說。」

拾三郎點頭道：「大姊放心，小弟會和芬妹儘快的去向老人家問安的。」

語聲一頓，轉向梁挹芬道：「芬妹，我們走吧。」

梁挹芬螓首一點，和拾三郎雙雙騰身而起。

「司徒老，『銀龍幫』重振之初，希望你暫以客卿地位協助華隆些時再返故居歸隱……」

話聲遙空傳來，「隱」字聲落，人已遠去百丈以外。

——全書完——

精選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孤劍盟

武陵子·文
培新·圖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謝雲岳獨闖安清幫石家莊分堂，發現殺母仇人鳩神索千里，將之制服，點了他九處陰穴，要索千里苦捱七日夜疼痛方能死去，事後，謝雲岳兼程北上，途次二十里舖，遇碭山二鳥及大涼鐵佛、紫面神等向一已受血砂掌毒傷的傅六官迫取拳經，謝雲岳仗義出手，把衆惡徒盡數殲滅，傅六官感恩將拳經奉贈，這拳經竟是彌勒神功，原是謝雲岳師祖所遺，謝雲岳也傳授傅六官之孫女孫兒筆法、劍法，方作別而去。那日到達蘆溝橋，與雷嘯天、蒼壐重聚。隨後以岳雲名義，應聘往長白為宮天丹孫女診病——

＊＊＊＊＊＊＊＊＊＊＊＊＊＊

三兇遭惡報　五怪折雁行

岳雲連聲稱是，側坐床沿，用手一把小女孩脈象，不禁點頭晃腦，半晌，才立起正色說道：「其實都沒有什麼重病，原是一點小風邪引起寒熱，大概是老山主老太太，和少夫人太疼愛之故，認是虛弱，施用參藥補劑，以致將風邪逼凝體內，只觀六脈沉數，裏有結熱，本可用祛熱發汗之劑，一帖見效，但却又為庸醫所誤，故而……」

宮天丹本是看了小女孩依舊昏睡不醒，不由緊皺雙眉，聞說沒有什麼重病，憂心大寬，又聽為庸醫所誤，眉頭又皺，急不擇言問道：「有治麽，岳先生？」

岳雲忙道：「有治，有治，學生保證不過三天，即可痊癒。」

宮天丹等一聽此言，不由歡欣，岳雲向老夫人告辭而出，同宮天丹回至書齋，岳雲提毫凝思，半盞茶時分過去，才予下筆，處好一藥方，遞在老山主手中。

宮天丹接過一瞧，啊一聲，說道：「岳先生，你的字太好簡直我平生少見！」

岳雲連聲謙虛不止。

這時陪着宮天丹一道迎接岳雲的文人，一同近前趨看岳雲處方，其中一位老耆亦讚揚備至，說道：「真個不錯，比之名家手筆，亦不為少過。」

宮天丹一雙晶光四射的眸子又射向岳雲身上，心裏打定一個主意，此時言之還嫌過早，笑道：「小孫女能得痊癒，宮某必當重謝岳先生。」說着將方箋命小廝拿去傳話，照方抓藥。

三天過去後，果然小女孩病體痊癒，宮天丹帶來書齋，命叩謝岳雲，岳雲道聲「不敢」，一抱起小女孩，親了一親，放下與宮天丹笑道：「此間事已了，學生要告辭下山了。」

宮天丹笑了笑道：「宮某尚有一事相求，且別忙先回許家屯，心仰先生文采，擬請代教小孫女文課，並司文札，年配束脩二千兩，諒先生不致推却吧？」

岳雲聞說，怔了一怔，搖頭道：「學生承老山主如此看重，榮幸之至，但是學生閒雲野鶴已慣，想趁着有生之年，遍遊天下，一睹山川文物之勝，此事看來，學生只有不恭了。」



宮天丹不禁皺了皺眉道：「岳先生，宮某愛才心重，請萬勿推辭，先生還是壯年，有的是時間，遊歷名山大川，宮某只以三年爲限，先生一非武林人士，再非我派門中人，三年中岳先生亦是自由之身，隨意出入，決不羈縻限制；尚有我這環碧山莊人丁不少，疾病難免，先生也可施展神技造福人羣。」說着，目光露出一片誠懇之色。

岳雲沉吟半晌，慨然道：「既是老山主如此看重，學生推辭，未免矯情了，只是學生有一點下情陳述，學生性喜午睡，在這期間，不願被人驚擾，願山主破格准許。……」

宮天丹當卽大笑道：「我道爲了什麼大事，這間書齋及廂房今後列爲禁地，若無要事，不准任何人驚擾先生。」

岳雲大喜過望，又說須至許家屯一行，檢收自己隨身之物，最要緊的，還有幾個病家待其竟功，宮天丹立時應允，並贈五百兩白銀，置辦衣履。

岳雲回至許家屯，與客棧老掌櫃盡與盤桓五日後，再度去環碧山莊。

自此而後，岳雲每日長居書齋，除了敎那小女孩一點文字外，不是濡毫題詩，風花雪月，就是飲酒品食，酩酊大醉，偶而也出莊散步，眺賞山光水色。

白山一鶴宮老莊主還眞看重，贈他一面紅羽旗令，任他出入，反正見他是個文人，這千山萬壑，不是身負極好武功的人，決難飛越，所以慨然相贈，還遣一個十二歲小童品兒，專門服侍他。

這日，老山主孫女兒秀雲，頭上紮得兩個沖天辮兒，跳跳蹦蹦跑近書齋，見着岳雲就叫道：「老師，我爸爸回來啦，帶了很多糖果給我，爸爸聽說是老師治好了我的病，他說想見見您，老師，我們走吧。」說着一雙小手死拉活扯岳雲衣裳，岳雲呵呵笑着，牽着秀雲趨進內院。

廳內老山莊主宮天丹不時發出雄渾的笑聲，看見岳雲走來，含笑立起，卽道：「小兒宮凌飛中原歸來，聞聽岳先生醫術通神，孫女秀雲爲先生着手成春，要當面謝謝岳先生。」

岳雲一進來，卽看見老山主身旁端坐一個中年人，方面大耳，英氣非常，與老太太少夫人談笑，聽說就向中年人抱拳施禮道：「學生拜見少莊主。」

宮凌飛大笑道：「岳先生，咱們武林中人那用來這多俗禮，俺到要首先謝謝先生呢。」

岳雲謙虛了幾句，又向老夫人請了安，就要告辭退出，老山主一把留住，笑說在此吃了飯再後，一刹那間，丫環擺上一桌精緻酒宴，岳雲坐在側首，一面吃，一面談着，宮凌飛與老山主鄭重說道：「孩兒從江南回來，就聽說我們當年仇家霍山二叟邀約多名能手，要來此環碧山莊報那一掌之仇。」

老山主哈哈大笑道：「霍山二叟不來便罷，不然定叫他們討不了好去，想我們千山帮雖是盜寇組織，不義之財決不妄取，不仁之事也決不妄爲，想那霍山二叟，刼盜淫掠無所不爲，當年竟伸手到我們頭上，所以被我用上『大力混元掌』，把他老大韋麟瑞打了一掌，還是我見他成名不易，只用上五成眞力，否則，豈能讓他活着回去。」

宮凌飛笑道：「還聽說霍山二叟練了一項絕藝，我等眞不可大意。」

老太太接口笑道：「凌飛，他們來了正好，可看看你娘二十八招閃電杖法精進多少。」一頭銀髮，根根飄動。

宮凌飛恭順地微笑道：「娘，想不到您這麼多年來，還是興緻未減。」

岳雲在座不停地啜着，舉箸嘗菜，這種武林事情在他聽來好像茫然不解，一點興趣都提不起來，所以一面吃，一面與小女孩秀雲低聲說笑。

忽然宮凌飛又笑道：「如今中原道上又出了兩件聳動聽聞之事，一是出了一個怪手書生，姓名則不詳，聽說十三邪之首蒼鬚怪叟敗在他的手上，雙腕全折，又被點上殘穴，華山陰陽雙劍同時折在他的手下，因此紅旗帮主宇文雷當場吃癟，被怪手書生震住，將紅旗帮勢力撤出蘇北全境，還有驚人的怪手書生在石家莊一人獨敗清風帮十家舵主，第二天鳩神索千里也死在他手上，那事震驚大江南北，據說這怪手書生是一個年紀甚輕，像貌英俊少年人物，孩兒可惜未見着此人，不然到眞想與之結識結識咧。」

宮天丹聽得白眉軒動笑道：「豈但你想結識，就是我老頭子也未曾不想見見，還有一件是什麼呢？」

宮凌飛笑笑，道：「這事傳遍了整個武林，就是當年威震河洛命喪武功山中的追魂判謝文，又重現江湖了……」

宮天丹驚哦了一聲道：「是他麼，眞令人難以置信。」

宮凌飛接着道：「是呀，孩兒也難以置信，瀾滄雙煞，桐栢山五毒眞人，及三手蜈蚣伏令鐸都傷在他手中，但無一人親眼得見，只聞江湖傳言，追魂判想將當年三湘圍襲於他的人查出，一一淸除。」

老山主宮天丹皺眉笑道：「此事若被翻天手洪葛萬等聽見，他們三天三晚也別想睡得熟。」

宮凌飛不禁側臉望了窗外一眼道：「洪大叔尙住在九廻閣嗎？」

宮天丹頷首道：「還住在那兒，他那敢出山半步，當年幾個對頭寃家，都要制他於死命，所以跑到環碧山莊窩着，一住就是十年，如今聽到追魂判再出，卽要他的命也不敢離山，雖然當年圍襲追魂判的人，都是掩藏眞面目出手，以追魂判那份精明，不難全部查出，說眞的，洪萬通也眞是，不關他的事，何苦伸手參與，他師弟姜雄那份德行，罪惡滔天，就是不被追魂判謝文誅戳，卽撞見我輩也難以倖存，他還有臉替他報仇，這人一生，就是吃了多管閒事的虧。」

宮凌飛笑道：「爹，您別那樣說，師弟死了，怎麼師兄可以不代報仇，武林中人聽了，有什麼顏面見人。」

宮老山主正色道：「胡說，要代師弟報仇，盡可光明正大出面，何必偸襲，這事做得最沒有出息。」

宮凌飛面上一紅，老太太笑道：「好了，好了，你們爺兒倆最好別聚在一起，一見面就鬥嘴，冷淡了岳先生你們還不知道。」

岳雲本與秀雲說笑，聞言忙道：「不要緊，武林中事，學生本一竅不通，少莊主遠道歸來，父子總有一番闊叙，這種天倫之樂，像我學生天涯作客，半輩飄零的人，是無法企想的。」這種說詞，也眞是岳雲眞誠吐露本心話，沒有半點客套成份在內。

老山主怕眞個冷淡了岳雲，於是有一句，沒一句，找着岳雲說話，本來文人與武林中人談話是格格不相入，好得老山主閱歷廣博，見識多，沒有多時就搭上了線，談得異常投機，不時撫掌大笑不止，轉眼酒醉飯飽，岳雲起身告辭。

這晚，岳雲神思不屬，久不成寐，不得已披衣下床，搬了一把交椅，坐在書齋外面。

十月上旬，在關外相當冷了，尤其是長白山上，不過，月色十分皓潔，天河雲淡星稀，那月色照在山谷，森林，田莊，都份外迷人，樹木除了常青松栢等外，漸漸盡都凋零，有的只剩下光禿禿地樹幹，天風過處，起了一陣陣呼嘯，萎黃的枝葉像漩舞般飄落，飄在岳雲肩頭，身上，岳雲木然呆坐，誰也不知他在想什麼，像是滿腹心事，四更將盡，霜葉正濃，牛毛細雨般地漫天洒下，岳雲用手摸了頭間一把，伸了伸懶腰，搬椅回房才慢慢入睡。

第二日岳雲昨晚的心事，似是全部一掃而光，敎了秀雲一段文字後，小厮品兒送上一碗好茶，呼嚕呼嚕正在啜飲得有勁，忽見老山主宮天丹面色凝重走了進來，岳雲慌不迭起身施禮，老山主用手一揮，微笑道：「岳先生，這兩天恐怕霍山二叟來此尋仇，如無必要，請不要離開書齋，以免保護不及，傷及先生，萬一見有生人，或者有些响動，千萬別露面，只可藏着不動……」用手指了指品兒，又道：「這品兒也懂得一點防身武藝，命他護着先生好啦。」

岳雲嚇得面色蒼白，連忙道：「這個……學生會謹愼，老山主不必爲着學生担這份心。」

老山主道了聲：「這樣就好。」略一頷首，便自走去。

岳雲長嘆了一聲，見品兒立在門邊，望着他俏皮的笑，岳雲拉長了臉，低聲道：「小猴兒，你敢對我先生無禮，我總有一天要你好看。」

品兒笑道：「先生，品兒那敢對你輕視，只笑剛才老山主說是有什麼人來，先生你只嚇得面色……」說到此處，品兒忽然止住不說。

岳雲翻着眼睛，怒道：「小猴兒，你別得意，老山主說不是你也會三拳兩脚嗎，你且露一手給我先瞧瞧，先生雖然不會武，但看的本事還有，但若力不足於保護我先生，乾脆先生我望床下一蹲，萬無一失。」

品兒不禁一笑，笑得那麼天眞，悄聲對岳雲說道：「先生，品兒最近學得一宗玩藝兒，千萬不要讓老山主知道，他知道了，準會挨一頓臭罵。」說着，在襟底掏出三支明晃晃地甩手箭，長僅五寸，分量很輕，看起來不過層紙般厚，只見品兒笑道：「先生，你看淸了。」足下暗踏子午樁，右手平伸，霍地一翻腕，只見三道銀線一閃，「篤」的一聲，同時打在案前一隻檀香木製神像上，把岳雲嚇了一跳，取過神像細看之下，一隻打在胸口，兩隻恰好打中雙眼，入木三分，在品兒這小小的年歲，腕力竟有這麼强，這令人是難以相信的。

岳雲不住口的稱讚，問道：「這是誰敎給你的？」

品兒一面伸手拔出三支甩手箭，一面笑道：「這是老夫人瞞着老山主，傳授給品兒的。」

岳雲不勝驚訝道：「會是老太太……老太太竟有這麼好的功夫。」

品兒噗的笑出來，天眞地道：「岳先生當然不知道啦，我們老山主一家都有極好的武功，老太太就是揚名關外的白髮鳩杖婆葉寒霜，這些，先生雖不是武林中人，總應該是有個耳聞……」

品兒像是聽見什麼，凝神側臉……一溜烟地跑了出去了。

岳雲啞然失笑，這天晚上，月光下，掠來兩條黑影，似兩頭巨鷹般，就在岳雲書齋窗前閃過，忽然又起了數聲喝叱，繼之以兵刃相撞聲，片刻，又响起一陣說話聲，此後，一切趨於寂滅，只聽得風動窗紙，一片沙沙……

品兒在外匆匆跑進書齋，又闖進岳雲臥房，半點動靜都無，岳雲未見踪跡，品兒呆立半晌，好似思索出了什麼結論，直驚得他退後了一步，轉身竄了出去。

一會兒，品兒領着老山主，少山主進來，品兒叫了聲：「岳先生。」

「呃……」這答聲顫抖着，好像發自床下，悉索，悉索，床單自起，探出一個腦袋，慢慢爬將出來。

老山主宮天丹及少山主宮凌飛，見岳雲一臉黝黑，滿身灰塵，均强忍着笑，老山主說道：「剛才是兩個同道來此投信，說是霍山二叟等人，今晚可到，一時不明敵我，致引起攔截，不想岳先生却受了虛驚。」

岳雲訕訕地一笑，答道：「學生聽見金鐵交鳴聲，不及趨避，情急無奈出此，倒被老山主見笑……」

宮凌飛眼見品兒噗噗笑出聲，忙喝叱道：「品兒，你還不快去盛水，與先生淨臉。」

品兒拿出水盆轉身跑出，一路尙不停地發出笑音，宮凌飛笑罵了聲：「玩皮。」三人於是立談數句，卽告辭而去。

老山主等一走，品兒端水進來，笑道：「岳先生，明晚莊後筆架峯頭有熱鬧好看，先生想看不，品兒可以領先生藏在一秘處偸看。」

岳雲喝道：「小猴兒，爲什麼領着老莊主等來，你存心讓我好看，明晚熱鬧，你要去，我不去，兵凶戰危，有什麼好瞧，嘿……」

品兒格格……笑着走出，岳雲望着品兒後影搖了搖頭，道聲：「這孩子……」

次晚三更時分，筆架峯頂只見刀光劍影，喝罵之聲，震山盪谷，將近天明，老山主滿身浴血，扶着左臂走進書齋，顯然已受了傷。

岳雲坐在椅中，想是一夜未睡，品兒伏在案上鼾聲呼呼，岳雲一見老山主走進

，即慌忙立起，啊了一聲：「老山主受了傷麼？」用手一拍品兒肩頭，品兒立時甦醒。

宮天丹微笑道：「這點傷算不了什麼，煩先生看看損及筋骨否，大概流血過多，元氣大傷，請處一方再調養兩三天，也就好了，只是晚來若不是有人暗中助手，宮某險些傷在霍山二叟劍下，但不知此人是誰……」

岳雲一面察看傷勢，一面笑着道：「老山主福壽齊全，冥冥之中自有天助……嗯，傷勢不重，待學生處一補血增元之方，再用冰肌散外敷，不出兩日，定可伸縮自如。」於是匆匆寫下一方，交與品兒檢藥。

宮天丹接着說出了與霍山二叟拚鬥經過……。

將近三更，月色分外皎潔，碧空如洗，嵌着沙數星粒，閃爍發光，宮天丹率領宮凌飛等二十餘人，早在峯頂立候，等候多時，忽聽一聲長嘯，山谷立時震起回音，歷久不絕，對面山頭上湧起數十條人影，星丸起落彈射，來得好快，眨眼卽竄上筆架峯……

宮天丹暗暗驚疑，心忖：「霍山二叟那裏是報那一掌之仇，看樣子是來一舉夷平我這環碧山莊……奇怪周圍本幫十一個暗卡，竟無一人發現他們而升起信號……難道都已遭了毒手麼……？」

正在驚疑之際，霍山二叟却已落在身前，身後湧立着三山五岳江湖士，二叟銀鬚飄飄，迎着夜風而立，袍袖帶起「摺摺」聲，老大韋麟瑞冷笑一聲道：「宮天丹，我們又見面了，當年韋某臨別留言，你總該記得，霍山兄弟重出江湖之時，就是環碧山莊傾覆之日。」

宮天丹仰面揚聲長笑，笑定，說道：「韋麟瑞，言猶在耳，那有忘懷之理，我只道你是遮羞之言，不料你們果然遵誓光臨我這環碧山莊，不過，你還忘記了說要我宮天丹一條老命……」

韋麟瑞一聲斷喝：「住口，覆巢之下，豈容完卵，今晚你能逃出性命的希望，只有海底撈針……」

站在一旁的老二韋麟祥接口道：「老大，那有這多時間與他鬥口，料理了他們再說吧。」也不待韋麟瑞同意，用手一揮，隨來之人紛紛上前與宮天丹帶來之人打起，尚有十數人向環碧山莊那邊竄下，宮天丹心中大急，霍山二叟也自發動，嗆嗆兩聲寶劍出匣，一分身形，雙劍銀光閃閃石火電光般同時遞到，一向左脅，一向右臂，名家出手，果然不同凡響。

宮天丹哈哈大笑，一拱腰，颼地身形拔起二丈高下，肩頭兩柄亮銀拐掣出，驚天匝地望霍山二叟劈頭打下。

霍山二叟往外一撤，讓開雙拐，即又復合，展開一套奇妙難測的劍法，劍劍不離宮天丹周身要害，但雙劍出招，都是朝着意想不到的部位發出，使宮天丹難以防護。

宮天丹心中甚是吃驚，忖道：「霍山二叟那處學來這套奇怪劍法，這是他們聰明處，知道掌力難練到可以蓋過我，劍法練得這樣，可以算是已達到爐火純青的階段了……」

二叟劍光愈來愈密了，可以想見他們今晚下了最大決心，不把白山一鶴宮天丹折在手下誓不甘休。

此時，環碧山莊掠出一條黑影望峯頂竄上，月光映照之下，此人動作奇快，一縷淡烟般，眨眼即逝，到達峯頂，白鶴一般冲在一棵古松上。

老山主宮天丹積數十年的內外雙修功力，與霍山二叟勉强打個平手，他心懸兩地，不知這時他的老伴與二叟派下十數襲莊的對上了否，他知老伴功力與他差不了多少，但襲莊之人有十數名之多，非莊中普通泛泛之輩能敵，她怎樣可以兼顧，媳婦武功頗高，却有三月身孕，怕不能出手幫助，防波及腹中胎兒，萬一媳婦出手怎麼辦呢……

想到此處，不由暗暗戰顫，心神畧分，被韋麟瑞一劍刺中左肩，鮮血汩汩而出，宮天丹疼得咬牙，右手中拐閃電一撥，身形右旋，想撤出圈外，不料他快，韋麟祥更快，一劍霍地又刺中左肘，宮天丹踉蹌望前兩步，霍山二叟大喜，雙劍復又同時劈到，宮天丹在間不容髮之時，右掌運起「大力混元掌力」，向霍山二叟掃去，這一打上，儘管二叟功力再高，也得筋損骨裂。

霍山二叟出招快，撤招也快，身形猛地往下一挫，兩劍同一方向望宮天丹雙腿捲至。

宮天丹避招不及，索興閉緊兩目等死，竟聽到兩聲悶哼，不禁睜眼一看，却見霍山二叟一個右目，一個左目，好似中了什麼歹毒暗器，滲出血來，二叟如瘋虎一樣，身形猛翻，往來路竄逃而去，宮天丹驚魂畧定，望着二叟逝去的後影，不由暗暗嘆息，寃仇何時可解。

一條黑影瞥然往頭上閃過，月色下，只見那人手中放出一蓬黑線，不帶半點風聲，打向羣毆人羣中，連連「哎喲」聲中，那人復望上竄，一瞥而失去身影……

霍山二叟帶來的人喝聲：「風緊。」一閃刀光，齊都往來路四散竄逃。

宮天丹走前一瞧，自己這方並無一人中了那條黑影發出的暗器，驚疑一問，却說對方大多數人，像是打中眼睛，不禁大驚，暗想：「這人手法，端的不可思議，難在暗器判明敵我，又是人在動，眞是太玄了……這人是誰，一定是熟人，不然……哎呀，老件那邊不知怎樣了……」

匆匆囑宮凌飛等查視沿途卡上幫衆有無傷損後，自己轉身帶着數人疾轉環碧山莊，臂肘兩處傷口鮮血不斷滴下，迎着夜風一吹，格外刺痛入骨，右手一抱左臂，猛往前竄。

還沒到達山莊，宮天丹途中卽發現三三兩兩敵黨，倒在山澗，樹邊，屋角……等等都是，似是被點穴道。

宮天丹愈想愈是心驚，直覺來人功力之高，得未曾有，隨命手下抬往囚禁，一路奔着，一面想：「誰，這人究竟是誰？……」這念頭，盤旋在宮天丹腦際。

回去內院，見自己老伴已與愛媳說笑，不像有甚驚動，白髮鳩杖婆葉寒霜見宮天丹負傷，慌得立起，叫道：「老山主，傷得怎樣了？」

宮天丹畧一揮手，含笑道：「沒有怎樣，敵人全打退了，我現在要找岳先生去回來再細談吧。」轉身才走來書齋……

岳雲聽完，不禁連聲道：「神龍見首不見尾，信如其人乎！」

老山主宮天丹傷口敷藥包紮已畢，謝了幾句，起立作別自去。

且說出得環碧山莊宮天丹這座大宅子，向右拐，一條烏石砌成的上山梯階，迂迴九折，不下於千數百步，直達山腰，在古木參天的樹叢中，隱藏着一座二層飛丹流簷，重朱椮紫的九廻閣。

這晚，閣上朝東的一扇落地隔門呀地開了，步出一個鬢眉蒼白老人，面上皺紋疊起，形容憔悴，似是受了無窮的歲月煎磨，負手立在鐫花護欄前，仰望雲天悠然凝神，在一輪明月照射下，顯得格外蒼白無神，忽然長嘆一聲道：「十年了，這是一個不短的歲月，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桑梓故土，何日可以再見，自己做錯了事，逼得出走關外，依人籬下爲生，現在悔又何及。」

這老人就是翻天手洪萬通，他在這九廻閣已是消磨了整整十年，往日的傲骨雄氣，於今消磨殆盡，有時難免有脾肉重生之感，但又有何法可想，每晚他必在樓前沉思，今晚，月色倍明，不禁有眷戀故土長思，追憶往事，宛如昨日。

洪萬通正在凝思之際，突聞身後忽起一聲微響，練武人特別是耳目聰靈，就知有人，暗翻雙腕，霍地轉身猛撲，果然不愧翻天手之名，掌風到處，兩扇落地隔門嘩啦塌下，整個九廻閣震得顫抖不定，但却不見半個人影。

洪萬通空着雙掌驚疑發呆，忽又在耳邊起了一聲冷笑道：「好俊的掌力。」聲音雖如同蚊蚋，可是震得耳膜發悶。

這一來，洪萬通驚得不可以筆墨形容，疾忙竄前一步，轉身一看，不由嚇出一身冷汗，只見面前立着一條黑影，從頭以下，俱都爲黑綢遮沒，僅露出雙眼，那目光如利剪般令人不寒而慄，洪萬通驚叫了一聲：「你是誰？」

那人冷笑一聲道：「洪萬通，你做夢也不知我是誰……」話尤未了，突然伸腕，洪萬通本來亮開雙掌乘時猛劈，說時遲，那時快，猝見那人向前一長身，不知怎的，自己雙腕竟被擒住，立時感到一種無法形容的奇癢奇痲，襲湧全身。

洪萬通這時淚汗交溶，涔涔滴在樓板上，那人雙手三指一鬆一緊，又繼續說道：「現在，我告訴你吧，叫你死得甘心，我只問你，當年暗襲追魂判謝文有你參與，實話實說，我可以給你一個痛快。」

洪萬通一聽，像是五雷轟耳，眼前直冒出無數金星，顫聲道：「怎麼……你是……是謝文什麼人？」

那人狠聲道：「我是什麼人，三湘地帶我們曾見過一面，諒你也不會忘記，我就是謝文背後所負的孩子。」

洪萬通更是驚惶失措道：「什麼，你們竟沒有死，那武功山中一大一小屍體，又是誰呢……」這時的他，好像忘却了制脈的疼苦，又回到沉思中。

那人嘿嘿冷笑，笑聲中蘊藏着無盡的憤怨，陰森，笑定才道：「不錯，少爺還沒死，這是你們意想不到的吧，少爺來此，就是索回這筆舊債，我只問你，同你參加暗襲的兩人，住在這環碧山莊何處？還有當年參加暗襲的有些什麼人？」

這時，洪萬通好像得了極大解脫一樣，喃喃自語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今晚我得此歸宿，一切恩怨自了……」於是，淒然一笑說出兩人就在環碧村中，長像，年歲，居屋，一一說明，至於當年共同參加暗襲之人，只吐出淸風幫五人之名，其餘的均不知情，說後，卽閉緊雙目等死。

那人微嘆了聲道：「成全了你吧。」突翻腕向洪萬通胸前點了一指，洪萬通應指倒下，九廻閣上掠下一條黑影，轉瞬消失在樹林中。

第二天一早，洪萬通，王綏，黎祥三人暴斃的消息，立時傳遍了環碧山莊。

老山主親身前往查視三人死狀，只見三人都是周身無半點傷痕，像是中了極陰的手法點穴死去，除九廻閣樓上兩扇隔門倒塌外，其餘並無一絲打鬥之跡，三人均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能手，來人身手之高，可算罕見，不禁憶起宮凌飛回山所說的話，暗道：「難道是追魂判謝文所作的麼？看來前晚暗中相助自己的也可能是他，這人行事端的不可思議。」

這件事，像一個不可解開的死結，長時期困擾着老山主，洪萬通三人無故受了人家毒手，又在自己環碧山莊中，照江湖道義來說，無論如何都要查出被誰人所害，代報此仇，倘前晚暗助自己的與昨晚之事同爲追魂判一人所作，那又怎麼呢？現在在未查明以前，不如實行外緊內弛之計，不了了之。

便與其子宮凌飛暗暗商量，派出數撥人馬查訪可疑的人，來踪去跡，但只是一種形式而已。

時日匆匆，又是一月，長白山中瑞雪紛紛，這環碧山莊，滿山，滿谷，都是粉粧玉琢，銀光奪目，天氣也眞冷，雪花飛舞，帶着凜冽的朔風飄落了一夜，足足積了一尺深，等太陽出來時，雪面上已結成一層冰面，陽光被雪吸收而散發冷氣，因此，寒冷更甚于落雪之時，呵氣如霧，烟雨朦朧變成肉眼無法辨淸的水滴，瀰漫在空氣中……

岳雲穿着一件貂皮大褂，厚厚的紮脚皮褲，雙手攏在袖管內，竟在院外眺賞雪景……只見他眼珠兒一轉，好像肯定了一件事，重重地咳嗽了兩聲，回到書齋，叫一聲：「品兒。」

品兒側廊邊蹲着燒茶，一面圍爐取暖，聽見先生叫喚，長長地應了一聲：「先生是叫我麼……品兒來啦。」嘟起小嘴，提着一壺開水，跨進屋內，岳雲抬頭說道：「品兒，你去看看老山主閒着沒有，如沒事，請老山主過來一趟，就說先生有事與他老人家商量。」品兒應着去了。

不一會，老山主跟着品兒走了進來，雪白的銀鬚上沾了無數水珠，一見面就道：「岳先生，聽品兒說是先生有事，要我過來一趟，不知爲何事？」

岳雲道：「是學生動了思鄉之念，想與山主告假，南回一探祖塋，來年三月正準時返山，未知老山主意下如何？」

宮天丹大笑道：「我道是什麼大事，

懷念鄉梓，人之常情，不過現在天氣太壞了，再過不久就是大雪封山之期，路上怕不好走，我們武林中人到無所謂，只是先生是個文人，不如明年開春再走？」

話沒說完，岳雲就接着說道：「老山主這種盛意，學生感激不淺，只是歸心似箭，倘要明年開春再走，學生也不會啓齒了，至於怕路上不好走，那個學生到不在乎，串江湖的人對這種天時變幻無常，已是司空見慣了。」

宮天丹見岳雲一定要南回，也不好再勉強勸阻，於是笑道：「既是岳先生一定要走，宮某未便再說，但請寬留三日，以便小孫女秀雲與老師餞行。」

岳雲忙推辭道：「老山主，用不着這麼費事，反正學生明年三月尚要來此，又不是從今一別，永無見面之期，學生看來，老山主還是免了吧。」

老主立起笑道：「我意已決，岳先生不必多言。」緩緩走出，岳雲恭送至房門外。

幸虧有三日之留，岳雲解救了老山主一次殺身危難。

一連兩日，不是老山主設宴祝餞，就是老夫人，接着又是少山主，少夫人。

在赴少夫人宴時，少夫人胎腹已然高高隆起，岳雲一眼瞥見，面上微露驚容，宮凌飛看在眼裏，不禁起疑，便問其故？岳雲微笑沉吟不語。

宮凌飛見狀，知道必有緣故，大急問道：「岳生先你儘管直言無妨，咱們武林中人沒有這多忌諱。」

岳雲笑道：「少山主，你可應了一句老話，不關心到無所謂，一關心則太亂，學生在未說明以前，先要與老山主老夫人道喜，來年定可含飴弄孫了。」

這一言吐出，可樂壞了兩老兩少，只有秀雲挽着小辮子，仰面不住的問岳雲道：「老師，什麼叫做含飴弄孫。」

岳雲笑道：「傻孩子，妳明年有個胖弟弟抱，難道妳不喜歡嗎？」

秀雲一聽有弟弟抱，不禁拍着小手道：「喜歡，喜歡……」跑在母親身前，指指母親大肚子，天眞地問道：「媽，這裏面藏着是弟弟嗎？」

衆人不禁撫掌大笑，少夫人粉頰上湧起無限嬌羞。

岳雲這時正色向少夫人問道：「少夫人，這一月來可曾與人動過手沒有……」

少夫人不由呆住，半晌，才輕搖螓首，說道：「我不曾與人動過手……是了，十日前，我與少山主試過招，莫非動了胎氣……」

岳雲笑道：「胎氣沒有動，只是胎兒易了位置，分娩時可有點難產，這個既然讓學生看了，總有法可想，少山主，你晚上到學生屋裏來，學生敎你一套調整胎盤的手術，再服上幾帖鎭胎補血之藥，準保無事。」

宮凌飛聞言一起，說道：「岳先生德意可感，宮凌飛也沒有什麼答報，這樣吧，孩子出世，就認你做寄父如何？」

岳雲微笑道：「學生那有這福氣，到時只要多吃幾個紅蛋就够了。」

一言未了，老山主突然厲嗥一聲，身子連座椅仰面翻倒，岳雲面色疾變，雙肩猛振，坐着的式樣不變，颼地直由天井中拔出，宮凌飛也隨着躍上，岳雲身形已在數十丈外的山坡上，那岳雲前面有三人正在拚命逃竄，那一片耀眼欲花的雪地上，格外清晰。

宮凌飛心中暗暗吃驚，數月來，一直都沒有瞧出岳先生是個身懷絕技的奇人，他這僞裝定有緣故，但是他對環碧山莊只有恩，無一絲不良居心，却爲了何故？

他一面想，脚下未曾停留，反自加緊，放眼過去，只見岳雲已趕出三人前面，翻身阻截，手法之奇，身法之詭，前所未見，宮凌飛趕到時，三名暗襲老山主的人，已然悉數點倒雪地。

岳雲抬頭見宮凌飛趕到，便急急說道：「學生還要趕回施救老山主，這三人，煩少山主帶返拷問來歷吧。」說着身子已閃至七八丈外，幾下騰落，業已隱沒於莊中，宮凌飛不禁看得駭然，現今武林中輕功蓋世者，不過才五丈左右，這算什麼身法，一晃就是七八丈開外，看樣子，他還未用上全力，拿自己一比，更不用說了。

岳雲返回內院後，見他們只急亂忙得團團轉，老山主已被夫人閉上穴道，抬進臥房睡在榻上，這時散佈於宅外千山帮內外三堂主及身份頗高的香主均聞信跑來探視，一問老山主竟是受人暗算，都欲出外追趕來人，被岳雲攔阻笑道：「三名賊人全被少山主點倒，稍時也就到了。」說時走到床前，只見老山主牙齒緊閉，雙目凸出，渾身冷顫不止，那老山主夫人葉寒霜臉帶憂容說道：「岳先生，老婆子竟走眼了，看你不出是奇人異士，老山主中了最陰毒的白骨寒風掌，聽說此掌無法救治，現在雖被老婆子閉上了要穴，也延續不了多少時候。」說着，鳳目中流下兩行清淚來。

岳雲安慰老夫人道：「學生那算什麼奇人，老夫人見笑了，宮老山主這點傷，學生倒能治得，不必担憂。」一眼瞥見宮凌飛匆匆進來，便笑道：「少山主，好手法，不出十招就將三人制住，學生衷心佩服。」

宮凌飛聞言一愣，但立即會過意來，知他不願外人知道他會武功，笑笑不言，趨在岳雲身前，望了望老山主，皺眉向岳雲問道：「家父傷勢先生能治麼？」

岳雲點點頭，悄聲道：「少山主，請陪着帮中堂主諸人等到大廳上去，切不可吐出岳雲會武。」

宮凌飛也低聲答道：「我知道，怎麼那三人穴道我怎麼解不開……」

「等救了老山主後再說吧。」岳雲眨眼低聲說。

宮凌飛又道：「那麼家父……全仗先生了。」於是宮凌飛招呼衆人去到前面大廳，這臥房只賸下老夫人，少夫人，秀雲，及岳雲四人，門外尚立着一人，那就是品兒，他幼小的心靈中，不由懊悔自己數月來一直隨伴着岳先生，怎麼一點都未瞧出岳先生竟是一個奇人，不禁狠狠敲了一下自己腦袋。

二個時辰過去！只聽屋內發出山主宏亮的笑聲，不言而知老山主傷勢全好了，品兒聽了，一陣風似地飛跑至大廳報與宮凌飛知道，岳雲也接着走出回到書齋。

岳雲坐在躺椅上，頭枕着二臂茫然出神。

忽見門帘一動，探進一個頭來，霍地又縮回去，岳雲笑道：「小猴兒，要進來就進來，不要在門外裝神弄鬼，小心我會剝你的皮。」

品兒紅着張臉走了進去，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禮道：「先生，你老這麼會裝，竟不給一點好處品兒，眞忍心嘛。」

岳雲哈哈大笑道：「小猴兒，何前倨而後恭？」

品兒急道：「先生，品兒也沒有對你老不恭嘛。」

岳雲見他發急，笑了笑，正色道：「品兒，你別着急，我來年三四月必定返此，那時自有好處給你。」

話一落，宮凌飛已步進室內，品兒慌忙趨出，岳雲卽敎導宮凌飛怎樣調整胎位，又匆匆寫下三帖藥方，繼將三個暗襲老山主的賊人被制穴道解法說了，宮凌飛喜沖沖走出。

第二天一早，老山主兩夫妻過來相謝岳雲，隨笑道：「看來那晚霍山二叟來時，也是先生解救的了？」

岳雲但笑不言，老山主接着又笑道：「那麼，洪萬通等三人，宮某猜測，定也是先生所作，不然，他們三人都是夙負盛名的數一數二高手，換在別人，恐怕不能如此輕易得手，聽小兒說，先生功力之高，世所罕見，這樣，宮某就肯定了先生所爲。」

岳雲猛然二目精光逼射，微微一笑，道：「不錯，都是學生所爲，莫非老山主要替……」

宮天丹連忙搖手笑道：「岳先生請不要誤會，冲着你，宮某天大的事情都可以担承，只是奇怪岳先生怎樣與他們結下仇隙？難道先生與追魂判有淵源麼？」

這時，宮凌飛兩夫妻也步了進來，相謝岳雲。

岳雲聽老山主之言，不由深深感動，凄然一笑，說道：「學生與追魂判謝大俠淵源很深，此中情由，目前暫不能說出，只要老山主等應允代守秘密，將來，總可以知道。」

老山主哈哈大笑道：「岳先生，咱們相處這麼久了，還信不過我宮天丹，只要你一天不鬆口，我就一天不會吐露，這話別再提了，岳先生，咱們論一個忘年之交，總可以吧？」

岳雲竟搖搖頭道：「學生太年輕了，應該是以子侄之禮稱呼才是。」

老山主不禁撫掌大笑道：「我看你也是四十開外，怎麼可以說是年歲太輕。」

岳雲哈哈一笑，用手往耳邊一揭，揭下一張皮面具來，衆人定神一瞧，岳雲竟是一個年甫弱冠的俊美少年，宮凌飛急指着岳雲道：「你……閣下莫非就是盛傳大江南北的怪手書生麼？」

岳雲很快的又將皮面具套上，笑笑不語。

老山主又是一陣爽朗大笑，說道：「這樣一來，忘年之交越發是論定了，我斗胆叫你老弟台吧。」

岳雲笑道：「老山主，雖然是格降論交，那少山主可就爲難了，我看還是一切照原吧。」

老山主道：「咱們各交的，誰管凌飛怎麼呼。」

岳雲對此也不說什麼，便又舊事重提，說道：「學生今日要告辭南歸了，來年老山主抱孫之前，學生必到此叨擾一杯水酒。」

老山主見他去意甚堅，慨然道：「老弟台，你要南歸老哥哥也不再挽留，只是來年你一定要來，老哥哥這環碧山莊就無異是你的家，無論何時，你愛來就來，愛去就去。」說着，從懷中取出一柄令箭，上刻雪山，白鶴各一，交在岳雲手中又道：「這是本帮代表崇高地位的信符，只要本帮所轄之境，執着可以通行無阻，又凡遇本帮門下有越軌行爲，可替老哥哥執法，淸理門戶。」

岳雲推辭再三，只得受了，於是束裝就道，依舊坐着山兜出山，老少山主雙雙送至山口，依依不捨，洒淚而別。

雪，鵝毛片似地撒下，漫天飛舞，朔風呼呼不停地怒吼，原野上一片白銀，望去無盡，景色凄涼無比。

這時，幷州道上衝來一騎快馬，馬上人差不多伏在馬背上，手中長鞭不住繞繞揮霍，催着坐騎快走，那馬鼻頭冒氣如雲，四蹄翻飛，踢得地面雪塊激起經過之處都顯出一溜馬蹄跡痕，可是雪下得太大了，不到一會，又自蓋上，依然一片銀白。

馳了將近半個時辰，遙遙望去，依稀前面是一小村，只因大雪遮沒之故，窮極目力是無法看淸，馬上人長吁了口氣，轡頭一勒，那馬登時脚程放緩，那人拍拍馬背，自言自語道：「看樣子，今天已不能趕抵『山陰』了，只有到前面小村打尖，讓你休息休息，飽餐一頓，明兒再走。」

那馬好似聽得懂人話似地，昂首晃了兩下，「唏聿聿」一聲長嘶，竟自放脚快程疾馳而去。

馬上正是岳雲（按，卽是謝雲岳，他仍是化裝中年文士，應以化名才是），自離了千山環碧山莊後，直接就至察家北牧場雲手吳奉彪，住了三天後，便又登程入晉，吳奉彪贈了一匹追風神駿，預計路程取道張家口，直奔大同，再經懷仁，走山陰，入雁門關，抵太原。

一過懷仁，天時已近申刻，他想晚上趕至山陰，不料路徑被雪遮住，加上天色灰茫茫地，無分南北東西，在雪地上兜了了幾個圈子，總覺不是正路，這一來，已是延誤了不少時刻，心內惴惴不安，幸虧遇上一隊在外經商的返籍過年商賈，經他們指明去山陰方向，這才快馬加鞭一路飛馳，若天色一暗，就寸步難行了，自己雖然不怕，馬匹非要凍餓而死，他目光極爲銳利，瞧見遠處有數條黑色橫線，知那是人居屋簷，雪雖大，却不能盡都蓋遮，未免心中一喜，情緒也爲之一鬆。

馳至近前一瞧，原來這是一座小鎭集，總共不過才有四五十戶人家，第三家門首簷下，懸了塊木牌，被風吹得搖晃不停，瞧淸了那是「旅安客棧」後，才抖轡近前下騎，店夥想是聽見鸞鈴聲，跑了出來拉住馬匹，哈腰笑道：「客官，外面風大，快請進內面吧，我們有極好炕房，包住包喝。」

岳雲畧一頷首，交待了馬匹要用上等食料後，揭開門帘，飄身入內。

進門後，一間大屋裏，已有十幾人分踞案頭正在吃食，屋中開掘了一個土坑，燒着木柴獸糞，火燄熊熊，只覺暖洋洋地，一室生春，那火坑當中由樑上懸下一隻大銅壺，在燒熱水，壺嘴呼呼吐出縷縷熱氣。

岳雲揀了一個空座坐下，店夥殷殷過來招呼，問他要些什麼，岳雲即要了一壺汾酒，一份羊肉泡饃，兩斤牛肉。

他一面吃着，一面用目光掃望了屋內每個人一眼，屋內大多爲商賈之流，面紅紅地，一半是火光照映之故，另外還是三杯落肚，經熱氣一燻，酒性都湧上了臉，只有坐在對面墻隅的瘦小漢子神情甚爲可疑，兩道眼神賊溜溜地不住偷看着鄰位上兩商人，他不禁拿目光移向兩商人身上。

只見兩商人衣着富麗，可是眉目之間威稜畢現，雖然低聲相論談笑，等矮小漢子不注意他們時，臉上浮出一絲冷意，僅是這麼一瞬，却瞞不住岳雲銳利的眼光，他暗暗忖道：「莫非這兩人都是武林好手喬裝的……這裏大有文章，可有得好戲看啦。」

兩商人話聲越來越揚了，說得興緻高時，便又縱聲大笑，忽見門帘一動，立時湧進一股寒風，火苗即往內偃，再又上騰，舌燄比前更旺，更盛。

風後面接着進來三條大漢，他們進來了後，頭一步就四面張望了望，一眼望見矮漢子及兩商人，面色一動，便又互望了望，再用手彈除身上雪水，其中一人笑道：「咱們三人喝西北風也喝够了，想不到這兒還是個好去處，來，咱們喝上兩盅擋擋寒氣。」話聲帶着極深的豫省土音。

其他二人聳聳肩笑笑，似是無可無不可的樣子，一側身，就靠着門口的座兒坐下了。

矮小漢子見了三人，眉梢一動，又自低首，雙手撕那磨餅，岳雲看在眼裏，心想：「這三人與那矮小漢子，分明是同路人，裝作不識，這到是極好玩的事。」

那兩個商人在三個漢子進來時，竟然似未覺察，反而把話聲放開了，這種肆無忌憚的態度，令岳雲也爲之不禁搖頭。

二商人都是四十上下年歲，一個圓臉龐，朗目似水，頷下疏落落的一部短髭，身着一襲玄狐皮袍，兩手一攤，擱在枱上，說起話來總是笑嘻嘻的，另外一個長長臉兒，但不瘦削，五官停勻，三綹長鬚，身着一襲白狐皮袍，袖口襟角尚露出一圈雪白毛尖，顯得清氣絕俗，肘支着案上手掌托着下頷，凝目靜聽那圓臉的說話，另一手中指在案上橫七豎八塗抹。

只聽那圓臉的放聲地說：「邱兄，開典當的有句老話，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小弟當這朝奉五年了，承敝東另眼看待，一年所賺，足够四五年全家溫飽，還有什麼不知足，只是天降其福，不受反禍，有一日，一個落拓王孫公子模樣的人，手持一條珠串，說是要典兩萬銀子，永不贖回，敝東看了看，搖頭不要，小弟力言值得，但敝東還是堅持不要，那人急了，減價一萬五，敝東仍然不要，那時小弟說話了，既然東主不要，那麼自己就買下，反正值得這點銀子，敝東笑笑也不反對，小弟開出即期莊票，算是已要下了，等那人走後，敝東說，那珠串實際不止此數，最少恐怕也要十萬八萬才够，只是來路不明，似是大內之物，以後恐有麻煩，所以堅持不要，你既不怕，也許財星落在你的頭上，也未可知，小弟回房去，仔細一瞧，嘿，眞不得了，怕不價值連城，那廿四個小珠不算，單只四顆大珠，每顆俱是無價之寶……」

那長臉的接口笑道：「這內面怕有說處？」

圓臉的一拍大腿道：「誰說不是，四顆珠子各有其異處，所吐出光芒色彩也一樣，紅，紫，藍，白，各不相同。」

那長臉的又接口笑道：「李兄，講了半天，你還是沒有說出它的好處。」

圓臉的哈哈笑道：「別着急，話總要慢慢說出來呀！單拿紅珠來說吧，它的異處就是能解百毒，不管中毒多麼重，只要一口氣在，紅珠含在口裏，刹時，毒氣全拔存珠中，另外三顆稱叫避火、避水、避邪，連上紅珠避毒，人稱龍宮四寶，小弟買下後，幸虧還無人查問此珠串來歷，這不作出了小弟終生富裕嗎。」說着又是一陣大笑。

忽聞一聲輕微的冷笑，繼又低聲譏諷道：「明兒個就要挺屍荒野，還有心情打什麼哈哈。」

岳雲聽說倏然一驚，知那後來三人中之一所說，兩商人聽見不禁眉頭一剔，但又刹時平復，圓臉者笑道：「邱兄，要見見世面嗎，待小弟取出。」

那長臉者搖手忙道：「這等珍罕寶物，怎可在大庭廣衆顯露，此時別忙着，到了地頭再看不遲。」

又只聽得聲如蚊蚋之冷語：「什麼地頭，這羊家集就是你們盡頭處。」

兩商人似是並未聽見，反而談得比前格外興高采烈。

最初把岳雲也攪得昏頭昏腦，後來他詳爲推測，才恍然大悟，大概這兩喬裝商賈，懷有重寶，被賊黨綴上了，瞧出二商身懷異學，遲遲不敢動手，只是一路綴着，一面飛信邀請同道，看來明日這羊家集外，又是一番腥風血雨，心想這二商也太會做作了，與自己一比，差不多少，雙方都暗中點明，只差叫破，在二商來說，即明白表示他們如非有過人武功，那敢在大庭廣衆中炫言無忌，你們死了這條心吧，明日如敢伸手，那你們就無異於自尋死路，拿賊黨來說，冷言諷語，也是暗中點明我們這方能手也到齊了，羊家集外，明日就是你們兩人埋骨之地。雙方都是弦外之音，只把屋內食客們弄得莫明其妙，二商的意態飛揚，旁若無人，三大漢的兇神惡煞，僅瞧出雙方有點異常人外，別的就不知了，晉省住民，大都質樸勤勉，他們那會猜出這類江湖兇殺，即或能，也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唏聿聿」一聲長嘶，岳雲倏地一驚，那不是自己的馬嗎，這賊人向自己動上念頭，那準是找死，霍地起身，大步邁出，一撇門帘，即瞧出雪地上站着四人，其中一人拉着自己追風神駿，這匹馬好似認出不是主人，倔强得很，四蹄亂踢跳躍個

不住。

此時雪是停了，凜冽的西北風，一陣陣地呼嘯，密密的雲層無盡的飛移，天邊映出一圈昏暗月環。

那牽馬的賊人高喝一聲道：「好畜生！」舉起右掌就要劈下，突聞風聲掠耳，倏地一驚，驀覺自己的右掌被另外一隻手托住，不禁發呆。

原來岳雲一見賊人竟舉掌要劈那馬，不禁情急，足下猛點，施展師門絕技「凌空步虛」身法，一晃即是十數丈，人未到，手先出，就托住那賊右掌下沉之勢，只因四賊發覺來人身法奇快，竟未瞧出人自何處而出，是以呆住。

岳雲微微冷笑道：「好馬人見人愛，你既愛此馬，也得問問馬的正主兒，肯讓不肯讓，豈可效那鼠竊之行，難道是不成材的老子教你的嗎？」

偷馬的賊人，心驚來人身法之快，又知是馬的正主兒到了，未免心中有愧，此時聽得岳雲挖苦，不由氣往上撞，竟也回聲冷道：「咱老子就是你祖宗，老子見着心愛的東西，就要伸手。」話尚未完，「拍」的一聲，結結實實地挨上一個大嘴巴，登時嘴腫起老高，牙床半邊鬆動，一手護着腫臉，呵呵出聲。

只見岳雲笑笑道：「老子心愛打人嘴巴，有看不順眼的，也就要伸伸手，不是嗎？」

偷馬賊挨了嘴巴之後，疼還猶自可，只覺眼冒金星，一陣發黑，半晌才還原，只聞他一聲虎吼，右手一反，明晃晃的鋼刀，已經掣出鞘，趁着勢子，就迎頭劈下，岳雲微微說了聲：「你是找死。」右掌五指一張，迎着刀尖就拿，把賊人嚇了一跳，心念未動，鋼刀早被岳雲揑住，岳雲左掌起處，那賊巨大身形猛被震飛，在呼吼的北風中凌空翻了十幾個觔斗，「噗」的响聲，落在「旅安客棧」門前積雪中，擠壓向外的積雪，刹間，又把賊人身形埋沒，這一掌岳雲是用了巧勁兒，只令賊子帶三分傷。

岳雲震飛偷馬賊後，手中五指一擠奪下鋼刀，又復一放，那鋼刀斷成四五片，繼又對另外三賊笑笑。

另外三賊本是負有任務而來，見同伴心喜此馬要趁手牽去，三人不想多惹是非，多方勸阻之時，岳雲及時趕來，被岳雲一輕功震住，及至同伴被震飛，想出手又來不及了，此時見岳雲望着他們直笑，三人臉上立時掛不下去，本想出手，只因若在今晚又惹下是非，瓢把子怪下罪來，這份刑罰，可够受了，不由同時打個寒噤。

其中一人冷笑道：「我那同伴雖然不對，却未傷害你的馬匹，你爲何出手傷人，今晚我們還有事在身，這場過節，我們記下了，最遲後天，我們就要找回，讓你多活兩天吧。」

岳雲暗暗生氣，心想：「本來是你們偷馬不對，還論什麼過節，找場？」

心念至此，不由氣往上冲，情不自禁單掌往三賊面前一揮，三賊立時像斷了綫的紙鳶一樣，翻飛出去七八丈外，岳雲也不看他們死活，掉頭牽馬就走。

這一掌，把另外的一批人，驚得目瞪口呆，原來岳雲竄出門外時，那後來三大漢及兩商人也聽見馬嘶聲，又見岳雲竄出，即知有點不對，同時起身跟出門外，膛下食客們茫然隨着魚貫而出。

三大漢一眼就瞧出那同伴又在偷馬，其中一人皺眉與同伴說：「怎麼猴子又上老毛病，有任務時還要惹事，眞是……」瞥見岳雲身形如同電光石火的一晃，就飛在那四同伴跟前，驚得嘴裏要吐的話，又咽了下去。

喬裝的兩個商賈，也不禁爲之面面相覷。

等到偷馬賊震飛落在三大漢面前，扶起時，偷馬賊被摔得七死八活，昏昏沉沉，三大漢正待起步，欲竄前伸量岳雲時，猛聽矮小漢子驚叫了一聲，只見那三同黨已在半空中翻騰，不由相望苦笑了一下，暗暗切齒痛恨那偷馬同伴，此時此地惹上了强仇大敵，弄巧激起馬主火性，與兩商賈一面，這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此時偷馬賊已然清醒些許，瞥見三同黨均對他怒目相視，不禁急聲分辯道：「三位……」「碰」的一聲，其中一人當胸就是一拳，偷馬賊應聲倒地。

岳雲正在三大漢身前邁過，衝着他們即露出不屑容，鼻中重重「哼」了一聲，聲落，人也飄進屋內。

衆人見熱鬧過去了，一陣陣寒意逼人，都轉身跨進屋內，二商見岳雲正伏案大嚼那羊肉泡饃，津津有味，好像一瞬之前沒有半點事故發生，二人相對一笑，便又回到自己桌上，此時屋內趨於平靜，食客們有時望着岳雲，投以一種驚訝又欽佩的眼光，戶外頻頻傳來三個大漢喝罵聲，不言而知是罵那偷馬的那一批。

坑火仍然熊熊，發出畢剝畢剝之聲。移時，三個大漢又自進入，均同時望了岳雲一眼，又轉面向二商望了一望，二商神色自若，他們心知三個賊黨看看自己，是否自己兩人與岳雲同是一路，這正好使他們疑神疑鬼，坐立不安。那瘦小漢子一直就未見返回室內，其中未免可疑，反正總是那麼一回事，請救兵去了。

岳雲一大碗羊泡饃吃完，二斤半牛肉也一掃而光，他摸了摸肚子，尚自未飽，於是喚來店夥，還要了五個烙餅，交待過後，抬起頭一望，瞧見瘦小漢子未見踪影，準知今晚有事，賊黨等不及明日了，於是重重咳了一聲，吐出一口濃痰，自言自語道：「好傢伙，你乾耗着，我也耗着，你算盤打得蠻精，想不等到天亮，晚上就要動手是嗎，嘿，你就知道我不會伸手嗎，反正今晚誰也別想睡。」

二商初聽他喃喃自語，還以爲他是爲方才的事煩心，須臾才恍然他是點破自己小心賊人今晚就動手，聽他說到時也會帮忙，不禁喜形於色，本來他們倆佯裝沉着，內心未嘗不爲下一步行動担心，有此大援在後，那還不心胆俱壯，均投以一瞥感激的目光，可是岳雲視若無睹，口中尚不停的唸唸有詞，語音甚微，怕只有他自己才能聽清。

三個賊人越聽越心驚，奇怪他怎麼竟會知道他們半途改變心計，爲着此事，乘着岳雲及二商回到屋內後，自己等才打手式命瘦小漢子飛報瓢把子，今晚必須動手，要不然明天一進雁門關，即是清風帮勢

力範圍了，雖然同是綫上人，但見者有份，此物又有重大關係，萬一弄得不巧，清風幇私自吞沒，堅不交出，豈不落得個灰頭土臉，兩商形跡又如兔狡，本幇在京一路綴着，有幾次被他們脫逃，自己等險爲所惑，引上歧途，爲此本幇凡道上人幾乎全部出動，只爲兩商不走捷徑大道，迂迴迷繞，却多出兩千多里路程，是以担心他們又弄鬼，眼看兩商慢慢入了牢籠，不料又被同伴猴兒惹上了强仇大敵，兩商詭計多端，乘此要了手脚兔脫，怎麼才好，這時聽得那中年文士要伸手助拳，心內更惴惴不安，兩商武功雖高，自己三人連手一攻，自信縱然不勝，也萬無敗着，只是担心中年文士，方才所見，那文士無論內外功夫，莫不全是他們所忌憚，他們聽在耳裏，驚在心裏，只是援手未到，萬無動手之理，低頭喝着悶酒，沉默不言。

這時食客紛紛作鳥獸散，不是就寢，就是返家，只賸下三張桌面上人在僵持着，那店夥輕手輕脚走在岳雲身前，哈腰囁嚅道：「客官，坑熱着呢，要不要小的領你老到裏間去？」

岳雲慢吞吞地展顏一笑道：「店家，你不知我正在煩着嗎，縱然我想睡，也睡不安啦，你不如去送上兩斤好酒，炒幾個拿手菜來，等會我吃着高興時，還會變幾套戲法，什麼耍猴兒，倒懸狐狸，你也可開開眼界。」

那店夥喏喏連聲而退，心內可奇怪着，這客人說的話，忒也離奇，令人摸不着邊，天這般晚，他還有精神變戲法，嘿，一面往灶下走，一面只是搖頭。

三個賊黨可聽得變了色，正好被岳雲誤打誤撞，犯上他們忌諱，三人正是晉北三狐，通天狐朱奎，無影狐許傑，芒毒狐鄧玉海。

正在此時，只聽得數聲胡哨長鳴，劃破沉寂，其聲尖銳淒厲，尤其是在這漫漫長夜中，入耳聽得動魄驚心。

岳雲抬頭一笑，道：「動手時間到啦，正主兒也來了，你們還楞着幹嗎，我老人家等上老半天，就爲趕上這場連台好戲，這不是存心讓我白等嗎？」他本是南人，說着北腔，聽來甚是蹩扭。

晉北三狐聞聲精神一振，匆匆起立，狠狠盯了岳雲一眼後，急急走去。

二商聞得哨聲，即面容一肅，雙雙離座，忽聽戶外一人高聲大喝道：「邱麒！李少陵。我們瓢把子到了，請二位出來回話。」

邱麒，李少陵冷笑了一聲，雙掌當胸望那門帘疾吐，只見那麼厚重的老羊皮門帘拍的往外平飛出去，兩人隨着縱出。

岳雲見了，不由點頭暗讚這兩人心計沉穩，遇事老練。

如邱麒，李少陵兩所料，門帘一飛出，即聞暗器打中門帘，噗，噗連珠之聲，兩商接着發出哈哈狂笑，岳雲料出邱李二人武功雖高，自己若不助手，未必能逃出羅網，雙肩微振，人已穿出戶外，驀見茫茫雪地上，星羅棋布着數十匪徒，將「旅安客棧」包圍着，邱李二人手執着軟劍，獰視着身前八名匪人。

這八匪之中當前一名老者，長像獰惡無比，兩目陷進，吐出藍光閃閃，身高八尺，立在雪地下，活似一座鐵塔，只聽他望着邱李二人「桀桀」一聲怪笑，喝道：「二位朋友，識相點，趕緊獻出千年何首烏，龍宮四珠二物，老朽尙有份好心回報，休看你們倚仗着滇池釣叟門下一點藝業，在老朽巨靈神煞洪長青眼中，還當不了一回事，你們只看看能跑得了麼？」

李少陵聞言「哼」了一聲，道：「老賊，你別痴心夢想，別人千辛萬苦得來之物，豈能容你得現成，總之廢話少說，各憑藝業爭一高下，不過話要說明，你們還是一對一，還是一齊上。」

巨靈神煞洪長青一眼瞥見岳雲立在邱李二人身後不足五丈處，心中甚是驚疑，暗忖：「方才瘦狼杜環飛報這文士內外功極具火候，一舉手就將四鼠震飛，看樣子並沒有什麼，一點都不顯得突出，難道我竟會走了眼嗎？」不禁畧怔了怔神，回答稍慢，身後的晉北三狐一躍而出冲着邱李二人，無影狐許傑冷笑道：「朋友，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本幇爲你們兩人不惜千里奔波，爲的是什麼？現在獻出二物，萬事皆休，不然休拿江湖規矩套上，我們黑龍會向來不吃這套，倘若不甘獻上，那麼羊家集就是二位葬身之地了。」

邱麒一聲長笑道：「我早瞧你們不是人養的，竟有臉說人話，今晚的事，何用多費唇舌。」話落，手中軟劍像一抹靜霞，疾溜無比望無影狐齊腰削去。

無影狐之所謂無影，就是以身法輕靈著稱，但不妨邱麒出手這麼快，登時嚇了一跳，眼看着靜霞就到，閃後搶前已是不及，百忙中情急智生，一擰腰冲霄拔起，劍刃恰齊鞋底刮過，身還未下地，邱麒也是冲霄拔上，刷，刷，刷，就是三劍搶攻，挽起碗大銀花望無影狐「鳩尾」，「五樞」，「章門」三處刺去。

無影狐被搶去先機，處處受縛，空執着一柄狼牙刺，技無所施，徼倖躲過一招，却又附骨之蛆般，三劍又往自己面前襲來，劍氣比西北風更爲砭骨，不禁驚得一身冷汗，尙幸他沉穩，兩臂一振，一式「臥看巧雲」又避過來劍，落下地後，氣得滿面血紅，狼牙刺一擰，硬生生地往邱麒胸前一挑。

邱麒與無影狐先後脚落地，却變招不及，只得舉劍一格，但狼牙刺從頭到尾，不過二尺一寸，雖列爲外門短兵刃，却爲純鋼所鑄，異常沉重，是以邱麒單劍一格，立即彈了起來。無影狐一聲輕笑，滴溜溜已閃在邱麒背後，手一揚，十二顆鐵蒺藜像芒雨般打出，距離又近，手法又巧，四面八方莫不爲鐵蒺藜所籠罩，眼見邱麒就要傷在暗器之下，猛聽得一聲大喝，邱麒人被一股洶湧的掌風托出，鐵蒺藜被掌風一撞，齊被打落沒入積雪中。

原來岳雲立在場外，見邱麒，李少陵用的是軟劍，不禁摸摸自己腰間所繫的一柄軟劍，暗忖自己出道江湖以來，尙未見一用，只因岳雲認爲各門各派的劍法，雖各有其長處，但總不及恩師所傳的「玄天七星」劍法來得詭奇，更以威力絕倫，可是「玄天七星」劍法爲師祖無爲上人所創，練成時總共用不上兩三次，師祖無爲上人有次鬥那北海蒼溟老怪，用這劍法重創蒼溟老怪左臂時，不料爲青城第十一代掌

門人空靈子窺見，回山時，窮憶「玄天七星」招式，苦思一年，雖然草草記出一套殘缺不齊的劍法，威力只及原來的不到五分之一，可把青城聲譽大振，多少年來，青城以這套殘缺的「玄天七星」劍招爲鎭山劍術，而青城弟子也莫知這套劍法是十一代掌門空靈子在北天山一高僧處偸窺來的，因爲此故，岳雲怕別人認出來歷，始終不敢動劍。

這時，岳雲看出邱麒和無影狐都非泛泛之輩，名家交手，五招以內，即可立見勝負，一見無影狐閃在邱麒身後，靈活無比，心中正暗讚之時，動眼瞥見無影狐左手在脅下一撈，便知是要動暗器了，無影狐一出手，他那裏也一揚掌，及時救出邱麒。

岳雲掌一動人也疾閃近前，三指一晃，無影狐脈門穴已然擒住，只把無影狐痛得滿身發顫，岳雲冷笑道：「今晚誰也別想動暗器，不然這羊家集就是你們黑龍會全軍覆沒之地。」說罷，手一抖，無影狐立時翻出五丈外。

巨靈煞神洪長青瞥見岳雲伸指疾拿無影狐脈門，出掌飛身搶救已是不及，被岳雲一帶無影狐身形，擋住自己掌力，忙自兩胸一凹，硬生生地把掌勁撤了回來，怔在當地，尋思果然瘦狼言之不虛，但是普天下之人，知名之士自己莫不熟知能詳，怎地想不出這人是誰，連那身法手法都瞧不出來歷，不由心中納罕，知道這人若出手相阻，自己這邊豈不要煑熟的鴨子又飛上了天，兩隻鬼眼一眨，惡念陡生，乘着岳雲抖飛無影狐之時，雙掌疾吐，望那邱麒，李少陵兩人抓去，他那蒲扇的大手掌，分外疾厲。

邱李二人一見大驚，緊施雙劍交互猛劈，但那裡擋得住巨靈掌風拍擠，只聞噹噹兩聲，登時折斷兩截，凌厲的掌風有增無減，似兩片烏雲似地壓下，這正是千鈞一髮，兩人的生命靠近死亡的邊緣……

岳雲抖出無影狐後，轉眼瞧見洪長青偸施毒手，左足一墊勁，人已倒飛出去搶救，晉北二狐眼看瓢把子將得手，無論如何也不容岳雲從中作梗，於是雙雙舉刃竄起攔截，同時其餘四匪也同一心意湧攻岳雲。岳雲見賊黨這般無恥，無名火冒三千丈，在身形凌空時，左掌暗運「彌勒神功」，俟六條黑影迫近時，身軀一旋，「呼」的一掌發出，六匪被那彌勒掌力震上半空，接着倒足一踹，右掌五指疾出，巨靈神煞洪長青這時雙掌已分追邱李兩人咽喉，說時遲，那時快，洪長青突覺後頸被五指緊扣，眼前一黑，原知不妙，雙掌快如電閃的撤回，望後就踹，突聞岳雲哈哈大笑，頸間一鬆一抖，驀覺自己倒飛了出去，便强施千斤墜身法，硬將身形定住，就這樣也帶出了兩丈有奇。

邱麒，李少陵兩人爲洪長青陰柔指勁將喉間抓破兩分多長的口子，鮮血滲滲流出，如非是岳雲搶救得快，只怕應上了晉北三狐之言，羊家集成了他們埋骨之所。

巨靈煞神洪長青落定之後，游眼一望，自己門下七人俱沒入雪中，只怕凶多吉少，又瞧見岳雲，一瞬不瞬瞧着自己，一對眸子在黑夜中閃出銳利光輝，暗忖：「方才是自己全神對付邱李兩人，所以一時不防，才着了他的道兒，不過他用的擒拏手可說極爲巧妙，雖然自己並沒受傷，由此可證明這人的功力與自己不相上下。」

北風不停的怒吼着，密雲四散，湧出一輪皓月，映在這一片無邊無盡的皎玉雪地上，纖毫畢露，黑龍會的一衆匪徒，一尊一尊的像木偶般，分立在屋頂，簷角，雪丘，……

這時，雪野盡處响起數聲異嘯，洪長青臉上喜憂頓現，岳雲望見那雪野盡頭顯出四五個黑點，往這邊飛來，剎那間，落在洪長青身前。

那是五個怪人，全都鷄皮包骨，穿着碩大無朋的灰白長衫，在强風中搖晃不定，活像五具幽靈，面像與巨靈煞神無獨有偶，禿眉，凹鼻，無血色，唇間翻出兩隻白森森地獠牙，在這寒風料峭的深夜中見着，令人只覺脊骨湧上一陣寒氣。

却聞洪長青哈哈大笑說：「想不到龍門昆仲竟也有此興趣，這是我洪長青始料不及的事。」

岳雲暗忖：「原來他們是兄弟，怪不得這麼相像。」

這時龍門五怪中忽起一聲極其冷峭之聲音說：「洪當家，這件事辦得極爲不對，像如此稀世之珍，想獨自吞沒未必能如所願。」

巨靈煞神洪長青兩隻藍眸露出奇光狂笑道：「這晉北本是黑龍會勢力範圍，洪某高興怎樣做就怎樣作，哼，既想淌渾水，又想得現成，天下那有這方便的事，罕世珍品都在對面三人手上，想拿，只管出手，三個都是硬點子，憑你們龍門五怪，未必就如此容易得手。」

冷峭聲音又起：「我龍門兄弟要伸手，就是逃到酆都城，（卽陰間鬼城）也要拉他回來，從來沒有管不了的事，我知你老奸巨猾，想借刀殺人，老實說我龍門兄弟如拿到手，你們休想分一杯羹。」

洪長青嘿嘿冷笑一聲道：「你莫以爲龍門五怪的名頭驚天動地，瞧瞧可曾嚇動了人家一步嗎？」

實在也是洪長青陰險，想激怒龍門五怪伸手，他料岳雲不是一個好惹的主兒，又知龍門五怪功力與自己不相上下，無論勝負，總可與岳雲纏住一些時間，這時，自己乘機擄刼邱李兩人，他這主意打得不謂不妙，不過他那算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黑道上人均聞風而來這羊家集呢？

龍門五怪又何嘗不知洪長青心意，他們暗中考慮，決定先奪了兩件珍物再說，再轉頭對付洪長青。

這時邱麒，李少陵兩人喉間傷口已經自己敷上傷藥，包紮停妥，兩柄軟劍已斷，棄在雪地上，揚起雙掌走在岳雲的身旁，岳雲回顧笑笑道：「二位尊兄傷着沒有，今晚的事，在下判斷是有驚無險，且請二位暫時袖手旁觀吧。」

邱李二人連聲謝他相助之德，一點皮肉小傷，算不得什麼大事，但心內驚疑不安，現在龍門五怪又自加入，怎麼說有驚無險呢，但見龍門五怪轉身一邁步，就落在面前一丈處，睜着雙眼木然立着。

岳雲尙是負手而立，不以爲意，側臉望着邱李兩人笑笑道：「二位，你們可知道今晚盛會，甚爲難得，除了黑龍會及龍

門五怪來了外，還有其他人都來了麼。」語音雖不大，但異常清澈，聲浪竟遍至整個原野。

龍門五怪聽說，不禁回首望了望，猛見雪地中立時湧起數十條黑影，眨眼就到近前，此時龍門五怪，及洪長青均勃然變色，但見三山五嶽魑魅魍魎，長短肥瘦，可說是極一時之盛。

邱李二人悄聲對岳雲說道：「我們不如闖吧？」

岳雲搖首笑道：「匪徒雖多，一時半刻，尙莫奈何我們，看他們窩裡反吧，我們只一跑，反而誤事。」

邱麒，李少陵兩人長嘆一聲，內心惴惴不安。

只聽得匪方七張八嘴，爭執不下，最後靈官巨煞洪長青陡起一聲狂笑道：「珍物只有兩件，可是今天來的道上同源，及我黑龍會的人，不下百數十人，雖然說是見者有份，只是問問你們，到手後怎樣分法。」

一個大嗓子叫道：「到手後再開一個比武大會，誰爭得第一，那麼珍物就屬誰，現在爭死了，有個屁用。」

洪長青冷哼了一聲道：「尊駕這主意倒滿好，請問在比武之前，兩件珍物交與那位保管。」

匪黨登時寂然無聲，突聞「旅安客棧」屋上揚起了一聲蒼邁宏亮語音道：「交給我老人家暫時保管，不是正好麼。」語落，三條身影翩然而下，岳雲瞧出來人正是矮方朔荆方及黑摩勒姜宗耀天罡劍東方玉琨三人，不禁皺皺眉頭，怎麼三人又湊在一起了，連想到江瑤紅姑娘身上，不知她現在峨嵋曼因師太處怎樣了，苦於自己尙是僞裝，不好明說自己是誰。

三人一現身，羣賊均聞聲一驚，及至瞧清了，有人嚷道：「那不是峨嵋兩小子嗎？踏破鐵鞋無覓處，正好送上門來，哈，哈……」發出狂笑，匪黨中卽有兩人持刄竄來。

龍門五怪中一人霍的一揚掌，喝聲「回去。」那竄來兩人登時震翻回丈餘，兩匪立起，面上突然變色。

五怪冷峭聲音又起：「你們有過節，可另找地方比劍，今晚我龍門弟兄旣已伸手，誰也別想染指，渾水摸魚，休想。」

兩匪中一人竟回報了一聲道：「任家老四，你別賣狂，等會自有你的報應，你以爲對方是好吃的渣兒嗎？」

龍門五怪只哼了一聲，也不理他們，回首望着邱麒，李少陵二人怪笑。

原來龍門五怪才崛起十數年，行事必五人同出，狠辣兼有，從不留下活口，一人不敵，五人聯手，無一可在他們五行合運「風雲十八掌」下逃生，是以龍門五怪名號，在關中河洛一帶，黑了半邊天，這五怪是嫡親兄弟，姓任，以龍虎豹熊鳳排行，出身廣西勾漏山三梅魔君門下，說功力也眞數一數二。

任熊突然吐出冷峭聲音道：「兩位朋友，你只答應兩樣珍物各分出一半，我弟兄必然護着你們到目的地，保證平安無事，這在我們龍門弟兄是一反向例，破天荒的事，聽否隨在你們，你們是明白人，利害權衡，孰輕孰重，請你們考慮。」

蘠然邱李兩人身側，一人呵呵大笑道：「三殘老怪竟會敎出這文縐縐的寶貝，眞是怪事。」原來是矮方朔荆方在發話譏諷。

龍門五怪任龍頭一個暴喝起來道：「老狗，你是誰，要你多管閒事。」其聲陰森，幾乎聽得頭皮發炸。

矮方朔荆方呵呵大笑道：「我老人家名荆方，你們總該聽過吧，我老人家出道時，你們還是在狗胎裡，直到如今你們還會講人話。」

任龍惱怒之極，霍地一長身，呼地一掌，猛可裡向矮方朔荆方劈去，這一掌之快，快過拂雲飛電，掌勁更是凌厲。

那知矮方朔呵呵大笑，兩肩一縮，任龍掌風尙未及身，他已退後一丈，瞇着小眼說道：「聽說你們五怪連手搶攻，還有點鬼門道，只你一人，我老人家還不屑對手，你知道，三殘怪物，尙比我差着兩倍哩！」

龍門五怪一聽，這可滑稽了，論輩份算起來，豈不是要做曾孫子，這老狗子說話眞損，不禁惱羞成怒，同時五人一閃，佔着五行方位，先後出掌，雙掌交錯推出，那勁風宛如鐵桶一般，嚴密緊湊，滴水不透，只要對方功力不濟，就被五行合運掌力，漸漸縮小，終至七孔流血而亡。

矮方朔認爲自己五行掌力具有無邊威力，龍門五怪的五行合運風雲十八掌，雖然傳佈遐邇，但究竟能有多大氣候，他這一大意，險些喪失一條老命。

當下矮方朔見他們五行合運掌力一吐，就覺這勁風籠罩全身，忙足下一動，施展大挪移身法，想往西來掌風隙中晃出，那知他這一移步，勁風卽源源逼來，使他又迫回原處，方知五行合運名不虛傳，疾吐雙掌，打出一片凌厲無比的狂飈，將任龍任豹二人逼退兩步，又猛覺胸後勁風緊接迫擠而來，矮方朔廻身猛旋，雙掌也不變式，跟着身形旋掌，吐出五行眞氣，將任虎任熊逼得腳跟連晃，緊接着又吐一掌，勁力將吐之時，身後勁風又到，矮方朔顧不得再襲，爲求自保，把那二十年修爲之五行掌法施開，一時，掌影如山，身形如飛。

矮方朔這時可不敢小覷龍門五怪了，他沉着出掌，只要找出最弱的一環，再逐個擊破，但那有這麼容易，龍門五怪這五行合運，就像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各人在不同的方向出掌，借力打力，相生相濟，無異於五人眞力互合於一，假如不是矮方朔功力純厚，老早就落敗了。

不道龍門五怪與矮方朔這邊打得激烈，那邊也蠢蠢欲動，原來巨靈神煞洪長青一見五怪與矮方朔打上了，諒五怪在目前必不致於分心，卽狡笑了笑道：「各位，我們都是爲了兩件罕世珍品而來，應該同仇敵愾，合則兩利，分則俱敗，現在當前的要務，就是料理對方其餘之人再說，珍品到手後，作一個妥當完美的分配，除開龍門五怪，五千年何首烏三一三十一，見者有份，至於那珠鍊，整個拆開分成若干份，以抽籤方式，決定所屬，這個辦法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羣匪想想，覺得只有這種方法，才可解決眼前困難，當下同聲道好，立時就有

五人持刄竄前，向邱李五人出手，天罡劍東方玉琨，黑摩勒姜宗耀兩人見狀微微冷哼一聲，身形一晃，帶起兩株銀霞截着竄來三匪，尙有兩匪緊襲邱麒李少陵岳雲等三人。

岳雲正在尋思中，暗忖：「自己一人，當可進退自如，不過要同時護着五人，就有點顧此失彼了，今晚黑道來的人物，俱是一時之選，我又不能施出彌勒神功，及軒轅十八解，怕矮方朔等三人認出自己，再也不能脫身，又更恐施出兩項絕技，聲名揚開，受盛名之累影响，那就寸步難行，但這又不是，那又不是，又將怎樣解開當前的僵局……」

瞥見匪方兩人往自己身前竄來，身形一動，發出哈哈長笑，笑聲中兩匪已被震飛，岳雲手中多出兩柄鋼劍，笑吟吟遞給邱麒，李少陵手中，兩匪互望了望，滿面羞慚退了回去。

邱麒，李少陵兩人雙劍被巨靈煞神洪長青震斷後，正苦於沒有乘手兵刄，瞧見兩匪竄來，正欲空掌對敵，只覺眼前一花，岳雲已出，兩匪亦同被震飛，簡直沒有看見岳雲有如何動作，只覺此人武學已屆化境，恩師滇池釣叟也不及他於萬一，正在驚嘆之時，岳雲將雙劍送到自己兩人手中，笑道：「兩位都是滇池釣叟老前輩的門下，我相信兩位武術必然精湛，在平常當能應付裕如，眼前是衆寡懸殊，只請兩位力求自保，僅用一靜字對敵，敵人雖强，一時半刻倒不能把我們怎麼樣，在下總要思出一個萬全之策，平安抽身而退，巨靈煞神洪長青，現在用借刀殺人之計，藉我等之手，滅除不屬於黑龍會之人，一等我們筋疲力竭之時，再下殺手，羣匪中不乏能手，除龍門五怪及洪長青之外，其餘的都未露面，不可太過損耗眞力，謹愼點好。」

兩人連連點首稱謝，這時，東方玉琨姜宗耀大獲全勝，銀虹過處，三聲慘吼，一匪頭顱齊肩而飛，兩匪斷肢殘臂，血噴萬點，洒在銀白雪野上，受那熱血之氣，很快卽浴化了面上一層薄冰，織成一副極爲醒目的圖案。

矮方朔那邊，只因龍門五怪受不了矮方朔那種譏損刻薄的言詞，激得連連怪嘯，四野均起了回音，掌勢更猛更快，五怪的五行方位，也因此逼進了一步，反之矮方朔銀鬚根根蝟起，面如血噀，一雙本來瞇着的眼睛，這時也睜開了，露出逼人神光，雙掌疾吐五行眞氣，每出一掌，龍門五怪中就有一人被震得翻回丈外，但此種打法，無濟於事，五行合運，此退彼進，卽是彌補這一缺點，矮方朔雖然打出眞火，始終竄不出五怪掌勁之外。

岳雲見此情形，照此下去，矮方朔一定被這五行合運掌力活活累死，暗中盤算之下，他想妥釜底抽薪之計，這樣一來不着痕跡，二來也可保全矮方朔盛名，他乘着矮方朔拍出一掌，把任熊迫翻丈餘時，他右掌中指蓄勁，電閃地覷定任熊胸後「三陽」穴，凌虛點了一下，仍裝作若無所事模樣，與邱麒，李少陵二人說話。

東方玉琨，姜宗耀劍劈了三匪後，羣匪立時起了一陣哄動，片刻又躍出六人，想要羣毆，岳雲這時身形一動，單掌一揮，六匪只覺一種極强烈的無形潛力，把自己竄前之勢阻住，心內甚爲驚駭，但見岳雲近前沉聲道：「你們若敢不依江湖規矩，以多凌寡，那就是你們死期到了，告誡你們，只能一對一，更不能施用暗器，知道麼？」說罷一揮手，又自退回三丈，六匪原是聞名塞外涼州六煞，他們本是剛愎自傲的人物，一番盛氣而來，却被岳雲當場震住，等岳雲疾言厲色數說一番，幾乎下不了台，有心頂撞幾句，又怯於一掌之威，至今仍是胆寒，若就此回去，以後涼州六煞的名號，從今一筆勾銷，江湖永無立足之地，此時，見岳雲已退後，六煞互望了望，苦笑了笑，硬着頭皮分出五人，找上東方玉琨姜宗耀岳雲，及邱李兩人交手，餘下一煞在後掠陣。

其中一煞找上了岳雲，手幾乎顫抖着執不住兵刄，岳雲心中好笑，右手一揚，火辣辣印了一記耳光，拍的一聲，只聽岳雲喝道：「還不滾回去，憑你這副寒蠢像，配和我老人家對手嗎，滾。」

可憐一煞打得半邊臉紅腫老高，明知不敵，悻悻然退了回去，其餘四煞已然打得火熾。

且說矮方朔用五行眞力打出一掌後，任熊也推出風雲十八掌一招「風雲丕變」，兩下裡勁風相撞，任熊登時被矮方朔迫退丈餘，任熊突覺脊心微涼，先還未在意，只當朔風銳利，自己衣衫穿得太少之故，但愈來愈覺不對勁，只覺渾身主筋慢慢萎縮，酸，酸得懶洋洋地，吐出掌力也越形越弱，原來岳雲這一手太絕，「三陽」穴移下一分就是「筋縮」穴，何以不點那「筋縮穴」，因爲一點上此穴，任熊會立卽倒地，全身縮小如嬰孩，場上衆人都是練家子，一眼就知被人暗施毒手，是以岳雲往上移點「三陽」，令任熊緩緩收縮，一點痕跡都沒有，此種點穴法，需手眼力均要十分火候，缺一不可，尤其是「凌虛拂穴」，更不容易，人是動的，竟拿得這麼準，眞是神乎其技了。

矮方朔荆方一眼看出任熊有點異樣，及感覺他推出掌力漸呈衰弱，這一喜非同小可，暴喝一聲，奮力向任熊推出一掌，任熊頓時被震飛四五丈外，倒在地下，竟未立起，矮方朔人隨掌風越出五行合運圈外，施展大挪移身法，掌力源源發出，這時任熊一倒，五行合運陣法無異自破，威力亦隨之大減，現在龍門四怪處於挨打地位，被矮方朔掌力震得每人血湧氣翻。

任龍忙中瞥見任熊四肢佝僂，眼光發黃，嗥叫之聲不忍聞，登時喝道：「且慢，今晚我們龍門兄弟認輸，這不是荆老師力足以擊敗我等，因爲四弟突然病發，才使荆老師擊破我們五行合運陣法，現在我們珍品也不要了，荆老師，我們後會有期。」說着走上前去，一把扶起任熊，這時任熊身形已縮小一半，骨軟如泥，人却說不出話來，只瞪着雙眼慘嗥，四怪兄弟情深，不禁簌簌淚下，他們知道矮方朔吐出掌力，雖然厲害，中上後最多重傷噴血，不會發生這種形狀，可是也不明白爲何任熊竟會如此，任龍急得頓了頓足，挾起了任熊，四怪向來時方向竄去無踪，矮方朔呵呵大笑，但心內也不明白任熊爲什麼會渾身收縮。

放下這邊不說，且說涼州六煞被岳雲先聲所制後跟姜宗耀，東方玉琨，邱麒，李少陵四俠交手，功力無形之中大打折扣，每人都是胆戰戰，心怯怯，交手不到二十回合上，齊都帶彩敗陣去，在後押陣的二煞心想：「有那窮酸在此，自己這邊要奪兩件珍物，簡直是夢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效那龍門五怪鼠奔回那涼州去了。

巨靈煞神洪長青看見這種情形，亦喜亦憂，喜的是借刀殺人之計已售，憂的是自己今晚已成騎虎難下之勢，眼見涼州六煞敗退不辭而別，他嘿然無語，只眨下眼皮，視若無睹。

這一來，惱火了黃河上遊通天鯨黃翼，及蘭州金天觀逍遙羽士彭飛兩人，他們這時都瞧出了洪長青之毒計，藉敵之手，剷除自己同來的線上朋友，頭一個逍遙羽士彭飛沉不住氣，一對三角眼逼在巨靈煞神臉上，嘿嘿冷笑道：「洪當家，你不要打這如意算盤，我們替你賣命，你自己坐享其成，我彭飛怎會上你這惡當，今晚我們暫不出手，且看看你們黑龍會是不是有能力奪取，倘你認爲無能的話，請立即撤走，我們的事，不要你們黑龍會參與。」

通天鯨王翼也接口道：「對，彭兄的話一點不錯，洪當家你未免太不顧全江湖道義了。」

巨靈煞神洪長青，垂下的眼皮慢慢開啓，露出兩道晶爍的藍光，嘴角泛上一絲險笑，徐徐說道：「兩位怎麼這樣強詞奪理，晉北本是我黑龍會勢力所及，而且此事又是我們黑龍會殫智竭慮，追踪幾將一月，才在這羊家集準備兜捕，你們想坐享其成，侵犯主權不說，反倒說洪某不顧江湖道義，這話是怎麼說的，若不念及多年舊交，今晚這羊家集，也是你們埋骨之地。」洪長青話音初甚輕微，越說越聲色俱厲，其他黑龍會的人，都怒形於色。

逍遙羽士彭飛與通天鯨王翼兩人被說得滿面通紅，彭飛立時惱羞成怒，厲喝一聲道：「洪長青，別人怕你，彭飛就不怕你，瞧瞧究是誰葬身之地。」說罷，挾風賽電地劈出雙掌，挾着凌厲無儔的勁風，望那洪長青胸前撞去。

說到滇池釣叟門下，邱麒、李少陵兩人身懷兩件罕世奇珍，千年何首烏，龍宮四珠，這兩物都是常人百年難得一見之珍物，故爾引起黑道人物覬覦，邱李二人啓程之初，就覺察到有人跟踪，兩人不惜喬裝迂迴繞道，但始終擺不脫黑龍會眼綫之跟蹑，一抵晉省羊家小鎭，就被黑龍會包圍，所幸岳雲湊巧也來在羊家集，邱李二人殺身之禍巧得而解救。黑龍會舵把子巨靈煞神洪長青，發動黑龍會精華主力，千里追踪，費盡心機才在羊家集截着，不意爲其他黑道宵小聞知，蠭湧而來，意在攘奪。巨靈煞神洪長青陰狡毒狠，所設下借刀殺人，一石二鳥之計，又被逍遙羽士彭飛與通天鯨王翼識破，當時發生爭執，火併之勢，一觸即發。

這時逍遙羽士彭飛被巨靈煞神洪長青數說得惱羞成怒，逍遙羽士彭飛厲喝一聲，舉拳猛劈，挾着凌厲無儔的掌風，望那巨靈煞神洪長青撞去。

巨靈煞神冷笑一聲，探臂吐招，雙掌一翻，只聽得「蓬」一聲大震，兩人同時均被對方掌力震開三步，兩人估出對方造詣都相差無幾，於是復一湧身形，各施展平生絕藝，掌勢如奔雷疾電，直打得雪飛土崩，天翻地覆。

岳雲用眼環顧了一下，瞥見黑龍會所佈下的明樁好手，都被矮方朔等三人來時，突出不意，用獨門點穴手法定住，個個如泥塑木雕一般，睜眼怒立，一動不動，心中微微好笑，忽然靈機一動，悄聲與邱李二人說：「兩位朋友，今晚幸而賊黨鬧成火併之局，我們不可再呆在這裏，請二位緩緩退在馬廐中，牽馬向屋後馳走，我隨後就趕來，不然，等會匪黨一湧而上，要想脫身那就難了。」

兩人一想也是，即向後寸移，這時矮方朔等三人，見岳雲及邱李兩人對自己三人傲然不理，不由微微生氣，心說：「難道咱們帮錯了什麼忙，眞是豈有此理。」於是他們三人一賭氣，就故意離得岳雲三人遠遠的，互相不作理會，其實邱李二人是當事人，比什麼人都緊張，那有心情說這客套虛語，只有岳雲是故作這種傲相，不然，等矮方朔三人纏上，那時就別想脫身了。

那邊逍遙羽士彭飛與巨靈煞神洪長青這一打上，局面難分難解，他兩人都是綠林極負盛名的怪傑，也都是看不慣對方頤指氣使的驕傲狂態，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是故各以平生絕藝，一搏雌雄。慨嘆多少古今英雄，均脫不了名利鎖韁，到頭來，還不是人亡財空。

這時，通天鯨王翼見他們兩人各不相讓，心中一樂，暗道：「良機不再，我王翼何不乘時出手，刦奪奇珍。」想罷，暗中招呼同黨，颼，颼晃身而出。刹時十多條身影，如旋風般飛撲岳雲等人。

月環既已隱入雲層，大地又復一片昏暗，匪徒在雪地飛竄，在雪光映照中像似無數的幽靈出現，魅影重重，發出一聲凄厲長嘯，令人聽了不禁汗毛倒豎。

那知王翼等一竄近前，猛然發現岳雲及邱李二人形踪已杳，就知大事不妙，連矮方朔等三人也不顧，身子一側，神鷹掠翅般，就往旁翻竄開。

矮方朔荆方見王翼等匪徒往自己這邊擁來，三人早是凝神蓄勢，等他們近前，好下煞手，突然見那羣匪黨離身旁不遠，又自往旁竄走，不由一怔反身回顧，頓時察覺那岳雲三人業已失去踪影，是故匪黨竄來自己這邊又自撤離，但是他們驚訝，岳雲等是怎麼走的，以自己三人耳目輕靈，五丈以內飛花落葉均逃不過，雖然朔風怒吼，岳雲等距離不過兩丈左右，自己三人總不會這樣不濟，竟毫無所覺，眞是天大笑話，片刻之間前還見他們，怎麼……

矮方朔不禁搖搖頭，望着東方玉琨二人呲牙一樂，却道：「娃兒，我們算是失了風啦，帮了人家的忙，人家不但不承情，反而夾緊屁股，一溜烟的跑了，我們還愣在這裏幹嗎？喝西北風，還是瞧鬼打架，走吧。」

逍遙羽士彭飛闆聲首先驚覺，雙掌交互劈出兩股勁風，將巨靈煞神洪長青逼退一步，單足一點，身形頓晃出三丈遠近，回頭喝道：「姓洪的，我彭飛跟你還沒了，你記着就是。」說完用手向同黨一招，二十餘條黑影眨眼風馳電掣跑得無踪。

巨靈煞神嘿嘿冷笑，只覺一股怨氣挾着熱血上湧，恨得舉掌猛劈雪地，叭、叭，連聲大響，濺得碎雪飛揚，胸頭氣憤一發洩，朔風吹在身上，頭腦才慢慢冷靜下來，環顧左右，只賸下七八人，其中一半，都帶得有傷，不由長嘆一聲，自知這回是栽到家了，人家能在自己明暗樁密佈之下，從容離去，不用說人家自始起就沒把黑龍會放在眼中，中年書生方才露一手，是平生僅見的武學高人，預料彭飛王翼等人追下，也一定落個灰頭土臉，自己不如見機收手，尚可保存盛名，黯然思忖半响才無精打采地收拾殘局撤走。

朝日初上，大地映起一片白的耀眼光華，朔風仍然是一陣一陣怒吼，寒意比昨晚更甚，眞可說是路人絕跡，鳥獸盡蟄，這時，雁門關至代縣道上來了三騎人馬，那馬不是在奔馳，而是跳躍着，因爲昨晚的雪，把地面添了三尺厚，照說雪面該結了冰，但那只是薄薄地一層，怎經得起一人一馬的重壓，前蹄拔出，後蹄又陷下去了，只是不停地跳躍，累得三騎馬吐氣如雲。

岳雲執着一條長可七尺馬鞭，在頭上不住地打旋，有時也打出「叭、叭」一聲響，雖是一言不發，面上好像輕鬆已極，反之邱麒、李少陵二人，却面色凝重，心情緊張得有若鉛石，與昨晚在羊家集旅安客棧內，有說有笑的神情，大不相同，不時回首探望着，看看那些賊黨是不是會放過他們。

岳雲見了笑道：「二位大可不必担心，只管放心走去，這班不要臉的匪徒只要敢來，他們怎樣來，我就照樣地打發回去，說不上我還要護送二位到地頭，二位大概是去太原吧！」他們三人從羊家集進得雁門關後，始終就未曾交談一句，這時才打破了彼此的沉默。

邱麒立即笑容道：「夜來多承大俠相助，在下也不能說什麼相謝之詞，依在下猜測，大俠必是脫畧形跡之人，若然，在下倘仍以俗禮相待，倒反見虛假了，但不知大俠名諱可否見告。」

岳雲哈哈大笑道：「我叫岳雲，稱我大俠有點當不起，尊駕既知我是脫畧慣了的人，千萬請隨便稱呼。」說此頓了一頓，不禁又笑道：「二位也忒胆大了，怎可在羊家集談笑無忌，輕易炫露異寶，這樣，豈不是自速其禍嗎！」

邱麒尷尬地一笑道：「這叫做事到臨頭，不得不爾，其實那裏有龍宮四珠千年何首烏倒是有的。」

岳雲不覺大奇道：「那有這種怪事，江湖黑道人物，若不事先摸淸底細。決不會下手，怎麼內中還有什麼蹊蹺嗎？」

李少陵這時接口道：「只怪邱師兄醉後輕言賈禍，因爲家師滇池釣叟，前三月與五台掌敎元眞子爲了前怨，約在五台山下比鬥，元眞子雖被家師擊傷肩胛，但家師也被元眞子掌傷前胸，臟腑糜爛，非千年何首烏不能救治，幸得家師好友淸禪寺方丈淨塵大師說：『他京城故舊，光綠寺卿陳光普家中有兩株千年成形何首烏，十年以前，淨塵救過陳光普全家一場殺身大難，爲此陳光普即要取一株千年成形何首烏相贈，淨塵推謝說他方外之人，又年已八十餘了，免糟塌靈藥，他年若需要用時，必着人來取。』於是命愚兄弟兩人持淨塵方丈一串沉檀佛珠作信物，陳光普一見佛珠就取出何首烏相贈，正要離開京城時不意遇上多年未見的武林好友，邀在東來順歡宴，酒酣耳熱之際，邱師兄取出千年何首烏炫露，又說佛珠手串比之龍宮四珠更爲有用，不意隣座竟有黑龍會匪徒，大概是聽錯愚兄弟等還有龍宮四珠，竟匆匆走去，等愚兄弟驚覺失言時，悔已不及了，故而一路連生事故，被我們喬裝迂迴逃過，不管我們說什麼，匪黨堅不信我們沒有龍宮四珠，其實龍宮四珠倒是有的，不過現在大內珍藏庫。」

邱麒接口說道：「家師負傷後，經淨塵大師靈藥保住性命，但至多能够維持五個月不再惡化，過時雖有千年何首烏，也難全癒，這件事從京中被匪黨得知愚兄弟持有千年何首烏後，立時傳遍了關中武林，是以歸途寧捨捷徑，繞道而行，那知還脫不出匪黨追踪，這種罕世靈藥，練武人食了，即平增一甲子功力，不要說他們生心攘奪，即使正派人士也千方百計以求，說來也眞怪在下太大意了，目前雖脫出黑龍會虎口，不過由此至太原，左有五台，右有雲中山脈，難保不變生肘腋，是以憂慮。」

岳雲聽說，才知這事大概，沉吟一會，慨然說道：「二位既慮途中會生變故，如見信岳某的話，不妨取出交與岳某，萬一有事，我必親自送到淸禪寺令師處。」

邱麒立時在懷中取出一具形如嬰孩，有手有脚通體灰白的何首烏，遞在岳雲手中，笑道：「岳大俠在說笑話，在下那有什麼不見信的，只是太有勞岳大俠了，其實岳大俠想要這具何首烏，還不是舉手之勞。」

岳雲笑笑接過，看了看這具千年何首烏，頓覺鼻端嗅進一縷縷淸香，使人神思一振，於是隨手放進懷中，嘆道：「這種稀世珍藥，實在與人引誘太大了，目前岳某也爲之怦然心動。」既又面色一變嚴肅，鄭重叮囑二人道：「路上無論遇上什麼人，倘問起何首烏之事，只推說被黑龍會搶去，這辦法遲早定會拆穿，但可延挨一時，等到眞像太白時，令師也全癒了。」

邱李二人均同意這辦法，只覺岳雲心機沉穩，武功又高不可測，自己兩人出道也有二十多年，怎麼從未聽說起有這個人物，但目前又不便詳問人家出身來歷，只得悶在心頭。

岳雲又緊接着說了一句：「前路倘有事故，最好我們裝作互不相識。」

這時身後起了一聲聲怒嘯，三人忙回身一瞧，只見來路上十數條黑影在雪地中飛馳竄來。

岳雲不禁笑道：「天下竟有如此不怕死的，看來岳某非要成全他們不可，二位請暫作壁上觀，容岳某出手。」

邱李二人點點頭，心裏却憂愁萬斛，似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難重重，他們雖確知岳雲功力，料他必然會將何首烏送到，但担心自己兩人一離岳雲，本身安危就難以測料。

（未完）

精選武俠長篇

高皐·文
培新·圖

無弦弓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靖擊殺不敗天王，本身也負了不輕內傷，二將與八衞等力拒紅腰帶羣圍攻之際，白娥率黃衣番僧到來把紅腰帶徒衆擊退。原來白娥爲無弦弓主收爲徒，無弦弓主病逝，白娥師伯法緣大師立白娥爲無弦弓主人，這次到來原欲圍殲天刑門，迨雙方見面，白娥方知血刀傳人竟是愛郞卜靖，遂改變初衷，要請法緣放棄與天刑門爲敵，法緣不願，但因白娥態度改變，影响了他原定的計劃，心中不禁有些猶疑，遂改換語氣，詢問卜靖是否眞的是天刑門主，卜靖點頭答稱不錯——



荒域拋血淚　八嶺了恩仇

法緣大師道：「老衲如若向門主挑戰，你是不會推辭的了？」

卜靖淡淡道：「卜某正要領教密宗絕藝，大師划下道來就是。」

法緣大師道：「很好，咱們先較量一下掌力。」

黃瑛、白娥幾乎同時一聲驚呼，一紅一綠兩條人影，分別向卜靖及法緣大師撲去。

她們是同一心意，想阻止這場拚鬥，因爲卜靖身負嚴重的內傷，而法緣大師的大手印掌力，已達登峯造極之境，這樣拚鬥是不公平的，卜靖也將落個悲慘的結局了。

但勁風四溢，掌聲如雷，幾聲悽厲的慘呼，三條人影先後跌倒下去。

他們業已拚鬥上了，這一擊之威，足使天地失色。

令人駭異的，是他們這兩大絕頂高手拚命一擊，結果出現了驚人的意外。

當黃瑛白娥分別撲向鬥塲之際，她們所走的路綫，兩人截然不同，黃瑛是奔向卜靖的身側，阻止雖已不及，她本身並未陷入雙方掌力的範圍之內。

白娥的心境却大爲不同，她除了衞護卜靖，還存了以死相殉之心。

這也難怪，背叛師門是不忠，執行師門遺命對付以心相許之人是不義，以白娥那副剛烈的性格，還能不走向極端！

於是她迎向法緣大師的大手印，承受了雷霆萬鈞的一擊。

她的嬌軀像斷了綫的風箏，被法緣大師的掌力震飛兩丈以外，翠綠的衣衫之上，染上了斑斑血漬。

法緣大師估不到這一掌竟毁了自己兄妹培植的衣鉢傳人，當白娥洒血飛起之時，他後悔得神情一呆。

高手過招，决不能絲毫分神，他這一呆的時間雖然暫短，却爲他帶來無可彌補的終天之恨。

因爲他的對手是天刑門主卜靖，算得是一個十分可怕的敵人。

嚴重的內傷，雖然影响了卜靖的功力，法緣大師又迫使他捨長用短，以徒手接鬥密宗大手印絕藝，然而，天刑絕學深如浩海，舉手投足之際，都有追魂索命的威力。

卜靖以重傷之身，接鬥前所未見的密宗高手，他知道絕無倖免的可能，因此，他將功力凝聚於右手，以天刑刀的招式，向法緣作同歸於盡的全力一擊。

結果法緣的大手印爲白娥所阻，他的手刀却擊在法緣大師的頭頂之上。

克察一聲脆响，法緣大師的斗大頭顱血白齊飛，一聲未哼便仆倒下去，卜靖也因用力過度而導致內傷惡化，鬥塲的局面眞個悽厲無比。

黃瑛悲呼一聲，奔向倒地的卜靖，左右二將及八大鐵衞紅了眼，一片驚天動地的怒吼，亡命的衝向呆若木鷄的玄衣大漢了。

十二女婢自然與二將八衞採取整體行動，她們也嬌叱着加入了戰團。

在刀光劍影兇狠搏殺之中，另有一片扣人心弦的悽慘場面，那是紅蝙蝠黃瑛，她以顫抖的雙手，抱着卜靖，在嚶嚶啜泣着。

「大哥！你醒醒，大哥，你……你瞧瞧我吧……」

她嘶啞的呼喚着，悲泣着，梨花帶雨，眞個是悲不自勝。

半晌，卜靖終於甦醒過來，他努力撐起眼睛，向黃瑛歉然一瞥道：「瑛……苦了妳了……」

「我沒有什麼，你……你的傷勢，怎麼樣了？」

「只怕我無力支持了，我對不起妳，妹子。」

「不要這樣說，大哥，你不會怎麼樣的。」

「希望如此，白娥呢？扶我起來，咱們去瞧瞧她。」

「好的。」

黃瑛知道白娥必然無救，說不定早已香消玉殞了，她不願卜靖再受刺激，却又不敢攔阻於他。

他倆到達白娥臥倒之處，只見她星目緊閉，混身血污，這個剛强的姑娘，不再有刁鑽潑辣的神韻了。

卜靖忍不住淚水，將她抱置雙膝之上，右掌按住她乳下的「帶脈穴」，强提眞力，爲她治療傷勢。

他內傷十分嚴重，自己的生命已瀕臨油盡燈枯的危險境地，他要爲白娥療傷，無異是自速其死。

黃瑛大吃一驚，立即趺坐在卜靖身後，纖掌一吐，輸出一股，綿綿不斷的眞力來。

半晌，白娥的身體蠕動一下，並以微弱的語聲道：「住手，靖……哥哥，快快……住手。」

「白娥！妳爲什麼要那樣傻？難道妳不明白我不能沒有妳？」

「原……諒我，靖哥哥，我實在……實在……唉……別無選擇，因爲……咳……因爲……！」

「不要解釋，我會原諒妳的，不過，妳要堅强一點，妳知道，我是不能失去妳的。」

白娥一陣激動，淚水已奪眶而出，她伸手抓着卜靖的臂膀，喘息良久，說道：「靖哥哥，囊中有一顆丹藥，你替我拿出來。」

卜靖在白娥的腰際找出一隻虎皮小囊，打開小囊一瞧，裏面是一顆龍眼大小的蠟丸。

白娥道：「靖哥哥，剝開蠟皮，快吃下去吧。」

卜靖道：「妳要我吃？」

白娥道：「是的，它秉性屬陽，女人不能服用。」

卜靖道：「那……妳呢？」

白娥道：「天刑宮中另有療傷靈藥，你快吃吧。」

卜靖聞言一怔，暗忖道：「白娥所說的天刑宮，一定是她的住處了，想不到天刑門的叛徒仍以天刑門正統自居，這倒是一樁好笑之事。」

此時此地，此情此景，無論是怎麼好笑，他也提不起破涕一笑的心情，不過對天刑門上代門主，他總算有了交代，白娥是無弦弓的主人，不論她是生是死，今後江湖之上，當不會再有無弦弓的門下出現了。

如果這粒蠟丸眞能治好他的內傷，如果天刑宮當眞也有使白娥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那麼這應該是一個十分美滿，毫無瑕疵的結局，於是，他揑開蠟衣，將一顆異香撲鼻的丸藥吞食下去。

白娥吁出一口長氣，道：「等一下再調息，我還有話要對你說。」

卜靖道：「咱們來日方長，待妳傷勢痊癒以後再說不遲。」

白娥苦澀的一笑道：「我內腑已碎，有仙丹也是白費，何況天刑宮中根本就沒有什麼靈藥！」

卜靖面色一變道：「妳爲什麼要欺騙於我？妳想死，却讓我抱憾終身！妳說，妳……」

白娥一嘆道：「不要發怒，靖哥哥，你知道我是不願離開你的，可是我不知道你當了天刑門主……」

卜靖道：「怎麼說？我當了天刑門主妳就非死不可？」

白娥道：「是的！我在先師臨終之前立過誓，要負起清理門戶，撲滅本門叛徒的責任，待發覺血刀傳人就是天刑門主，已是聚九州之鐵鑄成大錯。」

卜靖恨恨道：「令師混淆黑白，顚倒是非，妳當眞相信他了？」

白娥道：「據先師說，本門前任宮主曾兩度出宮清理門戶，結果都是兩敗俱傷，回宮後就傷勢迸發，賫恨而終，而且本宮人才凋零，先師又走火入魔，小妹同情他也就相信了。」

卜靖一嘆道：「不要說了，白娥，我不能讓妳死，咱們到牽牛島去……」

白娥道：「來不及了，靖哥哥，我……我……」

她無法完成要說的言語，雙目一闔，竟又暈了過去。

卜靖急忙再度由她的帶脈穴輸入眞力，半晌，她那雙失去光彩的美目，才緩緩睜了開來。

她向卜靖黃瑛瞥了一眼，道：「靖……我……有兩點……要求……」

卜靖道：「妳說，任何事我都會答允的。」

白娥道：「你也許跟我爹有……有仇，希望你能放過他……」

卜靖道：「令尊不一定跟我有仇，縱然有，我放過他就是！」

白娥說道：「謝……謝謝你，還……還有……黃姊姊……跟我……跟我情勝姊妹……你答允我……立刻跟她……成……成親……」

卜靖答允了，但白娥已聽不到卜靖的答允之言。

白娥的離開人世，使卜靖受到沉重無比的打擊，他沒有流淚，沒有悲哀，又是緊緊抱着白娥逐漸僵硬的軀體，一雙星目，佈上了一片紅絲。

黃瑛担心他內傷復發，極力勸慰道：「大哥！不要辜負天刑門對你的期望，你如若苦壞了身子，小師妹在九泉之下也不

會瞑目的，何況咱們未了之事尚多，你應該多加保重才是。」

卜靖長長一嘆，悲聲說道：「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我又損失一個紅顏知己了。」

黃瑛道：「我何嘗不損失一個好姊妹，大哥，那邊搏鬥早已結束了，咱們對師妹的遺體應如何安置？」

卜靖道：「咱們去天刑門，將本門之事作一徹底解決，白娥遺體就便予以火化，我想將她的骨灰帶往中原。」

守候一旁的二將八衞十二婢，早已掃清戰場，獲得全部的勝利，但他們不敢打擾心情悲痛的門主，只是在一旁默默的衞護着。

此時八衞之首的何若瑤趨前兩步道：「稟門主，玄衣人已全部就殲，只有兩名放棄抵抗留下活口，門主要去天刑宮，這兩人可以作咱們的嚮導。」

卜靖道：「很好，帶他們來，讓我瞧瞧。」

這兩人身材中等，面貌相似，瞧去不似窮兇極惡之徒。

卜靖向他們打量一陣，道：「兩位怎樣稱呼？」

其中一人道：「小的名叫魯深，他是舍弟魯植。」

卜靖道：「你們在天刑宮担任什麼職司？」

魯深道：「天刑宮除了宮主總管，其餘門下分爲天地玄黃四級，小的兄弟是地級正副領隊。」

卜靖道：「留守天刑宮的還有些什麼人物？」

魯深道：「天級弟子十人，女弟子七人，由內宮秦夫人率領。」

卜靖道：「秦夫人是何等之人？」

魯深道：「秦夫人年逾五旬，是老宮主的貼身婢女，一身功力頗爲不俗。」

卜靖道：「法緣大師呢？他是黃敎高手，爲什麼要替天刑宮賣命？」

魯深道：「法緣不守門規，已被黃敎所逐，本宮老宮主是他胞妹，實際上他已投入本宮，是本宮最具權力之人了。」

卜靖道：「原來如此，天刑宮座落何處？」

魯深道：「在距此二百餘里的稻城附近。」

卜靖道：「兩位能帶咱們去麼？」

魯深道：「愚兄弟原是唐山人氏，流落塞外已近十年了……」

卜靖道：「兩位是思鄉情切，想回籍探望家人？」

魯深道：「是的。」

卜靖道：「好，咱們只要到達天刑宮，立刻就放兩位上道。」

魯深兄弟同時抱拳一揖道：「謝謝門主。」

於是，他們在無量河畔的一處山谷中找到了天刑宮。

留守的秦夫人曾聽到白娥的叙述，知道卜靖是她的未婚丈夫，在這位夫人的合作之下，卜靖火化了白娥，並將天刑宮付之一炬，他徹底摧毀了天刑門叛徒的殘存基業，然後率領原班人馬，及新近投効的十八名新人重返中原。

在天刑宮停留的數日之中，他完成了三樁大事，治愈內傷，找回無弦弓秘笈，最後一項是遵從白娥的遺囑，與黃瑛花開並蒂，結成夫婦。

× × ×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午後，長青谷外來了一羣風塵滿身的武林高手。

領頭的是一雙少年男女，藍衫紅裳，如花美眷，敢情還是一雙金精美玉般的人物。

紅衣少婦向那險惡的谷口瞥了一眼道：「大哥！這就是長青谷麼？形勢好像頗爲荒涼。」

藍衫少年道：「長青谷經夏大哥多年經營，外表看似荒涼，裏面的建築却精美得很。」

紅衣少婦口齒微動，似乎還要詢問什麼，谷中忽然傳來一陣雜踏的脚步之聲，她只得轉頭向谷口瞧去。

此時谷口湧出十餘名男女，爲首的是一名身材修長，面貌清秀的中年漢子，跟他併肩奔來的是一個貌美如花，三旬不到的婦人，他們遠遠瞧見藍衫少年，即歡聲呼叫道：「卜兄弟！你想死愚夫婦了，快來讓咱們瞧瞧！」

原來藍衫少年是天刑門主卜靖，紅衣少婦自然是他的新婚夫人黃瑛。

卜靖牽着黃瑛，迎着殺人王夏岱夫婦一揖到地道：「小弟參見大哥大嫂！」

殺人王夏岱抓着卜靖的雙手猛力搖撼着道：「不要客氣，兄弟，大哥天天想出谷找你，可是由於你大嫂懷了身孕，所以始終未能成行。」

卜靖道：「恭喜大哥大嫂。」

杜秋娘微微一笑，說道：「你做叔叔的總得給侄女兒一點見面禮，光恭喜可不成！」

語音一頓，回頭瞧了黃瑛一眼，說道：「這位是黃姑娘麼？你們怎麼老在一道的？」

卜靖道：「她是小弟的媳婦，以後還要請大嫂多關照一點。」

杜秋娘啊了一聲，說道：「兄弟好眼力，黃弟妹怕不是位小謫人間的瑤台仙姬吧。」

黃瑛急忙向夏岱夫婦檢衽一禮道：「黃瑛見過大哥大嫂！」

夏岱哈哈一笑，說道：「弟妹不要多禮，我說秋娘，不要只記得跟妳女兒要見面禮，妳這個做大嫂的，也應該破費一點才是。」

杜秋娘道：「這還用說？弟妹，走，咱們進去歇息一下再慢慢的聊。」

卜靖舊地重遊，但今日的長青谷大非昔比，沿途椿卡遍地，機關林立，設備之全，如同鐵桶一般。

夏岱見卜靖面現詫異之色，遂微咳一聲道：「這都是你大嫂的傑作，也虧了她，否則長青谷早就不保了！」

卜靖一怔，問道：「潛龍幇曾來尋釁麼？」

夏岱道：「潛龍幇侵犯本谷有七次之多，這也是大哥沒有能够到江湖上找你的原因之一，好在小晴弟妹於半年前派人來此地，對你們我總算大致瞭解。」

卜靖道：「小晴說了些什麼？」

夏佾道：「你放心，天刑洞府固若金湯，沒有人能夠擅越雷池半步，只是江湖風雲日益險惡，天刑門，長青谷，可能永無安寧之日。」

卜靖一嘆道：「是的，公孫老賊是不會放過咱們的。」

夏佾道：「公孫老賊已散發武林帖，通告天下武林同道，於八月一日齊集八達嶺，參與老賊就任武林盟主的大典，凡藉故不到，或相應不理者，卽目爲武林叛徒，老賊於大典之後，將大張撻伐，處以鷄犬不留之罪。」

卜靖大怒道：「老賊所行所爲，眞個是神人共憤，大哥，咱們與他拚了。」

夏佾道：「在兄弟未來之前，我已與小晴弟妹聯絡決定赴八達嶺作孤注一擲，你回來了咱們實力大增，自然要向公孫老賊討個公道了。」

卜靖說道：「現在還能夠與小晴聯絡麼？」

夏佾道：「能，小晴弟妹留下了幾隻信鴿在此，聯絡方便得很。」

卜靖立卽修書一封，說明遠赴塞外的經過，並要小晴率領龍虎香三隊，於七月中旬趕到京師會合，天刑洞府仍由蜀廸及必要人員守護。

五日之後接到回書，長青谷的人馬也傾巢而出，他們是分作三隊，天刑門的八衞十二婢，及天刑宮的一十七名男女弟子，由秦夫人率領成爲一隊，殺人王夏佾的部屬一百六十名分作兩隊，由皮良，路新，時無心，時無情四員大將分別率領，他們曉行夜宿，在七月上旬，便已趕到了京師。

他們住在西直門大街一帶，由於人數太多，分作五處安歇。

京師是歷代帝王之都，內城周圍四十里，外城縱廣二十八里，甲第連雲，衡宇相望，是一個龍蟠虎踞的所在。

當更鼓兩傳之時，卜靖仍與黃瑛默默相對，良久，黃瑛長長一嘆，說道：「大哥……」

「什麼事？」

「你要找小師妹的爹，究竟是爲了什麼？」

「唉……」

「如果不便，你就不必說了。」

「咱們夫婦之間，還有什麼不便說的話。」

「那你就說給我聽聽。」

「我爹喜愛山水，日常以探幽尋勝爲樂，十多年前，爹無意中拾得無弦弓鞘，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因而，導致殺身之禍……」

「是什麼人下的手？」

「爹仗着功力深厚，在身負重傷之時，仍能突圍而逃，但才到家門，便傷勞迸發，只呼我立卽持無弦弓鞘逃走，竟未能說出仇家姓名……」

黃瑛道：「你認爲百弼莊與害爹的仇人有關？」

「是的，爹是被一種詭異的掌力擊傷，白彥虎擅長鐵手印獨門掌力，我自然要將他列爲可疑的對象了。」

「你爲什麼懷疑密宗的大手印？」

卜靖道：「傷處焦黑，還有不少像被火燙傷的水泡，大手印傷人之後，決無此現象的。」

「什麼？你說……」

黃瑛猝然之間好像得到什麼惡疾，一張艷如桃李的粉頰，剎那之間變得一片慘白。

卜靖駭然大驚，道：「妳怎麼啦？瑛妹子。」

半晌，黃瑛才幽幽一嘆道：「大哥，小妹的命爲什麼會如此悲慘……」

卜靖神色一呆，忽然又面色一沉道：「瑛妹必有所指，希望妳說個明白。」

黃瑛螓首一揚，道：「小妹想請大哥先聽聽我的身世。」

卜靖道：「好，妳說吧。」

× × ×

在一個春暖花開的三月中旬，一艘雙桅烏篷船正沿着青島至連雲港的航綫乘風行駛。

艙門貼着喜聯，艙內坐着一對身着吉服的少年男女，隨侍的男女僕人也都身穿新衣，笑容滿面，像捧鳳凰般的侍候着那對新人。

原來這是一艘迎親歸來的喜船，新郎是連雲才子黃千里，新娘是現任膠州知府的千金程芸娘。

小登科是人生一大喜事，這對郎才女貌的新人，自然陶醉在幸福之中了。

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天邊忽然湧起一道烏雲，爲他們帶來了不幸的訊號。

片刻之後，狂風暴雨掠空而至，全船人伕都緊張的在風雨中掙扎。

此時一葉扁舟忽然斜刺裡向烏篷船駛來，船上之人方自一愣，一條人影已像閃電般躍到艙面。

事急避難，倒未可厚非，怎知那位避難者窺見新娘爲人間殊色，竟忽起淫心，做出令人髮指的禽獸行爲。

他殺了新郎，並以無可拒抗的手段將新娘姦污，然後，迫令船伕轉頭向海外航行。

新娘痛不欲生，但以手無縛鷄之力，對那惡魔無可奈何，直至第四日凌晨，她才找到機會投身海中。

經過了半日漂泊，她終於被百弼莊主所救，在萬念俱灰之下，她捨身遁入了佛門。

誰知幾日孽緣，她竟懷了身孕，後來她生了一個女孩子，就付託給百弼莊主白彥虎了。

這是一個女人不幸的遭遇，在黃瑛悲不自勝的敘述中，卜靖也忍不住爲之一掬同情之淚。

良久，卜靖咳了一聲道：「那女孩就是妳了，妳娘呢？」

黃瑛道：「娘將我託給師父，她老人家就……就……」

卜靖一嘆道：「估不到妳的身世竟如此的不幸，那人呢？妳始終不知道那人是誰？」

黃瑛道：「知道，他就是潛龍帮帮主公孫如筠。」

卜靖訝然道：「竟是他？他也知道妳麼？」

黃瑛道：「如果他不知道，還能容許

一個門下弟子這等反叛於他？」

聽完黃瑛的敘述，卜靖不由大感爲難起來。

公孫如筠倡亂江湖，魚肉武林，在正義的立場，他無法放過這個惡魔，而且正邪不兩立，他縱然願意退讓，公孫如筠也不會放過於他。

再說，黃瑛講述身世，是因他談到那怪異的掌力而起，說不定，這其中另有蹺蹊，因而他目注黃瑛道：「瑛妹子，依我猜想，妳必然知道，那擅用毒惡掌力之人了？」

黃瑛道：「我知道……」

卜靖道：「誰？」

黃瑛道：「公孫如筠。」

卜靖心神一震，霍的站了起來，道：「當眞麼？妹子。」

黃瑛道：「如此重大之事，我怎敢欺騙大哥，但……」

卜靖雙目圓睜，冷冷瞅着黃瑛那梨花帶雨般的粉頰，道：「妹子，妳承認他是妳爹？」

「這個……」

黃瑛低着頭在不停的啜泣，對卜靖，她似乎不敢再瞧他一眼，因爲卜靖雖然只問了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却使她陷入痛苦的深淵。

卜靖極端同情黃瑛的處境，却無可奈何的一嘆道：「不錯，他是妳爹，但他的行爲，只是一頭野獸罷了，想想妳娘那悲慘而短促的生命，妳怎能承認這個魔頭！妹子，縱然丟開我的殺父之仇，咱們也不能不爲武林千萬生靈着想。」

黃瑛道：「大哥說的是……我只是只……是……」

卜靖道：「不要提這些了，時間已經不早，咱們歇息吧。」

這對新婚不久的小夫妻，被愁雲慘霧籠罩着，一直到天色大亮，他們誰也沒有閤一下眼皮。

好在翌日晌午，小晴率領龍虎香三隊趕到，他們之間的沉鬱氣氛，總算輕鬆了一點。

殺人王夏佾夫婦叫店家整治了一桌上好的筵席，爲弟媳婦小晴接風，龍虎香三隊正副領隊及左右雙將也另佔一桌。

飯後回到居處，黃瑛稱說頭痛，要到另一房間內歇息，小晴一把挽住她道：「不要走，姊姊，咱們多日不見，應該好好的聊聊。」

黃瑛一笑道：「多日不見的是他，久別勝新婚，要聊跟他去聊吧。」

小晴道：「好哇，我還沒有審問妳，妳倒打趣我起來了。」

笑了一陣，小晴面色一整道：「姊姊，你們之間似乎有什麼不對？」

黃瑛一嘆道：「愚姊遇到一樁十分爲難之事，正不知如何是好。」

小晴道：「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妳說出來咱們研究研究。」

黃瑛點點頭，跟着將她不幸的身世，爲小晴一一詳述。

這雙姊妹花，都是叱咤風雲的江湖兒女，說到傷心之處，仍然忍不住悲從中來了。

經小晴一番勸慰，黃瑛總算抑住悲懷，但仍長長一嘆道：「晴妹妹，我該怎麼辦？妳好歹跟我拿個主意。」

小晴道：「小妹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妳不要見怪。」

黃瑛道：「說吧，妹妹，我不會怪妳的。」

小晴說道：「門主說的不錯，公孫如筠是禽獸，妳不必認他做妳的父親，再說，他荼毒生靈，惡行無數，縱然是妳的生身之父，妳也應該拿出大義滅親的勇氣才是。」

黃瑛幽幽道：「妹妹說的是……」

小晴道：「待會我勸勸他，要他不爲已甚，如能毁掉公孫如筠的武功，留他一條生命，自然再好不過。」

黃瑛道：「謝謝妳，妹妹，不過，妳不要過份勉强於他。」

小晴道：「我知道。」

× × ×

八月，是一個金風送爽的宜人季節，但八達嶺山嵐翠巒，却瀰漫着一股凌厲的殺機。

八方薈萃，羣英畢集，天下武林，幾乎一起集中到八達嶺來了。

統御天下武林，掌管黑白兩道總盟主的就職大典，誰不願開開眼界？

然而，八達嶺的氣氛似乎極不調和，儘管潛龍帮的總壇張燈結綵，擺出一副喜氣洋洋的場面，但每一張面孔之上，找不出半點當眞喜悅的神色。

參與這場盛會的，無一不是當代武林的知名之士，他們包括二帮四派，五美四惡中的人物。

最令人矚目的是天刑門及黑道，天刑門與殺人王的部屬，固然是人多勢衆，隊伍嚴整，黑道羣雄在盟主鐵手黑心祝壞的領導下，人數也不下兩百。

此時是辰巳之交，距總盟主就職大典還有一個時辰。

天刑門依山爲陣，佔據了一個攻守兼宜的地勢，這是卜靖的愼重之處，他不敢輕估潛龍帮的實力。

在一株大樹之下，卜靖夫婦正與殺人王夏佾研究未來的戰局，他忽然立起身來，道：「祝大當家的來了，大哥可認識此人？」

夏佾道：「認識，我與鐵手黑心曾經打過交道。」

他們說話之際，黑道盟主鐵手黑心祝壞，已率領着三當家的王三戒，及南七省的瓢把子應人傑，北五省的瓢把子匡維漢快步奔來。

卜靖迎上幾步，遠遠抱拳一拱道：「大當家的久違了。」

鐵手黑心哈哈一笑道：「石鼓山一別，門主丰采更盛往昔，啊，夏大俠也在這兒，幸會，幸會。」

夏佾道：「祝兄豪氣不減當年，來，咱們到樹蔭下聊聊。」

到樹蔭下他們席地而坐，除了介紹了一下杜秋娘及小晴，立卽轉入正題。

卜靖對鐵手黑心的爲人所知甚深，因而開門見山的詢問道：「大當家的是祝賀總盟主就職大典而來？」

鐵手黑心道：「如若不是門主義伸援手，江湖道上就沒有鐵手黑心這一字號了

，公孫老兒的就職大典，老朽又怎能够不來！」

卜靖道：「老賊與小弟有殺父之仇，咱們也是存心向他討還血債來的，但潛龍帮的勢力龐大無比，老賊也非易與之輩，不知大當家的有何高見？」

鐵手黑心豪放的一笑道：「在門主未來之前，咱們佔個五五之數，現在咱們要佔個十成了。」

卜靖道：「原來，大當家的早有成算了。」

鐵手黑心道：「不敢說胸有成算，只是不願任人宰割而已。」

一頓接道：「自門主離開石鼓山後，老朽即傳綠林箭，集結黑道人手，準備與潛龍帮拚個死活，後來咱們在一次偶然機會中營救丐帮郝帮主脫險，因而丐帮與黑道又結爲同仇敵愾的朋友了。」

卜靖道：「丐帮也來了麼？」

鐵手黑心道：「郝帮主已率領僅餘的二老三丐，及該帮四結以上的弟子一百餘名，全數到八達嶺來了。」

殺人王夏岱道：「丐帮損失了那兩位長老？」

鐵手黑心道：「馬明衡，周縞。」

夏岱吁出一口長氣道：「郤老兒也來了。」

鐵手黑心道：「追魂惡乞郤克，是郝帮主最爲倚重之人，咱們復仇之計，全是郤大俠一手策劃。」

殺人王夏岱道：「啊，郤老兒還有這麼一手，當眞是人不可貌相。」

鐵手黑心道：「咱們虧了這位追魂惡乞，否則與會之人，只怕無人能逃過公孫老賊的毒手。」

卜靖一驚道：「怎麼說？」

鐵手黑心道：「公孫老賊對異己者已安下三步毒着，第一着是下毒，他在本山入口之處，紮了一座彩牌，彩牌之旁，除了一些時下的名花，還擺着幾盆萬年青，石葛莆以資點綴，入山之人，誰也不會想到石葛莆能够散發毒氣，一丈以內，具有殺人於無形的威力。」

卜靖道：「這麼說，咱們都已中了毒了？」

鐵手黑心道：「石葛莆是吸血郎中所有，經郤大俠找着吸血郎中的妻子，已暗用藥物將石葛莆變作無毒之物了。」

卜靖道：「原來如此，吸血郎中的妻子也來了麼？」

鐵手黑心道：「她說要來找她的孩子，但迄今還沒有見到她的蹤跡。」

夏岱道：「祝兄請說第二着。」

鐵手黑心道：「本山埋藏着萬斤以上的炸藥，如若一計不成，他還可以一舉殺盡與會之人。」

卜靖面色一變，說道：「好惡毒的心腸！」

鐵手黑心道：「公孫如筠連黑道丐帮也不能相容，是他最大的失策，須知黑道丐帮多的是鷄鳴狗盜之人，他的第二計，自然難逃咱們的耳目，而遭到澈底的破壞了。」

卜靖鬆了一口氣，說道：「第三着是什麼？」

鐵手黑心道：「第三着是眞正的實力，目前四派掌門，除了長白派的侯君擢，全由門下弟子取代，論實力，九華青城紫陽三派加起來也不堪一擊，雖然他們已變作潛龍帮的走狗，還值不得放在心上，最可怕的是由諸葛棻及召眉兒所率領的兩枝奇兵，他們雖是二十上下的男女少年，但功力之高，却令人莫測高深。」

卜靖道：「公孫如筠獲得本門叛徒携走的玄黃眞解，這般人可能習會了那本秘笈上的武功。」

鐵手黑心道：「既是貴門的武功，門主必知破解之法。」

卜靖道：「在下未入本門之前，該項秘笈已然被竊……」

鐵手黑心道：「那也不要緊，以咱們目前的實力，必可穩操勝算。」

卜靖道：「大當家的知道他們人數多少麼？」

鐵手黑心道：「約莫超過百人，但無法知道詳細的人數。」

卜靖沉思半晌，回顧殺人王夏岱道：「大哥！你看怎麼辦？」

夏岱道：「大哥聽你的，兄弟，在這般時辰，你就不必客套了。」

鐵手黑心接道：「黑道也願意奉行門主的指揮，我想丐幫不會例外的。」

卜靖道：「不敢當，小弟只能提出一點拙見。」

夏岱道：「快到午時了，兄弟你就說吧。」

卜靖道：「小弟想請大當家的對付四派，丐幫專對一般潛龍幫衆，大哥大嫂帶領長青谷的部屬作後援，相機增援較爲吃力的一方，至於召眉兒諸葛棻這兩枝奇兵，由天刑門負責剷除。」

鐵手黑心道：「好，老朽先行告退，丐幫郝帮主那兒老朽會通知的。」

卜靖道：「大當家的請。」

× × ×

涼爽的秋風，無法洗滌人們心頭的煩悶，八達嶺的空氣之中，似乎有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壓力。

在一陣宏亮的鐘聲之中，當代武林黑白兩道的總盟主登壇了，壇前二十四名懷抱金戈的武士，擺出了總盟主君臨天下的無比威嚴。

台上正中一把虎皮交椅，坐的正是公孫如筠，他頭戴儒冠，身着黃袍，面頰之上含着一副莫測高深的笑意。

公孫如筠的身旁，坐的是當代四大門派的掌門，及丐幫叛徒色丐，與黑道無情神魔崔晉，他們已被公孫如筠任命爲丐帮帮主，及黑道總瓢把子的要職。

台下分列崇德威武飛鳳三堂，紅黃藍白四令則守住台附近的險要之處。

雖然潛龍帮的奇兵未出，單憑此等佈置，已足使一般尚未臣服之人失色了。

台前聚集着三山五岳的武林高手，每人的臉色均顯得一片陰沉。

鐘聲再度三响，公孫如筠緩緩立了起來，他步近台緣目光向四週一瞥，道：「承蒙各位不棄，擁立兄弟担任黑白兩道總盟主之職，兄弟德薄能鮮……」

「你既然知德薄能鮮，就趕緊滾下去吧……」

不待公孫如筠說完，就有人對他侮辱

和抗辯，這位潛龍帮主的素行，由此可見一般。

但那抗辯之人，竟未能說完他的心聲，一聲沉悶的痛哼，他在人叢中，倒了下去。

是誰下的毒手？不必問，必然是潛龍帮惡毒的安排，人總究是愛惜生命的，這一着確已收到殺鷄警猴的效果。

公孫如筠雙目如電，向台下冷冷一瞥道：「兄弟雖是不才，却是各大門派擁立，希望各位不要再做出干犯衆怒的愚蠢之事！」

此人以非常歹毒的手段，立時控制了全場，雖有心存不忿之人，誰也不願意拿生命開玩笑。

全場鴉雀無聲，公孫如筠露出了滿意的笑容，他正待繼續宣佈下去，一聲動人心弦的清嘯，忽然由會場的一角，响了起來。

公孫如筠面色一變，幾條人影也同時向嘯聲撲去。

嘯聲並未停止，却滲集出幾記慘嚎，顯然，潛龍帮的制止並未生效，還枉送了幾條生命。

公孫如筠再也沉不住氣了，他貫注內力，大喝一聲：「閣下是何方高人？既敢出手傷人，何須藏頭露尾！」

那人嘯聲一停，冷冷說道：「卜某既不下毒，又不埋藏着炸藥，有什麼藏頭露尾的。」

公孫如筠身形一震，怒喝道：「你是血刀傳人？」

「不，卜某是天刑門主。」

公孫如筠滿面殺機，回頭向台後舉手一揮道：「抓着姓卜的，死活不論！」

在如此情形之下，就職大典自然難以舉行了，一場空前的兇殺，也跟着展了開來。

會場變作屠場，刀光劍影及喊殺慘呼之聲亂成一片。

丐帮找上了潛龍帮的三堂，黑道衝向當代武林的四大門派，許多無門無派的也都加入丐帮或黑道，趁機發洩他們抑壓多年的一口惡氣。

戰火一經點燃，人們都變成了擇人而噬的野獸，肢體橫飛，鮮血四洒，沒有人發出一分憐惜。

卜靖是這場戰亂中的主角，他的目標，是要搏殺公孫如筠，報復他的殺父之仇的。

但他還沒有移動身形，就被兩條怒龍的人潮所圍困，自然，以他那身超凡絕俗的功力，縱然千軍萬馬，只怕也困他不住，這般人他怎會放在心上。

不過那兩條怒龍的龍首却非比等閒，他們是諸葛棻及召眉兒，如若單打獨鬥，除了卜靖自己，幾乎沒有人是諸葛棻的對手，召眉兒能與他並駕齊驅，當然也不是一個善與之人。

因此，卜靖不敢輕動，他命令天刑門下緊守陣法，除了他與黃瑛、小晴，左右二將，及八大鐵衞，每人都要堅守自己的位置。

卜靖率領黃瑛小晴，及二將八衞在陣外迎着諸葛棻，他雙拳一抱，淡淡道：「今日之事，似乎任何言語都是多餘的，不過卜某看在令堂的份上，最後仍想向閣下進幾句諍言……」

諸葛棻雙眉一挑，哈哈一陣狂笑道：「姓卜的，依你說我娘對你有恩，你却恩將仇報，對大爺屢下毒手，甚至連大爺的妻子你都沒有放過，大爺如不將你碎屍萬段，怎能嚥得下這口怨氣！不要說廢話了，姓卜的，大爺今天不擺平你，這條命就是你的了。」

積怨如此之深，卜靖還能說什麼？他嘆息一聲，隨手摘下天刑刀，回頭對黃瑛小晴道：「瑛妹子以無弦弓鬥召眉兒，晴妹子跟去掠陣，八衞照顧陣勢，這兒只留二將就成。」

黃瑛道：「你得小心一點，我瞧他好像另有仗恃。」

卜靖道：「我知道，妳們快去。」

原來召眉兒已在一側向天刑門發動攻擊，黃瑛已習會無弦弓的曠代絕藝，卜靖是要她先除去召眉兒使那枝奇兵羣龍無首，戰鬥就可能提前解決。

黃瑛小晴向一側馳去，諸葛棻也同時長劍一揮，向天刑門，發動了凌厲無比的攻擊，八大鐵衞早已返身入陣，他們與秦夫人領着十位男弟子及十二女婢，協助天龍隊展開迎擊。

這段奇兵，全是二十上下的慓悍少年，武功之高，也出乎人們想像。

好在天刑門下都經過千錘百煉，再加上奇幻莫測的陣法，公孫如筠最後的王牌，也面陷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眼見公孫如筠苦心訓練的奇兵紛紛倒斃，惹得諸葛棻兇心大發，一聲怒吼，連人帶劍向卜靖撲了過來。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諸葛棻這驟然一劍，竟使卜靖神色大變。

這是以氣馭劍，修習劍道的至高修爲，數遍當代武林，還找不出一個具有如此高深劍道的人物，天刑刀法縱然舉世無雙，要勝過諸葛棻只怕大爲不易！

卜靖不敢輕率發招，身形一晃，側躍五尺，同時向左右二將喝了一聲「退開。」

諸葛棻那無堅不摧的全力一擊，就連他們衣角也沒有沾到。

諸葛棻長劍一收，冷冷一哼，說道：「裝狗熊麼？姓卜的，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嘿嘿……」

此時左將忽然向卜靖傳音道：「門主！此人馭劍之術雜而不純，可能是急欲求功而躐等練成的，門主只要再逗他急攻幾招，必可一刀將他收拾下來。」

卜靖向二將點點頭，回向諸葛棻道：「一點馭劍之術算得了什麼，卜某如若寶刀一揮，閣下就永無出招的機會了，不信咱們就試試！」

諸葛棻怒叱一聲道：「你作夢……」

長劍一挺，劍氣暴盛，再度向卜靖攻了過來。

卜靖晃身急避，同時哼了一聲道：「黔驢之技不過如此，我看閣下還是藏拙一點的好。」

卜靖的諷刺之言，逗起諸葛棻無邊殺機，他不再作任何顧慮，劍光連閃，氣勢縱橫，不惜使出全身功力，以殺掉卜靖而後快。

他在連續不斷的發招，他的臉色逐漸









變爲蒼白，額頭滲出了汗水，胸口在劇烈的跳躍着。

諸葛棻並不笨，適才不過急怒攻心，復仇心切而已，現在他警覺了，長劍一收，便待躍退。

「還想走麼？諸葛棻，放下兵刃，卜某留你一條生命！」

「好，給你！」

卜靖始終不想殺他，雖在兵兇戰危之際，仍不願遽下絕情。

他認爲諸葛棻已到窮途末路，忘了對方是一個險狠狡詐，心胸狹仄之人，他語音甫落，一綫白影，像閃電一般向他當胸奔到。

這一驚眞個非同小可，他絕未想到諸葛棻在眞力大量消耗之後，會有如此驚人的一擊，他縱然功力再高，在毫無防備之下，說甚麼也難以逃過利劍穿胸之危。

一聲長嘆，他放棄了逃避的念頭，生有方，死有地，這八達嶺上，也許正是他埋骨之處。

長劍馭風而至，厲嘯之聲扣人心弦，當劍氣攝衣之時，一股強勁的衝力，忽然將卜靖撞得向一旁蹌出數步。

長劍呼嘯而過，生死之機眞個間不容髮。是左將救了他，一記恰到好處的掌力，使他又一次逃過了殺身之禍。

驚魂初定，却惹起右將的殺機，他掄着一雙鐵掌，像風一般的向諸葛棻的身前捲去。

一個眞力已竭，兵刃出手之人，怎能再是右將的對手！只要一掌拍下，諸葛棻還能不立則喪命？

但卜靖不顧違背自己的初衷，他喝住右將不讓他痛下殺手，不論諸葛棻如何奸險，他不能遽食在牽牛島所許下的諾言。

右將不敢違抗門主的命令，却也不甘讓諸葛棻再害世人。因此，他變掌爲指，連點諸葛棻的氣門，七坎，丹田，三大主穴。

諸葛棻像軟骨虫似的攤了下去，他沒有死，但一身驚人的功力，已於頃刻之間化爲烏有。

潛龍帮羣龍無首，攻陣者的鬥志受到嚴重的打擊，二將乘機返身衝殺，八衞與天龍隊也展開無情的反攻，這枝經公孫如筠苦心訓練的奇兵，刹那之間，已半個不存。

另一方面召眉兒也被黃瑛的無弦弓所殺，她率領的帮中精銳，也落得屍橫遍野，沒有一個苟全。

天刑門獲得全勝，現在卜靖應該向公孫如筠索還血債了，他將諸葛棻交給小晴看管，並命龍虎二隊，去支援丐帮及黑道羣雄，然後，一聲清嘯，晃身逕向高台急撲。

他搜過高台，找遍全場，公孫如筠似乎成了輕烟，好像倏然之間消失似的。

一個夢想君臨天下之人會棄衆而逃，這實在是難以想像之事！但他確是逃走了，卜靖一把火燒毀了潛龍帮的總壇，公孫如筠依然沒有現身。

戰場沉寂了，潛龍帮及它的同路人已遭到澈底的毀滅。

惟一生存的是諸葛棻，他被他娘帶走了，卜靖對當年的諾言，總算有了一個交待。

這是一個美滿的收場，却仍然有着缺陷，公孫如筠的逃走，使卜靖未能手刃父仇。

人生本來是有缺陷的，大千世界之中誰能做到事事圓滿？

最後，卜靖將殘局交給丐帮黑道去共同收拾，他無意徵名逐利，逕與黃瑛小晴帶着門下弟子，返回天刑洞府共渡悠閑歲月。天刑門仍是武林同欽，而又極端神秘的門派，除了夏岱夫婦，無人能敲開那神秘的洞門。

一年之後，黃瑛替卜靖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兒子，在彌月之期，他們收到一份意外的重禮，玄黃眞解秘笈。（完）



魏力著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緊張！
曲折！
神奇！
超時代
科學幻想
鬥智小說
生命合同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魏力著
最新出版
生命合同
H.K.$1.6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